

獅吼神兵（獵刀奇俠故事）　龍乘風・新著

獅王之王——成名顯赫！黑豹堂主——兇暴嗜殺！

辣手大俠——手段高强！天下第一魔——却是不知何許人也！

江湖豪傑，人人充滿傳奇色彩，各有不同性格與際遇。本文故事精采百出，場面氣勢磅礴，保証令你手不釋卷！

$4.00

1161

編者話

青年作家龍乘風除了替本刋撰著膾炙讀者口味的﹁雪刀浪子﹂故事集外，近年來，寫作興趣特濃，計有﹁千門點將錄﹂及其很多短篇，更有﹁獵刀奇俠﹂等等名作不斷推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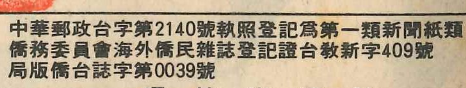
今期巨型小說刋出的又是他的獵刀故事之﹁獅吼神兵﹂。故事內容、結構、題材俱屬一流水準，主角人物之造型更是突出，他們全是江湖豪傑，瑜亮一時，他們每人性格迥異，充滿傳奇，一旦相遇，場面熱鬧，盛況空前，保証令你有愛不釋卷之感。

** ** **

西門丁今期有新作品，兩月完之具有偵探性的武俠小說﹁粉盒﹂今期刋出，故事開始由於兇案現場發現一隻粉盒，相繼披露了一連串的疑兇行踪綫索，過程緊張刺激，與雙鷹神捕題材不相伯仲。

** ** **

下期除了刋出隆中客的巨型故事﹁魔刀、鬼劍、神簫﹂外，暌別一時的高皐又有新作﹁虎林飄香﹂刋出。還有，太空爭霸戰之七﹁劍海擒魔﹂，黃龍精采短篇﹁黑蜘蛛﹂、國際間諜案﹁毒蛛網﹂等等名作，亦同期推出，﹁雙蛛﹂出現，萬勿錯過。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02.00
	一年港幣$20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116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大白鯊這種飛行物體，橫掃太空，從地球上面升空任何一種飛行物體，絕非它的敵手，不過，從另一星球飛往月球的飛天坦克，却有超然的動力去摧毀一切，那種坦克只係負責破壞一切，沒有人，甚至連機械人也沒有，它在空中追擊大白鯊，轟隆一聲，有如天崩地裂，大白鯊被它攔腰截斷，分爲兩截，飛天坦克也發生爆炸，在空中着火焚燒，驚心動魄，唐龍以爲死定了，想不到幪面客及時逃生，帶他躲在太空囊降落，至於兩種巨型的飛行物體，只是短短的十分鐘，便即同歸於盡，於是月球表面多了一堆殘骸。

（勇破金光陣之飛天坦克橫掃大白鯊之精彩鏡頭）

刀奇俠傳奇故事

獅吼神兵

文·龍乘風
圖·黃耀基

豹王李血殺

（一）

秋已漸深。

西風挾着一縷縷令人沁入骨髓的寒意，吹落長街兩旁大樹枯葉無數。

一個人，就在這西風裏，黃昏裏，枯葉漫天飛舞的長街裏，等着另一個人。

這人身長七尺，濃眉，豹眼，鷹鼻，虎背熊腰，魁梧强壯。

他一身錦衣，外罩一件銀光閃爍的四尺披風，腰懸寶刀，連刀鞘上都鑲着十二顆渾圓、大如龍，眼價值無可估計的黑珍珠。

他的臉很嚴肅。

他不笑的時候，臉上的表情就像 是森林裏的黑豹。

他笑的時候，臉上的表情也像是黑豹：一條已經張開血盆大口，隨時擇人而噬的黑豹。

這十年來，已沒有人敢面對面接觸他的目光。

因爲在十年前，他已把這城市裏所有的敵人都趕盡殺絕。

他姓李。

豹王李血殺！

× × ×

李血殺是一個很可怕的人，比起「血殺」這個名字還更可怕千百倍。

他承繼着父親生前的事業，掌管黑豹堂。

他也有父親所遺傳下來兇暴殘忍的性格。

他的父親叫李無雙，四十歲才出道江湖，終年只有五十二。

但在這十二年之內，李無雙已殺人無算，其中還包括妻妾十六人在內。

他嗜殺。

而他唯一的兒子，就被他命名爲「血殺」。

他爲兒子命名的時候，也正在刑堂裏殺人。

有血！

有殺！

「吾兒就叫血殺，老子生他下來，就是要他殺盡天下間該殺的人！」李無雙曾這樣大呼大叫。

但實際上，他這個人就已很該死，很該殺。

在李血殺五歲生日那一天，李無雙就被他的仇家追殺。

他的仇家，絕不只一人，也絕不只一家。

李無雙奮勇殺敵。

但他的敵人却不只一個，也不只十個，甚至不只一百個。

那一天，追殺李無雙的人，居然有二百八十九人。

李無雙殺了對方一百零六人，傷了三十二人。

他幹了一宗「有賺的買賣」。

他只是賠上自己一條性命，就讓百多人躺下去。

他走的不寂寞。

眞不寂寞。

× × ×

後來，李血殺長大了。

他要爲父親報仇。

凡是參與追殺他父親的人，一律殺。

李無雙殺人無算。

李血殺殺人更多。

兩父子同樣兇暴，殘忍，嗜殺，滿手血腥。

黑豹堂已代表着流血和死亡。

黑豹堂是很可怕的江湖組織。

李血殺是極恐怖的殺人瘋子。

（二）

西風中，來了另一個人。

這是一個衣衫襤褸，戴着一頂破毡帽的大漢。

但和李血殺相比，他的身材還是遜色一些。

他滿臉黃泥，就像一條剛從泥濘上打滾爬出來的黃牛。

雖然黃泥掩面，但還是隱約可以看見，他那副懶洋洋的神態。

他向李血殺走去。

他看來走得很慢，但其實却很快就來到了李血殺的面前。

因爲他的步伐很闊。

別人要走三步的路，他好像一步就可以跨過去。

李血殺盯着他，就像是一條黑豹盯着自己的獵物。

這破衣大漢却只是盯着自己的手指。

× × ×

這大漢的臉好像又骯髒，又粗鹵。

但他的十根手指却不難看。

潔白而乾淨。

李血殺盯着他：「你就是馬無比？」

大漢點頭。

「這名字是你老子想出來的？」李血殺又問。

馬無比又點頭。

李血殺冷冷一笑：「這名字有甚麼好聽？」

馬無比說：「但我認爲很好聽，而且很有意思。」

李血殺道：「你有甚麼本領？」

馬無比說：「打架？」

李血殺道：「還有呢？」

馬無比說：「喝酒，嫖女人，但偶然也會給女人嫖。」

李血殺的臉色立刻沉下。

「你很坦白。」

「這是遺傳，先父也許比我更坦白，」馬無比忽然有點哀傷的樣子，「所以，他索性去當了和尚，朝朝暮暮在佛殿前跟滿天神佛講眞心說話。」

李血殺冷笑：「你老子是和尙，但你却是個淫賊。」

馬無比默默。

李血殺的目光逼着他，接着說道：「本堂主現在要問你一句說話，你要坦白答覆。」

馬無比正色地說道：「只要我答，一定坦白。」

李血殺緊握雙拳，厲聲道：「是你勾引那賤人？還是那賤人看上了你？」

馬無比搖搖頭：「兩樣都不是。」

「兩樣都不是？」李血殺怒道：「你在半夜深更裏，把本堂主最寵愛的女人帶走，難道是帶她去和尙寺聽佛經？」

這一次，馬無比居然點了點頭。

「你說對了，我的確是把嚴花帶到和尙寺聽佛經。」

李血殺瞳孔驟縮。

「是那一間和尙寺？」

「嵩山少林寺。」

「甚麼？你眞的把她帶到少林寺聽佛經？」

「你不相信？」

「無論是誰都難相信這是事實，除非你有證據。」

馬無比說：「我有證人。」

李血殺冷冷的看着他：「誰是你的證人？」

馬無比說：「我自己。」

李血殺一怔：「這算是甚麼？」

馬無比眨了眨眼睛：「就算找到天下間最老實的人作證，你若不相信就是不相信，那麼倒不如由我爲自己作證。」

李血殺吸了口氣：「你爲甚麼要把她帶到少林寺？」

馬無比說道：「因爲她的師父住在少林。」

李血殺的目光又變了。

他的臉色陰沉下來：「你知道她的事倒不少。」

馬無比道：「不算多，但最少比她的師父知道得更多一點。」

李血殺忽然笑了。

他笑得很壞：「你指的是那一點？」

馬無比說：「男女之間分別最大的一點。」

他淡淡接道：「少林十大神僧之中，玄忍大師向有糊塗和尙的雅譽。」

李血殺道：「你看呢？」

馬無比說：「他的確糊塗，而且糊塗頂透。」

李血殺道：「何以見得？」

馬無比說：「十年前他在江南的時候，收了一個徒弟，叫嚴草。」

李血殺道：「那又如何？」

馬無比說：「你也該知道，嚴草其實就是嚴花。」

李血殺笑了，他笑得更壞。

「玄忍把嚴花當作男弟子，的確是個笑話。」

馬無比道：「這也難怪，嚴花祖傳下來的易容妙術，要瞞過一個老和尙，並非不可能的事。」

李血殺的臉色又再沉下去：「但他現在已經知道，嚴草原來是個女人？」

馬無比點頭：「不錯，因爲我把嚴花帶到羅漢堂，玄忍看見了她，除了大談佛經之外，似乎已沒有甚麼話可說。」

李血殺嘿嘿一笑。

「你倒本事，居然能够帶着一個女人混進羅漢堂。」

「這不是我本事，而是你最寵愛的女人，她又再易弁而釵，由嚴小姐變成嚴先生。」

李血殺瞪着馬無比：「是你逼她這樣幹的？」

馬無比微微一笑：「不錯，因爲我想看看玄忍的糊塗相。」

李血殺道：「你已看見了？」

馬無比道：「看得很淸楚，他好像連鬍子都已撚斷了一大半。」

李血殺道：「所以，他只好唸佛經，敲木魚來掩飾自己的窘態？」

馬無比點頭：「是的。」

李血殺道：「你把嚴花帶到少林寺，有甚麼用意？」

馬無比忽然嘆了口氣：「玄忍大師十年前在江南的時候，和我成爲朋友。」

李血殺眉頭一皺：「這又和嚴花有甚麼關係？」

馬無比說：「我把她帶到玄忍大師那裏，總共有三個用意。」

李血殺道：「你的道理好像比臉上的黃泥還多。」

馬無比說：「我不能蠻不講理。」

李血殺道：「爲甚麼？」

馬無比說道：「因爲我沒有這一種資格。」

李血殺目光收縮：「蠻不講理也要講資格？」

馬無比說道：「當然，因爲我還不想死？」

李血殺默然半晌，道：「你把嚴花帶到少林寺，總共有三個用意，且說出來讓本堂主聽聽。」

馬無比說道：「第一，我要讓玄忍大師知道，他的眼睛有點毛病，鼻子也不太靈。」

他接着解釋：「他既看不見自己的弟子是個女人，也嗅不着弟子身上的女人味道，可說是眼睛也差，鼻子也差。」

李血殺瞇起眼：「女人身上的味道，只有對女人深切解瞭的人才能嗅出來。」

馬無比說：「玄忍大師自幼出家爲僧，難怪對女人毫不瞭解。」

李血殺道：「第二個用意又怎樣？」

馬無比說：「第二，我要他知道，他的弟子不但是個女人，而且還是一個壞女人。」

李血殺緩緩道：「本堂主雖然喜歡她，但她的確不是一個善男信女。」

馬無比說：「我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非要親身向玄忍大師說不可。」

李血殺皺了皺眉。

馬無比淡淡的接着說：「因爲我要殺了嚴花！」

（三）

李血殺的臉色變了。

「你說甚麼？再說一遍！」

馬無比立刻重複剛才那句說話：「因爲我要殺了嚴花！」

李血殺雙眉一揚，怒道：「你敢？」

「我沒有在少林寺裏殺了她！」馬無比淡淡的說：「但這不是不敢，而是不想把佛門清靜之地，弄得血腥冲天。」

「老子管他娘甚麼少林寺！」李血殺瞪着他：「老子現在要問，你是否眞的已殺了嚴花？」

馬無比看着他，忽然說：「你若想殺一個人，而且已下定了主意，會不會因爲有所顧忌而不敢下手？」

李血殺怔了怔，終於說道：「老子不會！」

馬無比說：「我也不會。」

李血殺直盯着他：「你已殺了她？」

馬無比點點頭：「是的。」

「本堂主不相信！」李血殺忽然冷笑：「你在騙老子！天下間沒任何人敢殺了老子的女人，還來找我站在這裏說話。」

「你錯了，我沒有騙你。」

馬無比緩緩說道：「沒有胆量的人，就算砍掉他的腦袋，他也不敢動你的女人一根毫髮。」

李血殺道：「在沒有親眼看見嚴花之前，本堂主絕不會相信你的說話！」

馬無比嘆了口氣：「幸好我早知道你一定會這樣說。」

李血殺的眼色又變了：「你已把她帶來？」

馬無比道：「不錯。」

李血殺道：「她的人呢？」

馬無比忽然吹了一聲又尖銳又長的哨子。

哨聲一響，遠處就有人騎着一匹白馬，疾馳而來。

要殺第六隻獅子

（一）

來的馬只有一匹。

白馬。

馬鞍上只有一人。

白衣女人。

但這女人却很特別，不但特別，而且很慘。

因爲她的頭顱，居然是掛在自己胸膛上的。

× × ×

原本很動人的眼睛已呆滯無神。

死人的眼睛不會有神。

但在她兩旁的兩個年青人，却目光閃閃，神采飛揚。

在馬的左方，是個黑衣青年。

在馬的右方，是個白衣青年。

兩人的年紀都差不多，大概二十六、七歲左右。

李血殺的臉色一片死灰。

他的眼睛也只是直勾勾地看着馬鞍上的女人。

這女人已身首異處，但還能在馬鞍上四平八穩的坐着。

這是甚麼緣故？

那當然是兩個年青人在作祟。

他們一直陪伴着白馬奔跑。

馬跑，他們也跑，而且速度絕不比馬兒稍慢一點。

而且，他們更以掌力，一左一右，支撑着這女人的身子。

所以，雖然她早已死，但却沒有在馬鞍上掉下來。

× × ×

她是嚴花。

嚴花死得慘。

這兩個年青人好武功！

（二）

嚴花也好武功。

她能隔着一道厚牆，把牆外一塊豆腐上的核桃震碎，但那塊豆腐却絲毫無損。

但這個時候，她已變成了豆腐上的核桃。

無論她本來怎樣堅强，現在却已變成了一堆廢物。

李血殺的眼睛紅了。

紅如火燄！

紅如鮮血！

嚴花眞的死了。

「姓馬的，有你幾條命？」李血殺倏地拔刀。

馬無比說：「一條。」

李血殺道：「你敢動我的女人，你現在就得賠上這條命。」

馬無比搖搖頭：「我不能死，也不會死。」

李血殺道：「老子已决定要殺你，又怎會不死？」

馬無比說道：「因爲你將會改變主意的。」

「改變主意？」李血殺吼叫起來，「你殺了嚴花，老子怎會改變主意？」

馬無比說：「正因爲我殺了嚴花，所以你絕不該殺我。」

李血殺笑了。

他在獰笑：「難道還要老子多謝你不成？」

馬無比說：「多謝倒不必，但我若是黑豹堂的人，那麼我殺了嚴花，該是立下大功一件。」

李血殺忽然收斂了笑意。

他的臉上變得完全沒有表情：「你是在說，嚴花有罪？」

馬無比點頭。

「她罪犯何條？」

「罄竹難書。」

「揀最重要的說。」

「她暗中勾結五獅盟。」

李血殺目光一轉，臉色眞的變了。

他鐵青着臉，一字字道：「她勾結五獅盟？」

馬無比看着他，也一字字的說：「千眞萬確。」

李血殺道：「有何憑據？」

馬無比冷冷道：「敢問李堂主，你認識嚴花多久？」

李血殺道：「三年。」

馬無比說：「這三年之內，你可曾看過她的纖足？」

李血殺道：「看過。」

馬無比說：「脚底呢？」

李血殺皺眉：「這和她勾結五獅盟有甚麼關係？」

馬無比說：「凡是五獅盟舵主級以上高手，一律要在身體上刺上青獅爲記。」

李血殺一怔。

馬無比緩緩接道：「嚴花與李堂主關

係非比尋常，她的美麗胴體，你一定看過了。」

李血殺直認不諱。

他大聲說：「她全身每一寸地方，老子都曾看得清清楚楚。」

馬無比乾咳了兩聲，說：「她的左脚板底呢？」

李血殺怔住。

他似是在思索，極力的思索。

終於，他搖頭：「就只是這地方沒看過。」

馬無比冷冷的說：「你現在還想不想看？」

「當然要看，」李血殺咬了咬牙：「她活着時老子沒看過，死了也得瞧瞧！」

馬無比點點頭，向那白衣青年看了一眼。

白衣青年臉上的表情很冷漠。

他忽然用最快速的手法，爲嚴花脫掉鞋子。

鞋也脫，襪也脫。

然後，一隻很纖秀的脚，就暴露在每個人的眼前。

人雖已死，但這隻脚居然還是那麼好看。

這是左脚。

脚板底下，赫然刺着一頭青獅。

李血殺的臉色變了。

他狠狠的盯着，目不轉睛的盯着。

「你這妖婦！」他終於迸出了這四個字。

(三)

嚴花是叛徒，是奸細！

李血殺最寵愛的女人，偏偏就是他絕對無法原諒的一種人。

馬無比臉上沒有表情。

他好像在等待。

李血殺盯着他：「她是個壞女人，你殺了她，本來沒有甚麼不對，但她到底還是黑豹堂的人，你憑甚麼敢殺了本堂的香主？」

馬無比說：「嚴花本來就不是眞正願意成爲黑豹堂的一份子，她只是臥底。」

李血殺道：「就算本堂主不追究，這對你又有甚麼好處？」

馬無比說：「我不想得到任何好處，只想加入黑豹堂，取代嚴花的位置。」

李血殺瞪大了眼睛。

「你好大的胃口。」

「這不能算是好大的胃口。」

「要怎樣才算？」

「殺了你，取其位而代之，成爲黑豹堂主。」

「你敢不敢？」

「天下間已沒有幾件事是我不敢幹的。」馬無比冷冷一笑道：「但我絕不會殺你。」

李血殺聽到這裏，有點啼笑皆非的樣子：「你爲甚麼不敢動老子？」

馬無比說：「我只想過一過宰相癮，却沒有打算當皇帝。」

李血殺終於笑了，狂笑。

「說得好！要當皇帝，並不容易。」

「要做宰相也不容易，最少，他必須獲得皇帝的信任。」

李血殺盯着他。

「你以爲殺了嚴花，揭穿她的底細，老子就會相信你這個人？」

馬無比搖搖頭。

「我知道，這還不够。」

「的確不够，誰曉得，你會不會成爲香主之後，繼而殺了老子？」

馬無比說：「你現在這樣懷疑我，那是很自然的事，因爲你根本不瞭解我。」

李血殺牢牢的看着他：「你是爲了甚麼而要混入黑豹堂？」

「爲了殺一個人。」

「誰？」

「一個我殺不掉的人，」馬無比臉上突然露出一種激動的神色，「他是五獅盟的第六條獅子。」

李血殺的臉色變了。

「你要殺第六條獅子？」

「不錯。」

「爲了甚麼？」

馬無比的臉色也變了。

他面上的表情變得很痛苦，好像一個正在給人劏割的太監。

李血殺沒有放鬆。

他繼續逼問：「你爲了甚麼要殺第六條獅子？」

馬無比沒有開口回答。

他突然拿出一個布袋。

布袋大概比拳頭略大，上面有血漬。

血漬已乾。

李血殺濃眉一皺：「這是甚麼鳥？」

馬無比把布袋打開，然後才說：「這是我的鳥。」

那不是會飛的鳥。

而是男人必備的陽具。

× × ×

李血殺盯着馬無比。

但他却不是盯着他的臉，而是盯着在他小腹以下的部位。

馬無比忽然把布袋丟掉，接着脫下了褲子。

小偷老潑皮

(一)

李血殺沒話說了。

他已看見一件男人最遺憾的事。

因爲這個男人不見了男人身體上最重要的器官。

雖然，男人不見了它還可以活下去。

但在絕大多數男人的心目中，這簡直是比死還殘酷的刑罰。

馬無比忽然在黑豹堂主面前跪下。

「我願意效忠黑豹堂，求堂主取錄。」

他的聲音極其激動：「我要殺了他，而且要讓他受盡折磨，慢慢地，一寸一寸地死！」

他要殺第六條獅子。

但李血殺還是沒有答應。

他在考慮。

馬無比忽然回頭，盯着兩個年青人。

「你們是否願意跟隨着我，在黑豹堂裏辦事？」

兩個年青人沒有眨眼，只是點頭。

「很好，」馬無比說：「那麼，你們拿出誠意來，證明不是憑空說白話。」

李血殺仍然沒有說話。

他要看一看，他們怎樣拿出「誠意」來。

就在這時候，三道銀光突然在西風中飛起。

那是刀光。

李血殺的臉色變了。

好快的刀。

好狠的刀法。

好硬的心腸！

× × ×

刀光飛起，血影同時暴現。

三個人還是臉色不變，好像只是在表演刀法而已。

不錯，他們確是在表演刀法。

但他們的刀靶子却是自己的右臂。

(二)

三個人都露出了一手好刀法。

三個人都在刹那間變成只有一條左臂的獨臂人。

馬無比仍然跪着。

他說：「雖然我們現在都只有一條手，但我們武功仍在，意志却更加堅決。」

李血殺瞳孔收縮。

他突然一聲大喝：「黑豹堂的弟兄們，你們是否都已看見？聽見？」

隨着這一聲喝叫，原本靜寂的長街，忽然響起了一陣令人心絃震蕩的呼應聲。

然後，這條長街上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幢屋子的屋簷上，都冒出了人。

黑豹堂的人。

他們都已看見和聽見這裏所發生的一切變故。

嚴香主死了。

在黑豹堂來說，她是死有餘辜。

因爲她是叛徒，是臥底！

馬無比呢？

還有那兩個黑衣白衣青年，他們又將會怎樣？

(三)

夜。

一根已將燃盡的蠟燭，仍然在發出和剛燃着時同樣明亮的燭光。

燭光中，有一隻乾癟了的手。

這隻手在抓着杯子，抓得很緊，就像是抓着自己的生命。

杯中有酒，滿滿一杯。

但它很快就變成一個空杯子。

這裏有燭光。

這裏獃着一個老人。

這裏的空氣酒氣薰天。

這裏是甚麼地方？

× × ×

這是大牢。

揚州大牢。

這老人是個小偷。

他偷了別人五兩銀子，結果給抓進牢裏。

但他在牢裏却又犯了另一件案。

他把一個獄卒打傷。

他的罪加重了。

於是，他獨個兒被關在一間黑沉沉的牢房裏。

這裏不該有燭光。

這裏更不該有酒。

但現在，蠟燭和酒都有了。

當值的大牢頭子宋凡聞訊，不禁連眼珠子都凸了出來。

「他媽的，這裏是客棧嗎？居然會有酒喝？」宋凡把兩個獄卒罵得狗血淋頭，「準是你倆收了別人的銀子做了手脚。」

「沒有！」其中一個喊叫。

「寃枉！」另一個跟着說。

宋凡不由分說，各賞一記火辣辣的耳光。「呸！少嚕嗦，讓俺進去，把這老潑皮好好拷問！」

他擺出了官威，他大搖大擺的，直向老小偷的牢房走去。

× × ×

老小偷叫姜正。

姜正還在牢房裏喝酒。

宋凡叱道：「放下杯子。」

姜正沒有理會這命令，依舊抓着杯子，「骨嘟」一聲，又喝了滿滿的一杯。

宋凡的眼睛瞪得比荔枝還大：「老潑皮，你想怎樣？」

姜正嘆了口氣：「我想走啦。」

「走？走往哪裏？」宋凡厲喝。

「泰山之巓，蓬萊仙境，大漠之西，北極寒苦之地，甚至是西天極樂世界，或者是第十八層地獄，都無所謂。」

「媽的，原來這條老狗才他娘個熊瘋了！」

「不是瘋了，而是靜極思動，」姜正緩緩地站了起來，「宋凡，我知道，老夫一旦走了，會連累及你，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老夫現在已七十六歲，再不出去走動走動，唉，來日無多了……」

宋凡簡直連肺都給氣爆了。

他戟指大喝：「把這條老瘋狗抓出去，好好的招呼招呼！」

他的命令已發出，但他身後的兩個獄卒却在這時候睡着了。

× × ×

宋凡怔住。

怎會這樣的？

姜正淡淡說道：「因爲有人點了他們的穴道，所以他們只好睡一覺。」

宋凡的臉色倏地一變。

「是誰在這裏？」

「是我。」

「你是誰？」

「辣手老鐵。」

× × ×

宋凡的眼睛亮了。

他看見了一個臉色紅紅白白，唇上留着兩綹鬍子的男人。

宋凡想了想，忽然失聲脫口說道：「辣手大俠鐵鳳師！」

這人微笑，很有禮貌地鞠躬：「區區正是鐵鳳師。」

宋凡吸了口冷氣：「你……你是來刦牢的？」

鐵鳳師皺了皺眉：「牢刦？這兩個字很不好聽，而且是條大罪。」

宋凡楞住。

鐵鳳師嘆了口氣：「我若犯了這條罪，那麼心情一定不會好。」

宋凡的「官威」不見了，他所有的氣焰都已隨着鐵鳳師的出現而消失得乾乾淨淨。

「鐵大俠有甚麼事情，儘管囑咐下來便是。」

「姜老先生在這裏獃得悶了，想出去走走。」

「這個……我可担當不起。」

「我知道你担當不起，但我敢保證，你的上司不會追究。」

「這……這……」宋凡面有難色。

「你不相信？」

「不是不相信。而是……茲事體大……」宋凡囁嚅地說。

「甚麼茲事體大？一派官腔！」姜正冷冷一笑道：「老鐵說你沒事，你就準會沒事，你要保命，你的上司也同樣要保命，老鐵向來翻臉不認人，就算是揚州知府那老混蛋，看見了他都不敢說半個『不』字！」

宋凡瞧着這老人，又是一怔。

這老小偷好像已經脫胎換骨，變成了一個厲害已極的人物。

他不敢說甚麼。

鐵鳳師來了，他還有甚麼話好說？

而且，姜正也不是重要的欽犯，就算揹黑鍋，也未必會「揹死人」。

於是，姜正就這樣出獄了。

他臨走的時候，對宋凡說：「你是不是以為鐵鳳師救我出去？」

宋凡答不上。

姜正哼的一聲：「老鐵雖然很有點本領，但老夫是他的老大哥，就算是京師城內的天牢，也困不住老夫，區區揚州大牢，算是甚麼東西？」

宋凡心中雖然大不相信，但在這時候却也無從反駁。

姜正一跺脚，悻然道：「不相信就不相信，反正老夫看見你這副德性就討厭之至。」

他走了，宋凡看着粗糙的石地，不由呆住。

姜正剛才那麼一跺脚，居然就把石地踩出了一個很深的洞。

眞人不露相！

這個老小偷果然不是一般江湖宵小之輩可比。

× × ×

姜正在揚州犯案，在揚州大牢裏傷人，現在却又大搖大擺的在揚州城內走來走去。

陪着他的是鐵鳳師。

姜正忽然向鐵鳳師問道：「你的死黨呢？」

鐵鳳師說：「甚麼叫『死黨』？」

姜正眨了眨眼睛：「你不懂這兩個字的意思？」

鐵鳳師搖搖頭：「不懂。」

姜正說：「死黨者，乃生也一黨，死也是一黨，生黨死黨，永遠一派一黨，絕無異心之謂也。」

鐵鳳師又搖頭：「我還是不懂。」

姜正說：「老夫是問，你的死黨司馬縱橫在哪裏？」

鐵鳳師總算弄清楚姜正的意思。

司馬縱橫在那裏？

鐵鳳師嘆了口氣：「他現在已經是個有妻室的男人，他在哪裏，最清楚的恐怕是雲雙雙罷？」

「雲雙雙？」

「不錯。」

「你認為最清楚司馬縱橫的人，就是雲雙雙？」

「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姜正冷冷一笑：「司馬縱橫並不是個平常的人，雲雙雙也許對他的事情知道得不少，但最瞭解他的，却絕不是這個初出道的娃兒。」

鐵鳳師說：「還有誰會比她更瞭解司馬縱橫？」

姜正說：「最少有兩個。」

鐵鳳師皺了皺眉：「第一個是誰？」

姜正說：「是他自己。」

鐵鳳師想了想，點點頭道：「不錯，他的確很瞭解自己，最少，他從來都不會把自己的實力估計得太高。」

「要瞭解自己，往往比去瞭解別人更不容易。」姜正緩緩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世人每每以為『知彼』不易，其實『知己』有時候更加困難。」

鐵鳳師輕嘆一聲：「發現別人的缺點很容易，但要察覺到自己的缺點所在，却是很難。」

姜正道：「而且就算知道這缺點所在，也未必肯去糾正，改善，往往因此而走入了死胡同之中，陷入萬刦不復之境。」

鐵鳳師道：「除了他自己之外，最瞭解司馬縱橫的人又是誰？」

姜正瞧着他，說出了一個字。

「你！」

「我？」

「不錯，」姜正說：「你是他的死黨，你的事就是他的事，他瞭解你，你也同樣瞭解他。」

鐵鳳師一笑。他無法否認，只好說，「其實師兄又何嘗不是同樣瞭解我和司馬縱橫？」

姜正嘆了口氣。「老夫不能否認這一點，但老夫老了，而且一生糊糊塗塗，『糊塗老鬼』這四個字，江湖上的朋友絕不是白叫的。」

鐵鳳師道：「師兄是小事糊塗，大事精明。」

姜正搖搖頭：「糊塗就是糊塗，若不是當年太糊塗，又怎會好歹不分，交上一條毒蛇為友，結果體無完膚，累死了師父，還險些賠上自己的一條性命？」

鐵鳳師喟然道：「師兄，這事已成為過去，又何必再提？」

姜正瞪着他：「你吃錯了甚麼藥？這種深仇大恨，豈能說一句『已成過去』就此了帳，師父雖然只傳授過你一招劍法，但到底是你師父！」

「這個我沒有忘掉，但殺人兇手都已死了，又還有甚麼事可以讓咱們幹的？總不能把兇手的屍體掘出來，再補一頓拳脚罷？」

姜正冷冷一笑：「這一次，糊塗的人可不是我，而是你。」

「我糊塗？」

「當然糊塗，你以為兇手已經死了？」姜正又是冷冷一笑。

「甚麼？」鐵鳳師怔住：「他中了五蜂金針，難道居然可以不死？」

姜正道：「五蜂金針雖然沒有解藥，但他却可以憑內家眞氣，把毒力逼出。」

鐵鳳師搔搔脖子：「我還是不懂。」

姜正道：「你不懂之處在哪裏？」

鐵鳳師道：「凡是中了五蜂金針的人，一定會在半個時辰之內功力盡失，他又怎可能用內力把針毒逼出？」

姜正瞪着他，乾咳兩聲。「你好像忽然笨得像條豬。」

鐵鳳師眞的笨如豬嗎？

不。

他此刻就想起其中的道理。

「是有人帮助他把毒力逼出？」

姜正道：「不錯。」

「這人是誰？」

「李血殺。」

「黑豹堂的李血殺？」

「正是。」

鐵鳳師道：「難怪師兄在牢裏獃不下去了。」

「你以為老夫是閒得發慌，故意要進去坐坐大牢？」

「師兄是為了調查這樁事？」

「當然，」姜正沉聲道：「黑豹堂的第六分舵舵主柳若君，也在這大牢裏。」

「他犯了甚麼案？」

「借酒傷人。」

「這不是甚麼大罪。」

「但是他傷了的是揚州第一名妓玉書兒。」

「這又有甚麼關係？」

「玉書兒曾經與揚州府台大人有過一手。」

「是府台大人要逮捕柳若君？」

「這倒是不必他親自出面，由總捕頭鐵眼神刀下個命令，就已經辦得妥妥貼貼了。」

「李血殺會重視嗎？」

「李血殺根本就不重視柳若君。」

「柳若君沒有才幹？」

「不，正因為柳若君是個有才幹的人，所以李血殺才把他分派到第六舵，担任區區舵主之職。」

「這是甚麼道理？」

「柳若君恃着自己是『天南神君』于一陌的弟子，向來自視甚高，而李血殺最看不過眼的，也就是這種人。」

「既然他瞧的不順眼，大可以棄而不用。」

「倘若不用，那麼他絕不會是『棄』之，而是殺之。」姜正緩緩道：「但李血殺與于一陌，却很有點交情，為了這個緣故，只好容忍柳若君在組織之內。」

「但貌合神離，並非好事。」

「柳若君早已對李血殺不滿。」

「不滿又如何？」

「他藉故生事，讓自己關在揚州大牢裏。」

「他對李血殺的事，知道很多？」

「縱然不多，也絕不少。」

「所以，你也混入牢裏？」

「不錯，」姜正淡淡一笑：「別人都只當揚州大牢是銅牆鐵壁，但老夫却在這大牢裏行動自如，最少跟那姓柳的談過七八次，但那些獄卒却還在夢中。」

鐵鳳師淡淡一笑，道：「師兄素有『鎖王』之稱，那些爛銅廢鐵，又怎困得住你？」

姜正瞧了他一陣，嘆道：「柳若君其實也不是甚麼好人，他師父于一陌派他到黑豹堂，更是大有蹊蹺。」

鐵鳳師目光一亮。「難道于一陌有意去動一動黑豹堂？」

「這可難說，這條狐狸老奸巨猾，李血殺雖然也是一號了不起的黑道梟雄，但有一天若栽在這個老朋友的手裏，也不是甚麼奇事。」

鐵鳳師道：「是不是柳若君說出李血殺救了那兇手？」

「不錯。」

「可以相信嗎？」

「可以，」姜正冷冷道：「因為在此之前，老夫已聽一個人說過這種事，柳若君之言，正是不謀而合。」

鐵鳳師道：「那人是誰？」

姜正道：「司馬縱橫！」

「是他？」

「不錯，對於咱們師父之死，他一直都在懷疑，兇手尚在人間。」

「現在終於證實了。」

「不錯。」

「那麼咱們現在該怎辦？」

「你說呢？」

「找那兇手！」

「你可知道他是誰？」

「不知道，」鐵鳳師盯着姜正道：「但你知道，只是一直沒有向我說那人是誰而已。」

姜正嘆了口氣。「老夫一直以為他死了，人既已死，實在不想把他的名字說出來。」

「但他沒有死，所以，你現在也該說了。」

「他姓墨。」

「隴西墨家中人？」

「不是，他與墨家無關，只是姓墨，叫墨缺。」

「『天涯君子』墨缺？」鐵鳳師的臉色忽然變了。

「你不相信？」

「不……」鐵鳳師抽了口涼氣：「師兄的說話，我怎會懷疑，只是實在感到意外。」

姜正的瞳孔收縮：「哦？你也認識墨缺？」

鐵鳳師點點頭。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已認識他。」他的目光遙注在遠方：「那時候我還很細小，我叫他墨叔叔。」

姜正道：「你一直認為他是好人？」

鐵鳳師默然。

姜正冷冷一笑：「老夫也曾以為他是個正人君子，所以帶他到天武廬，但咱們的師父却給他背後一劍殺了，然後盜走了天罡歸元秘笈！」

姜正又說：「師父的五蜂金針雖然已擊中他，想不到他還是沒有死。」

鐵鳳師不知道該怎樣說。

在他記憶中，想像中，墨叔叔並不是那種人。

但姜正却極力指證他是殺人盜走秘笈的兇手。

他只好不說話。

他現在的心裏，只是想着兩個人。那是墨缺，還有司馬縱橫？他們在哪裏？

巨人小寶寶

（一）

距離揚州城西南三十五里外，有座古廟。

廟祝是個駝子。

附近的人，都叫他丁老駝。

他走路的姿態，龍龍鍾鍾，說話的時候，期期艾艾，簡直是又老又遲鈍。

這也難怪。

他比人矮（其實不矮，只是駝背影响），樣子也很醜陋，一輩子孤孤單單的，也着實教人可憐。

他唯一的嗜好，似乎就只有一樣。

喝酒，剝花生。

× × ×

正午，香火不旺盛。

酒已喝得七七八八，半斤花生也已沒剩下幾顆。

丁老駝伸了伸懶腰，仰望天色，好像要下雨了。唉！

管他下雨還是放屁，反正眼睛已有了倦意，不如回房子裏休息休息。

廟裏的事，就交給唐巨去主持好了。

× × ×

唐巨，人如其名，是個巨人。

他身高幾乎九尺，坐着的時候已比一般人站着還要高。

但他的頭腦很簡單，有時候簡直像個白痴。

這是個渾人。他飯量大，連喝水都比丁老駝多四五倍。

這很難怪，他是個大個子，多吃多喝，那是上天安排下來的。

其實唐巨也沒有甚麼念頭，他只想平平安安的獃在這裏。他覺得丁老駝對自己不錯，有得吃，有得喝，有地方睡覺，他已很滿足。

沒有人知道他的身世，丁老駝也沒有多問。只知道，這個大個子曾經蹲在廟外，渾身顫抖。

那時候，是冬天。

丁老駝給了他一砵飯。

這砵飯最少可以給兩個人的肚子塡得飽飽，但這大個子却一口氣吃了三砵，才說不餓。

就是這樣，唐巨留了下來。

（二）

下雨了。

天色灰黯，雨水是冷的。唐巨蹲坐在廟門前，看着雨水一滴一滴的從飛簷前落下，看來，今天不會有香客了。

唐巨不想睡，只是睜着眼睛呆坐着。

他是呆慣了的。有時候，他和丁老駝可以十天八天不說一句話。

他們不說話，並不是因爲有甚麼心病，而是根本沒有甚麼話好說。他倆都是同一種類型的人。沒有必要，誰也不會找話匣亂扯。

這也有好處。倘若人人都少開口，世間上許多不必要的紛爭都可以避免。

雨水一點一點的落下。

唐巨垂下臉，看着地上的點點水花。

水花很好看，他看得出神。忽然間，他看見了一雙脚，這一雙脚，穿的是白襪、芒鞋。

唐巨抬頭，他看見了一個和尙。和尙向他笑，笑得很神秘，唐巨也笑。

但他不知道自己在笑甚麼。也許他是個很隨和的人。和尙笑，他不能不陪笑，否則好像很沒禮貌。

但和尙忽然不笑了。他說：「貧僧今天剛好三十歲。」

唐巨裂嘴一笑：「你是來進香的？」

和尙搖搖頭，說道：「貧僧已到了立功之年。」

唐巨呆呆的看着他。他茫然地問和尙：「你在說甚麼？」

那和尙瞧着他，緩緩道：「貧僧已到了立功之年，必須立下一個功勞，好讓教主高興高興。」

唐巨還是不明白他在說甚麼，只好問：「你的教主是誰？」

和尙說：「天下第一魔。」

唐巨道：「你要怎樣他才高興？」

和尙道：「貧僧若捧着一個本教敵人的腦袋回去，他就會很高興。」

唐巨道：「誰是你們的敵人？」

和尙道：「很多。」

唐巨道：「我是不是？」

和尙道：「是的。」

唐巨道：「那麼你現在是不是要殺我呢？」

和尙道：「你說對了，而且，你好像忽然比平時聰明得多。」

唐巨嘆了口氣：「我不知道，我只希望你快點走，別弄髒這間廟院。」

和尙也嘆了口氣，道：「貧僧一定會走的。」

唐巨看着他：「但你仍然站着。」

和尙說道：「因爲你欠了貧僧一顆腦袋。」

他笑了笑，忽然拔刀。

× × ×

刀光一閃，斬向唐巨的人頭。

唐巨看着他，滿臉驚訝之色。

「你是眞的要殺我？」他好像感到很意外。

和尙的臉忽然變得很蒼白。

他的臉色更驚懼，就像是忽然看見一件世間上最恐怖的事。

（三）

和尙握着刀。唐巨也握着刀。

和尙和唐巨握的都是同一柄刀。

但和尙握的是刀柄，而唐巨握的却是刀鋒。

刀口鋒利無匹。

但唐巨的手却沒有流血。

流血的是和尙。

因爲唐巨的另一隻手，已插入了他的小腹。

和尙吸氣。

他忽然大喝，雙手揑向唐巨的脖子。

他很用力，用盡全力。

唐巨不動，甚至連眼睛都沒有眨動一下。

和尙瞪着眼，直瞪着他。

唐巨忽然嘆了口氣，伸手輕輕推了和尙一下。

和尙像個木頭人，一推就倒，而且一倒下去就再也爬不起來。

× × ×

忽聽一聲冷笑响起：「唐小寶果然好功夫！」

唐巨也冷笑。「誰是小寶？」

「你就是小寶，一個比大象，河馬細小一點的小寶寶。」

唐巨猛然抬頭，他看見了一個青衣中年人。

這人一身儒士裝束，五綹長髯，神態莊重。

雖然他衣着樸素，但却氣度不凡，宛似朝廷上高官大臣一般。

唐巨神色不由微微一變。「你是誰？從那裏來？」

青衣人淡淡一笑：「我是我，我從娘親的肚子裏鑽出來。」

他神態莊重，想不到說話却是賴皮已極。

唐巨冷笑：「你不必胡說八道，我知道你娘親姓彭，老子也姓彭。」

青衣人不由動容：「你果然不算是個白痴。」

唐巨道：「你也是爲立功而來的？」

青衣人搖搖頭：「我不必立功，因爲在本教裏，我已有太多的功勞。」

唐巨道：「你的刀呢？」

青衣人道：「你問得太多餘。」

唐巨又說道：「是不是連刀都已多餘了？」

青衣人道：「最鋒利的刀，也只不過是銅鐵之物，我早已不用刀。」

唐巨道：「刀比不上手靈活。」

青衣人道：「與其要刀不如用手。」

唐巨道：「你眞要殺我？」

青衣人道：「不一定。」

唐巨道：「莫非還有轉圜餘地？」

青衣人點頭：「是的，只要你答應一個條件。」

唐巨道：「甚麼條件？」

青衣人道：「把獵刀交出來。」

「獵刀？甚麼獵刀？」唐巨搔了搔腦袋。

「別再裝瘋賣傻了，」青衣人冷冷道：「只要殺了司馬縱橫，他身上的獵刀就可以垂手而得。」

唐巨道：「司馬縱橫在那裏？」

青衣人道：「就在這廟院裏。」

唐巨搖搖頭：「沒有這種事，最少，我不知道。」

青衣人冷冷道：「你不知道，又有誰知道？」

唐巨道：「誰知道都沒有關係，反正我不知道。」

青衣人道：「你可知道，收藏着司馬縱橫，比收藏一個朝廷欽犯還更危險？」

唐巨道：「不知道。」

青衣人道：「現在你必須知道，司馬縱橫已成爲本教的第一號大敵，誰袒護他，誰就死，而且一定會死得很慘很慘。」

唐巨道：「我現在知道了。」

青衣人道：「那麼你打算怎樣？」

唐巨道：「我打算把你一脚踢開。」

青衣人的眼色變了，道：「唐小寶，你好大的胆子。」

唐巨道：「我不是大胆，而是根本不須害怕你這種小毛賊。」

青衣人瞳孔收縮，殺氣滿面。他突然一掌向前劈出。

手掌疾切，有如鋒刀。唐巨縱身一閃，避了開去。青衣人頭也不回，左掌反切，直逼唐巨左脇下要害。

唐巨身形一沉，連環五脚踢出，青衣人連閃四脚。

第五脚，他沒有閃避，只是隨手在唐巨的膝蓋上敲了一記。

唐巨一咬牙，身形退後逾丈。

他的額上已疼出冷汗，右膝蓋已被敲碎了。

× × ×

青衣人冷冷盯着唐巨道：「小寶，你的『抽殺叩勾鎖五行怪脚』，最少已可在蜀中唐門衆高手中，排名前五名之內。」

唐巨「呸」的一聲道：「放屁，我在唐門，只算是第八流的小脚色。」

「唐小寶，你不必太謙遜，蜀中唐門的武功，我雖然不算太清楚，但……」

青衣人的說話還沒有講完，唐巨已打出一手金針。

金針細如牛毛，而且又是突然發難。

青衣人不敢接收，一個飛身，躍上半空。

金針全在他脚下飛過。

就在這一剎那間，唐巨已再撲過來，一拳疾衝而上，直打青衣人丹田。

好兇猛的一拳。

但青衣人却只是輕描淡寫揮出一掌，就把這一拳化解開去。

唐巨再用暗器，那是唐門的子午追魂鏢。

颯！颯！颯！

三枚飛鏢以品字形，襲向青衣人的胸膛。

這一次，青衣人接下。

三鏢全部接下。

唐巨立刻退後，冷冷道：「彭帝刀，這一次你死定了！」

× × ×

唐門暗器，是沾手不得的。

子午追魂鏢淬有奇毒，即使不是被它擊中，而是伸手接觸及它，也一定子不過午，午不過子，必死無疑。

唐巨並非唬嚇這青衣人──彭帝刀。

但彭帝刀却淡淡一笑，似乎根本不在乎這些飛鏢上的劇毒。

他把飛鏢丟掉，然後右手輕輕一揚。

他的手看來沒有甚麼特別。

但這時候，唐巨總算已看見，這隻右手已戴上了一隻薄薄的手套。

「這是萬毒不侵的天絲手套，小寶，你還有幾件法寶，可以向我使出來？」

唐巨忽然發抖。

他已敗了。

獅王

（一）

唐巨發抖，並不是爲了恐懼，而是憤怒的表現。他在發自己的脾氣，爲甚麼自己這麼窩囊，對付不了彭帝刀？

彭帝刀淡淡一笑，說：「天下間沒有任何人能永遠不敗，而且敗在彭帝刀的手上，也不算是太丟臉。」

唐巨道：「士可殺不可辱，你要殺人，儘管動手便是。」

「殺你？」

「難道你不捨得？」

「的確不捨得。」彭帝刀說：「你長得又胖又好看，世間上像你這麼有趣的人，殺一個少一個，我又怎能忍心下手？」

唐巨冷冷道：「殺也好不殺也好，反正你不可能從我的口裏問出甚麼事來。」

彭帝刀嘆了口氣。「司馬縱橫待你很好？」

「我不認識他。」

「你不認識他，誰認識？」彭帝刀盯着他的臉龐道：「是誰把他留在這間廟院裏？」

唐巨沒有說話。

却有另一把聲音响起，說：「把司馬縱橫收藏着的人是我。」

× × ×

唐巨怔住，他怔怔的瞧着這個人。他從來都沒有想到，這人會收藏着獵刀奇俠。因爲他根本就不知道，這人居然也是個武林中人。

他以爲這個人，只是一個心腸很好的廟祝。

丁老駝。

× × ×

丁老駝仍然是那副龍龍鍾鍾的樣子。

他的眼光却和平時完全不一樣。

他的眼睛在發着光，有如厲電。

他看着彭帝刀，彭帝刀也在看着他。

在這一瞬間，彭帝刀似乎陷入沉思之中。他在想：「這人是誰？怎麼好像這麼面熟？」

丁老駝冷冷道：「小彭，你一定已經不認識我了。」

他叫彭帝刀「小彭」。

彭帝刀仍然想不起這人是誰。

忽然間，丁老駝變了！

他本是個駝子，但忽然間，他的腰挺起，背脊不再彎曲隆起。他站直了身子。剎那間，他的身材變得很高大，相貌也變得威武不凡。

他不再是甚麼丁老駝。

因爲他根本就不是一個眞正的駝子。

直到這時候，彭帝刀突然脫口道：「是你！」

丁老駝冷冷一笑。「我是誰？」

「獅王徐天樓！」

丁老駝一笑，點點頭：「不錯，我就是昔年橫行江湖，人見人怕的獅王！」

彭帝刀吸了口氣。「你與本教對抗，那是大大不智之舉！」

徐天樓冷冷一笑：「西方魔教，中原魔教，以至東海神魔教，全都曾經在中原武林，陷入一敗塗地的局面。」

彭帝刀道：「但本教和它們不同。」

「天下第一魔教！」徐天樓嘿嘿一笑：「這名堂倒挺够威風的，但名堂威風又有甚麼用？到頭來還是遲早完蛋大吉！」

彭帝刀道：「別的事，休再提。」

徐天樓道：「你想怎樣？」

彭帝刀回答道：「彭某是奉命來抓人的。」

「抓誰？」

「司馬縱橫。」

「在徐大俠的面前抓人？」

「這是形勢所逼！」

「是逼人太甚罷？」徐天樓冷冷道：「看在你兄長彭仁勇的臉上，今天我放你一條生路，抓人之事，再也不要在我面前提起。」

彭帝刀道：「老實說，司馬縱橫不是個好人。」

徐天樓瞇着眼睛道：「何以見得？」

彭帝刀緩緩道：「這一次，你們與本教勢成水火，還不是由於這人從中煽風點火？」

徐天樓道：「現在煽風點火的不是他，而是你。」

彭帝刀道：「彭某只是以事論事。」

徐天樓道：「我不想再聽這種廢話，你滾，別再讓我看見你這副嘴臉。」

彭帝刀的臉色變得很難看。

他咬了咬牙，終於說：「好，我走，但總有一天，你會後悔和天下第一魔教作對的。」

× × ×

彭帝刀走了。

唐巨看着這個「丁老駝」。

「眞想不到，你就是徐獅王。」

徐天樓微微一笑：「但我早已知道，你就是蜀中唐門的小寶寶。」

「小寶寶？」唐巨嘆了口氣：「別在挖苦我好不好？」

徐天樓微微一笑：「在唐門，你不愉快？」

唐巨道：「唐門的事，太複雜，人也太冷酷無情，我躭不下去。」

徐天樓道：「但你就此一走了之，他們會記掛着你。」

唐巨道：「不會的，他們只是把我當作一個廢物。」

徐天樓嘆了口氣：「唐門是武林世家，歷代人材輩出，外人遇上你們，固然頭痛，而唐門中人彼此間的恩怨情仇，也是局外人所無法瞭解的。」

唐巨道：「我既然已跑了出來，就再也不打算回去。」

徐天樓說道：「但你始終還是唐門的人。」

唐巨哼的一聲：「我本來是個大塊頭，他們偏偏要叫我小寶，我不喜歡。」

徐天樓乾咳着：「唉，人各有志，我也不能勉強你，只是你以後打算怎樣？」

唐巨反問：「你呢？你是否還獃在這裏？」

徐天樓向廟宇四週環掃一眼，喟然道：「雖然這裏不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但却代表着公正，莊嚴，遠離邪惡。」

唐巨靜靜的聽着。

徐天樓緩緩接道：「但我現在必須走了，因爲我若再賴着不走，天下第一魔教的人，說不定會一把火燒掉這地方。」

唐巨勃然道：「他們敢這麼猖狂？」

徐天樓道：「他們全是窮兇極惡之輩，就算放把火燒掉一座城池也非奇事。」

唐巨道：「你剛才爲甚麼不殺了彭帝刀？這豈非可以杜絕後患？」

徐天樓嘆口氣：「你以爲我不想？」

唐巨一楞：「你有苦衷？」

徐天樓點點頭：「我現在體內只剩下

一小半的功力。」

唐巨道：「怎會這樣的？」

徐天樓道：「其餘的一半，我借給了另一個人。」

唐巨更加不懂。「功力也可以借給別人？你借給了誰？」

徐天樓道：「司馬縱橫。」

唐巨想了想，終於明白過來：「他是受了傷，而你却用本身的內力，爲他治療傷勢？」

「不錯。」

「你現在是不是有點後悔？」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種事，我又怎會後悔？」

「值得嗎？」

「爲甚麼不值得？」徐天樓兩眼一瞪：「像司馬縱橫這種年青有爲的後起之秀，就算我賠掉一條老命去救他，還是划算得很，更何況我現在不是活得很好嗎？」

突聽一人冷冷笑道：「只可惜你的秘密現在已給我發現，所以你絕不會活得太長久了。」

這是彭帝刀的聲音。

他又回來了！

(二)

彭帝刀冷冷的盯着徐天樓，就像是屠夫瞧着砧板上的一塊豬肉。

「你姓徐，徐天樓？」

「你早已知道，又何必問。」

「但我看你很快就不必擁有名字。」

死人不必有名。

徐天樓冷冷道：「你好狡猾，居然去而復返。」

彭帝刀道：「你若不是出了事，怎會把我輕易放走？」

徐天樓道：「好聰明。」

彭帝刀道：「所以，我又回來了，而且剛好聽見那些重要的說話。」

徐天樓道：「你既然已經知道我的內力受到損耗，爲甚麼還不動手？」

彭帝刀冷冷一笑：「鴨子已煮熟了，還怕它飛得上天？」

徐天樓也冷冷一笑：「只怕是夜長夢多，醃透了的魚兒也會游走！」

「沒這種事，」彭帝刀嘿嘿道：「司馬縱橫只是一個不知死活的小子，你包庇着他，那是不智之甚。」

徐天樓道：「你要找到司馬縱橫，除非殺了我。」

彭帝刀瞇着眼睛，右手緩緩揚起。殺人的招式，隨時會發生。

唐巨感到一股殺氣，逼近眉睫。

但徐天樓還是很鎮靜。

彭帝刀終於一聲大喝，一掌揮下。

(三)

彭帝刀的掌甫揮下，徐天樓的右掌也已迎了上去。

蓬！

兩股大力相碰，發出一陣震耳欲聾的聲響。

唐巨不期然向後退。

彭帝刀臉上泛起了一陣獰笑。

從對方的掌力看來，徐天樓的內家眞氣確然曾經受到極大損耗。

彭帝刀已佔了優勢。

但徐天樓却冷冷地對他說：「姓彭的，你以爲可以檢便宜，但你錯了。」

彭帝刀怪笑，正想反唇相稽，突然感到有點不妙。

對方的掌力，初時是源源不絕向自己壓過來。

但現在，這股勁力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却是一股吸力。

彭帝刀猛然驚呼：「啊！吸水長鯨大法！」

他要掙脫，但遲了。

徐天樓冷冷的看着他：「你倒也算識貨，現在我的內力雖然不如你，但這一套邪門的武功，仍然可以要了你的性命！」

彭帝刀冷汗如雨道：「徐獅王，你放過我！」

「放過你？」

「是的，我求你放過我這一次，無論你要我幹甚麼事，我都一定答應。」

徐天樓冷冷道：「只可惜我最討厭的，就是你這種人，處於優勢的時候，咄咄迫人，一旦形勢不妙，不是溜開老遠，就是搖尾乞憐，有你這種人，全天下男人的臉都給你丟光了。」

彭帝刀的臉色更慘白。

唐巨却在大聲喝采：「罵得好！不要放過這廝，好讓他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彭帝刀的目光已漸漸散渙，而且，連身子都好像在一瞬間消瘦了。

反觀徐天樓，他的臉龐却是越來越是紅潤，到後來，簡直紅得有如火烤一般。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彭帝刀忽然倒了下去。

徐天樓終於鬆開了手掌。

唐巨上前，瞧着彭帝刀。

「哈！好極，這廝死了。」

徐天樓喘着氣，說：「只是，我也快要死了。」

(四)

唐巨聽見這一句說話，大吃一驚。

他急扶着徐天樓。「獅王，你怎會有事？」

「我怎會沒事？」徐天樓苦笑：「吸水長鯨大法必須以強吸弱，才可平安無恙，但剛才，我是以弱吸強，雖然終於吸死了彭帝刀，但他的內力湧到我體內，不能納入爲我所用，到頭來也是非死不可。」

這時候，他的臉龐已變成了一片紫醬之色，連呼吸也是越來越急促。

唐巨急道：「有甚麼辦法可以治好它？你說！我一定照辦！」

徐天樓嘆了口氣：「別爲我這副臭皮囊多費神了，沒用的，但我有件事，非要交托你去辦不可。」

唐巨說：「我一定會照你的說話去幹的。」

徐天樓道：「司馬縱橫就在神案下的地窖裏，你和他一起走，但切記，一定要把獅王璽帶着。」

「獅王璽在哪裏？」

「就在地窖裏的一個大箱子裏。」說到這裏，徐天樓忽然吐血，「記着，從今後起，司馬縱橫就是獅王璽的主人！」

唐巨又是臉色一變。

「獅王！」

徐天樓揮了揮手：「別再理會我，快

走，快走……」

他的聲音更虛弱。

唐巨還是不想離開他。

但徐天樓卻忽然死了。

唐巨茫然。

丁老駝，忽然會變成了江湖中人聞名變色的獅王徐天樓！

徐天樓救了司馬縱橫後，以弱勝強，打敗了彭帝刀！

但現在，他卻死了。這其間的變化，是何等巨大？任何一件事傳出去，都勢必哄動武林。

× × ×

醞釀已久的一場大雨，終於傾盆而下了。

唐巨埋葬了徐天樓，然後找到一輛馬車，載走了地窖裏的司馬縱橫，還有一個玉璽。

獅王璽。

前路茫茫，唐巨沒有說話，司馬縱橫也沒有開口。

現在，正是風狂雨暴的時候。

明艷翠翠黑妖婆

（一）

當風雨停下來的時候，已是黎明。

馬車雖然走得很慢，但由於時間很長，它已遠遠離開那廟宇。

他們來到了一座荒廢的堡壘。

唐巨停下了馬車。

「司馬大俠，你餓不餓？」

車廂裏傳出了司馬縱橫的聲音：「就算餓了，這裏有可以裹腹之物嗎？」

唐巨苦笑道：「這裏是朱家堡，在三十年前，無論你想吃甚麼，此處都不虞缺乏。」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道：「但現在已是三十年後，朱家堡屢經刼難，早已家散人亡。」

唐巨道：「江湖上風雲萬變，休說是三十年，就算是三天之內，也可以發生許多驚人的變故。」

這時候，司馬縱橫已走下了車廂。

大雨後的空氣，總是份外清鮮。

司馬縱橫忽然嗅到一陣香氣。

這裏有花，野花。

這裏有草，野草。

但司馬縱橫嗅到的，並不單只有花草之香，還有烤雞的香氣。

× × ×

司馬縱橫找到了一個人。

一個很好看，大概只有十七、八歲的女孩。

她穿的裙子是天藍色的，裙脚上繡着一對栩栩如生的鴛鴦。

鴛鴦在戲水。

她的眼波也有如春水。

裙子好看。

她這個人更好看。

司馬縱橫怔住了。

他實在想不到，在這種地方，居然會遇上一個這麼明艷動人的女孩子。

但現在，對他和唐巨來說，更能令他們感到有興趣的，卻是這女孩手裏的一隻烤雞。

× × ×

這是一隻又肥又嫩的母雞。

對於一個飢腸轆轆的人來說，這一隻母雞的誘惑力，的確是很大的。

但司馬縱橫卻只是盯着這個女孩。

她嫣然一笑，對他說：「我姓朱，朱翠翠。」

司馬縱橫好像有點意外。

「妳姓朱？」

「嗯。」

「這裏是朱家堡，聽說……朱家堡的人……」

「他們也許都已死光，但我却還活着，我是朱翠翠，是朱用唯一的孫女兒。」

「環槍無敵朱老英雄畢生義勇為先，想不到……」

「別再提那些往事，反正早已過去，我也不想為任何人報仇。」朱翠翠冷冷的說。

「說得好，」司馬縱橫點點頭：「人，總不能老是為着過去的事情而煩惱，但妳將來又有甚麼打算？」

朱翠翠道：「找一個好丈夫，做一個賢媳婦。」

司馬縱橫終於把目光移到那隻烤雞的身上：「妳烤的？」

朱翠翠聳聳肩：「若不是我烤的，這裏還會有誰？」

司馬縱橫目光一閃：「這裏附近就只有妳一個人？」

朱翠翠點點頭：「除了我之外，這裏就只有野狗，貓頭鷹和蛇虫鼠蟻。」

她盯着司馬縱橫，忽然又問：「你們又怎會闖到這裏來的？」

司馬縱橫苦笑道：「現在我們就像是狗。」

「狗？」

「不錯，是落水狗。」

「有人要打你們？」

「不是打，而是殺。」

朱翠翠皺了皺眉：「你佩着刀，顯然也是個武林中人。」

司馬縱橫嘆道：「我曾經殺過人，而且殺的不少，現在也許是報應來了。」

朱翠翠淡笑一聲：「你是個男人，怎麼也會相信這些無稽之談？」

「因果循環，報應不爽，這怎能算是無稽之談？」

「殺人者死，這本來是很公平的，但那也要看殺的是甚麼人而定。」

「朱小姐言下之意，是說殺的若是壞人，那麼就不能一概而論了？」

「這個自然。」

「我以前也是那麼想。」

「現在呢？」

「不知道為甚麼，我忽然發覺，自己是個滿手血腥的人。」

「你曾殺過無辜者？」

「沒有。」司馬縱橫的語氣很肯定：「在下殺人，從來都不會輕舉妄動，只要有可恕之道，就一定刀下留情。」

「那就是了，」朱翠翠哂然一笑：「以你這種作風，每逢殺人之前，都例必經過深思熟慮，那麼被殺之人，必然是死有餘辜之輩，你又何必放在心上。」

司馬縱橫點點頭：「朱小姐說得很對

，也許，近來我的心情是太惡劣了。」

朱翠翠忽然把整隻雞遞到他的面前：「香不香？」

「香。」

「給你吃。」

「我吃？」司馬縱橫接過烤雞：「那麼妳吃甚麼？」

「只要看你吃我就已經很滿足。」朱翠翠說：「因為我根本不餓。」

「既然不餓，為甚麼在這裏烤雞？」

「因為無聊。」

司馬縱橫怔住。

他覺得這女孩子不但美，而且也很神秘。

他忽然把烤雞從中撕開。

他把其中一半拋給了唐巨。

唐巨接過烤雞，只是看了一眼，就裂嘴一笑：「司馬大俠，你放心吃，這烤雞沒有毒。」

他這句說話才出口，朱翠翠的臉色就已變了。

她的臉變得一片煞白。

她憤怒地瞪着司馬縱橫：「你好齷齪的心腸，竟然以為我會在烤雞裏下毒！」

司馬縱橫怔住，繼而苦笑着說：「朱小姐，妳別誤會……」

但朱翠翠已在盛怒之中。

她不聽任何解釋道：「你們這些狗男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算了，反正我早就不想看見武林裏的每一個人！」

說着，擰腰便走。

司馬縱橫追上去。

但他才追出三丈，就已給一根鋼杖攔住了去路。

（二）

鋼杖長逾七尺，堅實無比。

它敲在地上一塊青石上。

鏗！

青石立刻粉碎。

司馬縱橫吸了口氣，站住。

他看見一張滿佈皺紋的臉。

那是一個黑衫老婦。

× × ×

黑衫老婦冷冷的盯着司馬縱橫道：「好小子！」

司馬縱橫定了定神，回應一句：「老婆婆！」

黑衫老婦冷笑道：「老身不是老婆婆，是黑妖婆。」

「黑妖婆？」司馬縱橫的眼色不由一變。

「不錯，也有人叫老身黑心妖婆，」黑衫老婦冷冷道：「你知道我是誰？我姓方，方厲厲！」

司馬縱橫抽了口冷氣：「是妳毀了朱家堡？」

原來江湖傳言，把朱家堡毀掉的，就是這個姓方的女魔頭。

方厲厲目光如刀，冷冷一笑：「老身只恨沒有把那個造謠的傢伙抓着，碎屍萬段！」

司馬縱橫雙眉一蹙：「難道朱家堡被屠殺一役，根本與妳無關？」

「當然無關！」方厲厲厲聲道：「朱用是老身的老相好，雖然他沒娶我，我也沒有嫁給他，但咱們畢竟還是老相好！」

她說話毫無忌諱，若給那些自命正直的江湖人物聽見，必然大為反感。

但司馬縱橫卻沒有這種感受。

相反地，他認為方厲厲的說話很坦率，很可靠。

只聽得方厲厲又說：「我從來都沒有動過朱家堡的人一根毫髮，反而在最危急的時候，救走了朱家唯一的孫女兒！」

司馬縱橫鬆了一口氣。

最少，他現在已知道，方厲厲不會對朱翠翠加以逼害。

方厲厲冷冷的看看司馬縱橫：「翠翠是個好女孩，雖然她拜了我這個黑心妖婆為師，但她的心腸卻和我不一樣。」

司馬縱橫道：「方前輩的心腸也不見得很壞。」

「嘿嘿！」方厲厲冷笑又冷笑：「你可知道我最討厭的是那種人？」

司馬縱橫搖搖頭。「晚輩不知道。」

方厲厲道：「是拍馬屁的人！」

司馬縱橫道：「幸好我沒有拍妳的馬屁。」

方厲厲怒道：「還說沒有拍馬屁？你才初次遇上我，就說我的心腸不壞，這分明是故意拍我的馬屁。」

司馬縱橫搖搖頭，道：「方前輩錯了，說妳心腸不壞的人，我不是第一個。」

方厲厲道：「還有誰會說黑心妖婆的心腸好？」

「游老刀匠。」

「甚麼？你再說一次！」

「是游老刀匠，也就是天下第一名鑄刀劍大師的游疾舞老先生。」

「游疾舞！游疾舞！這老小子現在怎樣了？是不是已經骨頭打鼓？」

「他老人家仍然健在，」提到游老刀匠的時候，司馬縱橫的臉上流露出很尊敬的神色，「只是近年以來，他已絕少在江湖上走動。」

「唉，他的年紀比老身還大七、八歲，也不該在江湖上混來混去了。」

司馬縱橫緩緩道：「三年前晚輩曾經與游前輩在黃山論劍壇上，對奕三局。」

方厲厲目光一亮：「這老子別的本事稀鬆平常，但鑄刀劍和下棋的功夫，却別有一手。」

司馬縱橫道：「前輩說的不錯，晚輩雖然費盡心思，全力以赴，但還是三戰皆北。」

方厲厲道：「這是合理戰果。」

司馬縱橫道：「在棋局中，游前輩曾向晚輩說及一件往事。」

方厲厲道：「他說甚麼？」

司馬縱橫道：「游前輩說，在很久以前，有個呆子，為了要治好一頭麋鹿的斷腿，整整花了兩個月的時光，去找尋一種叫『玉樹筋』的藥草。」

方厲厲呆住。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接道：「但這呆子白費心血了，因為等到『玉樹筋』找回來的時候，這頭麋鹿已給一條豺狼吃掉，為了這件事，這呆子哭了大半天，最後一氣之下，把方圓百里內的每一條大小豺狼，統統殺掉！」

方厲厲訕訕一笑。「游疾舞，你好多事。」

司馬縱橫也訕訕一笑：「游老前輩說，那呆子的名字，就叫方……」

「不准再說下去！」方厲厲沉聲一喝，但臉上却還是隱藏不住一種怪異的笑意。

司馬縱橫忙道：「方前輩，晚輩只是想證明，自己並不是拍妳的馬屁！」

「妳不是拍馬屁！算了罷！」

「那很好，最少心裏現在是舒服得多了。」

「但翠翠却不愉快！」方厲厲冷冷一笑：「她是個天眞無邪的小女孩，而你們却以爲她在烤鷄裏下了毒，實在是太卑鄙了。」

司馬縱橫苦笑道：「晚輩絕無此心，這只是一時巧合的誤會。」

方厲厲揮了揮手：「算了，小伙子，你認識游疾舞？」

「是的。」

「他鑄了一柄獵刀，你可知道？」

「知道。」

「我聽說，那是天下間最鋒利的一柄刀。」

「不是最鋒利，而是最正義。」

「正義之刀？」

「不錯，它正是獵取江湖敗類性命的刀。」

「你見過這柄刀沒有？」

「見過。」

「好小子，你的眼福比我還好，」方厲厲嘆了口氣，「早在五十年前，老身就已認識游疾舞，那時候，他鑄的武器還不過是一堆又一堆的垃圾。」

司馬縱橫道：「沒有經過失敗，又怎能獲得成功？」

方厲厲道：「但他現在成爲刀匠名師了，反而沒有機會看看他的刀，實在是遺憾！遺憾！」

言下不盡唏噓之意。

司馬縱橫忽然拔刀。

他的刀，一直藏在殘舊的刀鞘裏。

刀光一現，方厲厲眼色倏變。

「這……這是甚麼刀？」

「方前輩應該猜得出來。」

「獵刀！」方厲厲忽然大聲說：「這一定是老游的獵刀！」

× × ×

這當然是獵刀！

方厲厲不由自主地伸出手，緊緊的捏着它。

「果然好刀！果然好刀！」她連手都有點發抖了。

司馬縱橫任由她取過獵刀。

她把刀揮舞了一遍又一遍，竟似是爲之樂極忘形。

她忽然停止了一切動作，目不轉睛地盯着司馬縱橫：「你就是齊拜刀最欣賞的一個年青人？」

——齊拜刀是齊帥之子，也是獵刀的第三代主人。

司馬縱橫說：「晚輩承蒙齊大俠錯愛，親手把獵刀相贈。」

「你就是司馬縱橫！」

「是的。」

「很好！很好！」方厲厲看了看獵刀，又看了看他：「果然是英雄出少年，游疾舞沒有看錯人，齊拜刀也沒有找錯贈刀的對象！」

司馬縱橫默然。

方厲厲瞪着他，忽然說：「但現在，這柄刀已落在我的手裏，我若立心不良，殺了你奪走獵刀，那又如何？」

司馬縱橫搖搖頭道：「我不相信會發生這種事。」

「你不相信？」方厲厲哈哈大笑：「你可知道老身是誰？老身是江湖上人見人怕，鬼見鬼愁的黑心妖婆方厲厲！」

「晚輩知道。」

「既然知道，就該明白，以老身這種人，就算殺人奪刀，也只是小事而已。」

「晚輩也知道，」司馬縱橫說：「但晚輩仍然相信，方前輩不會殺我，也不會奪此刀。」

「好小子！我問你，你敢不敢跟老身賭一賭？」

「怎樣賭法？」

「老身若不殺你，不奪此刀，那麼老身就算是輸了。」

「輸了又如何？」

「從此之後，老身願意在尊駕跟前，爲奴爲婢！」

司馬縱橫苦笑：「但我若輸了，又怎樣？」

當他說完這句話的時候，也覺得很可笑。

他若輸了，那麼自己已經是個死人，一個人若死了，又還能怎樣？

方厲厲嘿嘿一笑。「你若輸了這條小命，那麼老身就用上好棺木埋葬了你！」

她雙目森寒有如厲電：「你敢不敢賭？」

「我賭！」

突聽一人大叫——

「不能賭！」

性命生死的賭博

（一）

大叫「不能賭」的人，是唐巨。

烤鷄他已吃了，以他的食量來說，半邊烤鷄當然是無濟於事的，但總比沒有得吃好一點。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我賭我的，你吃你的，這件事你少管好不好？」

「不能！」唐巨說：「這是天下間最愚蠢的賭博，你犯不着在這裏白白送掉一條性命。」

方厲厲冷冷盯着唐巨：「這大塊頭是誰？」

司馬縱橫道：「他是個好人。」

方厲厲冷笑着：「但他太多嘴了。」

唐巨怒喝道：「老虔婆，妳騙了司馬大俠的獵刀也還罷了，還要騙掉他這條性命，當眞是心黑手辣，卑鄙下流，無恥惡毒——」

罵到這裏，他再也罵不下去。

因爲方厲厲突然射出兩顆小石子，剛好點住了他的百匯穴和啞穴。

然後，她就提着獵刀，目露殺機，一步一步逼向司馬縱橫。

司馬縱橫不動，甚至索性閉上了眼睛，既不看方厲厲，也不看那柄獵刀。

倏地，方厲厲發出一聲可怕的怪叫。

一人渾身顫抖。

獵刀刀勢如電，從上而下急瀉暴落！

（二）

渾身顫抖的人不是司馬縱橫。

他甚至連眼角肌肉都沒有跳動一下。

顫抖的人是唐巨。

因爲他看見了方厲厲的滿臉殺氣，也看見那威猛絕倫的一刀。

刀光一落，司馬縱橫必死無疑。

× × ×

刀光已落。

司馬縱橫却沒有死。

他還是靜靜的站在那裏，臉上神態說不出的安詳。

在他面前的地上，裂出了一道逾尺深痕。

刀痕。

剛才那一刀，沒有劈在他的脖子上，而是劈在地上。

這是地質堅硬異常的石地，但同樣擋不住這一刀。

這一刀眞可怕。

司馬縱橫緩緩地張開眼睛，長長的吁了口氣：「這一刀好厲害！」

方厲厲咬着牙：「既知厲害，你還不閃避？難道你有絕對的把握，認爲我不敢殺你？」

「不是不敢，而是不會，」司馬縱橫淡淡一笑：「游老前輩早就對晚輩說過，黑妖婆黑的不是心腸，而是運氣。」

「運氣？」

「不錯，妳的運氣是黑色的，霉氣得就像是個鍋底，所以，妳無緣與朱老英雄共諧白首。」

「呸！這種事休再提！」

司馬縱橫緩緩道：「前輩剛才若眞的要殺我，可說是易如反掌，根本就不必發出厲害的招式。」

他的目光直視着方厲厲：「所以，剛才那一刀越是驚天動地，晚輩越放心。」

方厲厲啞然無語。

過了很久，她才把刀交給司馬縱橫道：「從現在起，你就是老身的主人，只要主人一聲令下，方厲厲就算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

說到這裏，竟然跪了下去。

司馬縱橫大吃一驚，急扶起她：「前輩休要如此，折煞晚輩了！」

方厲厲道：「老身既然已經敗了，就得遵守諾言，除非主人見棄，那麼老身唯有一死了之而已！」

司馬縱橫又再吃了一驚，想不到這個黑心妖婆，居然把事情看得那麼認眞。

「方前輩，目下江湖上妖氣瀰漫，有方前輩相助，晚輩正是連高興都來不及，但主僕之事，却是萬萬不能答允。」

方厲厲怒道：「咱們爲甚麼不能成爲主僕？」

司馬縱橫道：「方前輩在江湖上的輩份，與游老刀匠看齊，而游老刀匠乃齊帥大俠之前輩，齊帥大俠又是齊拜刀先生之父，再數下來，才數到區區司馬縱橫，倘若晚輩成爲老前輩的甚麼主人，將來如何向游老刀匠解釋？」

「解釋個屁！」方厲厲哼的一聲，「老身喜歡幹甚麼就幹甚麼，幾時輪到他們議論！總之，你這個主人是做定的了，你若拒絕，老身使起脾性，見人就殺，所有帳統統都要算在你頭上！」

司馬縱橫呆住，一時間有點不知所措的感覺。

看來，這個「主人」他是非做不可的了。

只聽得方厲厲又說：「從現在起，無論誰要動你一根汗毛，都先得殺了我！」

× × ×

「主人，你有甚麼事情，儘管囑咐下來。」

「我想見一個人。」

「誰？」

「朱翠翠。」

× × ×

司馬縱橫終於又再見到了朱翠翠。

朱翠翠還在生他的氣。

「別碰我，我全身上下都是劇毒，一沾上就會全身潰爛而死。」

司馬縱橫苦笑：「我不會碰妳，但却不是因爲妳身上有甚麼劇毒，而是因爲男女有別。」

朱翠翠冷冷一笑：「你知道就好了，爲甚麼還要來找我？」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

「因爲妳不愉快。」

「你怎知道我不愉快？」

「從妳的眉宇間看出來。」

「那又會怎樣？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

「眞的？」

「我何必騙你？」

「既然這樣，在下告辭了。」

× × ×

司馬縱橫要走了。

他眞的要走了。

但朱翠翠却忽然又把他攔住：「你別走！」

司馬縱橫吸了口氣：「妳既不相信我，又何必要把我留着？」

朱翠翠咬了咬牙：「你是不是眞的很想帮我一個忙？」

司馬縱橫點點頭。

「在下是絕對誠意的，只要妳肯說，只要妳肯相信我。」

「我相信你。」

「你爲甚麼忽然改變了主意？」

「因爲你是司馬縱橫。」

「誰說我是司馬縱橫？」

「師父。」朱翠翠嘆息一聲：「連我師父這樣倔强古怪的人，都甘心在你跟前爲奴爲婢，你的確很有辦法。」

司馬縱橫苦笑，暗忖：「我若眞的很有辦法，方厲厲也不必一定要認我做主人了。」

但這些話，他說不得，否則很容易會被人誤爲「風涼說話」。

他只好說道：「我可以帮妳幹甚麼事呢？」

朱翠翠道：「找一個人。」

「是男人還是女人？」

「是個男的。」

「他叫甚麼名字？」

「馬無比。」

「馬無比？」司馬縱橫的目中發出了光。

「你從沒聽過他的名字？」

「不，而是聽得太多。」司馬縱橫緩緩道：「妳要我把他怎樣？」

「殺了他！用最殘酷的方法殺了他！然後帶着他的腦袋回來見我！」

這個天眞無邪女孩的臉龐上，竟然流露出一種駭人已極，怨毒極深的表情。

連司馬縱橫都有點不寒而慄的感覺。

「妳很憎恨他？」

「是的！」

「他……他曾經欺負妳？」

「不！他連碰都沒碰我一下，他簡直把我當作是妖怪！」朱翠翠恨恨的說：「我寧願他每天强姦我十次，也不願意看見他對我的冷漠嘴臉！」

司馬縱橫抽了口冷氣。

這女孩！

朱翠翠忽然衝上前，抓住了他。她的聲音很衝動，她的手在顫抖：「你可知道，他本來是我的，但自從出現了那個蒙面妖精，他就不再理睬我了，他們天天在一起，根本不把我放在眼內！」

司馬縱橫越弄越糊塗了。

那個「蒙面妖精」又是誰？

朱翠翠又說：「你一定要幫我殺了馬無比，他沒良心，他是個騙子！」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妳放心好了，我會的。」

× × ×

司馬縱橫終於擺脫開朱翠翠。

但他挑上的担子又多一件。

他忽然覺得，背上的壓力越來越沉重了。

（三）

秋，有霧。

霧繞揚州。

× × ×

一個大塊頭，駕駛着一輛馬車，來到了德元客棧。

掌櫃先生親自出迎，殷勤招待。

「客倌，是住店還是用飯？」

「又住客，又用飯。」

「很好，很好，請內進，馬車交給小二停當好了。」

「掌櫃先生貴姓？」

「小姓程，老爺子呢？」

「唐，唐巨。」

× × ×

唐巨很快就被安排在一間寬敞的大房裏住下。

他要了三間房子。

其餘兩間，分別由司馬縱橫，方厲厲住用。

到了晚膳時間，三人就在客棧的店堂圍坐下來。

程掌櫃笑瞇瞇的走了過來，說：「三位要吃甚麼儘管吩咐。」

唐巨道：「先來兩斤熟牛肉。」

程掌櫃連連點頭：「這個不錯，但就是粗一點。」

唐巨道：「掌櫃有甚麼好推薦？」

程掌櫃道：「酒風豬肝，熟搶鱔魚尾，生炒鱔片，白燒四寶，拆燒野鴨，都是這地方上著名的菜譜，而且小號自信烹調技藝不差，足堪諸君仔細品嚐。」

司馬縱橫淡淡一笑：「既然如此，統統都要一個。」

程掌櫃彎腰微笑：「好極，好極。」

× × ×

兩斤熟牛肉最先奉上。

唐巨食量驚人，有如旋風掃落葉般，一下子就已全部報銷，吞進肚子裏。

緊接而來的，是生炒鱔片。

司馬縱橫剛下箸，唐巨就已大喝：「且慢。」

他同時拿出一支銀針，向着鱔片上插去。

銀針變色！

司馬縱橫，方厲厲面上也同時變色。

菜裏居然有毒。

程掌櫃面露驚惶之色，迭聲說道：「甚麼事？甚麼事？」

唐巨冷冷一笑：「這鱔片的確不錯，你何不吃一口試試？」

說着，挾着一塊鱔片，就要塞進程掌櫃的嘴巴裏。

程掌櫃的神態變了。

他臉上的神態不再是驚惶，而是冷酷、肅殺。

他突然出手。

他用的武器是一把短劍。

嘶！

劍尖一下子就已經刺在唐巨的脖子之上。

好快的一劍。

在那刹那間，連唐巨都以爲自己這一次必死無疑。

但他沒有死，甚至絲毫無損。

因爲司馬縱橫就在他的身邊。

嗆！

獵刀幾乎是在同一刹那間出鞘，一刀擊出。

劍快，刀更快！

程掌櫃的劍已被獵刀震飛，飛逾兩丈之外。

程掌櫃神色一變。

「你是誰？」

「司馬縱橫。」

「果然是獵刀奇俠，佩服！佩服！」

程掌櫃一招落了下風，不再逗留，翻身便走。

他走得很快。

但方厲厲的身形比他更快。

「程勇，走不得！」

× × ×

這位程掌櫃，乃長江十大帮會中長沙帮的副帮主程勇。

在水道上，他被稱爲「毒水狠」。

想不到這條水上毒狠，居然混到揚州城內，當起掌櫃來了。

程勇面色陰晴不定，冷冷的看着眼前的黑衫老婦：「老婆子，江湖人的事，妳還是少管一點的好。」

方厲厲冷笑：「你姑奶奶在江湖上翻天覆地的時候，恐怕你還躲在被窩裏吃奶撒尿！」

程勇怒道：「妳又是誰？」

「你若知道姑奶奶是誰，恐怕就算有三頭六臂，也不敢在菜裏下毒！」

程勇怒道：「廢話，俺是『水上毒狠』，天不怕地不怕！」

「黑心妖婆怕不怕？」

「妳……妳是方厲厲？」程勇的聲音忽然變了。

「老身不是方厲厲，誰是方厲厲？」

程勇臉色死灰，咬牙道：「黑豹堂的人好卑鄙，只花一千兩，就要俺去對付這許多高手！」

方厲厲嘿嘿一笑：「一千兩的代價，不但是騙了你，也侮辱了老身和老身的主人！」

程勇此時已再無戰意。

「方前輩，俺是受人唆擺的，絕對不是……」

但他的話還沒有說完，背上已給三支勁弩射穿。

三個活寶貝碰頭了

（一）

勁弩！

毒弩！

無論是誰背後中了這種毒弩，必死。

而且一定立刻死。

程勇自然不例外。

他的臉色很憤怒。

又憤怒，又難看。

而方厲厲也是一樣。

「斗胆！」她發出一聲吼叫，就像是一條憤怒中的母獅。

她的目光也像是弩箭，緊緊的盯着三個灰衣人。

這三個灰衣人的手裏都有弩箭筒。

「你們是從哪裏來的？」

「天下第一魔教。」

「不是黑豹堂？」

「天下第一魔教與黑豹堂，從今後起已合二爲一，黑豹堂就是天下第一魔教，第一魔教也就是黑豹堂。」

「這是誰說的？」

「正是天下第一魔和豹王兩位一起說的。」

方厲厲大笑道：「一山不能藏二虎，老身就偏不相信，這兩個魔王能共吃一碗飯！」

三個灰衣人默不作聲。

但却有第四個人在外面說：「能共吃一碗飯，總比沒飯吃好得多。」

方厲厲臉色一寒道：「外面的朋友，好深厚的內力。」

那人一笑，說：「彼此！彼此！」

× × ×

隨着「彼此彼此」這四個字，一人緩步踏入客棧之內。

這人雙目無神，面有病容，但却步履沉實，全身竟似挾帶着一種駭人的殺氣。

這本是很矛盾的事。

一個看來病態沉重的人，他的身上又怎可能帶着這種可怕的殺氣？

也許唯一的解釋，就是這人根本沒有病。

（二）

方厲厲目不轉睛地看着這人。

這人年約五旬左右，一身葛衣，儀容整潔。

他手搖一把摺扇。

這把摺扇是黑色的，上面以草書寫着一個「缺」字。

「墨缺？」方厲厲瞳孔收縮，冷冷道：「你就是墨缺？」

× × ×

這人點頭。

這人正是墨缺。

方厲厲問：「你要怎樣？」

墨缺回答：「殺一個人。」

方厲厲說：「殺誰？」

墨缺說：「司馬縱橫。」

方厲厲冷笑：「他是老身的主人。」

墨缺道：「我不知道，也不管。」

方厲厲道：「無論是誰要殺他，都必須從老身的屍體上踐踏過去。」

墨缺嘆了口氣：「那麼，妳現在只好馬上給我躺下去了。」

他突然揮扇。

黑扇輕輕一劃，方厲厲立刻就倒了下去。

墨缺毫不客氣，一脚就向她的臉孔踩下。

他竟然好像已斷定，方厲厲已經在刹那之間，變成了一個死人。

（三）

方厲厲不是個草包。

她也許會敗，但却絕不會在一招半式之間，就敗在墨缺的扇下。

剛才墨缺那一扇，無疑已蘊藏着三十六種殺着，但却還未有任何一種眞正施展出來。

殺着未動，那一扇當然只是虛招。

這一扇是虛是實，就算敵人不知道，墨缺却是一定很清楚的。

這一扇當然殺不了人。

但方厲厲却倒了下去。

這一倒，絕不尋常。

墨缺的招式，有空門。

而他的空門只有一、兩處，都在下三路。

他知道。

方厲厲眞厲害，她居然也已看見了。

她倒下去，並不是中了墨缺的招數，而是覷準來勢，準備一招兩式之間，就直取墨缺致命的部位。

墨缺猛然一驚。

但他確有非凡身手，刹那間已拿下主意，以腿上功夫與對方週旋下去。

他一脚向方厲厲的面門踩下。

這一脚，看來似平平無奇，實則是衡山派盤龍十八脚中最厲害的一着「龍盤八方」。

但他這一脚還沒眞的踩下，方厲厲的身形已變。

她仍然躺在地上，但却左手一揚，舞成鷹爪之勢，疾抓墨缺右足踝。

這是嶺南天鷹門的大力鷹爪功，威力絕對不容小覷。

墨缺一聲冷喝，雙足飛拔，人如矢箭般標出。

他標出去的同時，方厲厲的銅杖也已掃至。

就在這時，黑芒一閃。

一撮「黑煞絕命針」，從墨缺袖中無聲無息悄悄撒出。

方厲厲知道厲害，猛然翻身，捲倒大河流，窻明向月飛，一連使出兩招救命絕學，才堪堪避了開去。

戰到此處，雙方再也不敢掉以輕心。

方厲厲咬牙冷笑：「姓墨的，老身倒要看看你還有甚麼本領！」

墨缺默然不語，神態沉着。

就在這時候，忽聽得兩人大笑而來。

× × ×

這兩人的嗓子都很响亮。

「鐵大俠和司馬大俠都在揚州，好極！妙極！他奶奶個熊好妙之極！」

「再加上怪刀神翁，誰還敢來爭鋒頭呢？」

「哈！天下英雄，齊聚揚州，熱鬧，熱鬧！熱鬧！」

「管他娘甚麼黑豹堂，俺就只當它是個放屁組織！」

「放屁組織也好，撒尿組織也好，只要是撞在俺的手裏，統統都要變成完蛋組織！」

「對！你這個屁放得好！」

「殊！」

「『殊』甚麼？是不是想放尿？」

「不，師父就在後面跟着，說話總得檢點一些……」

× × ×

墨缺聽到這裏，臉上木無表情。

他忽然對方厲厲說：「再見。」

「走不得！」方厲厲喝道：「好好歹歹，先打完這場架再說。」

墨缺說道：「就算要打，也必須等一等。」

方厲厲道：「爲甚麼要等？」

墨缺道：「我有急事，一定要先辦妥才能跟妳再鬥。」

方厲厲道：「甚麼急事？會比拚命更急？」

墨缺眨了眨眼睛，說：「內急。」

方厲厲怒道：「你騙誰？」

墨缺道：「就是騙妳，但妳若纏着我，說不定我眞的會撒尿。」

方厲厲瞪着他：「好！老身放你走，速回！」

墨缺淡淡一笑，走了。

他走得比野兔還快，而且一去不回。

這結果，方厲厲早就知道。

就在這個時候，兩個大漢闖進客棧之中。

(四)

兩大漢一個紅臉，一個黑臉，腰間都懸佩着大刀。

這兩人不問而知，乃九玄洞主怪刀神翁郝世傑門下弟子——焦四四與高六六是也。

× × ×

焦四四看見司馬縱橫，立刻就大叫：「司馬大俠，原來你躲在這裏，哈哈！」

高六六濃眉打結，瞪着焦四四：「他又不是跟咱們玩捉迷藏，何必躲來躲去？他是坐在這裏，而不是躲在這裏！」

焦四四「呸」的一聲：「俺喜歡怎樣說就怎樣說，幾時輪到你來管？」

高六六「哼」的一聲：「師父常說，你是他奶奶的狗口長不出象牙，除非不開口，否則必定碰得一鼻子灰，可見你最好還是閉上鳥嘴，別讓人家聽見笑話！」

焦四四大怒：「你這渾球是越來越不像話了，俺打扁你的鼻子！」

高六六嚷道：「哼！怕你的就不是好漢。」

焦四四果然掄起拳頭，一拳打過去。

這一拳，結結實實地打在一個人寬敞的胸膛上。

焦四四怔住。

因爲他這一拳不是打在高六六的身上，而是打着了另一個比他倆還魁梧壯大的巨漢。

焦四四看着這人。

「你是誰？」

「小的姓唐，叫唐小寶。」

「唐小寶？哈哈！」

「有甚麼好笑。」

「好大件的小寶。」

「大件？甚麼叫大件？」

「大件就是大隻。」

「大隻又是甚麼？」

「大塊頭之謂也。」

「噢，原來如此。」

「你眞的叫小寶？」

「本來是的，但連我都覺得，這名字對自己不合用。」

「對！該改一改，叫唐大件，或者唐大隻，又或者叫唐鯨魚。」

「鯨魚？這又是甚麼東西？」

「鯨魚是一種很大隻的魚。」

巨漢一怔：「那該有多大？」

焦四四抓抓肚皮道：「你見過鯉魚沒有？」

巨漢點點頭。

「當然見過，而且每年都有不少鯉魚給我吃進肚子裏。」

焦四四裂咀一笑：「這就是了，你說鯉魚的肚子大不大？」

巨漢想了想，說：「有些很大，有些不很大。」

焦四四皺了皺眉，道：「大就大，不大就不大，怎會又很大，又很不大，究竟是很大還是很不大？求求你說清楚一點好不好？」

巨漢一笑：「鯉魚公的肚子不大。」

焦四四說：「鯉魚乸呢？」

巨漢點頭：「倒是很大。」

「對了！」焦四四臉上露出了愉快的笑容：「鯨魚是一種很大隻的魚，因爲牠比鯉魚乸的肚子還要大！」

「噢！原來鯨魚是大得這麼淒涼的。」

高六六忽然插嘴。

焦四四瞪着他：「沒你娘鳥興，大就大，甚麼大得這麼『淒涼』？你是在哪裏學回來的口吻？」

高六六咆哮起來：「呸！自從半年前咱們到廣東打了一個轉回來，你也不是經常胡說八道嗎？」

「你老……」焦四四的「廣東三字經」又來了。

巨漢連忙大聲制止：「兩位別吵！別吵！」

焦四四捲起了衣袖：「燒豬肉就免炒，等我趙佢！」

這時候，司馬縱橫終於站出來。

他瞟了兩人一眼：「一別數月，想不到兩位的學問，是越來越精進了。」

焦四四輕咳一聲：「哪裏，哪裏！」

高六六訕訕一笑：「這裏！這裏！」

焦四四登時火氣直冒：「衰仔！我說哪裏！哪裏！你爲甚麼偏偏要說這裏這裏！這分明是故意跟俺打擂台！」

高六六反唇相稽：「大佬！你講晒就得，人講吓都有罪咩！」

司馬縱橫淡淡一笑，忽然說：「我老婆來了。」

× × ×

司馬縱橫的老婆，也就是焦四四，高六六的小師妹雲雙雙。

雲雙雙雖然是小師妹，但這兩個師兄却得倒轉來，聽從她的命令。

雙雙對付他們的法寶很多。

其中最爲有效的一種，就是罰他們練功。

他們不敢不練。

因爲小師妹向師父告上一狀，那麼更慘。

是以兩人一聽雲雙雙來了，立刻噤若寒蟬。

小師妹眞的來了？

兩人東望望，　望望，哪裏有小師妹的影子。

焦四四桀桀一笑：「想不到你也會騙人。」

高六六仰天打個哈哈：「就算小師妹來了，也沒甚麼，哈哈，哈哈……」

但他笑到這裏，就再也笑不下去。

因爲當他「仰天大笑」的時候，忽然看見上面有人。

那是一個很嬌艷，而且很漂亮的紅衣女人。

鐵笛金獅生死門

(一)

這個紅衣女人也在笑。

她笑得很好看，簡直比冰花糖更甜。

但焦四四和高六六却像是冰塊遇見陽光，大蟹碰上了大石。

「師妹，妳……妳在上面納涼？」焦四四吶吶的說。

樑上的女人，正是雲雙雙。

雙雙悠然一笑：「對了，這裏很涼爽，你們爲甚麼不上來？」

高六六道：「今天不熱。」

焦四四忙接着說：「不但不熱，簡直是很冷。」

雙雙的臉色忽然沉下：「你們練的輕功去了哪裏？難道你們連這條橫樑都跳不上來？」

高六六忙道：「非也。」

焦四四說：「跳上來不難，只是實在不熱，沒有這個必要。」

雙雙冷冷一笑。「你們不上來，算了，剛才你們在胡鬧些甚麼，我待會兒一一向師父直稟。」

焦四四大叫：「稟不得！稟不得！」

高六六苦着臉：「妳若直稟上去，咱們可要『死直』。」

雙雙冷笑：「那麼，你們都上來。」

焦四四瞪着高六六，喝道：「還獃甚麼？你先上去。」

高六六說：「你先上。」

焦四四說道：「喂！你幾時懂得這麼禮讓？」

高六六說：「你是師兄，當然由你先上，這不是禮讓！」

雙雙喝道：「兩個一起上。」

焦四四、高六六互望一眼，只得齊聲說：「好，咱們一起上。」

× × ×

兩人一縱身，登上橫樑上。

雙雙冷冷一笑：「你們就在這裏，不准下來，也不准說話。」

焦四四點頭。

高六六却說：「俺若要方便，却又怎樣？」

雙雙俏臉一紅，啐道：「你就把尿賴掉好了。」

(二)

夜靜。

長街上忽然冒出無數黑影。

× × ×

長街東方，火炬烘烘燃亮。

一個赤髮錦袍金靴老人，帶着二十八壯漢，盤據着拱橋，倚牆而坐。

他左手捧着一罈女兒紅，右手拿着一條烤火腿，一面吃，一面喝，一面等。

他在等蕭悲笛。

蕭悲笛是天下第一魔教的四大護法之一。

早在二十年前，這位赤髮錦袍金靴老人，就曾與他有過激烈的一戰。

那一戰，蕭悲笛在千招之外僅敗。

今夜，姓蕭的捲土重來，要與他再決死戰。

這老人是金獅衞錦。

衞錦，人稱衞二爺，是五獅盟中第二把交椅人物！

× × ×

風寒，星稀。

長街西方，忽然亮起一陣火光。

一盞宮燈，三條人影。

人影移動得很慢。一縷笛音，傳了過來，笛音低沉而悲哀。

一個黑袍人，披頭散髮，在兩個白衣僮子相陪下，奏笛而來。

在燈光掩映下，這人的一張臉龐陣紅陣青。

他的眼睛很細小，但却寒芒四射。他大概五十來歲，他姓蕭，蕭悲笛。

× × ×

衞錦脚踏酒罈，一手拋掉烤火腿，雙目暴睜，直瞪來者。

蕭悲笛一曲已終。

他嘴唇乾燥，唇片似欲爆裂。「衞二爺，久違了。」

衞錦目中射出了光，道：「你只帶兩個人，就敢赴這個約會？」

蕭悲笛面上毫無表情，淡淡道：「兵多未必足以言勇，昔年常山趙子龍，只是單人匹馬，也能在百萬軍中保住阿斗。」

衞錦冷冷一笑：「你幾時變成了一個說書先生？」

蕭悲笛緩緩道：「做個說書先生，總比做個酗酒狂徒好。」

衞錦陡地從長街上的椅子暴跳起來。

「蕭南庭，老子今天若不用你的鮮血洗淨這條橋，誓不爲人！」

就在這兩三句說話間，衞二爺的身子

已向前撲了出去，而且還閃電般地攻出八掌。

八掌攻出，蕭悲笛的身子已被連續迫退了八步。

衛錦突然狂聲大笑。

他笑了好一會，才歇下來，瞇着眼睛說：「姓蕭的，你連老夫的八重天掌力都不敢接了？」

蕭悲笛目注着他，說：「昔年我殺你弟子梁襄鶴，所以此刻讓你八掌！」

衛錦怒道：「放屁！」

蕭悲笛沉聲喝道：「你的大瘋魔神杖呢？」

衛錦嘿嘿一笑。

「二十年前，老夫還未練成千幻魔杖，你已不是老夫之敵！」

蕭悲笛嘆了口氣：「須知驕兵必敗，難道你以爲這二十年來，蕭某的武功仍然滯留不前？」

「好，拿杖來！」衛錦從一個弟子手上接過大瘋魔神杖，厲聲道：「今天老夫就要你敗得心服口服！」

（三）

殺氣籠罩長街。

夜色中，火光下，衛二爺一口氣攻出八十一杖。

杖影如山，攻勢有如排山倒海。

× × ×

蕭悲笛自出道江湖以來，從來未曾變換過兵器。

他的兵器，也就是他的樂器。

那是一根鐵笛。

笛長二尺八寸，重量更遠遠不如衛二爺手中的大瘋魔神杖。

但他却憑這把鐵笛，接下了對方有天崩地裂之勢的八十一杖。

衛二爺的臉色終於變了。

「士別三日，果然該要刮目相看。」

蕭悲笛冷冷一笑：「你說得不錯，我現在就要刮掉你的一雙眼睛！」

衛錦冷笑。

突見寒光一閃，迎面而來。

衛錦猛然一驚，抽身閃避。

但蕭悲笛出手奇快，竟然繞過他左右，又再以笛攻其雙目。

笛管中，居然射出了一隻金鈎子。

颯！

颯！

衛錦陡地發出一陣撕心裂肺的怪叫。

他的一雙眼珠子，居然眞的保不住，給蕭悲笛毀掉！

× × ×

五獅盟的弟子，全都面無人色。

每個人都已亮出了兵器。

有人保護着衛二爺。

有人拚命衝向蕭悲笛。

但蕭悲笛說來便來，要去便去，他們全都無法把他留下。

還有人要窮追。

衛錦大叫道：「停下來，別再丟人現眼！」

他已丟了一雙眼。

他已不想活。

叭！

這位五獅盟第二把交椅的人物，突然一掌自碎天靈，倒臥在長街上。

× × ×

這一戰，五獅盟敗了。

慘敗。

將來如何？

沒有人能作出估計。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天下第一魔教與黑豹堂合併後，他們的力量已遠比昔日強大。

獅王宮突來不速客

（一）

晨霧輕淡如絮。

獅王宮中，氣氛大不尋常。

× × ×

獅王宮在何處？

江湖中人知之者極少，因爲這是一個秘密。

甚至曾經到過獅王宮的人，日後也不知道獅王宮究竟何在。因爲他們都被蒙上眼睛，而且經過數日途程，方能抵達目的地。

他們來的時候如此，走的時候也是一樣。

（二）

獅王宮是獅王徐天樓的宮殿，也是五獅盟的總壇。

一直以來，江湖中人，都以爲徐天樓從來沒有離開過獅王宮。

但事實却剛好相反。

徐天樓已久未回宮，五獅盟一直只是由五獅主持。

五獅盟雖以「五獅」爲名，但實際上却有六獅。

獅王就是第六條獅子。

這時候，王者大殿上，羣獅聚首。

那是血獅西門信，銀獅薛延洪、鐵獅鄒戈和銅獅利顧石。

獅王宮中，除了獅王徐天樓之外，就以血獅西門信爲首。

他已年近七旬，身材並不高大，但却是個精明的老江湖。

「衛二就是太衝動！」他在王者大殿上，悻悻然道：「蕭悲笛敢下戰書，顯見是有備而來，他居然不跟咱們商量，就白白的去送死！」

銀獅薛延洪嘆了口氣：「這也難怪，他與蕭悲笛素有夙怨，二十年來，老二一直都想找他算帳。」

「算帳！算帳！現在給人算倒了，還算個屁帳！」西門信哼的一聲。

鄒戈搖頭嘆息，道：「人都已死了，爭論也沒有用處。」

「不錯，鄒四哥說得對，」銅獅利顧石道：「黑豹堂與天下第一魔教聯手，對咱們來說，是大大的不利。」

鄒戈道：「別的不提，就以蕭悲笛來說，他二十年前還是衛二的手下敗將，但這一次……」

「這種觀點，未必正確，」薛延洪搖搖頭，道：「衛二自從五年前練功走火入魔，雖然終於痊癒，但功力却已損折大半，以事論事，他已是咱們五獅中最弱的一環……」

鄒戈皺了皺眉，道：「話雖如此，但敵方的潛力，仍然不容咱們低估。」

西門信嘆了口氣：「只恨獅王不在，他若回來，咱們又何懼於區區黑豹堂？天下第一魔教？」

薛延洪道：「目下李血殺等未敢放手大幹，就是對獅王還有顧忌，倘若他知道獅王不在本宮之中，唉……」

西門信憂形於色：「獅王一去多年，似已厭倦了江湖，他是逍遙自在了，但却難爲了咱們這羣支撐大局的老獅子。」

四獅談到這裏，俱是束手無策。

就在這時候，殿前金帶武士來報：「宮外有人求見。」

四獅同時一愕。

因爲他們從來都沒有聽過這種報告。

（三）

「宮外有人求見？」西門信皺着眉：「是甚麼人？」

金帶武士立刻遞上一張拜帖。

西門信瞧了又瞧，說：「是一大羣人要見咱們。」

鄒戈忍不住道：「甚麼一大羣人？他們叫甚麼名字？」

西門信緩緩道：「是司馬縱橫，雲雙雙，方厲厲、唐巨、焦四四、高六六。」

利顧石皺着眉：「他們是甚麼人？」

鄒戈道：「那個方厲厲，莫非是黑心妖婆？」

薛延洪臉色一變：「不會罷，倘若眞是此人，倒是個難纏的脚色。」

西門信道：「但司馬縱橫却是獵刀奇俠，這後生小子雖然年紀青青，但武功却不錯，而且還幹過不少令江湖中人爲之側目的大事。」

薛延洪哈哈一笑：「瞧，咱們好像都變成了老糊塗，終日躲在獅王宮中，對外邊的事，多半不聞不問。」

西門信道：「若不是與黑豹堂結下仇怨，演變成大衝突，恐怕咱們直至老死的時候，還是不會踏出獅王宮外一步。」

利顧石嘆了口氣：「咱們五獅盟中人，近年來可說是躭於逸樂，雖然大家都沒有丟下武功，但還是欠缺了實際的磨練，再過一、二十年，恐怕咱們都會變成了江湖上的呆子。」

西門信道：「不必再過一、二十年，咱們現在就已經很呆。」

鄒戈道：「還談甚麼，到底咱們見不見這一大羣人？」

西門信道：「當然要見！」

薛延洪不由喃喃道：「他們是誰？怎會找到這兒來？」

（四）

司馬縱橫、雲雙雙、方厲厲、唐巨、焦四四和高六六，終於來到了獅王宮的王者大殿。

他們穿過四重廳院、天階、園林，才來到這裏。

焦四四左顧右盼，笑道：「好大的氣派。」

高六六道：「好大的蚊子。」

說着，「啪」的一聲，一個耳光打在自己的臉上。

焦四四沉聲喝道：「你發那一門子的癲？」

高六六道：「俺在拍蚊。」

焦四四說道：「天寒地凍，何來的蚊子？」

高六六道：「誰說天冷便沒有蚊？有一年，俺在冰湖底下，發現有六十九隻蚊在打架。」

焦四四道：「你算過了？是六十九隻那麼清楚？」

高六六道：「當然算過，而且算得很清楚，絕不會多了一隻或少了一隻。」

焦四四冷冷一笑：「原來是你！」

高六六道：「甚麼事？」

焦四四道：「兩年前俺剛好養了六十九隻蚊，把牠們藏在一個鐵箱子裏，誰知後來箱子不見了，蚊子也不見了！」

高六六道：「那又怎樣？」

焦四四道：「分明是你偸了，把牠們放進湖底！」

高六六雙目暴睜，焦四四掄起拳頭。

雲雙雙在這時候走了過來：「蚊子是

我偷的，也是我放進湖底的。」

「眞的？」兩人同時說。

「是假的！」雲雙雙寒着臉：「這裏是人家的地方，少給我出醜好不好？」

兩人訕訕一笑，雙雙閉上了嘴巴。

鄒戈這時候却也走了過來，看了看焦四四，又再看看高六六。

「有趣！有趣！」鄒戈淡笑。

唐巨迎了上前：「何趣之有？」

鄒戈淡淡道：「這兩位小哥兒的模樣有趣，說話也很有趣。」

唐巨盯着他。

「你是誰？」

鄒戈臉色一變，道：「這話本該由我來問。」

「我姓唐，唐巨。」

「原來是唐兄弟。」

「我是丁老駝的朋友。」

「丁老駝？」鄒戈聳聳肩：「我不認識這人。」

唐巨道：「但他却和你們獅王宮很有關係。」

鄒戈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唐巨道：「很簡單，因為丁老駝本來並不姓丁，而是姓徐。」

「徐？」鄒戈一怔：「他是誰？」

「獅王徐天樓。」唐巨一字一字的說道。

他的聲音不太響亮，但却令血獅、銀獅、鐵獅和銅獅同時大吃一驚。

他們簡直就像是聽見了一個響雷。

利顧石首先搶了過來：「獅王現在哪裏？」

薛延洪也加插一問：「他老人家怎樣了？」

唐巨沒有回答。

回答的是另一個青年人。那是司馬縱橫，他說：「獅王巳死。」

× × ×

八隻憤怒和充滿恐懼的眼睛，立刻同時厲盯着司馬縱橫！

統率獅王宮

（一）

西門信一步一步的逼近司馬縱橫。

「你是誰？」

「晚輩司馬縱橫。」

「剛才你說甚麼？」

「獅王巳死。」

「是你親眼看見的？」

「是的。」

薛延洪怒叫起來：「他在撒謊！獅王怎會死？獅王怎會死？」

鄒戈瞪目道：「不錯，徐獅王絕不會死，你為甚麼要捏造這種謊言？」

利顧石跳了起來：「好小子，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他突然衝前，一掌撲擊司馬縱橫。

司馬縱橫沒有閃避，也沒有抗拒。

他仍然神態沉着地，靜靜的站立在那裏。

× × ×

利顧石一掌擊出，勁風怒激，震耳欲聾。

這老人好深厚的內家掌力。

這一掌若是擊實了，可不是開玩笑的事。

但也就在這刹那間，另一隻寬闊的手掌，把利顧石這威力無儔的一掌擋開。

利顧石看着這人。

這人是西門信。

「老犬，為甚麼不讓我斃了他？」

西門信沉聲說道：「你為甚麼要斃了他？」

利顧石道：「他在捏造謊言。」

西門信問道：「你憑那一點認為他在捏造謊言？他又為了甚麼要說這種騙人的說話？」

利顧石怔住。「老大，難道……」

西門信長長的嘆了口氣，慢慢的說：「獅王也是人，而不是長生不老的神仙，就算他死了，咱們也該接受這種事實。」

薛延洪大聲咆哮道：「獅王是怎樣死的？」

司馬縱橫沉聲道：「只要你們願意聽，晚輩一定會詳細的說。」

「快說！」鄒戈催促。

司馬縱橫說了。

他說得很清楚，可說是鉅細不遺。

（二）

王者大殿上，每個人的面色都極其沉重。

直到司馬縱橫說完了，利顧石忽然又撲了過去：「好小子，我跟你拚了。」

西門信攔着他，喝道：「你瘋了？」

「我沒瘋！」利顧石怒道：「若不是為了這小子，獅王怎會跟人同歸於盡？」

西門信喝道：「住口！」

利顧石道：「難道我說錯了？」

西門信大聲道：「當然是說錯了！」

利顧石楞住。

西門信盯着他，說：「大丈夫講究的是恩怨分明，獅王願意救他，全然是因為他值得出手相救，難道你以為獅王是個老糊塗，不分好歹就亂去救人嗎？」

利顧石為之啞然。

西門信冷冷接道：「司馬大俠是正人君子，這一點殆無異議，咱們若不分青紅皂白，誤把好人當作惡賊，將來傳揚開去，江湖上的朋友都會譏笑咱們是老糊塗，老飯桶。」

焦四四忍不住笑道：「原來飯桶也有老嫩之分。」

高六六也想「附加一句」，雲雙雙怒瞪着他，才把說話吞回肚子裏。

就在這時候，方厲厲越衆而出，怪笑道：「還是西門老窮酸有點見地！」

鄒戈睜目盯着她：「妳就是黑心妖婆方厲厲？」

方厲厲也斜着眼，也瞧着鄒戈：「老身正是方厲厲！」

鄒戈沉聲道：「這裏是獅王宮，可不是任由妳來撒野的地方！」

「嘿嘿！你倒有趣得很！」方厲厲冷冷道：「老身若要撒野，甚麼地方都一樣不管！」

鄒戈臉色一變：「黑心妖婆，別人也許怕妳，咱們五獅盟可不是省油的燈。」

方厲厲冷冷一笑：「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鄒戈怒喝道：「潑婦，妳竟敢出口傷人！」

方厲厲悍然道：「哼！是誰先出口傷人了？」

鄒戈捲起大袖，喝道：「來來，我來會一會妳的『黑心九陰掌』。」

方厲厲一聲獰笑道：「這年頭，還記得『黑心九陰掌』的人巳沒幾個，想不到你還是一直記掛在心上！」

她把拐杖交給了唐巨，大步上前：「老小子，你叫甚麼名號？」

「鐵獅鄒戈！」

「鐵獅！鐵獅！老身現在就要看看你是否眞的像塊鐵！」

「方前輩——」司馬縱橫忍不住出口制止：「這樣不大好。」

鄒戈冷冷一笑：「司馬縱橫，你不必勸她了，她要幹的事，誰能制得住？」

方厲厲却道：「別人不能，偏偏他就可以。」

鄒戈皺了皺眉：「有這種事？」

「當然有。」方厲厲說：「因為他是我的主人！」

「主人？」利顧石一怔。

鄒戈大笑：「黑心妖婆居然也會有主人？」

薛延洪道：「妳在騙誰？」

三人同時大笑。

司馬縱橫吸了口氣，忍不住說：「不錯，我是她的主人，她對我一直忠心耿耿，那又怎樣？」

三人一呆。

司馬縱橫道：「你們現在是否也認為我在撒謊？」

三人啞然。

只聽得西門信嘆息一聲，緩緩道：「老夫知道你不是撒謊，齊拜刀果然沒有看錯人。」

薛延洪忽然走到司馬縱橫面前，直逼視着他：「你是怎樣找到這裏來的？」

司馬縱橫道：「憑一張羊皮圖。」

「羊皮圖？它在哪裏？」西門信臉色一變。

司馬縱橫立刻從懷中取出一塊羊皮。

西門信接過一看，顫聲道：「這羊皮圖，一直與獅王相聯在一起，得此圖者，也必巳得到了獅王璽！」

司馬縱橫點點頭。「不錯，晚輩巳得到了獅王璽。」

「璽今何在？」

「在我這裏！」一人朗聲說，同時舉起了一個方形錦匣子。

這人是唐巨。他把匣子打開，內藏一物，正是獅王璽。

西門信、薛延洪、鄒戈、利顧石同時臉色一變，突然同時跪下。

「獅王之王，王者之王！」四人同時恭聲說。

唐巨有點慌了手腳。

他急急把獅王璽交回到了司馬縱橫的手上。

司馬縱橫看見四獅下跪，也是吃了一驚，忙道：「四位前輩請起，四位前輩請起！」

西門信終於首先站了起來，說道：「見獅王璽，如見獅王，司馬大俠有何囑咐，儘請發落，吾人等縱然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司馬縱橫連忙說道：「前輩言重！言重！」

方厲厲怪笑一聲：「西門老窮酸，你們這幾副老骨頭的舉動，也確是太嚇怕人了，我家主人從來不愛擺甚麼臭架子，尤其是有人向他跪着，他更會渾身不自在，有甚麼話兒，大家慢慢商量，天大的事，都有老身撐住！」

四獅這才全部站起。

司馬縱橫捧着獅王璽，道：「現在，獅王璽也該送回到各位前輩的手上了。」

「送不得！」唐巨大叫。

司馬縱橫一怔。

「這本來就是獅王宮之物，為甚麼送回不得？」

唐巨沉聲道：「獅王臨終之前，曾親口對我說：『從今後起，司馬縱橫就是獅王璽的主人。』他這兩句說話，我是死也不會忘掉的！」

司馬縱橫吸了口氣：「但……」

「不必推讓了，」西門信神色凝重，緩緩道：「獅王璽代表的不但是權力，也代表着能力，咱們五獅盟現在只剩下四副老骨頭，就算要幹甚麼大事，也有力不從心的感覺，但司馬大俠正當英年，而且又是獅王臨終指定接管獅王璽的人選，所以，算來算去，你是受之無愧的。」

司馬縱橫正想說話，方厲厲又巳比他更先開口：「主人，你毋須存着『受寵若驚』之感，因為這獅王璽並不是黃金萬兩，而是一個燙山芋！」

衆人聞言，不由一怔。

獅王璽怎會是個燙山芋？

只聽得方厲厲冷冷的說：「若在太平盛世，做皇帝當然很過癮，但在亂世戰火中，做皇帝簡直比做烏龜還更沒趣。」

焦四四立刻說：「對！做烏龜最少還可以敲敲自己的龜殼。」

高六六道：「但做皇帝却可以敲敲太監的背脊。」

方厲厲叱道：「你倆少插嘴！」

焦四四道：「好！俺少插嘴，多聽妳說。」

高六六道：「對！看人放屁總比自己放屁省氣省力！」

方厲厲搖搖頭，嘆了口氣。

她是女魔頭兼老魔頭，但却對這兩個活寶貝毫無辦法。

幸好這對活寶貝總算停止了說話。

方厲厲這才接道：「在此時此地，無論是誰捧着這個獅王璽，都絕不會是一件值得羨慕的事，大家不妨想一想，天下第一魔教和黑豹堂都恨不得要把獅王宮的人趕盡殺絕，身為獅王宮的主宰，又豈會是優差？」

唐巨大笑道：「方前輩說得對！」

西門信道：「正唯如此，咱們更加要像司馬大俠這種英雄人物來主持大局。」

方厲厲目注司馬縱橫：「正是當仁不讓，你若推搪，那是大大的不對！」

司馬縱橫苦笑一聲：「既然大家都這麼說，晚輩暫時唯有恭敬不如從命。」

焦四四大笑道：「對，對，恭敬不如從命。」

高六六接道：「難得今天大家這麼高

與，不如就在這裏大吃大喝一頓，好好慶祝慶祝！」

衆人聞言，有人一怔，有人莞爾一笑，也有人捧腹大叫。

捧腹大叫的是唐巨。

「啊呀！正是一言驚醒餓中人，這裏可有甚麼裹腹之物？咱們都是老實人，可不必客氣！」

西門信大笑，立刻傳令下去，盛筵欵待賓客。

黃花殺手姬桐

（一）

北風怒號，連裘安號南貨店的大招牌也吹得幌來幌去。

裘安號的掌櫃是個尖酸刻薄的奸商。

給他欺侮的伙計，敢怒不敢言。

給他欺騙的顧客，却沒他的辦法。

當然，你可以不帮襯它。

但這裏並不是揚州城，而是距離揚州足足百里之外的一個市鎭。

它是「獨市生意」。

你不帮襯它，就得有個準備。

這個準備就是：「不必買了。」

× × ×

當然，你還可以有另一個選擇。

到揚州城去。

（二）

梅掌櫃除了尖酸刻薄之外，他還很好色。

看見了標緻的娘兒們，他的眼睛就會發光。

他會笑，笑得就像一條春情勃發的公狠。

就在這一天，店舖忽然來了一個很漂亮的女孩。

雖然她還很年輕，但身材巳發育得相當成熟。

最難得的是：在這麼寒冷的時候，她居然還是只穿着很單薄的衣裳。

她一走進來，就問梅掌櫃：「我……我能不能在這裏歇歇脚。」

梅掌櫃盯着她，看得有點痴了。

「當然可以，妳隨便坐，別客氣。」他看着她，忽然問：「妳是外地人？」

「嗯。」

「姑娘貴姓？」

「我姓朱，叫朱翠翠。」

「噢，原來是朱姑娘，」梅掌櫃從櫃枱裏走出來，「今天眞巧，這裏的伙計都病了，就只有我一個人呆在這裏。」

朱翠翠看了他一眼，不再說話。

梅掌櫃吃吃一笑，故意挨近了身子：「妳是不是給人欺負？」

朱翠翠好像吃了一驚。

「你……你怎知道？」

「唉！」梅掌櫃嘆了口氣，慢慢的說：「這地方是越來越不像話了，土匪、大盜、小偸、騙子，處處橫行無忌，還有採花賊……」

「別嚇我！」聽見「採花賊」這三個字，朱翠翠不禁爲之花容失色。

「這可不是嚇人的說話，」梅掌櫃煞有介事的說：「就在昨夜，連鎭長的侄女兒也慘遭毒手，哭得死去活來。」

朱翠翠忽然也哭了。

「朱姑娘，別怕！別怕！」梅掌櫃百般呵護，說：「妳是從哪兒來的？」

「崑崙山。」

「妳……妳是崑崙派的人？」

「不，我不是甚麼帮派的人，只是祖傳下來，一直居住於崑崙山下。」

「原來這樣，」梅掌櫃暗暗鬆了口氣，微笑道：「實不相瞞，妳若是武林中的人，那麼我絕不敢把妳留下。」

朱翠翠道：「我不懂甚麼武功，我只懂得燒菜。」

「那很好，」梅掌櫃笑了笑，說：「女兒家，舞刀弄棒，本來就是很不像話的事。」

「我怕流血。」

「怕流血，更加不要練武。」

「我沒練，連一招半式都沒練過。」

「妳怎會一個人流落到這裏來？」

「找人嘛。」

「找誰？」

「找我的大哥。」

「他叫甚麼名字？」

「朱正耀。」

「他南下到此？」

「嗯，」朱翠翠點點頭，「他留書出走，說要到揚州找份差事。」

「唉，年青人就是這麼好高騖遠，從崑崙山老遠跑到揚州，所爲何事呢？」

「我爹很生氣。」

「他不找妳哥了？」

「不，他雖然生氣，但却是很疼我大哥的，所以，咱們一起去揚州找他。」

「找着了沒有？」

「沒有，原來我大哥又回到崑崙山去了。」

「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難，他在揚州一定很不得意。」

「這可不知道。」

「令尊呢？」

「死了。」

「甚麼時候死的？」

「就在昨天，咱們在半路上遇着了强盜。」

梅掌櫃頻頻搖頭，嘆道：「可憐！可憐！小姑娘，妳現在是舉目無親了？」

朱翠翠啜泣着。

「別怕，別愁，」梅掌櫃安慰她：「妳就在這裏歇下來，遲兩天，我再爲妳想個辦法。」

朱翠翠點了點頭：「老爺子，我一定會好好報答你這份恩德的。」

「甚麼說話了？」梅掌櫃目不轉睛的盯着她，「我姓梅，叫梅六。」

「原來是梅六爺。」

「妳餓不餓？」

朱翠翠點點頭：「我……我實在很餓了。」

梅掌櫃道：「反正今天我也不想做買賣了，且將店門關上……」

「關門幹嗎？」朱翠翠一怔。

「待我親自在這裏弄幾道菜餚，讓妳品嚐品嚐。」梅掌櫃興緻勃勃地說。

「六爺也懂燒菜？」

「當然懂，待會兒妳就知道了。」

（三）

梅掌櫃果然懂得燒菜。

他弄了一碟油爆羊肉，一隻鍋裏煨鷄，炸雙拼，還有一大碗麻辣八寶湯。

「怎樣？」梅掌櫃問朱翠翠。

「很香，很好吃。」

「那麼多吃一點，這裏別的沒有，吃喝的倒是多得很。」

「六爺，你眞好。」

「妳也很好。」梅掌櫃忽然嘆了口氣，喃喃道：「我若有一個像妳這般可愛的女人爲妻，那就好了。」

朱翠翠放下了筷子，緊盯着他。「六爺……」

「別放在心上，我只是在胡謅而已。」梅掌櫃訕訕一笑，「天寒地冷，要不要喝點酒？」

朱翠翠說：「我沒酒量。」

「隨量，不會醉的。」說着，梅掌櫃斟酒去了。

× × ×

酒是米酒。

這種酒不算猛烈。

但梅掌櫃却在酒裏，加了一包藥散。

他露出了一股曖昧的微笑。

誰知道他還沒有把酒捧出去，朱翠翠赫然巳站在了他的背後。

梅掌櫃一怔，繼而陪笑：「這裏的事，妳不必操勞了，來來，咱們到外面喝一杯。」

朱翠翠盯着他，一雙眼睛忽然變得冷冰冰的。

「梅六爺，你剛才在酒裏放了些甚麼東西？」

梅掌櫃的臉色一變。「妳以爲那是甚麼？」

「我現在正想問你。」

「傻丫頭，」梅掌櫃吃吃一笑，「我見妳巳經很累了，所以在酒裏加些補藥而已。」

「補藥？」

「不錯，這是用何首烏，人參和朱果製煉而成的補藥，很具靈效，妳試試看，不必害怕。」

朱翠翠冷冷一笑道：「梅振中，你眞會說話，居然把淫藥說是補藥！」

梅掌櫃眼色一變。「妳知道我叫梅振中？」

「我知道的事還有很多哪！」

「妳……妳是甚麼人？」梅振中的臉色頓時陰沉下來。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就是朱翠翠。」

「妳是從哪裏來的？」

「梅振中，現在是我問你，而不是你問本姑娘！」

梅振中嘿嘿一笑道：「小妮子，妳要找麻煩，可找對了地方，現在妳是挺够麻煩了。」

朱翠翠道：「你以爲天下間的女孩子，個個都好欺負？」

梅振中冷笑，忽然伸手，疾點她胸腹前七大要穴。

他出手毫不避嫌，簡直連人家的酥胸都想一手揑下去似的。

朱翠翠面罩寒霜，也伸出了手。

她的手柔軟雪白，很好看。

但她的手一搭在梅振中的右腕上，梅振中的臉色馬上就變得極其難看。

勒！勒！

這是骨頭斷折的聲音。

梅振中初時還死撑面子，不肯討饒。

但朱翠翠却突然把手向前一送，施展出江湖中人聞名變色的分筋錯骨手！

梅振中立刻跪了下去。「姑娘饒命！姑娘饒命！」

他的額上巳冷汗如漿。

朱翠翠冷冷一笑：「饒你一命不難，但你必須說老實話。」

梅振中連連點頭：「我說老實話，我一定會說老實話……」

朱翠翠道：「剛才那些藥散，是甚麼名堂？」

「這個……這個……」梅振中遲疑着說道。

朱翠翠叱道：「你不想活了？」手下加一把勁，使梅振中疼得連牙關都在打戰。

「我……說……我說……那是陰陽和合散……」

「果然是淫藥中的淫藥。」

「姑娘饒命！下次我決不敢再用這種藥來對付別人了……」

「現在，你必須再老老實實回答我一個問題。」

「姑娘請說！」

「你在天下第一魔教中所司何職？」

「這個……」

「快說！」

「是！我只是一個小脚色，乃外三堂第十八組的副組長。」

「這陰陽和合散，你是否曾經向上司奉獻過？」

「姑娘何以知道得這麼清楚？」

「廢話，你只須要回答，是！或者不是！」

「是的。」

「梅掌櫃，你好下流！」

「是……是的。」

「我眞想殺了你！」

「但姑娘曾說過，饒我一命。」

朱翠翠冷冷一笑：「我既巳說過不殺你，就絕不會食言。」

「多謝姑娘不殺之恩！」

「但你死罪雖可免，活罪却難饒。」

「姑娘……」

「我想把你變成一個太監！」

梅振中臉色驟變，繼而苦笑：「這種事不好玩，而且很噁心，姑娘看見……」

「我不會看見，你也不必用這種說話來套我。」朱翠翠點了他五個穴道，然後拍了拍手。

早巳關上了門的店舖，忽然出現了一個白袍人。

× × ×

白袍人袍白如雪，衣履整齊。

但他的頭髮很亂，亂得就像是一蓬髒草。

他的腰間有條皮帶，皮帶上插着一口劍。

劍無鞘。霎眼間，梅振中只覺得這人的年紀好像比自己還老。

但這人的目光却是年青的，銳利的。

白袍人瞧着他，忽然說：「我不會用劍對付你，因爲你這人太髒。」

梅振中的臉色更難看：「你……你要怎樣？」

白袍人緩緩地說道：「我要找一把菜刀。」

說着，他去找刀。

菜刀很快就被找到。

梅振中嘶聲道：「求求你別殺我！」

白袍人道：「我不殺你，只是想把你閹掉！」

梅振中連褲襠都濕了。

白袍人淡淡道：「你現在不妨緊緊記着我的名字，然後隨時來找我報仇。」

梅振中全身冷汗，驚得連話都說不出口。

「我是個殺手，但從不要錢，只要女人的貞操，尤其是黃花閨女。」白袍人悠然道：「所以，我也是個淫賊，只不過，我從不勉强女人，她們都是自願奉獻給我享受的。」

朱翠翠只是聽了一半，就咬着牙先走了。

白袍人桀桀一笑道：「梅掌櫃，你現在大概知道我是誰了？」

梅振中巳知道。他忽然開口：「我知道，你就是黃花殺手姬桐……」

「常言道，拿人錢財，與人消災，」黃花殺手姬桐淡淡說道：「雖然我拿的報酬不是錢，但却是比錢更加重要的東西，朱小姐要我閹了你，那麼，我只好照辦不虞……」

唰！

手起刀落！

姬桐一刀割斷了梅掌櫃的褲頭帶子。

「姬先生，饒我一次……」

姬桐無動於衷，只是輕嘆一聲。

「哎！……呀！……」梅掌櫃忽然慘叫。

外面風更猛。

今天，裘安號提早關門，但誰也不知道裏面究竟發生了些甚麼事。

血洗天鵬堡

（一）

黃昏。

李血殺衝上天鵬峯。

× × ×

天鵬峯位於紫安西路之西，大峽湖南畔三里之外。

天鵬峯有一寺、一堡、三亭。

寺是無心寺，寺僧九十六人。

堡是天鵬堡，聚衆三百餘人。

三亭是望南亭、半山亭、鳥臨亭。

就在這一天黃昏，望南亭上兩個奕棋的老人，變成無頭死屍。

半山亭有個讀書郎，被斬開十八大塊，棄屍亭畔。

鳥臨亭幸無人，但却有兩隻烏鴉，中飛刀身亡。

至於無心寺的九十六個和尚，全都被逼吃狗肉。

不肯下嚥者，殺無赦！

（二）

天鵬堡主是老鵬曾眞。

曾眞早在二十五年前，就巳經是江湖各門派公認的刀法名家。

他的「十鵬冲天刀法」，曾經屢挫强敵。

而天鵬堡中的高手，也是爲數不少。

想不到，黑豹堂突然殺至！

「叫曾老鵬跪着出來見本堂主，否則屠堡！」李血殺的聲音，响徹雲霄。

這時候，他在堡外。

馬無比就在他身邊。

× × ×

老鵬來了，但却不是跪着出來。

他的腰幹比誰都更筆直。

他手提大鵬金刀，刀巳出鞘。「李血殺，你是來找我報仇？」

「不錯，昔年你也曾追殺過本堂主的老子！」

「你怎麼現在才敢來？」

「因爲本堂主要等你的女兒長大，享用的時候才够滋味！」

李血殺說到這裏，黑豹堂的人全都大笑。

只有一人不笑。

這人只有一隻手。左手。

黑豹堂的人，都叫他左手神刀馬總護法！

× × ×

馬無比很少笑。

別人不笑的時候，他不笑。

別人笑得興高采烈，他也不笑。

他本有兩個好兄弟。

但李血殺要馬無比把他們殺了。

——「老子只欣賞你，準備全力重用你，倚賴你，但那兩個後生小子，老子不信任！」

於是，馬無比就一聲不响，把他們殺了。

（三）

老鵬怒盯着李血殺。

李血殺却盯着馬無比。

「你去殺了他！」

馬無比點頭。

老鵬曾眞怒極反笑。

「李血殺，你好像隨便找一個人，都可以殺得了本堡主。」

馬無比搖頭：「你錯了。」

曾眞冷冷的看着他道：「你就是馬無比？」

「是的，」馬無比冷冷的說：「豹王絕非隨便派一個人來對付你，他派遣的是我。」

「你！」曾眞吼叫起來，「你算是個甚麼東西？」

馬無比道：「殺人者。」

曾眞怒道：「你助紂爲虐，總有一天，你會死在李血殺的手下！」

馬無比道：「但你現在馬上就要死在我的刀下。」

「放肆！」老鵬曾眞掄刀，急斬馬無比。

馬無比只有一條左臂。

他也只是發了一刀。

老鵬突然全身僵硬。

馬無比的刀，後發先至，一刀就巳貫穿過他的咽喉。

× × ×

黑豹堂中人高聲歡呼。

天鵬堡却陷入大紛亂的狀態裏。

有人拚死抵抗。

有人掩護弱小逃亡。

好悲！好亂！好恐怖！

夜色尚未完全降臨，黑豹堂巳殺人無算。

（四）

夜。

夜巳深，連天際疏星也彷彿睡着了。

獅王宮中，突然傳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

天鵬堡遇襲，傷亡慘重。

司馬縱橫、四獅、方厲厲、唐巨、雲雙雙，焦四四、高六六，夤夜共聚於王者大殿上，共商决策。

方厲厲拐杖一頓，怒形於色：「李血殺太過份了，就算老身昔年殺人如蔴的時候，也及不上他現在的百分之一！」

西門信嘆息一聲：「單是一個黑豹堂，就巳把天鵬峯毁掉，再加上天下第一魔敎，唉……」

鄒戈道：「咱們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敵人勢力再强大，憑咱們這幾副老骨頭，總不致於全無招架之力！」

司馬縱橫沉吟着，道：「照目前的情況看來，黑豹堂可說是咄咄逼人。」

鄒戈道：「實不相瞞，老鵬曾眞，本來就是咱們五獅盟的人。」

西門信道：「李血殺與天下第一魔，各有一套，看來他們一定會直逼本宮。」

司馬縱橫道：「這是勢所必然的，問題是，這一戰是否該讓它在獅王宮中爆發而巳。」

方厲厲說道：「主人莫非想要另闢戰地？」

司馬縱橫道：「獅王宮雖然是咱們的地方，而且地勢易守難攻，但這是獅王費盡心血創立的基業，倘若在這一役裏被損害，倒是一件很值得遺憾的事。」

西門信道：「司馬大俠之言，不無道理，但倘若另闢戰地，又以何處最爲適合呢？」

司馬縱橫搖搖頭道：「這很難說。」

他嘆息一聲，緩緩接道：「這一役，自始至今，咱們都是處於被動的地位，到底侵略者不是五獅盟，而是黑豹堂和天下第一魔敎。」

「對，」利顧石插口說：「這也是對咱們最不利的地方。」

「那又不然，」司馬縱橫道：「攻有攻之利，但也同樣有它的缺點，目下羣魔處於攻無不克的優勢中，自然躊躇滿志，甚至會以爲可以乘着摧枯拉朽之勢，大勝此仗。」

衆人聞言，皆不由自主的點了點頭。

只聽得司馬縱橫緩緩接道：「但咱們最雄厚的實力，始終保存得很好，李血殺與天下第一魔並未掌握到眞正的勝算。」

鄒戈道：「司馬大俠認爲他們將會怎樣？」

司馬縱橫道：「他們必將採取個別擊破之法，把咱們的實力逐一削弱。」

「不錯，」方厲厲道：「天鵬堡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鄒戈忿然道：「他們要對付天鵬堡，也還罷了，但連無心寺的和尚也加以逼害，實在是喪心病狂，完全沒半點道義。」

利顧石道：「李血殺性情兇暴，一味以血腥手段立威，這種做法，遲早會自食其果。」

焦四四忽然也插上一嘴：「自食其果很不錯，去年俺種了一株樹，後來開花結果，那果兒又紅又大，很好吃。」

這一次，高六六居然板起臉孔，一本正經的說：「人家正在談論着極其嚴肅，極其重要的事，你却在胡言亂語，出去！出去！」

焦四四怒道：「出去就出去，俺出去，你也要出去，不出去的就是龜兒子！」

兩人吵了起來，結果雙雙離開了王者大殿。

不久，衆人又聽到一陣乒乒乓乓的聲音。

顯然，這兩位師兄弟又打起來了。

雲雙雙忍不住嚷：「煩死了！」

唐巨忙道：「別煩！別煩，我去把他們勸開。」

× × ×

唐巨是個好人。

一個很好很好的好好先生。

他匆匆走去勸架。

× × ×

打架的聲音終於停止了。

但唐巨還沒有回來。

這個魯仲連，莫非是給兩個渾人打暈了？

司馬縱橫皺了皺眉，對妻子說：「雙雙，妳去看看。」

× × ×

雲雙雙的輕功，的確不錯。

她足尖輕輕一點，人巳翻飛，射出殿外。

殿外一片黑漆。

但她目力過人，一眼就巳看見七八丈外一座假石山下，躺着了三個人。

雲雙雙大吃一驚。

他們是怎麼攪的？居然都躺下去了？

她再走近一點。

這三個躺着的人，忽然像殭屍般跳了起來，把她圍在中央。

而雙雙的心登時一冷。

錯了！

自己犯了一個大錯！

這三個人，根本就是不焦四四，高六六和唐巨！

雙雙被刦獅后可疑

（一）

焦四四不見了，高六六不見了，唐巨也不知所踪。

刹那間，雲雙雙覺得自己就像是一條落在網中的魚兒。

她倏地發出一聲叱喝。「甚麼人！」她這三個字說得極其响亮，司馬縱橫等人一定可以聽得很清楚。

但也在這時候，雲雙雙嗅到了一種很特別的香氣。

她立刻屛止了呼吸，退後。

但此際，她可說是三面都是敵人。

她一退，就已給一隻鳥爪也似的手掌纏了過來。

雲雙雙看見了一張很可怕的臉。

一張青滲滲，死氣沉沉的面具，幾乎已碰在她的臉上。

她立刻展開反擊。

叭！

她一掌擊在那人的胸膛上。

但她忽然發覺，這一掌根本完全沒有半點力道。

她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

那陣香氣，是甚麼藥物？

她只盼望丈夫快一點來。

但她沒有看見司馬縱橫。

她只是真的看見一張網。

× × ×

網撒下，旋即收緊，她真的變成了網中之魚。

她已昏迷。

她甚麼都不知道。

她甚至聽不見丈夫的叫喚。

（二）

「雙雙！雙雙！」司馬縱橫在呼叫。

他一聽見嬌妻的吆喝聲，就已知道外面發生了不尋常的事。

雙雙絕不是胆小的女人。

她絕不會大驚小怪。

司馬縱橫幾乎是在同一刹那間，飛射出王者大殿之外的。

但他剛衝出去，就已給一柄扇攔住去路。

這柄扇很闊大，簡直可以用來當作一條被子蓋在身上。

這柄扇是黑色的。

× × ×

來者是墨缺。

他擋住了司馬縱橫的去路。

司馬縱橫一聲怒喝，獵刀已經破鞘飛出。

颯！

刀光亮如電閃。

墨缺接了一刀，忽然臉色變了。

他還是站在原處，甚至連握扇的姿勢也沒有改變。

但他的右手已裂出一道虎口。

鮮血汩汩落下。

他攔不住司馬縱橫。

× × ×

司馬縱橫衝了出去。

夜色中，他看見三個身法極其怪異的人，其中一人還揹着一個很大的網。

網裏有人。

雙雙。

那一定是雙雙！

司馬縱橫標前，速度之快絕非筆墨所能形容。

揹着大網的人，似乎走得比較吃力。

司馬縱橫的主要目標，也是落在這人的身上。

這人戴着面具。

他終於被司馬縱橫趕上。

「站住！」

這人站住。

司馬縱橫目露殺機：「放了她！」

這人好像有點吃驚，忙道：「我放，我放。」

他放下了大網。

司馬縱橫上前解開網。

但他忽然發覺，自己也犯了一個大錯誤。

網中人不錯是個女人，而且在黑夜中看來很像雲雙雙。

但那只是很像而已。

她不是雙雙！

（三）

網中人不是雙雙。

雙雙絕對不會施用暗器對付自己的丈夫。

但這女人一翻身，突然就打出七八十件暗器。

每一件暗器都是青慘慘、藍汪汪的，沾上任何一件，都是天大的麻煩。

倘若是換上焦四四、高六六、甚至是唐巨，都必死無疑。

幸好司馬縱橫畢竟是司馬縱橫，他發覺的雖然不快，但一發覺到網中人不是雙雙的時候，他已像是一隻蝙蝠般，倒身飛躍，雙足勾在一株枯樹的椏枝上。

這女人輕輕一笑。「好輕功！」

司馬縱橫怒道：「妳是誰？」

這女人怪笑着，說：「風流毒娘子丁碧心！」

司馬縱橫從樹椏上回身落地：「快把內子交回來。」

「沒這麼容易！」

「妳要怎樣？」

「不是我要怎樣，而是先要看看你自己怎樣？」

「我怎樣了？」

「尊夫人目前不會有生命危險，這一點你大可以放心。」

「哼！你們的說話，請恕在下無法相信。」

丁碧心冷冷道：「咱們堂主，想會一會閣下。」

「是李血殺想見我？」

「不錯！」

「他要見我，又何不光明磊落直接來找我，却用這種鬼鬼祟祟，卑汚下流的手段。」

「因爲這是最有效的方法。」

「他在哪裏？」

「此事不可傳六耳，你接着這塊石子吧！」

司馬縱橫搖搖頭。

「我不會再上妳的當，無論妳擲甚麼過來，我只會遠遠避開。」

他嘆了口氣，又說：「剛才妳一出手就是幾十件要命的暗器，倘若把我打死了，李血殺給妳的差事，豈非都完了？」

丁碧心冷冷道：「那些暗器若殺得了你，你也不配被人譽爲獵刀奇俠，而堂主見不見你也無所謂了。」

司馬縱橫冷笑一聲：「妳有甚麼話，儘管說！」

丁碧心道：「我早已說過，此事不可傳六耳。」

司馬縱橫道：「難道妳就連半點辦法也沒有？」

丁碧心一笑：「那倒還難不到我，你聽着了……」

說到這裏，她的聲音消失了。

但司馬縱橫仍然聽見她在說話。

那是「傳音入密」的功夫。

「你聽着：堂主在揚州阿嬌閣粉字金廳等你！」

司馬縱橫眉頭一皺。

丁碧心又再以「傳音入密」的功夫說：「你若不在明天之內會晤堂主，尊夫人就算性命可保，恐怕，恐怕……」

她沒有說下去。

但這却是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恫嚇。

司馬縱橫當然明白。

當下也用「傳音入密」功夫對丁碧心說：「好，煩勞芳駕回告李堂主，明日之內，在下一定赴約。」

丁碧心露出了滿意的微笑。

「焦四四等三人，都在假石山後，咱們對這些渾人，可沒有甚麼興趣料理，再見了。」

一聲「再見」，人已遠去。

× × ×

墨缺只是接了司馬縱橫一刀，就已給方厲厲、四獅等人重重圍住。

方厲厲冷冷一笑：「咱們倒是一對冤家。」

墨缺淡淡道：「是的。」

方厲厲道：「黑豹堂的人，果然都有點本領，居然找到這裏來了。」

西門信嘆了口氣，跺脚道：「咱們一直把自己的地方當作銅牆鐵壁，原來却只是個豆腐堡壘。」

方厲厲瞪了他一眼，忽然道：「物必先自腐而後蟲生，你們這裏一定是出了個奸細。」

鄒戈臉色一變。「對！對！一定有奸細。」

利顧石道：「誰是奸細？」

西門信道：「馬無比就已經是奸細，他投靠到李血殺身邊去了。」

蘇延洪却搖搖頭。

「他是明刀明槍的背叛五獅盟，他是叛徒，却不能稱之爲內奸。」

鄒戈說道：「那麼內奸是誰？會不會是……」

「你在懷疑誰？」方厲厲喝道：「快說，老身最討厭的，就是說話吞吞吐吐的人。」

鄒戈吸了口氣，終於鼓起勇氣說：「是第六條獅子。」

「什麼？第六條獅子，可不是獅王徐天樓？」

「第六條獅子，總共是兩人，除了獅王之外，還有獅后。」

「獅后？」

「不錯，她就是獅王的妻子。」

「獅王離開獅王宮，莫非是和獅后有關？」

「是的，」鄒戈沉聲道：「獅后有權力慾，野心極大，而獅王却又很愛她，結果，獅王寧願離開獅王宮，把這裏的一切都默默的送給了獅后。」

「馬無比和獅后又有甚麼關係？」

「他們本是表姐弟，但後來……」

「後來怎樣？」

「他們好像變得很親暱。」

「但馬無比却又背叛了她。」

「這其中的內情，非常錯綜複雜，我知道的也極有限，而且，這些說話，本來是不該說不出來的。」

西門信却搖搖頭：「不，你說得不錯，分析得也很對，咱們現在正處於生死存亡之秋，再不能諱疾忌醫，事實上，獅后的確值得令人懷疑……」

方厲厲道：「她在哪裏？」

西門信道：「藏威院，就在本宮最北之處。」

方厲厲道：「咱們現在去找她，問個清楚！」

西門信搖搖頭，道：「這樣問，絕不可能問出甚麼，而且極容易導致崩裂的局面。」

薛延洪道：「不錯，咱們現在最好靜觀其變，反正獅王宮的權力，向來就分爲兩部份。」

方厲厲道：「獅后的實力，比你們更强？」

西門信道：「這很難估計，但大概只在伯仲之間。」

方厲厲說道：「我家主人現在既已擁有獅王璽，他是否可以因此而直接號令獅后？」

西門信道：「依照規矩，那是絕對可以的。」

鄒戈道：「就只怕獅后翻臉，那麼就算是玉皇大帝的令符，也不濟事。」

薛延洪點點頭。「正如剛才所說，咱們還是靜觀其變，不到必要時，絕不可讓咱們的地方上鬧出禍事。」

這時候，墨缺忽然冷冷道：「你們說的，好像都是秘密。」

西門信道：「的確是秘密。」

墨缺道：「但我都聽見了。」

西門信道：「我知道。」

墨缺道：「看樣子，我好像再也沒有機會可以離開獅王宮。」

鄒戈冷冷的盯着他，說道：「你果然聰明。」

墨缺道：「但我却認爲，我一定可以絲毫無損，離開這裏。」

方厲厲怒喝道：「你憑甚麼有這份自信？」

「慚愧，我憑的只是一個女人，她可說是我的救命靈符。」墨缺說。

雙雙！

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他的意思了。

只聽得墨缺緩緩地接道：「我若死在這裏，豹王一定會大爲震怒，他發脾氣，最容易遭殃的，就是司馬夫人。」

西門信喝道：「你好卑鄙！」

墨缺搖搖頭：「這並不是我卑鄙，而是大勢確然如此。」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你沒有說錯，你走罷。」

墨缺目光一亮。「你願意讓我走？」

「願意。」

「那麼，我暫時先走，明晨在渡揚橋上等你。」

「渡揚橋？等我？」

「不錯。」

「你爲甚麼要在哪裏等我？」

「因爲我要殺你，」墨缺轉身，然後摺扇一收：「倘若你不死，我死！」

他語音猶在，人已消失在夜風中。

佛渡有緣人

(一)

晨。天地萬物都似已在寒冷的北風下，變成一片死寂。

× × ×

渡揚橋之東，一人手捧錫壺，獨自在喝酒。

墨缺很少喝酒。

今天可算例外。

他也絕少失手。

但昨夜也同樣是例外。

——一扇一刀，雖只碰了一招，但嚴格來說，墨缺已敗了。

他現在右手虎口仍在發疼。

他約了司馬縱橫。

他知道司馬縱橫一定會在這裏出現。

倏地，遠處羣鴉飛起。

墨缺瞳孔收縮。

酒壺已空。

他把它捏得變成一團廢物。

× × ×

一人佩刀大步而來。

但這人不是司馬縱橫。

這是一個和尚，他佩在腰間的不是獵刀，而是戒刀。

和尚年約五旬，目光慈祥。

他目不轉睛的看着墨缺。

他在渡揚橋的另一端停下。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墨檀樾，貧僧法號無敗。」

「無敗和尚？」

「正是。」

「好狂妄！」墨缺冷笑：「莫非大師已敢斷言，天下間再無一人能擊敗你？」

無敗和尚雙目低垂，合什道：「貧僧既無敗，却也無勝。」

「無敗？無勝？」

「不錯，皆因貧僧在出家前，既曾敗曾勝，也曾屢敗屢勝，更有大敗大勝，起因全在一個『戰』字。」

「出家之後，却又如何？」墨缺皺眉，問。

「出家之後，貧僧已無戰，」和尚的聲音，柔和有如梵唱：「既無戰，故無敗，也無勝。」

墨缺臉上的顏色緩和下來。

「大師之言，有理！有理！」

無敗和尚又道：「自以爲必勝者未必必勝，自以爲必敗者未必必敗，必勝者雖勝未必是喜，必敗者雖敗未必是悲，悲喜勝敗，本就由心而生，是故敗也是勝，勝也是敗，人於勝敗之間，每有大喜大悲，乃是不化。」

「不化？」

「不化者，因心中有塵，眼中有垢，正如見葡萄而思美酒，嚐美酒而心念女色，陳陳因因，起落不伏，又是人生勝敗悲喜之泉源。」

墨缺聽到這裏，臉上忽然發出了光。

「大師，我是俗子凡夫。」

「人之凡俗，皆因心有所慾，求勝即大慾，心存大慾，每幻於得失之中，又豈能無所憂慮？」

「大師教我。」

「敎汝何法？」

「無敗之法。」

「昔才早已言及：無戰無敗。」

「無戰無敗？」

「正是，」無敗和尚又是一聲佛號，接道：「既知必敗，不如無戰。」

墨缺忽然跪下。

「求大師收錄弟子，潛修佛法。」

「善哉，善哉！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

「弟子與大師能遇於此已是有緣。」

「只是，也緣盡於此了。」

「大師……」

「貧僧來自法華寺。」

「法華寺在何處？」

「東嶽之東。」

「弟子願隨大師往。」

「貧僧雲遊，刻下尚未有意回寺。」

「弟子願相隨左右。」

無敗和尚忽然睜目，沉聲道：「墨檀樾，汝莫非已忘了司馬縱橫之約？」

墨缺長嘆：「明知必敗不如無戰。」

無敗和尚道：「倘知必勝又如何？」

墨缺道：「自以爲必勝者未必必勝，必勝者雖勝也未必是喜，既無必勝必喜之道，又何苦必戰呢？」

無敗和尚面上露出笑容：「墨檀樾心明見性，可喜可賀。」

墨缺道：「大師如不欲弟子相隨，弟子願往東嶽之東，候大師回寺。」

無敗和尚一聲佛號，緩緩道：「看來，你我之緣猶未了，三年之內，貧僧必回法華寺。」

墨缺面露堅毅之色：「三年無妨，三十年也無妨。」

無敗和尚不再說話。

他渡橋，墨缺也渡橋。

× × ×

渡揚橋上，一人往東，一人往西。

是日，渡揚橋上無血戰。

日後，江湖上也再無墨缺其人。

三年後，却出現了一位無勝和尚，終年雲遊四海，宣揚佛法。

(二)

天色已漸黯淡。揚州阿嬌閣，早就燈火高懸，漸漸熱鬧起來。

× × ×

司馬縱橫剛踏入阿嬌閣的門檻，就有一個肥胖的婦人，迎了上來。

這婦人穿紅着綠，全身上下最少戴着半斤金飾，七八件玉器。

「大爺，請裏邊坐。」

司馬縱橫正待開口，這婦人又已笑咪咪的說：「奴家叫大方嫂，到了這兒，您老爺子就當是回到家裏一樣，你喜歡怎麼樣的妞兒，只消對我說，保管你從心底裏滿意……」

司馬縱橫皺了皺眉，給了她兩張金葉子。大方嫂一看見這兩張黃澄澄的金葉子，立刻眉開眼笑：「奴家一看，就知道老爺子是個爽脆俐落的闊客，奴家……」

「妳少點講話，讓我先說一兩句好不好？」司馬縱橫吸了口氣。

大方嫂怔住，果然很聽話，乖乖的閉上了嘴巴。

「粉字金廳在哪裏？」司馬縱橫問。

「就在裏邊……」大方嫂嘆了口氣，說：「但您老爺子來得不巧，早已有人把它包下。」

司馬縱橫點點頭：「我知道。」

「不如要粉字銀廳怎樣？」

「我是來找人的。」

「你當然是來找人的，這裏的都是揚州大美人，燕瘦環肥，個個都標緻得不得了。」

突然一人在她背後冷冷道：「只可惜顧客一進門，看見妳這醜八怪就想吐！」

大方嫂面色一變，猛然轉身，怒瞪着這人。

這人也瞪着她。

大方嫂立刻兇不起來，還得賠笑着道：「原來是李堂主，你老人家罵得對！罵得對！」

司馬縱橫看着這人。

只見這人身長七尺，濃眉，豹眼，鷹鼻，虎背熊腰，魁梧强壯。

這許多年來，已沒有幾人敢面對面接觸他的目光。

但司馬縱橫却直逼視着他。

× × ×

這人，當然就是豹王李血殺！

(三)

大方嫂看見李血殺，就像是兎子看見了豺狼，甚麼話也不敢說。

她也不敢一溜了之。

李血殺親自帶司馬縱橫，進入粉字金廳。

這是一個很寬敞，很華麗的廳院。

廳中有人。

十二個年輕漂亮，一絲不掛的女人。

李血殺問司馬縱橫：「你看，她們美不美？」

司馬縱橫道：「都很美。」

李血殺道：「她們都是本堂主的女人，而不是這裏的青樓女子。」

司馬縱橫默然，看了她們一眼。

李血殺忽然大笑：「你放心，尊夫人不在這裏。」

司馬縱橫臉色一寒：「李堂主此言，未免是太過份了。」

李血殺一怔。

「不錯，本堂主也許是過份一點，老子爲你斟酒，向你賠罪。」

他提起一個酒罈，把酒斟在一個大杯子裏。

滿滿一杯，遞給司馬縱橫。

司馬縱橫捧着杯子，說：「我不是來喝酒的。」

李血殺道：「但本堂主却喜歡和喝酒的人談買賣。」

司馬縱橫終於把酒喝下。

「你有甚麼買賣跟我談？」

「你去殺一個人，老子就放了尊夫人。」李血殺緩緩地說。

「殺誰？」

「天下第一魔！」

「誰是天下第一魔？」

「老子也不知道，」李血殺冷冷道：「但我却知道這人身上的一個秘密。」

「甚麼秘密？」

「他的左足，有六隻脚趾。」

「這就是你給我的唯一綫索？」

「不，還有另一個人，可以向你提供得更多。」

「這人是誰？」

「蕭悲笛。」

「天下第一魔教的蕭悲笛？」

「不錯，只要你找到他，他就會告訴你，天下第一魔的教主是誰。」

「他爲甚麼會說？」

「因爲他是我的人。」

「既是李堂主派到天下第一魔教的內應，他爲甚麼不直接向你報告？」

「他是個瘋子！」

「瘋子？」

「他要老子親自去求他他才肯說！」

「爲甚麼會這樣的？」

「老子早就說過他的神經不正常！」

「那麼，就算我去找他，他也未必肯說出，誰是天下第一魔。」

李血殺搖搖頭：「不，你很有機會，因爲他心目中，只恨三個人。」

「這三個人之中，其中一個必然是衞錦。」

「衞錦已死。」

「其餘兩人又是誰？」

「是老子和天下第一魔！」

「爲甚麼？」

「因他覺得天下間若沒有老子和天下第一魔，他必然是黑道上的領袖人物。」

「這也會產生恨意？」

「別人也許不會，但他却會，」李血殺目露凶芒，「他本來就是個瘋子！」

司馬縱橫沉吟着。

李血殺追問：「你肯不肯？」

「我肯，」司馬縱橫點點頭，「天下第一魔本來就是武林上的大禍害，殺之不枉。」

李血殺瞳孔收縮。

「老子呢？」

「也是一樣。」司馬縱橫毫不諱言。

他忽然又問：「你豈非與天下第一魔教聯盟？何以要在這時候殺此教教主？」

李血殺冷笑道：「天下第一魔心懷鬼胎，想把五獅盟、黑豹堂一網打盡！」

司馬縱橫淡笑道：「這絕非奇事。」

李血殺冷冷道：「他要乘虛而入，老子表面上敷衍他，實則遲早必會鬧翻。」

「這是勢所必然的事，」司馬縱橫淡淡道：「何況獅王宮本來就是一個大寶藏，在寶庫中，據說其財富眞可媲美整個王朝。」

李血殺瞪着眼，忽然壓低嗓子：「你是不是也很有興趣？」

司馬縱橫道：「在下現在所關心的，不是寶庫裏的財富，而是雲雙雙。」

李血殺道：「只要你辦妥此事，本堂主一定放了她。」

「不能這樣？」

「你反悔了？」

「不是反悔，而是先放我妻，然後在下才去殺天下第一魔。」

李血殺默然。

司馬縱橫緩緩接道：「在目下階段，請恕在下無法不堅持己見，倘若內人不被釋放，在下又怎能心無旁騖，毫無顧忌的去對付天下第一魔？」

李血殺雙目陡睜。

「你是不相信老子？」

「這不是相信與否的問題，而是在下的首要原則，」司馬縱橫沉聲道：「反過來說，你若不答應在下的條件，又何嘗不是不信任在下？」

李血殺說不出話來。

「李堂主，在下向來一言九鼎，而且，在下本來就早有殺天下第一魔與閣下之心。」

李血殺盯着他：「老子知道你想毀了黑豹堂，更想毀了老子，說這就是甚麼『嫉惡如仇，替天行道。』」

司馬縱橫道：「但若說是自衞，也無不可。」

「自衞？老子幾時對付過你？」

「最少，內子已被你們的人擄去。」

李血殺想了想，忽然說：「也罷，老子放了雲雙雙，但你若敢食言悔約，老子要你永遠後悔！」

司馬縱橫道：「我不會食言，也不會後悔。」

他的語氣很堅定。

他已接受了挑戰。

誰是天下第一魔

（一）

今夜有明月。

明月下，五洞橋前，一人輕奏笛。

曲調蒼涼，幽怨。

吹笛人正是蕭悲笛。

× × ×

河水滔滔奔去，一葉孤舟從上游徐徐而來。

一人輕唱，唱的却不是悲歌。

他唱：

「萬里江湖，曉風殘月，願有女執紅牙板，願有琵琶劍輕彈，何如可來，何如可醉，唯有唱，唱大江東去。」

歌聲雄渾，連笛聲都似不再悲愴。

蕭悲笛驀然長身而起。

笛音仍嬝嬝。

忽見橋下一人仰首，繼而輕越石橋而來。

蕭悲笛不由停止了吹奏。

他目注來者，說：「好歌！」

歌者喟然一嘆。

「歌雖好，大勢不好。」

「閣下此言是何所指？」

「在下所指者，乃是江湖有二惡，二惡不除，笛聲、歌聲俱不會太長久矣。」

「此二惡是誰？」

「二惡就是天下第一魔，還有豹王李血殺！」

蕭悲笛矍然動容道：「司馬縱橫，你好大的胆子！」

「蕭先生，誰是天下第一魔？」

「不能說。」

「何以不能說？」

「蕭某早有意圖，欲親手除去他！」

「何以一直不動手？」

「皆因全無勝算。」

「何不讓在下一試？」

「不能，除非……」

「除非怎樣？」

「除非你能證實，閣下武功比蕭某更高明。」

「如何方能證實？」

「殺了我！」

「殺你？」

「不錯，」蕭悲笛的聲音好像在哭，不是人哭，而是夜半鬼魂在哭：「獵刀名震武林，今日既然遇上了，你不殺我，我也要殺你——」

最後一個「你」字甫出口，蕭悲笛已出了手。

全力出手。

（二）

蕭悲笛出手之際，司馬縱橫的獵刀已出鞘。

他緊守中門。

蕭悲笛笛勢陰柔，但招式却是着着精妙，任何一招刺出，都是致命的殺手鐧。

司馬縱橫一刀禦敵，氣勢凝重。

蕭悲笛冷笑道：「你守得住，我就敗了！」

笛勢忽然轉快，快得無可比擬。他神色陰冷，殺氣陣陣逼人。

司馬縱橫仍然雙腿不動，笛攻一招，刀守一招。笛攻百招，刀守百招。

笛攻三百六十招，刀守三百六十招。

另外，刀加一招。這一招不再守，而是反擊。

蕭悲笛突然嗆咳。他以手捫胸。

「好刀……法……」鮮血已從他指罅滲出。

司馬縱橫目露哀憐之色。

蕭悲笛突然怒叫：「我不必任何人來憐憫，你也是一樣！」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天下第一魔是誰？」

蕭悲笛沒有回答。

他中了一刀，已是垂死之人。

他可以不答。

司馬縱橫將會對他無可奈何。

× × ×

蕭悲笛死了。

他沒有再說出半個字。

他只是把那管鐵笛，交給司馬縱橫。

明月已消失在雲層外。

（三）

風雲緊密，危機處處。

獅王宮中，形勢岌岌可危。

四獅與獅后之間，似已陷入了僵局。

那不單是貌合神離，簡直就是有劍拔弩張之勢。

護衞獅后的戰士，誓死效忠。

四獅也各擁實力，隨時都可能爆發劇戰。

然而，這僅是內憂。

內憂之外，還有外患。

天下第一魔教、黑豹堂雙雙虎視眈眈，倘若雙方聯手攻進來，那必然是毀滅性的一戰。沒有人能想像，那將會變成一個怎樣的局面。幸好這時候，司馬縱橫回來了。

× × ×

司馬縱橫神色沉重。

他一回來就邀四獅、方厲厲在王者大殿上密議。

（四）

每一張臉孔都顯得有點緊張。

每個人的視綫都集中在司馬縱橫的臉上。

司馬縱橫沉默了許久，才說：「我已查出了一件很重要，也很可怕的事。」

西門信道：「司馬大俠請說。」

司馬縱橫沉吟半晌，長嘆道：「就只怕各位會不相信。」

薛延洪道：「司馬大俠的說話，老夫等都願意相信。」

方厲厲首先鱉不住，催促道：「主人，你就快些說出來，誰敢不相信，老身一杖砸碎他的腦袋。」

她有時候的確是個很蠻不講理，很霸道的女人。

司馬縱橫吸了口氣，忽然說：「天下第一魔，並非外人。」

西門信臉色驟變：「司馬大俠……」

「初時，晚輩也很難相信，但經過調查，終於證實，天下第一魔教教主，原來竟然是五獅盟中人。」

方厲厲瞪目道：「這人是誰？」

司馬縱橫看了看西門信，又瞧了瞧薛延洪。

然後，他又環掃了鄒戈，利顧石兩人一眼。

方厲厲已是大不耐煩：「主人，到底這人是誰？」

司馬縱橫默然片刻，才緩緩地說出了三個字——

「是獅后！」

「獅后？」

每個人的眼睛都發出了光。

那都是憤怒的光芒！

「這女人果然不簡單！」鄒戈磨拳擦掌！

利顧石長嘆一聲：「但她畢竟是獅后，是獅王的女人……」

「還好說！」薛延洪悻悻然道：「若不是這個女人，獅王也不會悄悄的離開咱們！」

「大家別亂！」西門信沉聲說：「咱們一直以爲她是內奸，原來她更是敵人的主子，這樣也好，最少，咱們現在總算有了一個明確的目標，可以集中力量去對付她！」

鄒戈道：「老大認爲該怎樣？」

西門信道：「攻進藏威院！」

利顧石點點頭：「不錯，與其讓敵人寸寸進逼，倒不如先下手爲強。」

西門信目注司馬縱橫。「司馬大俠意下如何？」

司馬縱橫點點頭，說道：「事到如今，咱們已再無選擇餘地，唯有強攻進去，只是……」

方厲厲道：「主人有何顧慮？」

司馬縱橫道：「這一戰，勢必激烈，咱們必須有個領導者，領導大家作戰。」

西門信說道：「大家都已經對司馬大俠極爲信任，咱們都願以司馬大俠馬首是瞻。」

司馬縱橫微微一笑。

「既然如此，晚輩也不再推讓了，大家作好準備罷！」

方厲厲凝視着他，忽然說：「你果然是個沒有令老身失望的好主人。」

老魔頭現形了

藏威院，四獅已很久沒進入過這裏。

獅后也很少在外邊露臉。

而且，自從獅王離開獅王宮後，她就一直用一塊黑紗把自己的臉蒙起來。

她好像是越來越神秘了。

想不到，近年來在江湖上興風作浪的天下第一魔教教主，就是這位獅后。

× × ×

四獅怒闖藏威院。

出乎意料地，他們並未遭遇到任何的阻攔。

正唯如此，他們就不能不格外留神。

方厲厲對司馬縱橫說：「主人，要不要老身做個先鋒，衝殺進去，把天下第一魔抓出來。」

司馬縱橫尚未回答，就已聽得一把女人的嗓子響起：「天下第一魔若是隨隨便便就可以給你們逮住，也不能算是天下第一魔了。」

衆人臉色一變，循聲望去。

只見在一座涼亭下，不知何時已悄悄的出現了十幾個黑衣人。

說話的，就是身穿黑袍，臉蒙黑紗，身材粗壯的獅后。

西門信看見獅后，勃然大怒：「獅王生平只做錯一件事，就是娶錯了妳這個妖婦。」

獅后淡淡道：「你這種喜歡罵人的習慣，好像還是沒有改變。」

司馬縱橫道：「那不但是罵人，還是含血噴人。」

西門信點點頭，向獅后伸手一指：「她確是在含血噴人！她是天下第一魔。」

「你聽錯了。」司馬縱橫搖搖頭。

「我聽錯了？」西門信爲之一愣，目注着他：「你究竟在說些甚麼？」

司馬縱橫笑道：「我剛才說，你不但喜歡罵人，而且還喜歡含血噴人。」

此言一出，不但西門信臉色一變，其他三獅也是爲之大爲錯愕。

鄒戈忍不住問：「司馬大俠，你這說話，是甚麼意思？」

司馬縱橫瞧着西門信，忽然面色一寒：「西門前輩，你現在大概已明白一切了罷？」

西門信怒道：「老夫現在是給你弄糊塗了！」

「天下第一魔，你少裝糊塗！」司馬縱橫冷冷一笑。

「甚麼？」鄒戈叫了起來：「究竟誰是天下第一魔？」

獅后冷冷一笑。

「我可沒有資格，成爲天下第一魔，我只不過是個平庸的女人。」

利顧石沉着臉，目注着司馬縱橫。

他乾咳一聲，道：「司馬大俠，在這種事情上，你可別亂開玩笑。」

司馬縱橫冷冷道：「倘若沒有證據，我也不會相信，血獅西門信前輩，竟然就是天下第一魔。」

西門信瞳孔收縮，冷冷一笑：「你的花樣未免是太多了，在不久之前，你豈非說獅后就是天下第一魔？」

司馬縱橫道：「這是騙你上當的唯一辦法。」

西門信道：「你爲甚麼要騙我？」

司馬縱橫道：「在下與獅后商量過，要除去你這一號陰險的魔頭，必須把你引到藏威院！」

西門信道：「老夫現已在藏威院，但又有誰會相信，老夫就是天下第一魔？」

司馬縱橫道：「在蕭悲笛的鐵笛上，刻着一個人的名字。」

鄒戈道：「這名字是誰的？」

司馬縱橫道：「西門信。」

利顧石道：「但那也不能證明甚麼，而且，那極可能是蕭悲笛的奸計。」

司馬縱橫道：「這一點，在下也會考慮到，但我後來又遇上了兩個人，他們對天下第一魔教，也極有興趣，想知道誰是教主。」

方厲厲道：「他們查到了些甚麼？」

司馬縱橫道：「他們已掌握了極重要的證據，可以證明，西門信先生就是天下第一魔。」

鄒戈道：「他們呢？」

司馬縱橫道：「他們已到了這裏，而且就站在你們的背後。」

西門信、鄒戈同時轉移視綫。

他們立刻看見一株大樹下，正坐着兩個人。

那是鐵鳳師和姜正。

（二）

姜正大搖大擺的走了過來，瞪着西門信。

「西門老混蛋！還認得我這個老糊塗嗎？」

西門信也瞪着他。

「是你！」

「可就不是我這個老糊塗了？」姜正一咳，一抿嘴，「直到現在，我才發現，江湖上生意最興隆的行業是甚麼。」

鐵鳳師微微一笑，摸了摸唇上的兩綹鬍子：「可不是刮鬍子罷？」

姜正搖搖頭：「當然不是刮鬍子的人，而是製造面具的師傅。」

鐵鳳師淡淡道：「血獅臉上戴着的面具，可不是劣品。」

「當然不是劣品，」姜正道：「有誰看得出，血獅西門信，原來是個深藏不露的大惡魔，他在獅王宮裏以長者姿態出現，但其實暗中却又在武林中組織天下第一魔教，興風作浪。」

鐵鳳師道：「這一點，恐怕連豹王李血殺都不知道。」

「他知道個屁！」姜正哼的一聲：「甚麼豹王，老夫看他只不過像條蠢貓。」

鐵鳳師啞然一笑。

只聽得姜正又說：「只不過這條貓雖蠢，但手底下的武功，確然不賴。」

鐵鳳師點點頭：「所以咱們這位天下第一魔，早就把豹王看得很緊，隨時都準備吃掉這一個黑豹堂堂主。」

姜正道：「他要吃黑豹堂，更要一口吞掉獅王宮。」

鐵鳳師道：「本來要吞掉獅王宮並非難事，五獅盟中，除了他自己血獅之外，其餘的四獅，他早就當作是死屍而已。」

姜正說道：「但他最顧忌的，却是獅后。」

鐵鳳師道：「獅后自從獅王離開獅王宮之後，一直沒有半點異動，既不進，也不退。」

姜正接道：「這才是血獅無法看得透的。」

鐵鳳師道：「所以，他遲遲沒有發動侵襲，就是要等待機會。」

姜正道：「今天他以爲機會來了。」

鐵鳳師一笑：「但這並不是他的機會，而是咱們除掉天下第一魔的好機會。」

姜正吃吃一笑，目不轉睛的盯着西門信：「老混蛋，你現在還有甚麼好說？」

× × ×

西門信臉上木無表情。

他沒有理會姜正和鐵鳳師，只是向薛延洪揮了揮手。

「你過來。」

薛延洪對姜正和鐵鳳師的說話，絕不相信。

他一直都很信任西門信。

他絕不相信西門信就是天下第一魔。

所以，他立刻走過去，大聲疾呼：「西門老大不是天下第一魔，你們莫信別人的謠言，他們是在挑撥離間！」

西門信目露感激之色。

他輕輕拍了拍薛延洪的肩膊，道：「咱們果然是好兄弟……」

才說到這裏，他忽然右掌向前大力一推。

蓬！

薛延洪忽然像隻斷綫風箏，向後倒飄了開去。

他面色大變道：「你……你爲甚麼要向我下毒手？」

西門信冷冷一笑，那種感激的表情早已一掃而空。

「老薛，我這一次是中了別人的圈套，才會身陷險地，看來，老夫可能活不成了，不先撈回點本錢，將來就再也沒有機會！」

鄒戈，利顧石相顧駭然！

「他……他果然是天下第一魔！」鄒戈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這却是血淋淋的事實。

薛延洪已倒了下去。

鄒戈大怒：「西門老匹夫，枉咱們一向這麼尊敬你，擁戴你，原來却是一條衣冠禽獸！」

西門信大笑道：「阿鄒，你未免是頭腦太過簡單了，你以爲獅王是給獅后迫走的？」

鄒戈一怔，道：「難道這也是你的傑作？」

西門信赫赫一笑道：「不錯，只有他才知道，眞正有野心的人，就是我這條血獅。」

利顧石臉色鐵青。「他願意把江山讓了給你？」

「這也算是差不多了，」西門信道：「但獅后却不肯，她還拚死要保着丈夫的半壁江山！」

鄒戈忽然目注獅后，大聲說：「馬無比呢？他爲甚麼忽然離開了獅王宮，投向李血殺？」

獅后沉默了很久很久，才說：「因爲

我把他閣了。」

（三）

這是一句很嚇人的說話。

利顧石忍不住問：「妳爲甚麼要向他下這種毒手？」

獅后嘆了口氣：「因爲他想對我無禮，有一天晚上，他突然衝進來，要向我施暴……」

西門信哈哈一笑。

「馬無比是妳的親信份子，想不到居然也會是這種人！」

突聽一人怒喝：「西門信，這都是你一手弄出來的把戲。」

司馬縱橫一怔。

方厲厲也是嚇了一跳。

「翠翠，妳怎會來到這裏？」兩人都同時失聲說。

× × ×

朱翠翠也來了。

她瞪了司馬縱橫一眼。

「你以爲只有你們這些大俠，高手之流才能找上這兒來？」

方厲厲笑罵：「妳是我的活寶貝，我是高手，妳也不能算是飯桶。」

朱翠翠也笑了笑道：「妳放心，沿途上，有人保護着我。」

「是誰保護妳？」方厲厲眉頭一皺。

「是我。」一個白袍人又出現。

方厲厲的臉色立刻變得比紙還蒼白：「黃花……殺手姬桐？」

白袍人點點頭道：「不錯，是我，咱們久違了。」

方厲厲怒火中燒，瞪着朱翠翠：「你可知道，這人是個……是個淫賊！」

朱翠翠點點頭，眨着眼睛說：「我知道，江湖上許多人都這麼說。」

「既然知道，妳……妳爲甚麼還跟他在一起？」方厲厲氣得直跺脚。

朱翠翠道：「他對我可沒有甚麼。」

方厲厲道：「他只要爲妳做過半點事，就會乘機刦色……」

姬桐倏地發出一聲怒喝：「黑心妖婆，妳別含血噴人！」

方厲厲怒道：「難道你會這麼好心，不着半點便宜就爲翠翠做事？」

「妳說對了，」鐵鳳師忽然插口，道：「這一次，正是這樣。」

方厲厲臉色陰晴不定：「爲甚麼？」

鐵鳳師道：「因爲姬桐是我的朋友，他和朱小姐在一起，全然是在下安排的主意。」

方厲厲雙目暴睜：「鐵鳳師，原來是你出的餿主意！」

鐵鳳師道：「是好主意也好，餿主意也好，朱小姐現在豈非還是很好嗎？」

方厲厲一手抓住朱翠翠：「這……姬桐可有對妳怎樣？」

朱翠翠搖頭道：「他對別人怎樣我不知道，但對我却是個不折不扣的君子。」

「眞的？」

「方厲厲，妳別問她，妳最好問問姬某！」姬桐冷冷一笑，「姬某雖然好色，但從來不騙女人！」

方厲厲吸了口氣，終於說：「好，這一次，老身就相信你們。」

司馬縱橫眉頭一皺，問朱翠翠：「剛才妳說，馬無比的事……」

朱翠翠嘆了口氣，道：「這件事，我實在說不出口。」

姬桐接道：「是西門信用陰陽和合散陷害馬無比！」

鄒戈臉色一變：「有這等事？」

獅后也失聲叫了起來：「原來……他是中了這種邪淫毒物……」

方厲厲冷冷一笑，對她說：「獅后，妳這樣子閣了馬無比，實在是大錯！」

「呸！」姜正怪叫起來：「千錯萬錯，全是西門老匹夫一手攪出來的悲劇！」

西門信直認不諱，狂笑道：「那又怎樣？老夫是天下第一魔，你們又有誰及得上老夫？」

他狂笑，狀若瘋癲。

鄒戈大怒。

「老匹夫，看拳！」

一聲怪叱，鄒戈隨卽打出了「十家雜拳」。

這套拳法，他從五歲開始就已開始苦練，非獨招式多變，而且勁力堅韌，可剛可柔，一時之間，恍如有千百鐵拳，同時飛向西門信的面門。

西門信毫不慌亂，手一揚，見招化招不出二十招，反而把鄒戈逼得手忙脚亂。

利顧石大叫一聲：「讓我也來領教領教……」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鄒戈已給西門信一掌打得滿嘴鮮血。

利顧石一凜。

鄒戈武功有多深淺，他是知道的。

倒是西門信，平素深藏不露，如今一顯功夫，竟然比想像中厲害得多。

方厲厲冷冷一笑，道：「好一個天下第一魔，倘若不是落入孤立無援之境，倒是不容易把他收拾。」

司馬縱橫道：「就是現在，要制住這惡魔，也是大費周章。」

鐵鳳師莞爾一笑：「司馬兄，你好像越來越斯文了，怎麼還不出手？」

方厲厲怪叫一聲：「殺鷄焉用牛刀，就由老身去收拾他。」

姬桐却說：「妳一人上，必死！」

方厲厲瞪目道：「你說甚麼？」

姬桐冷冷道：「我是說，妳一定打不過西門信。」

方厲厲「呸」的一聲。

「老身死了，干你屁事！」

「本來不干我事，但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鐵鳳師要我保護朱小姐，而朱小姐也希望我能順便保護妳！」

「一派胡言你以爲老身是紙糊的？」

「不管怎樣，咱們一起上！」

獅殺獅時鳳屠豹

（一）

利顧石也敗了。

他奄奄一息倒在一旁。

「妖婆……小心……」他雖然受了重傷，還是很掛慮別人。

方厲厲道：「你別害怕，老身爲你報仇！」

西門信冷笑：「反正是車輪大圍攻，何不一起殺上來？」

姜正說：「你以爲老夫不敢？」

方厲厲道：「對付你這種衣冠禽獸，本來就不必談甚麼武林規矩！」

西門信大笑道：「你們這一套理論，已是聽得耳膩了！」

× × ×

血獅好厲害。

以姜正，方厲厲，再加上姬桐之力，居然還是未能佔着多大的便宜。

姜正一經出手，就不再留情。

三人之中，他攻得最狠。

但西門信很乖巧，避重就輕，姜正連環十八掌，掌掌淩厲却全被他閃了開去。

三人之中，反而以黃花殺手姬桐的武功最弱。

方厲厲忍不住說：「你別再保護老身了，老身不必任何人保護！」

姬桐咬牙道：「我知道自己武功不如妳，但……」

話猶未了，西門信已一掌拍在他的胸膛上。

「唷……」

姬桐後退，吐血。

「淫賊，老身早就叫你別混這淌水！」方厲厲嘶聲叫了起來。

姜正却在笑：「看來，黑心妖婆的心也不算怎麼黑……」

「少風騷！」方厲厲怒道。

這時候，西門信已漸佔優勢。

這位血獅，似有無窮無盡的潛力。

突聽一人冷冷道：「天下第一魔，我想試試你的劍法！」

× × ×

此言一出，方厲厲、姜正不約而同退下。

一人面罩寒霜，手綽長劍，直向西門信走去。

那是鳳凰神劍的主人——辣手大俠鐵鳳師。

（二）

血獅有血獅神劍。

血獅突然作獅吼。

吼聲如雷。

這不是佛門的獅子吼，而是獅王宮三大絕技之一的「獅吼劍法」。

獅吼劍法配以內功心法，那種威力，絕不尋常。

連獅王徐天樓，也未能把這套武功，練至登峯造極的境界。

但西門信的威勢，却是極駭人的。

他向着鐵鳳師大吼：「你敢與老夫拚劍？」

鐵鳳師神色不變，沉聲道：「只要心不懼，志不移，又有何事不敢爲？」

只見西門信又是一聲大吼，吼聲震耳欲聾。

他突然挺劍，怒襲鐵鳳師。

獅威必怒。

怒中發劍，怒中殺人，這正是獅吼劍法中最重要的「怒」字訣。

鐵鳳師劍招一展，連接對方十二劍。

西門信又是一聲暴喝，劍鋒所至，轟隆有聲，威力更再陡增逾倍。

鐵鳳師抖擻精神，劍勢起伏轉折，身形也開始變得異常靈活，着着動作，都令人有出神入化，不可思議之感。

鳳凰七十二劍乃獨步江湖，一等一的武林絕學，西門信雖然攻勢猛然，但要擊破這種劍法，一時之間也是無計可施。

鐵鳳師冷冷一笑，道：「枉費你自號天下第一魔，原來手底下的斤兩也是極其有限。」

他是在故意激怒血獅。

然而，血獅西門信，本來就在盛怒之中。在盛怒之中發劍，乃是獅吼劍法的竅門。

別人在發怒的時候，常會出錯。

但西門信却沒有。

他的怒火越是猛烈，攻勢也越是淩厲，劍招也同時更趨緊密。

劍鋒有如狂風驟雨，猛打鐵鳳師。

鐵鳳師好像已經快要招架不住了。

× × ×

鐵鳳師已漸落下風。

但司馬縱橫還是氣定神閑，好像完全沒有爲這個老朋友着急。

西門信就像是一團燃燒得正猛烈的火球。他連臉龐都已漲紅得像是火。

烈火。

× × ×

忽然間，鐵鳳師開口，說：「西門信，你的體力已漸漸不支了。」

西門信怒道：「廢話！」

他只是說了兩個字，又已在刹那間攻出了五六劍。

鐵鳳師仍在劣勢。

但西門信的劍偏偏就無法傷得了他。

鐵鳳師搖頭嘆息：「你若還沒有新的劍招，我可要反擊了。」

西門信倏地大喝：「神兵天降！」

大喝聲中，他的身形有如怪鳥，從半空由上而下，飛撲鐵鳳師。

× × ×

在獅王宮中，沒有任何人能練成這一招劍法。連獅王徐天樓也沒有練成。

想不到，西門信已練成了，而且在這最重要的時候施展出來。

劍影漫天而來。

這一劍，連鐵鳳師都爲之迷茫起來。

他手揑劍訣，居然呆了一陣！

× × ×

這一次，他眞的陷入劣勢了。

形勢不但惡劣，而且簡直已到了極兇險，生死間不容髮的地步！

司馬縱橫的眼色也變了。

嗆！

獵刀已出鞘。

他必須援助鐵鳳師，否則這一劍……

然而，這是否已經太遲了？

× × ×

的確遲了。

等到司馬縱橫發覺到形勢如此不利於鐵鳳師的時候，他要拔刀相助已經太遲。

但也就在這一刹那間，有一條黑影宛如急箭般飛射了過去。

血獅神劍已落下。

鐵鳳師驚呼。

他沒事。

但他却看見了一個婦人，甘冒奇險，奮不顧身的爲自己接下了這一劍。

那是獅后，她臉上的黑紗已被削開。

她的臉龐也同時湧出了刺目的鮮血。

鐵鳳師怔住，西門信也怔住。

每個人都爲之怔住。

只有一人在笑，這種笑容，既蒼涼、又可怕。笑的只有獅后。

（三）

獅后已中劍，致命的一劍。

但她彷彿早已渴望有這一劍的降臨。

她的手裏也有劍。

這口劍有血。西門信的血。

× × ×

西門信的臉不再漲紅，而是漸漸變成了一片鐵靑之色。「獅后……妳……」

「這也是獅吼劍法，但却不是雄獅，而是母獅……」

「母獅？」

「不錯，雄獅能咬人，母獅也同樣能把雄獅吞噬掉。」

「妳……妳不怕死？」

「不是不怕，而是與其苟活，不如與你同歸……於盡……」

獅后的臉龐簡直已被鮮血染紅了一大半，但她仍然屹立。

她要親眼看見，血獅比自己更早一步倒下去！

× × ×

血獅中了一劍。當獅后飛撲過來的時候，她中劍，血獅也同時中劍。

血獅所中的一劍更深。

終於，他比獅后更早倒下。

鐵鳳師回劍入鞘。

他恭恭敬敬的走到獅后面前，說：「是我害了妳。」

獅后的目中閃爍着光，那是一種愉快的光芒：「不，能手刃西門信是我最大的願望，現在，你已助我達成……咳……」

「獅后！」

然而，獅后再也不會回答。

是夜，獅后就被埋葬在藏威院的那座涼亭外。

（四）

晨，天降大雪。

長街上，已發生了一場決戰。

一人伏屍街上，他只有一條手臂。

那是馬無比。

× × ×

在黑豹堂，能擊敗馬無比的高手只有一個——豹王李血殺。

今天早上，馬無比就是死在李血殺的刀下。

馬無比死時，神態安詳，沒有半點的哀傷。哀傷的是李血殺。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李血殺殺人，就像是踩死螞蟻一樣。

他絕不會因爲殺人這種事情而眨動一下眼睛。但這一天，他殺了馬無比，却苦着臉，一言不發，怔怔地站在雪地上。

× × ×

一陣沉重的脚步聲，在李血殺的背後響起。

這人的脚步聲，本可輕盈，甚至踏雪無痕，但他却把脚步放重了。

他不想李血殺誤會自己正在偷襲他。

李血殺還沒有回頭，就已說：「司馬縱橫？」

「在下正是司馬縱橫。」這人緩緩地說。

李血殺道：「我知道你一定會來。」

「當然，」司馬縱橫停下了脚步，「天下第一魔已經死了。」

「我知道。」

「我也知道你早已知道。」司馬縱橫吸了口氣，「但這惡魔却不是死在我刀下的。」

李血殺冷冷道：「不管他死在誰的手裏，只要他已經死掉，你就已沒欠本堂主甚麼。」

司馬縱橫道：「我本來就沒有欠你甚麼。」

李血殺目光一轉，直視着他：「你可知道，老子剛殺了人？」

司馬縱橫向躺在地上的馬無比看了一眼，緩緩道：「我知道。」

李血殺道：「他是馬無比，是一個人才！」

司馬縱橫道：「但你已殺了他！」

李血殺道：「老子一直都儘量信任他，但他到底還是想殺了老子！」

司馬縱橫道：「對於他來說，生存的意義已是變得很縹渺，甚至可有可無。」

李血殺道：「所以，他寧願死？」

司馬縱橫說道：「連獅后，天下第一魔都已死了，他再也沒有心目中最憎恨的人。」

李血殺神情木然。

司馬縱橫接道：「也許，世間上現在最令他感到憎惡的人，就是你！」

李血殺怒道：「他爲何要憎恨我？」

司馬縱橫道：「他曾向你屈膝，甚至斷一臂，更甚至犧牲兩個朋友的性命！」

「這都是他自願的。」

「自願？」司馬縱橫冷冷一笑：「李堂主，你會不會無緣無故，自願幹出這些事？」

李血殺道：「老子不會。」

司馬縱橫道：「我也不會，任何人都不會。」

李血殺道：「但他都幹了。」

司馬縱橫道：「只因爲他心中有太多的仇恨。」

「仇恨？」

「不錯，這是一種最可怕的力量，」司馬縱橫沉聲道：「它可以毀了別人，也同樣可以毀了自己。」

「毀了自己？」李血殺陡地大笑：「那簡直是瘋子，老子的心中也有仇恨，但從來都沒有你害過自己一根毫髮。」

司馬縱橫道：「那只是因爲環境不同，武功也不同。」

「不錯，老子是豹王，是李血殺，但他却不是。」

「但到最後，他還是要找你決戰。」

「他是傻子！」

「你呢？」

「老子怎樣？」

「你以爲自己很聰明？」

「老子也許不太聰明，」李血殺忽然冷冷的打量着司馬縱橫道：「但老子自出這江湖以來，還沒有眞正失敗過一次。」

司馬縱橫道：「失敗不必太多，有時候一次已很要命。」

李血殺盯着他，忽然露出了一種殘酷的笑意。

（以下轉入第一壹二頁）

追捕故事之三

馬騰·文
黃耀基·圖

槍聲撼山林

深山覓匪踪

蕭原最近差不多都是與酒爲伍，每天皆杯不離手，總是喝到醉醺醺地，然後往床上一倒，呼呼沉睡。

他之所以忽然變成一個酒徒，是因爲最近這段日子以來，實在閑得發慌，悶得發昏，才喝酒解悶，打發時光的。

所謂一醉解千愁，但也可以解悶，所以蕭原才選擇了酒。

他不是不會賭，而是不喜歡賭，所以他不選擇來消磨時光。

不知怎的，最近這段日子，皆沒有發生過轟動的大案子，好像那些匪盜忽然改了行，全都安份守己地謀生，所以這一段時間內，官府或私人沒有懸賞緝捕匪盜歸案的告示貼出來。

而蕭原幹的是緝捕匪盜歸案，領取獎銀這種行當的，這一來，就令到他無「活」可幹。

若站在官府或百姓的立場來說，當然是沒有罪案發生最好，就算是蕭原本人，本着良心，也不希望有罪案發生。

但可惜他幹的是追捕這一行，若沒有人犯案，官府自然不會貼出懸賞緝捕的告示，而他自然亦「英雄無用武之地」。

所以他只有喝酒。

× × ×

蕭原在這段閑得發慌的日子內，每天必定到陶陶居喝酒。

今天也不例外。

他一脚才踏入陶陶居，正想朝每天他例必據坐的座頭走去，才一邁步，却立刻站住了。

悍匪悉數殲

在他每天獨坐的那副座頭上，今天却坐了一個陌生的中年人。

他那副座頭，是這間茶樓的老板特意留給他的，每天皆空着，等他來坐，從沒有別的人客據坐過，所以他一見有人坐了他那副座頭，不禁怔了怔。

「莫非那人是個很特別，有身份的人客？不然，老板與伙計怎會讓那人坐我那副座頭？」蕭原拿眼打量着那中年人，雙眉微皺着。

「蕭爺，你到啦！」一個樣子頗精靈的年輕伙計肩上搭着一條抹巾，出現在蕭原的身側，一臉是笑。

蕭原微顯不悅地橫了那伙計一眼。「今天不留座位給我了嗎？是不是怕我沒錢付賬？」

那年輕的伙計一聽，忙急聲道：「蕭爺，你是咱們的老主顧，請您千萬不要這樣說，座位不是留着給你嗎？你請進去坐吧。」

蕭原拿眼打量了整間茶樓地堂一眼，那裏還有空坐位？每張桌子皆坐了人，遂頗爲不悅地說道：「你不是要我吧？哪裏有空桌子？」

年輕伙計這時才像驚省般一拍腦袋，陪笑道：「蕭爺，是我一時記不起了，你那位朋友早你一刻進來，說來找你的，我所以招呼他在留給你的那副座頭坐着等你

來。」

蕭原一聽，面露詫訝之色，拿眼再次打量着那位坐在他座頭上的中年人。

年輕伙計說那中年人是他的朋友，他却從來未見過那人，當然不認識，那怎麼會是朋友。

這令到他不禁錯愕不已。

恰在這時，那中年人目光一抬，看到了他。

蕭原從那中年人看他的目光中，判斷出那人不認識他。

既然雙方互不認識，却說是他的朋友，這是什麼意思？蕭原立刻提高了警覺。

幹他們這一行的，很難說沒有仇家，雖然他捕捉的皆是官府懸獎緝捕的盜賊悍匪，算是奉公行事，但到底不是任職公門，那就很可能被那些他曾給捕捉過的悍匪巨盜的親友所懷恨，找他尋仇也說不定。

那年輕伙計却似乎看不出蕭原臉上的表情，催促着道：「蕭爺，請快過去，別讓你的朋友久等。」

蕭原朝那伙計點點頭，狐疑滿腹，懷着警戒之心，朝那中年人坐的那張桌子走過去。

那中年人自一眼看到他，就沒有將目光移開，一直看着他走過來。

蕭原來到那中年人坐的那張桌子之前，那中年人已目光含着一抹笑意，站了起來。

蕭原從中年人含笑的目光中，看出沒有惡意，但仍然保持警戒，朝中年人一點頭，正想開口招呼，中年人却搶先道：「朋友可是蕭原兄？」

蕭原不置可否，在未弄清楚中年人的姓名來意前，他不會表露自己的身份，那樣是很吃虧的。

「朋友高姓大名，找蕭原有何貴幹？」蕭原不答反問。

中年人却毫不在意，雙拳一抱，含笑道：「李桂生，我找蕭朋友，是有一件買賣欲與他商談一下，看他可有興趣。」

蕭原將那中年人的姓名在記憶中迅快地思想了一下，記憶中從來沒有聽說過這麼一個名字，但仍不敢放鬆，追問下去：「朋友從哪裏來？」

中年人李桂生很自然地接道：「我是從雲南一個小鎮來的。」

「朋友是怎會找上蕭原的？」蕭原接問。

李桂生笑笑道：「是一位姓宋名斌的朋友，指點我來找蕭朋友的。」

蕭原一聽是宋斌指點這李桂生來找他的，遂放心地吁了口氣。

因爲宋斌不但是他的同行，而且在聯手捕捉了飛龍袁浩，猛虎會山後，兩人成了生死之交。

這李桂生既然是宋斌指點來找他的，那必然是宋斌的朋友，或是可以信賴的人，否則，宋斌絕不會胡亂指點這中年人來找他的。

蕭原咀角一牽，表露身份道：「李朋友，請坐下再說，我就是蕭原。」

中年人目光一亮，却毫不感到驚訝，客氣地伸手讓坐。「蕭朋友你請坐，我雖沒有見過你，但聽宋斌描述過你，所以我一眼看見你，就知道你是我要找的人。」

蕭原從容地坐下來，笑笑道：「請李朋友原諒，江湖風險多，特別是幹咱這一行的，不得不特別小心。」

李桂生諒解地點頭道：「這一點我也曾聽宋斌說過，我怎會不明白。」

說到這裏，那年輕的伙計端來了兩壺酒，蕭原於是將杯中的茶倒掉，斟滿了酒杯，舉杯道：「來，先喝它三杯，然後說話。」

李桂生爽快地拿起酒杯一舉。「蕭朋友，請。」

兩人一仰脖子，將酒喝乾。

連盡三杯之後，蕭原放下酒杯，目注李桂生，說道：「李朋友找我到底有何事幹？請說。」

李桂生目光四下一掃，見附近桌子的茶客已走了不少，不會妨碍到他們的談話，遂稍微將聲音壓低，說道：「這件事很棘手，要不然，我也不敢冒昧找上你，求你帮忙。」

蕭原沒有說話，爲李桂生斟了杯酒。

李桂生一口氣喝乾，吁口氣，接說道：「事情是這樣的，咱們鎮上的首富，亦是敝鎮的鎮長，他的千金於八日前被幾名不知來歷的土匪綁架了，二日之後，鎮長大人就接到土匪的一封勒索信，要鎮長大人將一千大洋送到鎮外三里的山神廟，錢到放人，否則將其女兒姦殺。」

李桂生嘆了口氣，將蕭原替他斟的酒一口氣喝了，接續道：「鎮長於接到這封勒索信後，驚怒不已，但爲了愛女的安全，只好咬牙吞下這口氣，籌足了一千大洋，送到那山神廟，希望能够花錢擋災，愛女能够無恙歸來。」

蕭原靜靜地聽着，再爲李桂生斟了杯酒。

李桂生又將酒喝了個乾，不知是因爲喝多了，還是氣怒的關係，臉色紅紅的，話聲更加低沉。「那班畜生簡直不是人，一千塊大洋取走了，却將那年僅十六歲的鎮長千金姦殺了，將屍體送回來！」

說完粗重地喘了口氣，牙齒咬得格吱响，握拳的右手青筋怒突。

蕭原聽了，對那班土匪的殘暴行徑，亦深感到憤恨。

——所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黑道亦有黑道不成文的規矩：如果是擄人勒索，那麼，在錢到手後，一定要將肉票完好無缺地釋放，不可殘害，而那幾名土匪這樣幹，於規矩不合，必定會引起公憤的。

深長地呼吸了幾下，平抑了心中的激動後，李桂生接說道：「鎮上的人對於那班土匪的殘暴及不守諾的行爲，大爲憤慨，羣情洶湧，聲言決不放過那幾個沒有人性的畜生，紛紛解囊，集資聘請高手，將那班土匪捕捉法辦，爲地方除害。」

蕭原依然沒有出聲，讓李桂生繼續說下去：「鎮長眼見愛女的屍體，又痛又怒又羞，發誓若不把那些將他愛女姦殺的土匪殺個清光，誓不罷休。」

乾咽了口水，接着說道：「鎮長於悲痛之下，願出大洋五千，加上鎮上居民捐募的一千大洋，合共六千，懸賞緝拿那幾名土匪」

「宋斌是否接下了而感到獨力難當，所以要你來找我？」蕭原這次開口說了。

「蕭爺說對了，宋斌確是感到以他一個人的力量，很難對付那幾名土匪，所以特意要我來找蕭爺你去，與他聯手緝捕那班土匪。」李桂生爲蕭原斟了杯酒，也替自己斟滿。

「宋斌現在在哪裏？」蕭原拿起了酒杯。

「他就在敝鎮附近一帶，追查那班土匪的行踪及來歷，抽不出身來找你，所以派我來。」李桂生看來是個劉伶，簡直是酒到杯乾。

「你與宋斌是朋友？」蕭原順口問。

「是表親，這件事，是我先找他帮忙的。」李桂生喝得連眼也紅了。

「李先生是幹什麼的？」蕭原一向小心謹慎，查問下去。

「我是鎮長的賬房先生。」李桂生眼睛望着酒壺。

蕭原知道他仍想喝，但他却不想與一個喝醉了酒的人結伴上路，所以不再爲他斟酒。

「李先生，既然是宋斌兄請你來邀我去帮忙，我當然義不容辭。」

李桂生一聽，大喜道：「能够得蕭爺插手管這件事，何愁那帮土匪不伏法。」

蕭原道：「李先生，如你不怕勞頓，咱們最好立刻起程，怎樣？」

李桂生喜得一迭聲道：「那最好，最好。」

「那你在這裏坐一會，我回去執拾一下，再來這裏，與你一同起程。」

「蕭爺請便。」李桂生站起來。

蕭原不再說什麼，轉身走出了茶樓門口。

× × ×

「蕭兄，你來了就好了，我眞怕你不肯來。」宋斌欣喜地執着蕭原一隻手，拉蕭原坐下。「一路辛苦吧？」

「宋兄相邀，我怎會不來，何況我這段日子實在悶得發慌，難得可以活動一下，不來才怪，辛苦一點算得了什麼。」

略一頓，接問道：「宋兄可查出了那帮土匪的來歷？」

宋斌眉頭皺了皺，說道：「據我這幾日的調查所得，這帮土匪是來自雲貴交界處的一帮悍匪，人數只有九人，老大是一個名叫獨眼龍的悍匪，個個有一身不俗的功夫，而槍法亦很準，特別是獨眼龍，百發百中，兇悍成性，曾經殺了兩個緝捕他歸案的省城偵緝隊的兩名幹員。」

蕭原聽得眉頭也皺了皺。「獨眼龍這個悍匪我也曾有耳聞，是個很扎手的人物，咱們這次對付他，千萬要小心，一個弄不好，咱們可能會栽在他們手上。」

望一眼宋斌，接道：「可探查到他們的行踪？」

「據我探查所得，這帮土匪仍然匿藏在鎮外十里外的大山中，有跡象顯示，他們可能會再幹一宗買賣，就退回雲貴交界的山區老巢中。」宋斌從椅子上站起來，在室內踱着步。

「那咱們就要盡快採取行動了，最好能够在他們未採取行動之前，將他們捕殺，免得又有人受害。」蕭原亦站了起來。「宋兄，這附近有誰熟悉那座大山的情形的？」

宋斌停下來，說道：「李先生可能知道，請他來問一問就知道了。」

「那快請他來。」蕭原迫不及待的樣子。

× × ×

「李先生，請問這附近有誰熟悉鎮外那座大山的情形的人？」蕭原一見李桂生走進來，立刻就問。

李桂生想了想，說道：「鎮北頭的李黑子，可能最熟悉，他經常到山裏去打獵的。」

「李先生，我與宋兄想盡快進山捕殺那帮土匪，但却不熟悉山裏的情形，想請一個熟悉的人做响導，你可否派人請那個李黑子來談一下，看他可願意帶咱們進山。」蕭原直截了當地將他的意思說出來。

李桂生爽快地說：「可以，我這就立刻派人請他來。」

說完立刻出去。

大約一頓飯工夫，李桂生帶着一名年約三十，個子高大，黑黑實實的漢子來到宋斌的房間。

那名漢子就是鎮上以打獵維生的李黑子。

介紹之後，蕭原直截地將他的意思向李黑子說了。

李黑子看來是個戇直的漢子，聽完後，毫不考慮地點頭道：「沒問題，山裏的情形我很熟悉，兩位準備幾時入山？」

宋斌徵詢地望着蕭原。

蕭原雙眉一挑，說道：「事不宜遲，咱們明天就進山。」

宋斌點頭同意。

「李黑子，你趕得及嗎？」李桂生轉望着李黑子。

李黑子戇直地道：「趕得及，就算今天入山，我也趕得及。」

「那就這樣決定吧，你請回去準備一下。」宋斌朝李黑子笑着說。

李黑子答應一聲，辭別了各人。

李桂生跟着也離開了。

蕭原與宋斌立刻着手準備進山應用的一切物品。

× × ×

「李黑子，這座山叫什麼名稱？」蕭原望着崇峻連綿的山勢。

「這山咱們本地人叫它摩雲山，山裏野獸極多，咱們入山後，處處要小心提防，免被毒蛇猛獸所傷。」李黑子手提獵槍，身上掛滿了各種應用的物品。

蕭原宋斌亦是，每人配備了兩枝匣子炮。

他們三人這時正站在進入山裏的山脚下。

「進山之後，你準備咱們先到那一處？」宋斌摸着腰間的槍柄。

李黑子想了想，說道：「我想先到虎跳崖，那崖下有一個山洞，異常隱密，我也只到過一次，那帮土匪或許會躱藏在那裏也說不定。」

「好，咱們就先到虎跳崖吧。」蕭原伸手拍拍李黑子的肩頭。

李黑子露齒一笑，緊緊手中的獵槍，當先大步向山上走去。

蕭原宋斌相顧一眼，緊隨在李黑子身後。

× × ×

進入山裏後，走在蒼莽的密林中，蕭原與宋斌感到有如置身於地獄一樣。

林中黝暗，地上枯葉厚厚的，踩在上面，軟柔柔的像踩在地毡上一樣，不時有獸吼聲從林深處傳來，加上林內陰寒寒的，兩人的毛管不由豎起來。

要不是有李黑子在前面帶路，蕭原宋斌不迷失在這密林中才怪。

李黑子輕車熟路，在前面手撥、脚踩，踩出一條路來，身形輕捷得有如一頭豹子。

蕭原宋斌緊隨其後。

由於林中寂靜恐怖的氣氛，令到兩人的心情不由有點緊張。

走在前面的李黑子突然停下來。

跟在他後面的蕭原差點收脚不住，撞在他身上，身形一煞，問：「沒事吧？」

李黑子低笑道：「沒什麼，有條大蟒將路攔擋了。」

接着用手向前面一丈不到處指了指。

蕭原宋斌順着李黑子手指處望過去，一條足有大腿粗細的黑蟒蛇，盤成一個大蛇餅，方圓足有六七尺，正自昂首吐舌，噓噓有聲，一雙巨大的蛇目，發出冷芒注視着三人，一副躍躍欲撲的樣子。

蕭原宋斌幾曾見過這樣粗壯的蟒蛇，雖然有槍在手，心裏也自驚了驚。

「李黑子，如何應付這大蟒？」宋斌一手搭在腰間的槍柄上。

「這條蟒蛇大概很餓，不然，牠的樣子不會這樣兇惡，咱們還是小惹牠爲妙，繞路走吧。」李黑子的神情很輕鬆，一點也不顯得緊張。

也就在這時，一只黃麖恰巧從一棵樹後轉出來，驚慌地從盤着的蟒蛇側邊約五六尺處奔躍過，那速度快逾奔馬。

但竟然快不過那條蟒蛇的一撲之勢。

但見那條蟒蛇蛇頭一擰，巴斗大的蛇頭如電閃般向側撲噬，蛇口一張一合，已噬住了那只黃麖的後腿。

那只黃麖負痛，拚命掙扎，發出痛叫聲。

那大蟒頭一轉，帶動那頭黃麖，大腿粗的蛇身快速地扭轉，一下子就將那頭黃麖纏繞住。

那頭黃麖叫聲動人心魄，但却逐漸弱下去，終於停止了。

原來那大蟒已將那頭黃麖越捲越緊，最後被捲纏至窒息。

那條大蟒像知道黃麖已死，放鬆了捲纏，然後將那頭黃麖慢慢吞入腹中。

這過程兇殘驚心，看得蕭原與宋斌緊張得連大氣也不敢喘。

李黑子却若無其事，還拿出水壺來喝了口水。

那條大蟒吞吃了黃麖後，身體慢慢舒展伸延，懶洋洋地橫亘在前面。

吐了口氣，蕭原問李黑子：「咱們是否還繞路走？」

李黑子道：「現在殺牠易如反掌，但多一事不如小一事，還是繞過牠走吧。」

繞過了那條大蟒蛇，三人一路急行，終於走出了密林。

密林的外面是一片山坡，山坡下是一道狹谷，這座密林走了他們足有三個多時辰，太陽已快升到中天，雖然不十分累，三人還是決定在此歇一歇，吃點乾糧，喝口水。

× × ×

「兩位，翻過對面那座山頭，走下山腰，就是虎跳崖了。」李黑子用手指着對面那座山。

兩人拿眼打量着對面那座山，發現對面那座山雖然不十分高聳，却山勢險峻，山石巉崖，攀登不易。

「等一會咱們攀過那座山頭後，要小心一點，若獨眼龍他們就藏匿在那裏，必然會在附近設有瞭望哨。」蕭原很仔細地打量着那座山的形勢。

「李黑子，若咱們眞的遭遇上那帮土匪，你趕快離遠一點，躱起來，駁火的事，由我與蕭兄來幹。」宋斌不想李黑子受到損傷。

李黑子却一拍手中獵槍，不以爲然地道：「我才不怕他們，我要像射殺野獸一樣，將他們殺死！」

「李黑子，他們是一帮比野獸還要兇惡的土匪，對付他們的事，還是由我與宋兄來，非到危急關頭，你不要插手。」蕭原站了起來，將水壺掛在腰側。「咱們走吧。」

李黑子跳起身，在前帶路，向坡下走去。

× × ×

幾經辛苦，蕭原三人終於攀上了對面那座山頭。

三個人隱身在山石樹後，打量着山腰處的一道斷崖。

那道斷崖足有七八丈寬，崖沿很直，崖壁陡峭，可謂猿猴難過，就算是一頭猛虎，也未必能够躍跳過崖。

那就是虎跳崖。

李黑子用手指點給他們看。

蕭原宋斌目光灼灼地掃視打量着。

憑着兩人銳利的目光，發現不到有人在瞭望放哨。

「兩位，那個山洞在崖下，洞口滿長了藤蔓野草，不知道的人，很難發現那裏有個山洞，等會咱們下去，要垂索而下。」李黑子肩上斜掛着一綑繩索。

「咱們現在下去，不過要分散開來，盡量小心一點。」蕭原用手指點了三個方向。當先弓身竄躍向左面。

李黑子走正面，宋斌走右面，三個人可以互相呼應，一路掩蔽着身形，向山腰竄落去。

沿途皆沒有發現意外的情形，三個人安然下到山腰。

三個人聚在一起，在李黑子的帶引下，來到一處崖邊。

這處的崖壁沒有那樣陡峭，且長滿了藤蔓，有些有手臂粗細，可以攀沿下去。

但爲了安全起見，李黑子還是取下肩上的繩索，將一頭繫在崖邊一棵樹身上，然後將繩索放下去，用力拉了拉，牢固了，才第一個抓攀着繩索，向崖下攀落。

蕭原宋斌左右戒備着，留意看着攀下去的李黑子。

不一會，李黑子的身形便被崖壁的藤蔓亂草野樹遮蔽了，蕭原宋斌僅能從晃動的繩索，知道李黑子在繼續向下攀。

來，蕭原宋斌一見，知道李黑子已落到崖底。

這是他們事先約好的訊號。

蕭原第二個攀繩沿下去。

接着是宋斌。

三個人安然落到崖底。

這斷崖深約十多二十丈，很長，兩邊望不到頭，崖底有一條水坑，淺淺的，清澈冰涼，崖底比崖面寬，足有十多丈寬，仰頭上望，只見一綫天。

「那個山洞就在那頭轉角處。」李黑子用手指着崖底的那一頭。

蕭原宋斌在落崖後，早已將匣子炮握在手中，準備隨時應變，循着李黑子手指的方向望去。

那個轉角處離這裏足有二三十丈遠，一點動靜也沒有。

「放輕點脚步，咱們掩過去看看。」蕭原擺擺手中槍，貼着崖壁，向前走去。

宋斌第二，李黑子在最後，手指皆扣在槍機上。

萬一那帮土匪眞的匿藏在那裏，也不至猝不及防，措手不及。

崖底靜悄悄的，蕭原三人將脚步盡量放輕，輕到沒有弄出一點聲响。

終於掩到那個彎角，蕭原將整個人緊貼在崖壁上，側着頭，將耳朵貼在壁上，屏息傾聽了好一會。

却聽不到一點點異聲，蕭原仍不敢大意，彎腰檢起一顆石子，用力擲向彎角的那一面。

石子落地聲清晰地傳過來，別無其他的聲音。

蕭原傾聽之後，放心但又有點失望地吐了口氣，身形一撑一竄，已轉過彎角那面。

彎角那面確是一個人也沒有，只有藤蔓野草在風中搖曳。

蕭原仍然持槍戒備着，一面打量，一面向後招了招手。

宋斌與李黑子立刻從崖壁那面轉躍過來。

「看來獨眼龍這帮土匪不是藏匿在這裏。」蕭原語聲有點失望，雙目却灼灼有光，「李黑子，那山洞在那裏？」

李黑子上前指着丈外一處長滿了大堆藤蔓野草的崖壁說：「就在那處。」

說着提槍向那裏走去。

蕭原仍然警惕地握着槍，走在李黑子的側邊。

來到那處崖壁前，李黑子用槍管撥開垂掛下來的藤蔓，探頭往內看。

蕭原亦自後面伸長脖子，往內窺看。

× × ×

驀地，一聲暴烈的咆哮聲自洞內响起，接一團黑影挾帶起一股腥風，疾朝李黑子蕭原撲到。

蕭原由於在李黑子後邊，所以首當其衝的是李黑子。

這突然的意外來得太快了，快得蕭原還未看清楚洞內的情形，也看不清從洞內竄撲出的是人是獸，危急一髮間，將驚怔得有點呆愕的李黑子一帶一推，雙雙撲跌在地上。

呼的一聲，藤蔓斷碎飛揚中，疾風過處，一條黑影從洞內躍撲出來，只差那麼一點，就將李黑子撲攫住。

宋斌正想探頭向內窺望，一聽那聲吼叫，心頭一凜，身軀一仰一側，貼在崖壁上，就看到一條黑影從洞口閃撲出。

那條黑影撲了個空，在離洞口兩丈左右躍落地上，霍然擰身，發出一聲低沉的吼叫聲。

宋斌一眼就看出那是條花豹。

是一條母豹。

蕭原李黑子一個翻身，亦看到了那頭花豹。

花豹雙眼中閃射出兇殘的光芒，張咀磁牙，再發出一聲低吼，腰背一躬，後腿一撑，嗖地一聲，猛地躍撲向蕭原李黑子兩人。

蕭原身軀才擰轉，手中槍却仍然壓在腰側，一見那頭花豹兇猛地躍撲到，不禁心裏一驚，由於短槍壓在腰側，抽拔不及，若滾身閃避開，那李黑子就會暴露在花豹的利爪下，被撲噬攫抓到，危急之下，他雙肘在地上一撑，下身挺起，雙脚撑踢向花豹的咽喉下頷。

對於撑出的雙脚，蕭原實在沒有信心能撑擋得住花豹這氣勢兇猛的一撲。

花豹兇猛凌厲地一躍撲到。

猝然間，「砰」地响了一下槍聲。

那頭花豹如遭雷殛般，躍撲在空中的身軀猛然一搐，頭一昂，發出一聲山搖地動的暴吼，在空中一頭栽跌在地上，只差一點就壓在蕭原的身上，在地上猛烈地掙動起來。

又一下槍聲响起，那頭花豹發出一聲嘶鳴，四只脚爪在地上抓動了幾下，身軀一軟，便寂然不動。

從牠的頸側與頭側的一個血洞中，鮮血汩汩流出。

那及時開槍射殺花豹的是宋斌。

他雖然射殺了花豹，也爲剛才的驚險而心頭跳動不已。

李黑子更是白着一張臉，兀自在吸氣不已。

蕭原亦手心揑汗，剛才的一刹那，實在是太兇險了。

一躍站起來，蕭原自嘲地笑笑說：「想不到洞內躲藏着的不是獨眼龍他們，而是一頭豹子，差點吃了大虧。」

李黑子一骨碌從地上爬起來，驚魂稍定地看了那頭花豹一眼，澀聲道：「這是頭母豹，牠一定是躲在洞內生豹仔，待我進去將那幾頭豹仔殺了，免得牠們長大後，下山殺畜傷人。」

蕭原本想阻止李黑子的，聽他如此說，遂不阻止他。

李黑子掀開籐蔓，鑽入洞中，洞內立時傳出幾聲低弱的哀鳴聲。

接着李黑子手提三條小豹子的屍體，從洞內走出來，將牠們扔在那條花豹的屍體旁。

「咱們是留在這裏歇一夜，還是繼續追尋下去？」李黑子抬頭望了一下天。

天色已近黃昏。

宋斌拿眼望着蕭原。

蕭原望了一下已有點蒼冥的山色，擺擺手道：「山裏說黑就黑，還是留在這裏過夜比較安全。」

宋斌點頭贊同。

李黑子當然不會反對。

這天晚上，他們吃了一頓豹肉。

× × ×

「兩位快來看看。」走在前面的李黑子突然停下來，扭頭朝蕭原宋斌叫。

這是他們三人入山搜尋追查匪踪的第三天。

前兩天一無所穫。

蕭原宋斌一聽，精神一振，急步走上前。

「發現了什麼？」蕭原滿懷希望地問道。

「兩個脚印，一堆人屎。」李黑子興奮地指着旁邊五六尺外的一棵樹側說。

蕭原宋斌一聽，疾忙循指望過去。

不錯，那棵樹側的地上，確實有一堆人屎，在人屎前面，有兩個微陷的脚印。

這好明顯地顯示出，有一個人蹲在那裏拉屎。

「還有一個槍托印。」李黑子已走到那堆屎前，微彎着腰在察看，突然挺起了身，激動地扭頭朝兩人說。

蕭原宋斌一聽，如發現了金礦還要興奮，兩三步就躍奔到李黑子身邊，目光齊落在李黑子手指的地上。

那地上有一個不很明顯的槍托印，那是稍對槍械知識的人都能够辨認出來的。

「李黑子，拿你的獵槍來看看。」蕭原忽然沒頭沒腦地說。

李黑子有點摸不着頭腦地望了蕭原一眼，然後將手上的獵槍遞給蕭原。

宋斌却明白蕭原此舉的意思。

蕭原接過獵槍，將獵槍柄放落那個槍托印上。

獵槍托比那個槍托印小。

蕭原拿起獵槍，抬眼望着李黑子，問：「據你所知，入山打獵的獵人，是否全是用獵槍的？」

李黑子肯定地點點頭：「打獵的全部用獵槍，沒有人用其它槍械的。」

蕭原目中閃着光。「那麼，地上這個槍托印，很明顯不是獵人在拉屎時留下的了。」

宋斌接口道：「那個槍托印根本不是獵槍托印，這是漢陽造的步槍托印。」

宋斌與蕭原皆是槍不離身的人，幹他們這一行的，對各種槍械的知識，都有所認識了解。

「一點不錯，這槍托印確是漢陽造步槍留下的，」蕭原將獵槍遞還李黑子。「既然打獵的都是用獵槍，這個槍托印就極有可能是獨眼龍那帮土匪遺留的了。」

「這最有可能！」宋斌壓抑着心頭的激動。「這是一條最佳綫索，追踪下去，定有發現。」

蕭原用手摸着下頷，目注李黑子道：「這要看你的了。」

李黑子用手拍拍獵槍，自負地道：「我自十三歲跟隨父親進山打獵，到如今足有十七年，別的不敢自誇，槍法與追踪覓跡是有一點自信的，你們放心，憑着他們遺留下來的細微綫索，我敢担保，就像追踪野獸一樣，一定將他們找尋到。」

「好，有你這句話，我與蕭兄就放心了。」宋斌親切地拍拍李黑子的肩頭。

李黑子憨笑了一下，提着獵槍，半彎着身，繞着那棵樹轉了個圈，然後直起身，觀察着附近地上的野草，及樹上低矮枝椏的樹葉。

蕭原宋斌沉默着，注意着李黑子的表情。

李黑子終於發現一棵樹上有指擦過的痕跡。

他立刻上前察看了一下，點點頭，跟着悶聲不响，向蕭宋兩人招招手，一直順着山勢向前走下去。

蕭原宋斌知道李黑子憑着他豐富的追獵野獸的經驗，正憑着一些極細微的痕跡，追踪那帮土匪。

李黑子就那樣時而憑着一根樹上的斷枝，一撮傾伏的野草，翻轉的石頭，快速地走下去。

不過，有時他亦會停留在一個地方，團團轉上幾個圈露出困惑的表情，令到蕭原宋斌看了，不禁担心綫索就此斷了，幸好他在轉了幾個圈後，忽露喜色，又一逕往前走去。

就這樣走走停停，在日落時分，三個人走到了一處較爲平坦的坡地上。

李黑子停了下來，轉對蕭原宋斌道：「天一黑就不能再尋踪覓跡，咱們就在這片坡地歇宿一夜吧。」

蕭原宋斌自然同意，因爲在這深山密林中，李黑子的知識經驗比兩人豐富很多，兩人自然聽他的。

吃過了乾粮，三個人躺在長滿了野草的坡地上，望着天上閃爍的星光，深沉的夜空，各自沉默着，想着自己的心事。

「蕭爺宋爺，憑我多年追踪野獸的經驗，我感覺到，咱們已經接近那帮土匪，所以我提議今晚不要燒火，免得被其發現。」李黑子一骨碌挺坐起來。

蕭原宋斌半撑起身軀，宋斌接口道：「這樣也好，咱們今晚就輪流放哨吧。」

蕭原點頭說道：「小心點總是好的，咱們只得三個人，而對方有八個人，在人數上他們佔了優勢，所以，咱們萬不能讓他們發現，否則，對着幹，吃虧的必是咱們。」

這一夜，他們三人輪流放哨，安然渡過一夜。

× × ×

翌日一早，蕭原三人就立刻起程，追踪下去。

李黑子不愧是個出色的獵人，憑着蛛絲馬跡，將蕭原宋斌帶到一處險絕的山崖上。

在接近山崖時，蕭原憑着他敏銳的感覺，隱約感覺到已接近了「危險」的邊緣了。

宋斌也有這種感覺。

所以他們示意李黑子，將速度減慢，並盡量將身形掩蔽，行走也很小心，盡量做到不發出响聲。

就在他們轉過一塊突岩的時候，蕭原眼明手快，一把將走在他前面的李黑子扯回岩後。

——他一眼就瞥到距他們約二十丈的一塊巨大山岩上，有一名持槍漢子背對着他們，坐在岩上，瀏目掃視。

也幸虧蕭原手快，李黑子才被扯回突

岩後，那持槍漢子恰巧掃視到他們這邊。

那漢子當然看不到他們。

所以那漢子繼續將目光掃向另一邊。

但李黑子已出了一身冷汗。

對於蕭原，亦由衷佩服。

「這肯定是獨眼龍這帮土匪派出來放哨的。」蕭原目光閃閃，語聲低細得有如蚊叫，但李黑子宋斌却可以聽到，「千萬不能被那漢子發覺，否則，驚覺了獨眼龍一伙，那就棘手了。」

「這傢伙坐在岩上，想掩近去解決他困難得很，有什麼好辦法，能够不聲不响地將他解决掉呢？」宋斌語氣有點焦急。

對於捕殺野獸，李黑子有一千一百套巧妙的方法，但對於捕人，李黑子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所以他沒有出聲。

——野獸不是人，而人畢竟是比野獸聰明狡猾千百倍。

「李黑子，你會扮鳥獸的叫聲嗎？」蕭原問李黑子。

李黑子詫異地點點頭，不明白蕭原何以在這時候提出這個毫不相干的問題。

蕭原目射異彩。「若想掩近去解決他，絕對無可能，必被他發現，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想辦法將他引下來，而又不起疑心，那只有讓李黑子試試了。」

宋斌明白了蕭原的意思。「蕭兄是想李黑子發出鳥鳴獸叫聲，將那傢伙引下來麼？」

蕭原點點頭道：「希望他們吃膩了乾糧，極想試試野味的味道。」

接着對李黑子道：「你可會扮黃麞叫麼？」

李黑子點頭：「黃麞肉鮮滑甜美，希望那傢伙受不住誘惑就好了。」

蕭原與宋斌又低聲商量了一會，才示意李黑子發出黃麞的叫聲。

李黑子吸了口氣，舌振口張，發出一聲短促的黃麞叫聲。

叫聲雖然不十分响，那坐在岩上放哨的漢子還是聽到了，從他立刻將頭扭向這邊，目光注視着突岩就知道他聽到了。

李黑子咀一張，又發出兩聲黃麞的叫聲。

這兩聲叫，李黑子故意發出黃麞受傷而驚慌的鳴叫聲。

這一次那傢伙的身體動了動，用槍指着這邊，人也從坐姿變成蹲起來。

這一次李黑子發出幾下急促的黃麞鳴聲。

這種聲音，有經驗的獵人一聽就知道是受了傷的黃麞發出的鳴叫聲。

那岩上放哨的土匪看來亦很熟悉山裏野獸叫聲的，一聽那鳴叫聲，臉上現出一抹喜色，猶豫着沒有從岩石上躍下來。

伏在岩石底部，從草縫中往外窺看的蕭原，立刻示意李黑子再發出哀痛的鳴叫聲。

李黑子張咀再次發出黃麞含着哀痛的鳴叫聲。

這一次叫聲入耳，那傢伙再也忍不住了，霍地一個豹躍，從岩上跳下來，持着槍，彎着腰，輕捷地竄躍向突岩這邊來。

蕭原看得心頭暗喜，示意李黑子再發出鳴叫聲。

李黑子眞會做作，這次發出一聲低弱的黃麞叫聲。

那叫聲顯示出有一頭黃麞在突岩後瀕臨死亡時的哀絕鳴叫。

那傢伙一聽，臉上喜意更濃，並且喉頭咽動了一下，可能是想到黃麞肉的美味鮮甜，忍不住吞了口口水。

而他的速度加快了，那勢子有如一頭嗅到獵物後，悄然掩襲的餓豹。

這一切皆讓蕭原從草葉縫隙中看得一清二楚。

他示意李黑子發出掙扎的响聲。

李黑子照做了。

這時那傢伙已掩到離突岩不到五丈遠的距離，自然聽到了，速度更加快。

而彎低的身形，亦挺起了一些。

這表示那傢伙的警惕性鬆懈了一些。

蕭原看了，咀角泛起一抹笑意。

那傢伙躍奔如豹，接近了突岩。

蕭原立刻示意宋斌屏着呼吸，只讓李黑子發出粗重的黃麞喘息聲。

那傢伙亦屏着呼吸，一步步掩近。

由於太過接近，伏在地上的蕭原只能够看到那傢伙的一截脚腿。

那傢伙的一雙穿着膠底鞋的大脚，接近得令到蕭原嗅到了汗臭混着膠臭的發悶氣味。

那傢伙終於一個閃身，從突岩的那面現出半邊身來。

也就在這刹那，伏地的蕭原右臂猛伸，一把抄住了那傢伙的一雙足踝，往回一拉。

貼站在岩壁上的宋斌，動作配合得恰到好處，左手向前一掩，右手刀光一閃，身形一側一探，恰好掩住了那被抄着雙腿向後仰傾的傢伙的咀巴。

而右手尖刀已準確無比地扎入了那傢伙的心臟部位。

那傢伙冷不防脚下一緊，身體向後傾仰，很自然地雙臂一張，想平衡仰傾的身體，由於要握牢長槍，所以扣着槍機的食指很自然地放鬆了。

這就令到他再也沒有機會再扣機放槍示警。

因爲他發覺不對時，已咽了氣，再也沒有力氣扣動槍機。

他甚至連叫聲也發不出，宋斌的一隻手掌將他的咀巴緊緊捂着。

所以他無聲無息地死了。

而他鬆脫的長槍亦被李黑子及時伸手接住。

接着，那傢伙的屍體亦被蕭原宋斌快捷地拖入了突岩後面。

× × ×

喘了口氣，蕭原向宋斌李黑子打了個手勢，當先從突岩後掠出，弓着腰，躍掠向那塊巨岩。

宋斌李黑子沒有跟着躍掠出，隱在岩側，掩護蕭原。

蕭原一口氣奔掠了十多丈，目光猝然瞥見一條人影從那塊巨岩後轉出來，他來不及多作考慮。揚手一扣扳機，「啪」的一聲，槍聲在山野空中炸响，那條人影雙手一張，朝後就倒。

槍聲一响，蕭原將速度提至極限，激矢一樣撲掠向那塊巨岩。

他明白到，若不搶佔那塊巨岩，他們

就會被對方居高臨下，控制住他們，到時，他們想全身而退，只怕很難。

槍聲一响，巨岩後面立刻响起一陣警呼吆喝，走動碰撞的騷動聲，夾雜着槍栓拉動聲，蕭原猛一個虎躍，撲到巨岩前。

他立刻手抓脚蹬，向上攀登上去。

他必須盡快搶佔這個制高點。

槍聲一响，宋斌的反應也不慢，手一按李黑子肩背，人已標射出去，亦撲向那塊岩石。

李黑子沒有撲出去，依然隱伏在突岩後，掩護蕭原宋斌。

蕭原才攀爬上巨岩一半，巨岩後面已接連响起幾下槍聲，但他毫不在乎，沒有停下來，照舊向上攀，因爲他知道這幾下槍聲只不過是對方胡亂放的，目的是壯胆及壓慌。

宋斌亦毫不理會，在蕭原快攀上岩頂時，他亦攀掠到巨岩後，身軀一貼，接將槍管從岩側伸出去，一隻眼也從凹凸的岩沿往前窺視。

蕭原攀登上岩頂，腦袋才冒出少許，「啪」地一聲槍响，子彈嘯然擦着他的頭頂掠過，差點將他的頭皮擦破。

他疾忙將腦袋一縮，槍管一探，「啪啪啪」，一連掃了六發子彈。

在子彈發射的同時，他的腦袋迅快地冒起。

但隨即又縮下。

也就在他縮下的同時，一顆子彈又以毫厘之差，從他頭頂掠過。

他剛才探頭一瞥，已將巨岩那面的情形看在眼內。

巨岩後面是一堵斜坡，斜坡上怪石遍佈，斜坡下是一片谷地，當中有一條溪流，蜿蜒通向谷地的另一頭，斜坡脚下有兩個帳幕，但一個人也不見，獨眼龍這帮土匪很明顯已藏匿在那些亂石後。

蕭原瞭解了情形後，不得不佩服獨眼龍這帮土匪的眼光。

因爲，獨眼龍選擇巨岩後斜坡下的谷地作營地，可守可退，要不是他們不聲不响解決了那放哨的傢伙，任何人休想不被發覺，接近巨岩，而巨岩就像一面屏障，堵在通向斜坡的前面。

就像現在這樣，蕭原雖然已搶佔了巨岩，依然奈何他們不得，更加不能向下硬衝。

蕭原縮在巨岩後，一時間無計可施。

貼在巨岩側面的宋斌，更加不敢動。

雙方皆按兵不動。

山野間刹那陷於一片死寂。

× × ×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是否省城裏的偵緝大隊？」對方首先開口詢問。

蕭原宋斌皆聽到，但却默不出聲。

「你們再不表露身份，老子就下令衝上來了。」仍然是那語聲粗沙的聲音在喝叫。

蕭原仍然不答。

宋斌也緊閉雙唇，只注視着岩那面斜坡的情形。

「弟兄們，衝上去殺了他們！」粗沙的語聲在呼喝。

斜坡下响起一陣粗野的呼喝聲。「衝呀，殺他個稀巴拉！」

「他媽的，叫他們有來無去！」

呼喝聲雜亂地响起，却是只聞响聲，不見响動。

粗野的呼喝聲持續着。

蕭原與宋斌貞沉得住氣，一聲也不出，也不動。

因爲他們知道，這是對方故意虛張聲勢。目的就是引他們露面，而只要他們上當，沉不住氣，一暴露，就會被對方的槍彈射中。

他們都是經驗豐富的「獵人」，怎會上這種當？

但是呼喝聲繼續接連响起。

兩人依然不理不睬。

驀然間，宋斌槍管一移，向着巨岩斜對的前方開了一槍。

槍聲一响，立刻傳來一聲慘呼聲，接着响起一個人摔跌在地的响聲。

「好狡猾！」宋斌低罵了一聲。

原來對方奸猾得很，見虛張聲勢不能誘使蕭原宋斌露面，遂暗中派人偷偷掩抄向兩面，企圖來個大包抄。

但抄向宋斌這面的人却被宋斌發現了，並且被一槍射殺，抄向另一面的土匪一見奸計敗露，忙不迭退回原來的石後藏匿起來，不敢亂動。

雙方繼續僵持下去。

蕭原藏在巨岩上暗自忖思：對方原來有八個人，原本在人數上佔了絕對的優勢，現在死了三個，只剩五個，人數只比他們多二個，優勢已削弱，只要策略運用得當，不難將他們全殲滅在這裏，否則，僵持到天黑，就會被其乘機走脫，那又要費一番功夫了。

忖思之後，他立刻朝岩下的宋斌打手勢，之後又向隱伏在突岩後的李黑子招了招手。

李黑子提着奪自放哨那土匪的步槍，肩上斜掛着自那土匪身上取下來的子彈帶，俯身弓腰，飛快地奔跑向巨岩。

蕭原待李黑子貼身伏在巨岩的另一邊，才張口呼叫道：「獨眼龍，你聽着，你已經被包圍，逃不了，識相的立刻棄械投降，否則你們會被射成蜂窩一樣。」

「老子操你娘的皮，你小子有胆的就別做縮頭烏龜，將腦袋伸出來，看老子不一槍將你腦袋射爆！」仍是那粗沙的語聲在喝罵，這人很可能就是獨眼龍。

「獨眼龍，我知道你的槍法很準，你敢不敢與我單獨鬥鬥槍法？」蕭原只是出聲，不露人。

「老子才不會這樣傻，現身與你鬥槍法，只要老子不出來，你奈何不了老子，天一黑，你不走，老子也走了。」獨眼龍粗沙的語聲又响起。

這一次蕭原沒有再開聲，槍管一探，循聲一扣扳機，將槍裏的子彈全數射出。

接又拔出了另一枝匣槍。

他一放槍，立刻引來一陣爆豆也似的密集槍聲，子彈擊在岩石上，擊得火濺石屑揚。

蕭原像毫不示弱般，左手握着的另一枝匣子槍一探，向着斜坡下扇面形掃了一梭子彈。

右手已飛快地將原先的那枝匣子槍的彈匣卸下，裝上了另一梭子彈。

這剎那間，槍聲大作，子彈掠空，嘯嘯作響。

而貼伏在巨岩兩邊的宋斌李黑子却一點動靜也沒有，難道他們忽然變了呆子？

非也，宋斌李黑子就趁這槍聲大作的熱鬧時刻，爬伏在地上，像蛇一樣貼地自巨岩側面爬出去。

他們想趁這時刻，自兩邊向斜坡下抄襲落去，來個三面夾攻。

而蕭原忽然放槍，目的就是吸引對方的注意力，好讓宋斌李黑子能成功地自左右兩邊潛掩下斜坡。

若是包抄成功，那麼獨眼龍他們就成了甕中之鼈，再也逃不了。

不過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是否能夠成功，還是未知數。

宋斌李黑子在地上爬行了五六丈，還沒有被對方發現，但再向前潛行，立刻就被發現了。

一輪急激的槍彈掃過來，擊得塵土飛揚，壓得宋斌貼伏在地上，連頭也不敢抬一抬。

而另一邊的李黑子也被發現了，幸虧他在第一輪槍彈掃射過後，身形貼地疾滾，滾到一塊石後，但大腿已被急追疾射的槍彈擦破了一塊皮肉，痛得他齜牙咧咀，來不及察看傷勢，長槍一响接一响，朝着斜坡下一連放了五槍。

蕭原爲了掩護宋斌退回岩後，也顧不了這樣多，一咬牙，雙槍交錯着伸出，食指一扣，左右揚動，「砰砰砰砰……」一連串槍火朝斜坡下猛掃，硬是將獨眼龍等匪徒壓得抬不起頭來。

宋斌藉着這一剎那的空隙，連竄帶滾，退回巨岩後。

他僥倖沒有掛彩，但褲管却被射穿了兩個彈洞。

李黑子亦忍痛退回岩後，發出一連串咒罵聲。

蕭原一見兩人無恙，一顆提起的心才放下，忙將空彈匣退出，重新裝上彈匣。

經過一輪激烈的槍聲之後，山野又重歸沉寂。

「小子們聽着，你們奈何不了老子們，有種的就衝下來。」斜坡下傳來獨眼龍粗沙的呼喝聲。

宋斌正在爲李黑子敷上傷藥，包紮傷口，蕭原則充耳不聞，只有李黑子忍不住扯着大噪門在叫罵：「獨眼龍，你算什麼英雄，有胆的就伸出你那顆龜頭，看老子不一槍射爆它！」

宋斌忙搖手阻止李黑子再罵下去。「省口氣留着一會對付他吧。」

李黑子恨得牙癢癢的，牙齒磨得格格作响。

雙方就這樣僵持着，直到晌午。

幸好今天的太陽不大猛烈，經常被浮雲掩住，令到他們還不至於太難受。

蕭原宋斌李黑子三人隨身帶有乾糧，於是三人輪流着吃，監視着斜坡下獨眼龍等匪徒的動靜。

× × ×

太陽已西墮，眼看不到兩小時就天黑了，蕭原宋斌心裏焦急萬分。

若再這樣乾耗下去，天一黑，獨眼龍他們就會乘黑夜的掩護，從容逸脫。

必須要想一個辦法，在天黑之前，將獨眼龍這帮土匪徹底消滅。

但形勢不利於攻擊，蕭原宋斌儘管焦急，但却想不出一個妥善的攻敵之法。

他們想不出攻敵之策，獨眼龍他們却實行硬攻了。

槍聲驟然間爆豆般响起，驚破了寂靜的山野，子彈像火網一樣，罩射向巨岩，射空的子彈嘯然掠過，擊在岩上的子彈崩崩响，濺起火花石屑，這一輪槍彈壓得蕭宋李三人不敢將腦袋稍露分毫。

密集的槍火持續了足有一刻鐘。

獨眼龍手下的其中兩個土匪，已藉着槍火的掩護，如兔子般躍奔上斜坡，搶到巨岩前面，將身形隱下來。

蕭原宋斌李黑子由於被密集的槍火壓着，都看到外面的情形，那兩個土匪搶到巨岩的那一面，他們當然看不到。

雙方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

但危險的是蕭宋李三人。

因爲他們不知巳有兩個土匪搶到巨岩的那一面。

現在的情形變成了敵暗己明。

這對蕭宋李三人極之不利。

× × ×

槍火在兩名土匪搶到巨岩那一面後開始疏落下來。

鱉了一肚子氣的李黑子早就忍耐不住，罵了一聲，腦袋微現，探臂伸出長槍，向着斜坡下接連放了三槍。

獨眼龍他們却在李黑子放槍時，停止了放槍。

宋斌貼在巨岩後的另一邊，監視着那邊的情形，對於獨眼龍他們的忽然放槍，忽然又停止，心裏感到納悶，隱隱覺得對方這樣做必有用意。

但一時間又猜測不出，只好提高警惕，以防驟發的意外。

蕭原對於獨眼龍他們這種像神經質般的舉動，一開始就覺得不妥，猜測他們這樣做，必有用意，否則，傻瓜才會這樣浪費子彈，想着，他在槍聲停歇的剎那，稍微將腦袋探出，察看一下對方到底在弄什麼詭計。

「啪」的一响，蕭原的反應不可謂不快的了，腦袋縮下時驟覺耳朵一凉一熱，接火辣辣般痛，伸手一摸，原來耳朵被子彈擦傷了皮。

蕭原忍着痛，知道這一槍必是獨眼龍放的。

「小子，老子的槍法如何？要不是你做慣烏龜，頭縮得快，那一槍準將你的腦袋打爆。」是獨眼龍粗沙的語聲從下面傳上來。

蕭原隱着痛，大聲道：「獨眼龍，有種的咱們耗下去，看誰能够耗到底。」

「老子才不會上你的當，老子還有買賣要幹，要耗，你們自個耗下去吧。」獨眼龍粗沙的語聲很難聽。

蕭原張口欲說什麼，驀然又再槍聲大作，這一次的槍火，却沒有上一次那樣密集。

所以，蕭原宋斌李黑子可以還擊。

這一輪交火持續了大約一枝烟的時間，然後又疏落地停下來。

雙方誰也傷不了誰。

蕭原這時已換了一個位置，不用伸出腦袋，從凹陷的岩面，可以窺察到斜坡下面的情形。

這時他正看到斜坡下一塊亂石後，有條漢子提着槍，閃掠向谷地。

接着又有兩條人影向谷地閃掠。

「難道他們想跑？」蕭原心頭閃過這個疑問。

但他隨即又否定了：「現在離天黑最多不過一個小時，他們無理由不等天黑就跑的，莫非這是詭計？」

蕭原一直注視着那三條人影的行動，腦中意念轉個不停。

那三條身形藉着谷地草樹石塊的掩蔽，順着溪流，一直朝水流的方向跑，那絕無疑問是想跑了。

蕭原忙扭頭吩咐宋斌：「宋兄，獨眼龍他們可能是眞的逃跑，也可能是誘咱們上當的詭計。我只見到三條人影在跑，應該還有二個人才對，這兩個人可能藏匿在斜坡下的亂石中，等着咱們現身去追時，乘機放冷槍，咱們務必要小心一點，咱們等會追下去時，盡量將身形縮小，分散開來，避免傷亡，你認爲怎樣？」

宋斌聽完點頭道：「好，蕭兄你仍然留在岩上，掩護我與李黑子衝下去。」

「小心。」蕭原說完，立刻扭回頭，注視着斜坡下的情形，及可能藏匿有人的亂石。

宋斌緊一緊手中匣槍，向李黑子打了個手勢，一閃身自岩後轉到岩側，接一躬腰，貼着岩側向前竄去。

李黑子亦自岩後閃出，狸貓一樣向前閃躍。

蕭原在岩上目光閃閃，一眼關七，準備隨時以槍火掩護兩人。

× × ×

沿着溪流竄奔的三條身形閃沒在一叢亂石後，陡然不見了，與此同時，宋斌李黑子自左右雙雙搶到巨岩前面的兩側。

突變也就在這時發生。

左面的李黑子身形才閃出，槍管已被人一把攫住，接向上一托，一枝槍管已迅快無比地抵在他的小腹上。

李黑子爲人雖然粗魯，但身手却很敏捷，他想也不想，在槍管抵上他小腹的一剎那，半身一側，同時飛起一脚。

也就在他半身一側的剎那，槍咀暗紅一吐，砰砰砰响了三聲。

槍响的同時，李黑子飛起的一脚已踢在一個人的臂肘上。

兩人同時發出一聲痛叫。

那偷襲李黑子的人被一踢之力震得手中槍脫手飛脫。

而李黑子若不是毫不停滯地施展出一連串的動作，只怕那三槍已在他小腹上射穿了一個大洞。

由於他側閃得快，所以那三槍在他腹側腰間擦出一道血槽。

李黑子這時毫不覺得疼痛，情急地猛吼一聲，左臂一張，蠻牛一樣衝撲向那偷襲他的人。

那偷襲李黑子的就是先前藉着槍火掩護，從斜坡亂石中潛竄搶躍到巨岩前的兩名土匪之一。

這名土匪本以爲可以偷襲得手，那知道李黑子身手如此迅猛靈捷，見李黑子向他撲來，陉叫一聲，攫着槍管的手用力一帶，順勢一個仰臥，想將李黑子帶得摔跌在地。

李黑子這時顯示出他與虎豹搏鬥的高明身手，他雖然身形猛撲，但却及時將手中槍一鬆，接一個虎撲，撲壓在那匪徒身上。

那匪徒想不到一帶之下，只將步槍帶動，重重地砸在地上，而李黑子粗壯的身軀，已將他撲壓住，忙不迭棄掉手中槍，雙臂箍抱着李黑子的腰背，單脚在岩脚一撐，抱着李黑子在地上翻滾起來。

另一邊的宋斌幾乎與李黑子在同一時間，遭到隱伏在岩石前面另一邊的一名土匪的襲擊。

這襲擊來得太突然，也大出他意料之外，這令到一心只注意着斜坡上亂石堆的宋斌，差點喪命。

不知是那土匪槍法不太高明，還是宋斌命不該絕，宋斌在半身閃出巨岩前面時，槍彈擊中了他的肩頭。

槍聲一响，宋斌已知不妙，當時肩頭上一震一痛，握槍的右手立時無力，痛哼聲中，他藉那槍彈一撞之力，朝後側跌在地上。

而在摔跌的同時，他的左手巳閃電般的速度，將插在腰前的另一枝匣槍拔了出來。

那土匪一擊得手，半身自岩前探出，槍咀一點，就朝倒地的宋斌開槍。

「啪啪啪」一連五响槍聲响起，宋斌連放四槍，那土匪只來得及放了一槍。

但宋斌的四槍却將那土匪的頭臉射爆了，而土匪開的一槍，却射到不知什麼地方。

那是因爲他是在被宋斌四槍擊中之後，才食指一緊了放出的。

在那那樣短的距離下，槍彈的撞擊力非常猛烈，將土匪撞擊得整個人離地仰跌出去，射出的那一槍自然亦偏高了所以射不中宋斌。

× × ×

左右槍聲一响，伏在岩上的蕭原神情猛震，他知道上了一個大當。

他當時第一個反應就是從岩上躍起，也顧不了可能會挨冷槍的危險，目光如電般朝岩下左右掃視。

幸好那隱沒在谷地溪流那頭的三個土匪沒有動靜，否則，以獨眼龍的槍法，向他放冷槍的話，蕭原不被擊斃也會掛彩。

蕭原一眼瞥見左邊的李黑子正與一名土匪在撕纏翻滾，打得難分難解，一時間不會有危險，遂一聳身，跌落岩右邊地上。

他是因爲看不到宋斌這面有動靜，心懸他的生死，才決定先察看一下宋斌這面的情形。

落地後乍一見宋斌的樣子，蕭原大吃一驚，還以爲宋斌死了。

宋斌雙目閉着，側躺在岩壁脚下，肩頭上槍傷的地方，正汩汩湧流出鮮血，染紅了半邊胸臂。

看清楚了宋斌只是肩頭受傷，他才略爲放下心，身形一轉，不放心地探身出岩前，察看一下，看是否還伏有人。

「宋兄，挺得住嗎？」蕭原這時已將

痛得汗水直冒，咬牙忍受着劇痛的宋斌扶坐在岩壁上，快速俐落地掏出鎮痛止血的傷藥，敷在他肩頭傷口上，並撕下一幅襟子，包紮起來。

宋斌痛得臉色煞白，呻吟一聲，顫聲道：「不要緊，好狡猾的獨眼龍，李黑子沒事吧？」

蕭原三五下手勢將宋斌的傷口包紮好。「應該沒有什麼事，你歇歇，待我過去看看。」

宋斌無力地點點頭。

但左手的匣槍仍握得緊緊的。蕭原輕悄地拍拍宋斌左肩，躍跳起，繞過岩壁，奔向正與那名土匪纏鬥在一起的李黑子。

李黑子勇悍有如一頭豹子，雖然受了傷，仍然勇猛得很，手抓脚踢口咬，終於將那土匪壓在身下，將其扼死。

蕭原恰在這時趕到來。

李黑子却有如一個血人般，從那土匪的屍體上跳起來。

他身上臉上的血，有些是他身上流出來的，一些是從那匪徒千瘡百孔般的屍體上沾染上的。

乍一見渾身是血的李黑子，有如一個茹毛飲血的野人。

李黑子受的傷雖不很重，但由於在與那土匪撕纏搏鬥時，拚盡了體力，所以這時有一種虛脫的感覺，站起來的身體不由搖晃起來。蕭原忙一個箭步搶上前，將李黑子扶住。

「黑子，你傷得很重吧？」

李黑子虛弱地搖搖頭，喘着道：「一點小傷，算不了什麼，倒是那傢伙兇蠻得很，要不是我氣力比他大，眞還鬥不過他呢。」喘口大氣又說道：「歇一會就沒事的了，宋爺怎樣了？」

蕭原吁口氣道：「他肩頭上挨了一槍，傷得很重，還幸沒有生命之憂。」說完扶着李黑子來到宋斌倚坐的那邊岩壁。

× × ×

黑夜又將山林籠罩了。

山林在黑沉的夜色中，顯得神秘而又幽異，也靜得份外深沉。

一堆野火前，蕭原宋斌李黑子三人圍坐在火前。

閃晃的火光將三人的臉面映得明暗不定，三個人都沉默着沒有說話。

在天黑之前，他們動手檢查了那五名死去的土匪，將他們身上的短槍及子彈取去，發現五人中，沒有一個是瞎了一只眼的。

這顯示獨眼龍利用那兩個伏在巨岩前面的土匪的掩護，乘機逃脫了。

這個獨眼龍眞可以說得上心狠手辣，奸狡如狐。

他竟不惜犧牲兩個同夥，藉機溜走。

固然，若那兩個匪徒一擊得手，將蕭原宋斌李黑子三人擊斃，再好不過，現在他們不是也溜得無影無踪了嗎？

經過這一番接觸，再要找到獨眼龍他們，不知又要費多少工夫，說不定從此找不到他們。

但蕭原外號「天涯海角」，那表示就算獨眼龍無論逃到天之涯，逸到海之角，蕭原也決不會罷手，而事實上，自他出道以來，還沒有一個被他追捕的匪徒能够漏網走脫的。

否則，他不會號稱海角天涯了。

「宋兄，你肩上受的傷不輕，行動有所不便，你與李黑子出山養傷吧，獨眼龍由我來解決，好嗎？」蕭原用一截樹枝撥弄一下火堆。

宋斌看來精神很好，堅決地搖搖頭：「這點傷我還挺受得住，蕭兄，你一個人追索獨眼龍他們，危險得很，你是我邀來的，我怎能受點傷就撒手不理？」

「蕭爺宋爺，這帮土匪兇殘惡毒，不將他們徹底消滅，我決不出山。」李黑子倔强地望着蕭宋兩人。「再說，在這深山密林中，沒有我帶路，很容易會迷失在山裏。」

蕭原想了想，知道再怎樣說，兩人也不肯出山的了，遂吐口氣道：「宋兄，你以爲獨眼龍他們會不會逃出山去？」

宋斌目光投注在閃晃不定的火焰上。「他們若逃出山去，無異自投羅網，山外各處路口，皆有附近一帶鎮集的聯防隊把守，他們想逃出去，只怕很難。」

「李黑子，你最熟悉山裏的情形，依你推斷，他們會逃到哪裏匿藏起來？」蕭原轉望着李黑子。

李黑子搔搔頭皮道：「山裏這樣大，林又密，要藏匿起來，多的是地方，獨眼龍這人狡猾如狐，說不定他們會轉回這附近，躲藏起來。」

蕭原聽了，倏的心頭一動，默默忖思起來。

由於傷痛勞累，宋斌與李黑子很快就躺下睡着了。只有蕭原仍然坐着沒有動，時而仰首望天，時而注視着躍動的火舌，若有所思。

山野寂寂，偶爾傳來一兩聲夜梟啼叫，野獸嗥鳴，令人感到魄動心驚，也益增夜之恐怖。

蕭原却充耳不聞，仍在沉思着。

良久，他才倏然從地上站起來，繞着火堆的四周，走了一圈。

在走動時，不時彎腰有所動作。

然後，他回到原來的位置，躺下來，與宋斌李黑子脚板對脚板，成三角形。

燃燒的火堆由明亮逐漸淡黯，而又變成暗紅，成爲一堆燃燒着的火炭。

宋斌與李黑子的鼾聲應和着在沉寂的夜空中響起，不久，蕭原的鼾聲也加入，變成了三重奏。

× × ×

天上雖然無月，但有星。

疏落的星星在廣寬的夜空閃爍着，地上，亦有五點閃亮的光照在閃移着。

這五點光點有點像燐火、狼眼。

閃亮的光點在慢慢地，悄無聲息地向前移動。移動向已熄滅的火堆，蕭宋李三人躺着的地方。

蕭宋李三人睡得很熟，鼾聲不絕。

夜本來就充滿了秘密，這五點悄然移動的光點，爲神秘難測的夜增添了幾許詭秘。

沉靜如死水一樣的夜空忽然響起一下細碎的聲響。

那五點光點亦倏然停凝不動。

蕭宋李三人的鼾聲依然大作。躺着的身子也沒有動一下，由於夜色太黑，所以

除了蕭原自己之外，沒有人知道他的眼皮微微動了一下，當然亦無可能有人看見。

足有一盞茶時間，那停凝的五點光點，又開始移動。這時候大約離開天亮不到一個小時。夜色雖然仍是黑沉沉，唯是天邊已有淡濛的亮光透出。

也就在五點光點分從三個角度移動到距離蕭宋李三人躺着的地方大約三丈的距離時，蕭原的脚尖已不着痕跡地碰觸在宋斌的脚板上。然後又碰觸在李黑子的脚板上。

蕭原感覺到他們都微微顫動了一下。

這表示兩人已從睡夢中醒過來。

但三人的鼾聲沒有停歇過。

五點光點又移近了幾尺。

也就在這時，蕭原像一個猛然受了惡夢驚擾的人般，驀然身轉臂揚，一溜暗紅的火光隨着連串的槍聲從他揚起的手上吐出。驀然乍響的槍聲在沉寂的夜空中響起，份外響亮驚心，驚起了一些宿鳥。

槍聲一響，那五點光點像受驚的鳥獸般，倏地隱退不迭，同時響起一聲比狼嗥梟叫還要難聽的慘叫聲。

那好明顯，是從一個人口中發出的聲音。這證明了那五點移動向蕭宋李三人的光點，不是燐火、野狼，而是人的眼睛。

慘叫聲的同時，一陣急亂的槍聲又響起，子彈曳着紅光，射向蕭宋李三人躺着的地方。但蕭宋李三人已不在那地上，所以絲毫沒有損傷。

蕭原在放槍後的刹那，已一連幾個疾滾，滾到七八尺外的一塊石後，匍伏在地，向着噴出火光的地方掃了一梭子彈。

而宋斌李黑子在蕭原以足尖抵觸他們的脚板時，就醒了，到蕭原驀然開槍，兩人已各自一個滾身，接竄向一塊石後。

對於附近的環境，他們在睡覺前已了解清楚，所以他們能迅速地隱伏在石後。

隱伏在石後的宋斌李黑子亦各自向暗紅閃現的地方開了幾槍。

一時間，槍聲震撼了星空。

而那邊五丈外的地方，亦有槍火射出，射向蕭宋李三人藏身的地方。

蕭原從對方發射時槍咀吐出的暗紅猜測到，對方只有兩人，那麼，發出慘叫聲的那人，被他擊斃了。只不知那人是否獨眼龍。他於是試探一下。

「獨眼龍，你好陰險，竟然來個回馬槍，黑夜摸營，幸虧我早有準備，否則，我們會死得不明不白，現在你們三個人只剩下二個人了，再不棄械投降，將死無葬身之地。」他的話還未說完，對方向他的藏身處開了五六響槍。

宋斌李黑子也不示弱，立刻開槍將對方壓制住。

「好小子，老子才不會棄械投降，橫豎是死，拚掉你們一個够本，拚掉二個對扯，拚掉你們三個，老子們就有一條生路。」獨眼龍粗沙的語聲，在夜空中響起，聽得人寒毛倒豎。「小子，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獨眼龍，你聽着，我是蕭原！」蕭原報上姓名。

「原來是道上有名的緝捕能手『海角天涯』蕭原！」獨眼龍的語聲有點驚慌。「怪不得這樣厲害，令老子損乒折將。」

「獨眼龍。還有我宋斌！」

「哈，『一陣風』宋斌也來了！」獨眼龍笑聲有點乾澀。「還有一個是誰？」

「無名小卒李黑子！」李黑子粗聲呼喝。

「果然是個無名小卒，老子從來未曾聽過這個名字。」獨眼龍稍帶嘲諷的語聲在那邊響起。

「獨眼龍，現在離天亮大約只有半個小時，你再也逃不了，投降吧。」蕭原邊說邊向離他五尺左右的宋斌打了個手勢。

宋斌立刻有所動作。

「投降？眞是笑話！」獨眼龍冷笑：「談談條件還可以。」

蕭原正想拖住獨眼龍，聞言乘機道：「你的條件是什麼？不妨說出來聽聽。」

「很簡單，老子將那一千大洋贖金全部給你們，你們放棄捕殺老子們的行動，怎樣？」獨眼龍的口氣有點哀求的意味。

「本來，幹我們這一行的，爲的就是錢，你願意給我們一千大洋，放過你們也無不可，可惜他們懸賞的大洋比你們那一千大洋多了一倍，而我又是個有始有終的人，所以，我不接受你提出的建議。」蕭原故意短話長說，拖延時間。

「好小子，談不攏就拉倒，你以爲老子怕了你們？老子縱使活不了，也要施你們一同上路！」獨眼龍惡恨恨地大聲說。

「我才不會陪你到閻老五那裏，你的槍法雖然高明。但我也不賴，何況我們人數比你多，穩佔上風，就算你這一次再逃脫，別忘了我的外號，我們一定會將你捕殺！」蕭原語聲冷峭。

「老子若想逃，早就逃得遠遠的了，你小子也未必追尋得到！」獨眼龍惡聲惡氣地說：「你們殺了我六個弟兄，說什麼也要與你們拚拚，爲死去的弟兄報仇！」

「那很好，有骨氣，天亮後，咱們可以較量較量。」蕭原一面說一面拿眼窺視前方的動靜，準備隨時配合宋斌的行動。

× × ×

宋斌在蕭原與獨眼龍對話的時候，從石後貼地匍伏着向側爬行。

他是想從側面爬行包抄到獨眼龍據伏的山石側後，來個突然襲擊。

他很順利地爬行了五六丈。

但他却忽然停下，而且猝然一個側滾，左手食指一扣，短槍槍咀吐出連串槍火，射向距他大約丈遠的一團蠕動的黑影。

他雖然右肩頭受了不輕的槍傷，行動及反應仍然很敏捷。

在他滾身開槍的同時，那團蠕動的黑影亦倏然疾速地接連滾動起來，同時一溜暗紅隨着連串的槍聲閃吐出，射向宋斌。

槍聲一響，蕭原立刻開槍，射向獨眼龍語聲傳出的地方。他這樣做目的是壓制獨眼龍向宋斌開槍，同時掩護他退回來。

雖然是在黑夜之中，看不清楚周圍的景物，只要向着有槍火閃吐的地方掃射，宋斌就不難被擊中。

蕭原這一着做對了。那一輪槍火壓得獨眼龍沒有機會開槍。

宋斌一見掩襲的行動被識破，忙不迭接連幾個翻滾，然後迅速地爬行回石後。

獨眼龍那名剩下的同伙，在放了一輪槍後，亦知道危險，邊開槍邊疾往後退。

早已屏息等待着的李黑子焉肯放過這個好機會？瞄準了對方槍火閃現的方向，食指一扣，「砰」地開了一槍。

對方立刻痛呼一聲。

這顯示對方中了槍。

痛呼聲响起，隨即响起獨眼龍粗野的咒罵聲，接一輪急驟的槍火掃射過來。

嘯嘯的子彈急掠過，壓得蕭原李黑子不得不將腦袋縮下來。

緊接着又是一輪槍火掃過來，蕭原李黑子只好緊伏不動。

宋斌却已安全地藏匿在一塊山石後。

想來對方也已有隱藏的地方，獨眼龍不再開槍。

天色雖然黑暗，天邊却泛現出一抹魚肚白色。天就要亮了。

× × ×

蕭原心裏實在很佩服獨眼龍的奸狡。

他實在料想不到，獨眼龍的想法與他一樣，亦是藉着對話的機會，派出僅剩的同伙偷潛過來，進行掩襲。

幸虧雙方在半途這樣巧妙地遭遇上，否則，就算殺得了獨眼龍，他們那方面也必然有所損失。

獨眼龍那面自偷襲失敗後，沒有一點聲息。

蕭原暗自忖思，覺得乘這時候，分三面進行强攻，有八九成把握可以將獨眼龍一舉擊潰。

若再拖延對峙下去，萬一又給他乘黑溜走，那就費時失事了。

趁着獨眼龍只在獨力難支——他僅剩的一個同伙也受了傷，起不了多大作用，這應該是最好的攻擊機會。

蕭原忖思之下，決定立刻進行攻擊。

他立刻爬行到李黑子的身邊，將自己的決定告訴他。

李黑子早就不耐煩了，一聽，立刻同意。

他再爬到宋斌藏身的地方，將自己的意思說出來，宋斌亦有這個意思，遂決定下來。

不過，由於宋斌的肩頭受了傷，所以蕭原決定宋斌伏在中路不動，以槍火掩護他與李黑子由左右兩路進攻。

宋斌自知受傷後行動較以前沒有那樣敏捷方便，同意了。

於是，三個人立刻準備起來。

× × ×

夜之黑暗雖然仍殘留不去，但天邊的曙光已越來越亮，將黑暗驅走。

獨眼龍他們仍然沒有動靜。

蕭原他們却發動了猛烈的攻擊。

三個人幾乎是同時一齊開火，集密的槍火在夜空中閃曳，槍彈集中射向獨眼龍匿藏的那塊山石。

想來是槍火太猛烈了，獨眼龍根本就沒有機會還擊。

一邊開槍，蕭原與李黑子自左右竄躍出，躬着腰，虎豹一樣迅速猛地撲向那塊山石。

宋斌則以連串的槍火掩護他們進攻。

就在蕭原李黑子躍進了幾丈之後，從那塊山石的左右側面，噴出一連串槍火，分別射向蕭原李黑子。

蕭原敏捷地左右閃跳躍進，手中短槍連續不斷地吐出槍彈，射向對方。

李黑子像一頭野豹般，狂衝猛躍，手中的短槍亦叫個不停，毫不理會叫嘯着從頭上自側掠過的槍彈。

宋斌伏在石上，兩枝匣槍輪流放射，射向對方兩側，企圖將獨眼龍他們壓制得龜縮不敢動。大概獨眼龍他們知道這是關乎生死存亡的時刻，毫不理會那密集的槍火，從山石的左邊不停開火，希望能阻止蕭原李黑子的撲攻，最好能射殺兩人。

蕭原巧妙地閃跳躍進，褲管被子彈穿射了兩個洞，臂膀也被擦傷了，眉頭也不皺一皺，躍進到距獨眼龍藏身的那塊山石約六七丈的一塊岩石後，立刻將身形隱蔽起來。

蕭原藏身的位置極好，就在獨眼龍的側後方，這一來，獨眼龍他們就暴露在他的視綫內。

李黑子却在腿上挨了一槍，撲伏在地上，不能再前進。宋斌見狀，忙將槍火集中射向山石的那一側，壓制對方不能向李黑子開槍射擊。

× × ×

獨眼龍與受了傷的同伙匿伏在石後，眼見蕭原躍進到他們側後方，自己完全暴露在蕭原的射擊之下，立刻慌亂起來。

首先是那受了傷的匪徒，慌亂地從石後一個轉身，撤退就跑。

但他這一來，就將身形暴露了。

李黑子雖然受傷倒地，却絲毫不影响他開槍射擊，他瞄準了那亡命狂奔的匪徒開了一槍。

槍响人倒，那匪徒身軀猛然一挺，雙臂一張，像一個正在奔跑着的小孩子被絆了一下般，猛地撲摔在地上，沒有再動。

現在只剩下獨眼龍一人。

獨眼龍像一頭兇猛的困獸般，雙眼閃着兇光，弓着身半蹲在地上，瞪視着蕭原藏身的那塊山石。

「蕭原，有種的就站起來，與老子拚個高下！」獨眼龍咆哮如雷。

「獨眼龍，乖乖的將槍扔出來，否則，你的身上將會開幾個血洞！」蕭原勝劵在握，才不會那樣傻。

「要老子束手就擒？別夢想，老子死也要將你拖着一同上路！」獨眼龍揮舞着短槍，像瘋虎一樣，兇悍地從石後躍出來，一邊狂亂向蕭原藏身的石塊放槍，一邊狂衝猛撲。這獨眼龍確是個兇悍的匪徒。

蕭原才不會那樣笨，讓他撲上來。

所以他開了一槍。

狂衝猛撲的獨眼龍倏然像受到猛烈的撞擊般，脚步一窒，身形晃仰了一下，睜着一只獨眼，不相信地俯望着胸前血洞流出的鮮血，接一聲大吼，張臂撲向蕭原。

蕭原放了那一槍之後，緩緩從石後站起來。他對於自己槍法有絕對的信心。

獨眼龍只衝前一步，就重重地摔撲在地上。宋斌扶着李黑子，來到蕭原身旁，望着地上死去的獨眼龍，三人同時長長地吐了口氣。

「天終於亮了。」蕭原仰眼望着天邊射出的霞光。

宋斌李黑子同時仰眼望着天邊那閃射的霞光，臉上泛現出一抹開朗的笑容。

——天亮了。

（全文完）

兩月完中篇奇情故事

西門丁·文
黃耀基·圖

粉盒（一）



女娃走暗鏢　既失而復得

樹林兇殺

七月廿一日，晌午。

江北洛陽城的太白酒樓高朋滿座，席無虛設。

太白樓在洛陽名頭十分之响亮，出入的都是達官貴人，非富即貴。

樓上雅座比之樓下更加高上一籌了，靠窗東首的一張桌子坐着一個白衣青年。

這青年散髮披肩，眉目清秀，可是身上却散發着一股懶洋洋的氣息。

他一人據桌而喝，目無旁人。

樓上還有歌伎獻藝，此刻一個衣穿鵝黃色衣裳的女子正和板輕啓朱唇，唱的是柳三變的「雨霖鈴」詞兒。

寒蟬凄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

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

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靄沈沈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

今宵酒醒何處？

楊柳岸，曉風殘月。

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

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歌聲甫停，掌聲雷動，一干紈袴子弟更是高聲叫好。那歌伎却充耳不聞，一雙妙目不停地注視着白衣青年。

白衣青年對她瀟洒地一笑，她便像魂魄被勾了去般，蓮步姍姍向他走去。

白衣青年目光一掃，接觸到的盡是妒恨的眼色，他也不在意，微微一笑把桌上的兩個酒盞斟滿了酒。

「小紅，你越唱越好啦！」

「楊爺你別笑我，咦，柳爺沒來？你們是焦不離孟的呀！」小紅擰動一下腰肢，在白衣青年對面坐下。

「我正在等他。來來，待我先敬你一杯！」

「多謝楊爺！」小紅酒量頗豪，一口氣乾盡杯中酒。酒一入肚，粉臉酡紅，眼波橫流，更增幾分嫵媚之色。「柳爺去了那裏？」

「他到城東找個朋友。」白衣青年臉露神秘之色。

小紅跟他似乎頗爲熟絡，聞言輕啐一聲：「九成不是好事！」

白衣青年哈哈大笑，「正是好事！」

小紅臉色更加紅，嗔道：「你倆還有好事？」

白衣青年突然附耳對她輕聲說了幾句話。小紅半喜半嗔輕輕擂了白衣青年一下。「早知你也沒做好事！」說罷翩翩站了起來，道：「楊爺請稍坐片刻！」說罷走向鄰座。

白衣青年望着她的背影，臉上泛上兩分笑意。每逢白衣青年和他的師弟在座，小紅必唱這曲「雨霖」鈴的詞兒。

今宵酒醒何處？

楊柳岸，曉風殘月……

這本是曲詞，恰巧也是他師兄弟的姓名。白衣青年名楊曉風，他師弟叫柳殘月，兩人嘯傲湖山，棧留青樓賭坊。有好事者稱之為「風流楊柳」。

他師兄弟出身邪魔，放浪形骸，落拓不羈，在白道中人的眼中頗為不肖。

未時，白衣青年楊曉風仍不見柳殘月依約前來，心裏不禁嘀咕：「這小子有了女人，連師兄之約也給忘了！」便自己呼酒叫菜，吃喝起來。

幸而過了不久，小紅又回來陪他，這才不致太過煩悶。

食座漸散，座中只剩幾個紈袴子弟，坐在一邊閑嗑牙，一邊拿眼瞪在小紅的纖腰上。

小紅一雙妙目沒有一刻離開過楊曉風，楊曉風却低着頭想着心事。

他知道他師弟跟他一樣，雖然放蕩不羈，但十分守諾，除非臨時發生了什麼意外，否則絕不會失約。

「小紅，現在是什麼時分？」

「申時啦，楊爺你還不……」說着故意扭了一下纖細盈握的腰肢，使飽滿的胸脯大大地抖動了一下，一雙大眼睛，似乎要滴出水來。

楊曉風忙把臉挪開一點，道：「小紅，我有事改天再找你！」說罷摸出一錠銀子拋在桌上。「你替我會帳！」

小紅急道：「楊爺你趕着去那裏？」

「我去找老二！」楊曉風急步一竄，沒讓她攔着。他一陣風跑出店外，飛身躍上坐騎，一挾馬腹，絕塵而去。

他的坐騎大有來頭，渾身上下一片雪白，沒有一點雜毛，一雙眼珠子却成碧綠色，像翡翠般晶瑩。牠本是關東百里馬場主人「快刀」盧趕馬的愛駒。

有一次，盧趕馬運了一批馬匹，入關販賣，事後到洛陽閑逛，在萬勝賭坊裏剛巧遇上楊曉風，兩人便推起牌九來。

「快刀」盧趕馬的刀雖快，錢輸得更快，却又偏生一副劣馬的脾氣，硬是不信邪，結果輸得乾乾淨淨，連這匹白玉神駒也賠給楊曉風。

不過，事後盧趕馬跟楊曉風兩師兄弟却反而成了莫逆，時有來往。

× × ×

馬行甚速，眨眼已出了城門。七月的日頭，又熱又毒，雖是申時仍然令人喘不過氣來。

馳了十里，路旁有座疏落的小樹林，楊曉風酒喝得多，有點內急，忙勒馬收韁，下馬入林解手。

樹林內蒼蠅嗡嗡亂叫亂飛，楊曉風不覺皺一皺眉頭。由於樹木疏落，隔遠能見人影，楊曉風只得走至樹林深處。

越往裏走，蒼蠅越多，楊曉風一邊解手，一邊環視周圍環境。附近樹枝斷折頗多，樹葉落了一地，地上足跡凌亂。

楊曉風看了幾眼便知此地不久之前便有人在此打鬥，而且雙方都是持着武器。

他突然發覺一羣羣的蒼蠅都往一叢野草中飛落去，心頭一動，走前幾步探視。

目光一落，草叢邊地上有一物，在陽光下泛着綠光。拾起一看，却是一塊翡翠玉珮，驀地心中一寒，暗呼：「不好，這不是老二佩帶在腰際的那一塊麼？」

楊曉風一顆心登時亂了起來，撥開那叢野草一望，只見內裏倒臥着一個身着天藍色衣衫的屍體，衫上血漬斑斑，臉向地上，雙腳微曲，背後有個傷口，血水巳乾涸。

楊曉風心中不祥之念更濃，翻開一看，不禁心胆俱寒，死者赫然是自己的師弟柳殘月！

過了半晌，楊曉風才逐漸定過神來，仔細在柳殘月屍體上檢視起來。

前身有兩道劍傷，傷口淺，不能致命。致命的一劍是背心那一劍，自背後直透前胸，穿過心房。即使是大羅神仙也沒藥可救！

傷口扁而闊，皮肉切口完整，兇器顯然是一柄十分銳利的劍，而且是一柄厚背劍。

看了這個傷口，楊曉風身子突然起了一陣顫抖。

「兇手是誰？為何這般狠毒？」一想至此，楊曉風立即放下柳殘月的屍體，在附近搜索起來，他希望能找到有關兇手的蛛絲馬跡。

半晌，他在附近拾到一個黃銅製造的粉盒，楊曉風抹去盒上的塵土，盒面上刻着蘇州百香齋製六個小篆字。

他迅速打開盒蓋，雪白色的粉塊依然十分平整，似乎尚未用過。他嗅了一嗅，不錯！這正是百香齋製造的金裝香粉的味道。

「兇手難道是個女的？」

楊曉風心中又立即推翻了自己的判斷。這年頭，年少多金的青年俊彥到蘇州無一不買幾盒，準備送與佳人的！

「寶劍贈烈士，紅粉贈佳人」，楊曉風自己就曾經買過好幾次。

日頭逐漸偏西，楊曉風再也沒有其他發現，只得把粉盒塞入懷中，步向柳殘月的屍體。

目光一觸及柳殘月的屍體，楊曉風心頭一酸，熱淚奪眶而出，視綫不覺模糊起來……

× × ×

楊曉風跟柳殘月亦不是真正的師兄弟，他們只是同時跟百勝賭王學了半年藝而巳，此後他倆便以師兄弟相稱。

雖然只跟百勝賭王學了半年手藝，但巳使他們贏多輸少，生活無憂，也因此他們的生活更加放蕩奢華。

他倆同是孤兒，都沒有真正的名字，相識後便以楊曉風及柳殘月的名字出現。由於志趣相投，幾年來他倆真的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無論是仗劍江湖還是青樓買笑都在一起。

七月廿日，他們宿在洛陽城內的萬春院。召了春媚及桃花相伴喝酒作樂。喝至半夜，猶未興盡，便吩咐春媚唱曲，桃花彈琵琶伴唱……。

四更鼓聲傳來，柳殘月才吩咐桃花她倆離開。

桃花小咀一撇，嬌嗔道：「柳爺，你不要賤妾啦？」

「不是，我有點事定要跟楊爺商量一下！」

楊曉風聽他如此說也把春媚推開，一邊摸出兩錠銀子塞在她手裏。「春媚你也下去吧！」

春媚頭一別，嗔道：「敢是爺們嫌棄賤妾姐妹了……這錢賤妾不要！」

「拿去便是！」楊曉風有點不耐。

春媚突然正容道：「兩位大爺有話商量，賤妾姐妹豈敢不知趣，死賴在此？不過，這錢賤妾真的不要，下次楊爺若到蘇州，記得替賤妾姐妹到百香齋買幾盒金裝香粉，賤妾便感激不盡了！」

楊曉風哈哈一笑。「這還不容易，幾盒香粉難道我也會吝嗇？」

春媚這才回嗔作喜與桃花取了銀子下樓。

「二弟有什麼話要說？」

柳殘月臉色突現忸怩。「大哥，小弟跟城東那個小翠，嘻嘻……小弟有意向她提親，你看怎樣？」

楊曉風笑道：「有何不可？你是嫖客，她是個小寡婦，正好相配！你幾時準備向他提親？」

柳殘月不答反問道：「大哥又為何不找個嫂子？」

楊曉風嘆道：「知己難覓，紅顏知己更加是可遇不可求。」

柳殘月道：「下月初三是『慈心劍』盧拓盧老爺子金盆洗手之日，咱明日起程去湊湊熱鬧，順便找高立兄他們聊聊！」

「也好，愚兄正有此意。」

「那麼大哥先休息吧，小弟還得到小翠家去告辭，咱明午在太白樓見面！」

楊曉風微微一笑。「這時候去不嫌夜了一點？」

柳殘月突然正容道：「大哥，我跟小翠可是規規矩矩的，這次小弟可是來真的呢！」

「哦，那愚兄先恭喜你了！」

「大哥，咱明午再見！」柳殘月說罷左手在窗口上一按，身子便自窗口飛了出去……

× × ×

楊曉風抱着柳殘月的屍體，往事歷歷如在眼前，想不到昨夜一別竟成永訣。

他跟柳殘月情比手足，發誓要查出兇手，替柳殘月報仇。

白馬馱着楊曉風，楊曉風抱着柳殘月的屍體，在官途上向東急馳。

日頭巳有大半隱沒在山坡後，滿天紅霞，殘陽似火。一羣羣歸飛的宿鳥自楊曉風頭頂上飛過，呱呱呱的叫聲益增幾分恐怖及悲慘的氣氛。

剎那往事又一一湧上楊曉風的心頭，不管是歡樂、是激昂、是憂患，他身邊都有個知己，如今……

楊曉風的眼角又再濕潤起來……

楊曉風正在沉思中，猛聽見一聲叱喝：「你這人是怎樣騎馬的！」

楊曉風這才定過神來，前面一棟白屋，不大不小，附近狗走雞飛，敢情馬兒闖到人家屋前。

馬前站了個白衣少婦，楊曉風又望了那座白屋一眼，心頭一動，脫口問道：「請問夫人，此地有否個叫小翠的人？」

那少婦臉現詫異之色，目光一落，神色突變，叫道：「小柳，你……」一咬牙叫道：「你是誰？他跟你有何仇恨？」

楊曉風喟嘆一聲，輕喟道：「原來你就是小翠，在下楊曉風。」

「哦？是你！」少婦輕呼道：「這到底是怎回事？小柳他……」

楊曉風抱着柳殘月的屍體飛身下馬，輕輕把柳殘月的屍體交給她。

× × ×

小屋裏，一燈如豆。

楊曉風與小翠草草安葬了柳殘月，也無心晚膳，兩人相對無言。

良久，楊曉風才問道：「舍師弟今晨來時神態與前有否異常之處。」

小翠一愕，訝道：「小柳本要來找我的，我沒見過他。」

楊曉風神色一黯。「那麼兇手必是在舍師弟來此處時在半途下手的。」

小翠抬頭問道：「小柳跟什麼人有仇呢？」

楊曉風搖搖頭，道：「咱雖然仗劍殺了一些人，但這些人都是些成不了氣候的小角色，他們絕對沒有能力殺得舍師弟，若是為了搶財，那也沒有可能，對方既然是高手何必費偌大的功夫去殺死一個武功絕對不低的高手？而且，舍師弟身上還有兩張一萬兩的銀票！」

小翠臉上倏地泛上一團紅暈，怔怔地道：「那麼，這會不會是……」

楊曉風看了她一眼，低聲道：「情殺？」他搖搖頭，沉聲道：「在下跟舍師弟雖然放蕩不羈，行為風流，但除了到青樓買笑，你幾曾見過小柳有跟別的女人來往？即使有，也是雙方情願，而且都是名花還未有主之輩。」

小翠臉上一熱，欲言又止，良久才道：「我在這裏巳住了四五年，沒有離開過一步……」

「哦？」楊曉風一怔，他不知柳殘月何時認識她的。「舍師弟不是在江湖上認識你的？」

小翠不答反問道：「你認識小柳有多久了？」

「三年。」

「他認識我時是在五年前。」

楊曉風雙眼停在她臉上，小翠低下頭。「我跟小柳可是清清白白的！」

楊曉風正容道：「這個在下相信。」

小翠臉色較霽。「五年前我在江湖上偶爾邂逅小柳，可惜那時我巳有婚約在身，婚後我一直住在此地，我娘家跟夫家都沒有親人，最近除了小柳偶然來看看我之外，跟外界可以說巳完全隔絕。」

「尊夫是……」

「他不是武林中人，我本來以為嫁給一個讀書人便能過着平靜的生活，可惜好景不常……」

「對不起，撩起夫人的傷心事，在下好生不安。」

小翠突然露出一絲笑容：「你出言文縐縐，行動拘速，倒不像是小柳口中描述的風流楊曉風。」

楊曉風一笑，道：「也許大家未熟，我跟小柳雖然情逾手足，不過私事方面絕少過問，我既不知他的往事，他亦不知我的底細，即使他的授業恩師是『武夷樵隱』，我也是上個月才知道。」

「聽小柳說，你的武功比他高很多，未知令師是誰？」她怕冒昧，便自我先作

介紹，「家師是巫山神姥，小妹往日在江湖上走動時，江湖朋友戲稱『玉鳳』！」

「原來『玉鳳』沈翠鳳便是你，難怪近年來江湖上不見了你這隻鳳凰，原來棲落此家，我恩師是『白衣魔劍』！」

「哦！那咱們可算是出身同道，家師及令師都曾被江湖上的同道目爲怪人！」

楊曉風哈哈一笑，道：「江湖上的是非本就難分，是魔是道，誰能與評說！」

兩人越說越投機，東方不覺經已發白了。

楊曉風道：「小柳的仇我是一定要報，只是沒有什麼綫索，倒十分棘手！」

沈翠鳳輕喟道：「這只能希望小柳在天顯靈了！」

楊曉風道：「我打算到開封一行，找幾個朋友帮帮忙！你若有事可與魏記布莊聯絡！還有，我這匹馬太過注目暫且放寄你處！咱後會有期！」說罷便起身辭別。

「這個無妨，只是下月小妹將重出江湖。」沈翠鳳邊說邊把他送到門口。

「不要緊，將來見面你才把牠還給我！哦，姑娘厭倦了這種生活？」

楊曉風又在柳殘月墓前上香，發了誓這才離開。

沈翠鳳雙眼望天，低聲道：「三年誓約已過。再說小柳被殺，我也該盡一份心力。」

楊曉風又哦了一聲：「尊夫巳死了三年？」

沈翠鳳低下頭，咬唇點頭。

金橙橙的晨曦洒滿一地，楊曉風邊走邊想着心事，他決定先回洛陽萬春院取了行李再東出開封。

小廟春光

楊曉風到了萬春院，正是萬春院最爲寂靜之時，他也不驚動別人，飛身躍上彩雲樓的二樓，跨過朱欄，推門而入。

他本想不會驚及旁人，料不到床上居然睡着一人，他眉頭一皺，叫道：「春媚，快起來！替我收拾一下！」

春媚打了個呵欠，幽怨地問道：「楊爺昨夜在那裏留宿？也不說一聲，害得人家白等了一個晚上。」

楊曉風無心與他打情罵俏，道：「別再囉叨了！柳爺留下的東西，暫且寄放在你那裏。吺，這張銀票你替我結帳！」

春媚依依不捨地道：「楊爺你何事走得這般匆忙？不如讓賤妾服侍你洗個澡再走吧！」

楊曉風心頭一暖，輕輕在她腰肢捏了一把。「不要啦，下次吧！」

春媚修着眉送他下樓。

突然樓下廂房內傳出一陣嬌喘聲，跟着有人道：「大爺，上次你又說要送盒百香齋的香粉給我，喏，快拿來……」

一個雄渾的聲音語帶焦急。「大爺一時忘了，下次來時準給你帶到，媽的，這時候才跟你大爺要！」

跟着傳來一陣咭咭的笑聲。

春媚輕聲笑罵道：「夏萍這騷蹄子就會乘機敲竹槓……」猛地想起自己也曾向楊曉風討過同樣的物件，不禁住口。

楊曉風倏地想起一事，從懷中摸出在樹林裏檢到的那個粉盒，道：「春媚你不是也要這個麼？拿去吧！」

春媚大喜，引頸在楊曉風臉上親了一下，嗔道：「你眞壞，那晚人家向你討，你偏不給，現在聽了夏萍這騷蹄子……」

她白了他一眼，又自作多情地道：「對啦！九成是楊爺只有一個，你怕桃花不喜，所以……楊爺，我就知道你疼我！」

楊曉風頗有啼笑皆非之感。「小妮子別自作多情，這是我昨天拾來的！」

「拾來的？」春媚撇撇咀，「我才不信哩！爺眞狠心，故意叫人難受！」

「隨你怎樣想。好啦，到門口了，不必送了！」楊曉風說罷洒開大步出院。

「楊爺您不等柳爺？」

楊曉風心頭陡地一沉，走得更快了。

× × ×

柳殘月被害，使楊曉風突然不喜見到人羣，他故意乘夜趕路，樂得清靜一下。

這夜到犖縣附近，四周突然一暗，楊曉風抬頭一望，却是一塊烏雲把月亮遮住了，跟着又隱隱聽見陣陣的雷聲，看來一場雷雨將至。楊曉風心裏一慌，此地前不搭村後不搭店，大雨來時可沒處遮擋。

急馳一陣，前面山坡上似乎有座小屋。楊曉風大喜，提氣飛身，幾個起落巳站立於山上屋前。

那座屋並不是住家，而是一座破舊的山神廟，廟後巳塌了一角。不過，避避雨還是可以的。雷聲越來越近，楊曉風一掌推開廟門。一陣腐木以及腥臭之味撲鼻而來，楊曉風一皺眉，略退一步。

「噗噗噗！」一陣怪响，接着一羣黑黝黝的東西自頭頂飛過，楊曉風出其不意嚇了一跳，一個倒縱，飄後二丈。

仔細一看，原來是一羣棲宿於廟裏的蝙蝠被驚動而飛出。

楊曉風眉頭再一皺，正在猶疑間，猛地，一道銀光閃過，跟着轟地一聲巨响，震得人們耳膜生痛，豪雨巳迫在眉睫。楊曉風只得閃身入廟。

甫一入廟，雨水便像瀑布般自天上傾瀉下來。楊曉風亮起火摺子，只見地上塵土腐木及蝙蝠的糞便散滿一地。神龕裏的泥塑神像早巳倒塌，蜘蛛網如紗布似的把祂密密地包捲住，看來此廟荒廢巳久。

銀光一閃，照得廟裏光如白晝，纖毫畢露。地上亂七八糟，簡直無處乾淨地可作歇息。

楊曉風暗嘆一聲，吹熄火摺子，倚立在門邊，靜待雨晴。

雨未晴，而且越下越大，看得出是場長命雨。

大雨之下，悶熱盡消，空氣倏地一清，廟裏的氣味好像亦沒有剛才那般難受。

楊曉風看了天色一眼，回身入內，扯下一塊神帳，在廟門口的簷下承着雨水洗濯起來，跟着長身躍上横樑，用那塊神帳抹去樑上的塵埃。

他上身本倚在牆上，下半身架在樑上，半倚半躺，倒也舒服。

夜風横吹，廟裏的異味大大減少。楊曉風一邊聽着雨聲，一邊把柳殘月被殺的現場及打鬥情景，假想了一會。

過了一炷香的時間，沙沙的雨水聲中，夾雜着一陣急促的步履聲傳來。

楊曉風心頭一動，心想此刻尚有誰來

？不覺把呼吸放緩。

步履之聲直至廟裏才停止，跟着便响起廟門的關閉聲及急促的喘息聲。

半晌，大概那人敲打火石欲點燃火摺子，黑暗中不斷閃起火星子，火摺子被雨水浸濕了，點不着。

那人輕聲道：「眞要命！」聲音嬌嫩，却是個姑娘。

楊曉風暗道：「是個小姑娘，看她怎樣辦！」心中興起「看戲」的念頭。

銀蛇亂閃，廟門雖然巳關上，但銀光仍自窗口投射入來，耀眼生輝。

霹靂一响，大地顫動。少女驚呼一聲，但是這當兒她亦看清了廟裏的一切。她撕下一塊神帳，敲打火石點燃了神帳。

楊曉風暗忖道：「這妮子看來還眞聰明！」

少女利用神帳引火生了個火堆。廟裏腐木及破碎的神枱散滿了一地，不愁沒有柴木。

火光中，楊曉風巳把那少女看個清楚。她臉如瓜子，一對柳葉眉，配着一管畢直的秀鼻，一對大眼睛黑白分明，秀髮披肩滴着水珠。濕濡的外衣綳緊着豐滿的胴體，凹凸分明。

少女看了自己身體一眼，自語道：「難看死啦！」四顧無人，突然臉上泛起一層紅暈，把外衣脫了下來，用手擰乾衣上的雨水。

少女看來江湖經驗頗淺，既不看看地上的足跡，亦不抬頭望向上面。

她擰乾了水，又把衣袴放在火上烤。小廟裏，一個只穿一件紅肚兜露出一身白肉的少女，在火旁烤衣，一個白衣青年横臥樑上飽覽春色。任誰知道了都要不禁地發出一聲羨慕的嘆息。

可惜楊曉風除了眼睛之外，不敢有所稍動，生怕發出了絲毫聲息，否則後果堪虞。

儘管如此，他一雙眼睛却老實不客氣地上下左右把她看得清清楚楚。

白玉無瑕的粉頸掛着一條鍊子，鍊子的下端隱在兜肚內，不知墜着一件什麼東西，脹鼓鼓的，乍然看去，好似少女居然擁有三座高聳的乳峯。

楊曉風幾乎失笑出聲，他見少女一張嬌臉被火烤得紅艷艷，並增幾分嫵媚。楊曉風正在暗慶自己的艷遇，耳中突然聽到一陣輕微的步履聲。

楊曉風心頭一震，正想揚聲示警，廟門突然被人踢開。

廟門一開，風雨飄入。

火堆倏地一暗。

少女驚呼一聲，玉手一鬆，衣物竟跌在火上，迅速冒起青烟，再一聲驚呼，慌忙俯身拾起，在地上撲熄火星，遮掩在胸前。

踢開廟門的是三個神情兇悍的大漢，爲首的那個大漢額上生了個肉瘤，他淫笑一聲：「柳姑娘，識相的把寶物交出來，否則，哼哼！」

少女驚道：「你們是誰？快出去！我有什麼寶物？」

那個大漢臉色一沉，陰森地道：「柳如眉，眞人面前還裝蒜？你沒聽過伏牛山上的三條狠麼？老子正是『獨角狠』白天彪，蘇振堂交給你的東西放在那裏？」

柳如眉咬牙不語。

老二「狐狸狠」冷然地道：「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你姐夫蘇振堂那套只能騙熊耳山、摩天嶺及快刀堂那些笨蛋，豈能騙得我『狐狸狠』傅星的一雙利眼！」

老三「天殺狠」李吉桀桀笑道：「蘇振堂派來的那些暗中保護你的膿泡，只給二哥略施小計，便騙得團團亂轉了。此刻，只怕尚在五十里外的地方，像羣沒頭蒼蠅……」

柳如眉趁他們三個不察，一個箭步竄前，俯身取起放在地上的柳葉刀。

冷不防「狐狸狠」傅星捷足先登，一脚踏在刀上，右手鬼頭刀向柳如眉雙臂劈下。

柳如眉一個倒縱退下，衣角飄動中，「天殺狠」李吉眼尖瞥見柳如眉胸部有異，他邪笑一聲：「柳姑娘你怎地比別人多了一座玉峯？來來，讓大爺們看看！」

柳如眉羞得連耳根也紅了，罵道：「死賊下流！」

「老大，那東西在她懷裏！」李吉言畢自個兒抽刀撲上。他雖然粗魯下流，但刀法却不簡單，「刷刷刷」連砍三刀，迫使柳如眉一退再退。

三刀過後又是三刀，柳如眉因爲要一手掩胸，行動異常不利，立陷險境。她一咬牙，索性拋下衣裳，展開小巧功夫與他周旋，她拳脚功夫也自不弱，二十招之內，居然未露絲毫敗象。

「獨角狠」白天彪一搖頭，道：「老二你去帮老三一把！可千萬不可取她性命啊！」

傅星嘻嘻一笑。「大哥放心，老三豈能讓小弟辣手摧花？」

李吉淫笑道：「這妮子眞够勁，老子恨不得把她就地正法！」

柳如眉柳眉倒豎，怒道：「無恥之徒看拳！」一側身閃過李吉的鬼頭刀，右拳斜擊對方的胸膛！

李吉笑道：「哎呀，美人兒你要殺親夫麼？」左掌護在胸前，迎着柳如眉的拳擊出，「拍！」一聲响，柳如眉趁勢借力倒飛，半空中一脚踢向奔前助陣的傅星。

楊曉風見她反應靈活，心中暗讚了一聲。

傅星鬼頭刀一撩，削向她的足踝，獰笑道：「你要找死？」

猛聽柳如眉嬌喝一聲，縮脚屈身凌空打了個觔斗向門口斜飛過去！

楊曉風又暗讚了聲好。

柳如眉心頭亦是一喜，出了廟她便有把握憑藉自己的輕功擺脫對方的追纏。

勁風臨身，迅速無比，白天彪紅纓槍在門口一攔，跟着手腕一振，槍桿横掃柳如眉的胸腹！

柳如眉力巳盡，欲再提氣越過槍桿破門而出巳萬不可能，百忙中雙手在槍桿一按，又再倒縱回去，姿勢輕鬆快捷！

甫一落空，銀光一閃，「嘶！」衣帛破裂聲响，李吉一刀削裂柳如眉的肚兜，肚兜登時一分而二。

剎那之間，一對玉筍般的乳峯應聲彈出，羊脂般的乳峯晶瑩茁壯，仿似兩座衝天拔起的山峯，顫動間令人驚心動魄。

三條狠六隻眼睛瞪得如銅鈴般大，這剎那，廟堂上下五個人全都呆住了，只聽粗濁的呼吸聲此起彼落。

半晌，只見柳如眉臉色青白，兩行清淚沿腮流下。身子不由自主地顫動起來，雙乳之間鍊子墜着一個精美的小盒隨之晃動。

李吉嚥了一口口水，道：「媽的！老子見過無數娘們，就未見過一個像她這般好看的！」

此言一出，衆人才魂歸軀殼，白天彪道：「老三，先辦正事！」手腕一提，紅纓槍徐徐向柳如眉胸膛刺出。

李吉急叫道：「大哥，不要把她刺死！」鬼頭刀從旁殺上。

柳如眉羞憤莫名，左手掩胸，右手撥開紅纓槍，同時，斜竄一步，避過刀勢。

白天彪手腕一沉一振，槍尖改刺對方之咽喉，柳如眉左手依然掩在胸前不放，急切間只得又一個倒縱，避過槍勢，雙腳尚未站穩，後頸倏地一涼，一把鬼頭刀已架在她頸後。

一個陰森的聲音迅即傳來：「柳姑娘，傅某不像老三，咱可不懂得憐香惜玉，你再亂動，休怪傅某手不留情！」

柳如眉如陷冰窟，一股寒氣自心底升起，忖思道：「今天既然落在這三頭畜牲手上，還有什麼倖理！」不禁暗萌死志。

驀地另一個念頭升起：「我若死了，誰人替我報仇？這趟鏢若失了，只怕姐夫及姐姐傾家蕩產也賠償不了！又有誰人向姐夫通風報訊！」一想至此，不由猶疑起來。

白天彪手腕一翻，槍尖自鍊子間穿過，跟着奮力一扯，盒子立即飛出，李吉一手接住。他忙不迭打開盒蓋，盒裏裝着六顆鴿蛋般大小的珍珠，在火光映射下，發出一片迷濛濛的光輝。

這光輝彷彿有無比的魔力，廟裏的光綫亦彷彿爲之一暗。

傅星忍不住走前幾步，道：「老大，咱一生都未見過如此大的珍珠，難得的是毫無瑕疵，六顆一般大小，一般渾圓！」

白天彪哈哈一笑。「聞說此本是大理給朝廷的貢品，不知如何半途讓人刦走，這才流落民間，否則你我又怎能得見？」

他們三人站在門邊，堵住出路，柳如眉連逃跑的機會也沒有，她無力地倚在牆邊，磚牆給雨水一淋，異常冰涼，她的心却更冷。

白天彪一手蓋回盒子。「這妮子如何發落？」

驀地勁風臨身，火光倏地一暗，手腕猝然一緊，手指不由一鬆，寶盒已被人奪去。

他暗吃一驚，尚未定過神來，背後又吃了一腳，痛入心脾，不由向前騰出了三步。

火光一暗即亮，一聲長笑，楊曉風站在火堆旁邊，笑口吟吟把盒子放入懷裏，若無其事地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三位大哥，多謝了！」

李吉怒吼一聲，喝道：「閣下是那條綫上的朋友，難道不知道咱伏牛山已先下手！」

「那條綫上都不是，在下只是順手牽羊而已，嗯，你們有本事，盡可再將它搶回去！」

白天彪朝他二個拜把兄弟一打眼色，三個人分三個方位把楊曉風團團圍住。李吉第一個發難，鬼頭刀直劈楊曉風後背！

幾在同時，白天彪的紅纓槍挽起一團槍花，分心便刺。

楊曉風長身躍起五尺，左脚在槍桿上一點，右脚橫踹傅星的面門。口中問道：「柳姑娘，這三人是何種人？」

柳如眉精神略振，一面背着身把濕衣裳穿上，一面道：「你剛才沒看見！」心中想起自己的身子又多給一人看見不禁怒道：「你是明知故問，找姑娘來消遣！」

楊曉風一掌拍在李吉的刀身上，飛落地上，又一個旋身避過斜刺過來的長槍。輕喟道：「姑娘誤會了，在下是問這三人的行爲到底該不該死？」

「你又沒瞎，何必問我？」

楊曉風手上絲毫不慢，又再輕喟道：「在下說句老實話，姑娘不要生氣！剛才在下只顧看你，根本看不到他們在做些什麼！」

柳如眉臉上一熱，罵道：「死賊子，等下姑娘把你的一雙狗眼摘下！」

楊曉風倏地一掌印在李吉的胸膛上，李吉哼了一聲，軟軟地癱在地上。口上仍不放過柳如眉：「摘下在下的眼睛也沒用，剛才的一切已深深印在在下的腦子裏啦！姑娘眞乃偏心，見在下斯文便說狠話，見他們人多勢衆，便……」說着一掌砍在傅星的臂上，鬼刀頭「叮噹」一聲，跌落地上。

「唉，這也難怪，他們長得虎背熊腰，威風凜凜……姑娘到底是懷春年紀，剛才那個情況嘛，這個……」

柳如眉恨得牙癢癢的，怒叱道：「死賊子，你再亂嚼舌根，姑娘可要撕破你的嘴！」

「是吧？在下這雙招子並沒看錯，如此不如便放他們一條生路出去！」他手上故意一慢。

柳如眉怒道：「死賊，你若放走了他們三個賊子，姑娘一生跟你沒完沒了！」

楊曉風不禁笑道：「死賊不能放走三個賊子，死賊跟賊子有何分別？死賊又爲何不可放走賊子？再說姑娘要跟在下一生沒完沒了，在下可眞吃不消，古人有云，最難消受美人恩嘛，到底如何姑娘可得說個清楚呀！」

「死，死……你到底想怎樣？」

「哎，難道姑娘請人幫助，都是叫人死賊的麼？」

柳如眉給他弄得哭笑不得，期期艾艾地道：「死……大……大俠，請你別放走他們！」

「這才像話點，不過，你口叫大俠，心中可能又叫死賊子，這可不行，你得再叫一遍！」

柳如眉一咬牙，尖聲叫道：「大俠，大俠！天下最大之大俠！够了麼？」

「够了够了，不知姑娘要死的還是要活的？」

「死活都行！」

楊曉風手上加快，喝道：「你們兩個賊子聽到了沒有，你們要自縛雙手，還是

讓天下最大之大俠殺掉！」

柳如眉忍不住「噗哧」一笑，一笑之後，又慌忙掩着小嘴。

白天彪怒吼一聲：「老子們正要殺你，小子你別吹牛！」

傅星急問道：「閣下到底是何方神聖？請賜大名！」

楊曉風道：「在下姓戴，名合！」

傅星道：「原來是戴英雄，久仰，久仰！」

「不是英雄是大俠！」楊曉風倏地一掌搭上白天彪的槍桿，猝然一扯，白天彪脚步虛浮，楊曉風手上用勁一送，白天彪連退三步！

說時遲那時快，楊曉風再一個風車大轉身，右手向傅星手腕抓去，左掌猝然下擊小腹，這下快如星火，傅星大吃一驚，連忙閃身退避！

楊曉風左脚立地，右脚一旋一飛，掃在傅星的腰際，傅星一交跌倒。

楊曉風隨即再一個翻身，猛地撲向白天彪。

白天彪沉腰紮馬，槍尾拄地，槍尖斜斜向上，猛一使勁，彷似毒蛇出洞般，直刺楊曉風胸膛！

楊曉風右臂一探握住槍桿，整個人如附骨之蛆，掛在槍桿上！

白天彪大吼一聲，發起神威，不停揮動長槍，却未能把楊曉風摔甩。

傅星眼看勢色不對，執起刀悄悄走向廟門。

楊曉風借着槍上之力，突然鬆手，身子如脫弦之箭飛了過去！

傅星聽見聲响，轉身回刀一砍，楊曉風左足踢在他手腕之上，鋼刀立即脫手飛出，右脚踹在他頭上，腦袋登時扁了！

楊曉風再一個凌空翻身，未待鋼刀落地立即手抄在手上，轉頭對白天彪道：「來吧！你是最後一個了！說來上天對你也眞不公平，身爲老大，年紀最老，却是最後一個向閻羅王報到。」

白天彪心胆俱寒，猛地大喝一聲，持槍向楊曉風追刺過來！

楊曉風屹立如山，手中刀突然化作一道彩虹向白天彪射去！

長槍已至，楊曉風手腕一翻，握住槍桿，白天彪不能再有寸進！「噗」一聲，鋼刀貫胸而入，刀尖自背後透出！

火堆突然熄滅，小廟一片黑暗。

彭七爺

黑暗中，楊曉風手一鬆，白天彪連人帶槍倒下。他拍拍手，身子剛轉過一半，驀地勁風臨身，這下大出他意料之外，連忙倒退三步！喝道：「姑娘怎地恩怨不分？居然連天下最大之大俠也要殺！」

柳如眉咬牙怒道：「你去死吧！分你個屁！」刀勢更急，刷刷刷連劈三刀。

楊曉風再一閃，笑嘻嘻地道：「哎呀，姑娘家說這種話不嫌粗魯？」

「跟賊子說話正該用粗魯的話！」

楊曉風倏地大喝一聲：「住手！」

柳如眉一怔，道：「有屁快放！」

楊曉風道：「姑娘自問比之他們三人如何？」

「就算你武功比他們高，姑娘也要把你砍成八大塊！」

楊曉風臉色一板。「難道你不怕本大俠把你的衣服脫光，然後用白天彪那桿長槍挑着上路？」

柳如眉「嚶嚀」一聲，幾乎暈厥了過去。

× × ×

河南鄭州，文物商業繁盛，幾乎無人不悉。

鄭州城內的彭七爺更是威名遠播，黃河南北婦孺皆知。

孩子往往在哭喊中，只一聽見大人的一句彭七爺來了，哭聲立即止住。

彭七爺富甲一方，子孫滿堂，勢力龐大，連官府也畏懼三分。

彭七爺的威風比知府大人還大。

無論是官府中的事，或是妓院賭坊發生了什麼芝蔴綠豆的事，只要彭七爺有興趣，都可以管上一管。

在彭七爺的眼中，鄭州府台比他的跟班稍高一點而已。

他的財產多得連他自己也計算不了，可是却沒有誰敢打他的主意。

這不是財帛不能動人心，而是不敢。

彭七爺固然有一身不俗的武功，其四個貼身護衛更是道上有名的硬手。其他的護院武師人數奇多，更兼訓練有素，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已時剛交過不久，彭府大廳上靜得落針可聞。

彭七爺坐在一張鋪上虎皮的酸枝椅上，慢慢呷着參湯。

肥胖的身軀把太師椅塞得滿滿的，快六十歲的老人，還不見一根白髮。

半晌，他長長噓了一口氣，旁邊立即有人把他喝完參湯的碗接去，跟着遞上一管金光閃閃的小烟筒。

他長長的吸了一口，又徐徐把烟噴出，這才開聲：「彭福，傳蘇振堂上來見老爺！」

他輕輕鬆鬆地下了一道命令，手下却如接聖旨般應聲下去。

片刻，一個中等身材，皮膚像黃銅般光亮的中年漢子，跟着彭福而來。

「拜見七爺！不知七爺召喚，有何吩咐？」

彭七爺放下小烟筒，懶懶地道：「蘇鏢頭，那盒珍珠爲何還未送到？」

中年漢子正是蘇振堂，他聞言忙道：「稟七爺，按行程計算，應比在下遲一天才到。嗯，想必下午便能送到。」

彭七爺瞅了他左頰上的肉瘤一眼，緩緩地道：「唔，如果珍珠完好無損地送到，老夫自然重重有賞；但是，要是有什麼閃失……」

他聲音突然轉厲，臉容也登時嚴肅起來。「哼，蘇總鏢頭！你總會知道後果會是怎樣的！」

蘇振堂忙道：「七爺請放心！在下雖然本事稀鬆，但對保鏢行徑總算還有點心思。」

他乾咳了一聲：「這趟鏢在下一切保密功夫做得很好，況且是用暗鏢護送，加上七爺的洪福，當能如期送到。」

蘇振堂經營的四方鏢局，業務及規模雖然遠遠不及鎭遠及青龍等大鏢局，但近

年來在鄂北漢水一帶也有點名氣，看他答話時，不亢不卑，倒也是個人物。

彭七爺深深地瞅了他一眼，又點起水烟筒，廳堂內迅即烟霧瀰漫。

一個家丁匆匆入來，跪禀道：「啓禀老爺，外面有人要找蘇鏢頭。」

「哦，」彭七爺目光一盛，望了蘇振堂一眼，欠身道：「傳他進來！」

不久，進來了一個人，五十多歲的年紀，身材瘦削，一臉精悍，但略帶九分陰鷙之色，看得出是個城府深沉的人。他一入來先朝彭七爺行了一禮。

彭七瞇起雙眼，好似睡着了。

蘇振堂一見，急聲問道：「董雄，如眉呢？」

董雄忙道：「總鏢頭，屬下等該死，丟失了柳姑娘！」

「什麼？」蘇振堂臉色刷地一變，聲音帶着顫抖。「詳細情況你就當着七爺之面仔細說一說。」

彭七雙眼倏地睜開，精光四射，一張臉拉得像馬臉般長。

董雄吸了一口氣，稍爲理一理思路，才道：「昨日黃昏，屬下及總鏢頭邀來的幾個朋友跟着柳姑娘入住鞏縣縣城之悅來客棧。柳姑娘要了一個房間，屬下等要了一間，兩個房間對角相望……」

蘇振堂臉色一沉。「怎地你們六個人只要一個房間？這不讓人啓疑麼？臨行時我是怎樣吩咐你的？」

董雄低下了頭。「總鏢頭臨行時交代屬下要訂七個房間……」

「還有呢？」

「讓柳姑娘住在正中那裏，我們住在她兩邊，另兩間住在她對面！」

蘇振堂一板臉孔，厲聲道：「那你怎樣只開了兩個房間？」

董雄道：「禀總鏢頭，這些話屬下都記得，可是縣城大大小小的客棧全部住滿客，只剩下悅來客棧有兩個房間……」

彭七爺不耐煩地道：「你只挑重要的說！」

「是，七爺。」董雄潤一潤喉嚨續道：「到了掌燈時分，柳姑娘下樓吃飯，屬下等也先後跟着下樓。菜還未送上來，柳姑娘又上樓，屬下見沒人注意也跟着上去，不料，柳姑娘回頭低聲對我說她要解手，屬下只得下樓。」

說到這裏，他神情漸見緊張。「不久，忽見有人從樓上躍落街上，姚老弟伸頭往外一望，叫道：『不好，柳姑娘讓人抓了！』大伙兒便衝出門外一看，只見一個黑衣大漢脅下挾着一個少女，那少女的背影衣物髮飾全與柳姑娘一樣，屬下叫她，她却不應，大概讓人點了穴道。大家心裏一慌，便紛紛上馬追了下去！」

蘇振堂插腔問道：「追上了沒有？」

彭七冷笑一聲：「蘇振堂，這便是你心目中的高手？哼，都是些酒囊飯袋！」

他直呼蘇振堂之名，語氣亦頗不客氣。蘇振堂臉色一變，迅又恢復常態，朝董雄點點頭，示意他繼續講下去。

「對方一共有三個人，他們的坐騎都是大宛良駒，馬速既快，長力又足，屬下一直追到城外，天却下起雨來。這一追直追了好幾十里路，他們才停了下來，後來那夥人把那個少女推出，卻不是柳姑娘，屬下怕總鏢頭記掛，所以才先行一步來禀報。」

「錦衣豹姚敏他們呢？」

「姚老弟他們折回悅來客棧！」

彭七怒極反笑。「老夫對你根本沒有絲毫信心，小婿找上你，是他瞎了眼！」

蘇振堂正容道：「如今尚未證實鏢巳失去，七爺莫須太過担憂，待在下立刻趕去鞏城看個究竟！」

彭七嘿嘿冷笑，一字一頓地道：「蘇總鏢頭，你說的比唱的還好聽！老夫若放你離去，豈非也瞎了眼！」

「這……七爺的意思是……」

「你給老夫乖乖呆在這裏。要是找不到那六顆珍珠，哼，你當知道老夫並沒吃素！」一扭頭喝道：「薛昂，你帶十個人跟這姓董的去一趟，無論如何，三天之內，回來答我！」

薛昂是他的四大護衛之一，接令行禮退下。

× × ×

柳如眉並沒有暈厥，因爲是楊曉風的話「刺醒」了她。「柳姑娘，你要是暈過去，對楊某來說，實在太方便了！」

「方便？你，你想……」一想到此，柳如眉似服了一劑仙藥般倏地清醒過來。

楊曉風嘻嘻地遞過那寶盒，道：「柳姑娘，這東西不成敬意，請收下！」

「你肯給我！」柳如眉有點難以相信似的。

「你到底要不要？」

「算你……」柳如眉此刻即使有天大的脾氣也發作不出來，忙把盒子接過來。

「算我？算我什麼？」

「算你不是死賊！」

「好，現在一切手續都淸楚了，而在下亦洗脫了賊名，對不住，在下可要失陪了！」

柳如眉撇撇咀。「臭賊子，別臭美了，誰要你陪？」

楊曉風長笑一聲：「早知東西交給你，你便會反臉不認人！」飛身上樑取下包袱，跟着轉身走向廟門。

柳如眉目光一亮，急叫道：「喂，你別走！」

「哦，姑娘不怕在下會……嘻嘻！」

「你，你不見外頭還下着雨麼？」

「姑娘不是駡在下臭美麼？」

「你去死吧！」柳如眉一跺足，「死人，你不見我衣……衣服破了麼？」

「可惜在下沒有針綫！」

「你包袱裏不是有衣服麼？」

「衣服有幾件，不過都是死賊子的臭衣服！」

「臭……」柳如眉氣得說不出話來。

「破衣服嘛也比沒衣服的好！對不起，這裏剛死了三個人，在下可沒興趣再作勾留，再見！」

「且慢。」柳如眉聲音顫抖地道：「你……你有火摺子沒有？」

「這倒有。火摺子不會臭，這倒可以送給你。」楊曉風笑嘻嘻地把火摺子送過去。

「姑娘才不要。你替我再把火生起來吧！」

（未完）

核子飛船撞地球

雷門

地球上面有許多次核彈爆炸，人造衛星能夠把它紀錄得相當淸楚，可是，比較遠的一段時間，還沒有人造衞星發明出來，也沒有太空人升空，當然沒有火箭射到月球上面去，那時倘若有一種非常猛烈的爆炸，給地球上面許多個國家的氣象台以及天文台測驗得到，有正式紀錄，那就不容易知道那種神秘的爆炸究竟怎樣發生，至今仍是一個謎。

最有名氣的一種神秘爆炸係在一九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發生，當時係上午七點鐘，天色還沒有發亮，在俄國西伯利亞中部的一些牧童，突然看見高空有一個巨大的物體，好像圓筒形，渾身發光，有如一團火，燃燒得非常猛烈，並且以極快的速度射落地面，就在那時，一陣極爲猛烈的爆炸聲，荒地出現一條火柱冲到空中，有如一連串的雷鳴，不久又再發現黑色的烟，一團又一團的升到空中去，跟着整個地區有狂風暴雨，最奇的是那種雨係黑色的，打破世界紀錄，除了那一次，從來沒有一場暴雨係黑色，可見那一場雨混合着一些古怪的礦質，以至變色。

由於那種爆炸的震動太過强烈，歐洲、亞洲，以及地球另外一邊的美國，都錄得强烈的地震訊號，以爲亞洲地區某一處必然有强烈的地震。

爆炸之後三個鐘頭，氣壓突然升高，又再突然降落，夜空很遲仍有落日的光彩，七色雲霞密佈在靠近俄國的幾個國家，這種奇麗景色連續了五晚之久，然後消失，令到各國的氣象學家發生驚奇之感，但却沒有人能够很確定的指出那種爆炸究竟由甚麼地方發生，最可惜的是西伯利亞一向係寒冰地區，海水部份結了冰，還有冰山兀立，地面也是一片冰雪，地上的山也給冰雪遮住，根本就是天連水，水連天，全部冰雪相連的，極爲荒涼，不單是各國科學家無法到爆炸地區，在爆炸後觀察各種形象，甚至俄國本身也不易到那種地方觀看，故此，很難找到正確的證據去指出那一次大爆炸是否由於高空有隕石跌落。

一九二一年名滿全世界的歐洲礦物學家庫立克博士翻閱當時的各種紀錄，引起三個疑問，第一點，當時有十多個人目擊高空有圓筒形的火光物體向地球跌落，懷疑係隕石，不過，地球上巳經發現的所有隕石全部係不規則形狀的，或者係普通石塊，從來沒有隕石係圓筒形，故此，不能說渾身發光燃燒猛烈的爆炸性物體係太空飛來的隕石。

第二點，巨型的飛行物體正在燃燒，跟住聽到猛烈的爆炸聲，又再錄得非常强烈的地震訊號，假如是隕石，相信在地上必然擊了一個巨型的地坑，起碼有幾百尺深，而且在事後有痕跡可尋，但是，上述的爆炸聲發生之後，並無這種現象，那就不一定說它是隕石。

還有一點，如果眞的有一塊巨型隕石跌下來，怎會毫無碎粒在泥土，又或冰塊爆炸之後經過大火燃燒剩下來的殘痕呢？因此他認爲那一處地區雖然發生極大的震動，形如地震，却不一定係地震，甚至不一定係隕石影响，可能係另外一種太空飛行物的影响使然。

由於這個觀念，庫立克博士想盡辦法透過有關的人幇忙，率領一隊探測科學的組織，深入俄國，直到西伯利亞雪坑核心，找尋另外一些古怪的證據，設法進一步調查那種飛行物體究竟是些甚麼。

爆炸中心附近的居民發現他們所養的梅花鹿，事後發現奇怪的皮膚病，隕石絕對無法使畜牲身上的皮膚發生變化，只有强烈的輻射綫然後有此種情形發生。

被摧殘的樹木，都係由爆炸中心向外截斷的，有如綫形的波紋，如果係隕石撞擊，不會發生此情況，若干樹木雖然被烈火燒到枯萎，但却兀立，沒有倒下來，可見那種力量由外邊發生，影响地球，並非由地球本身發生。

靠近中心區的樹木，有許多折斷之處，巳經變成焦黑，但却保留原形，如果係烈火，或森林大火燒燬，就失去原來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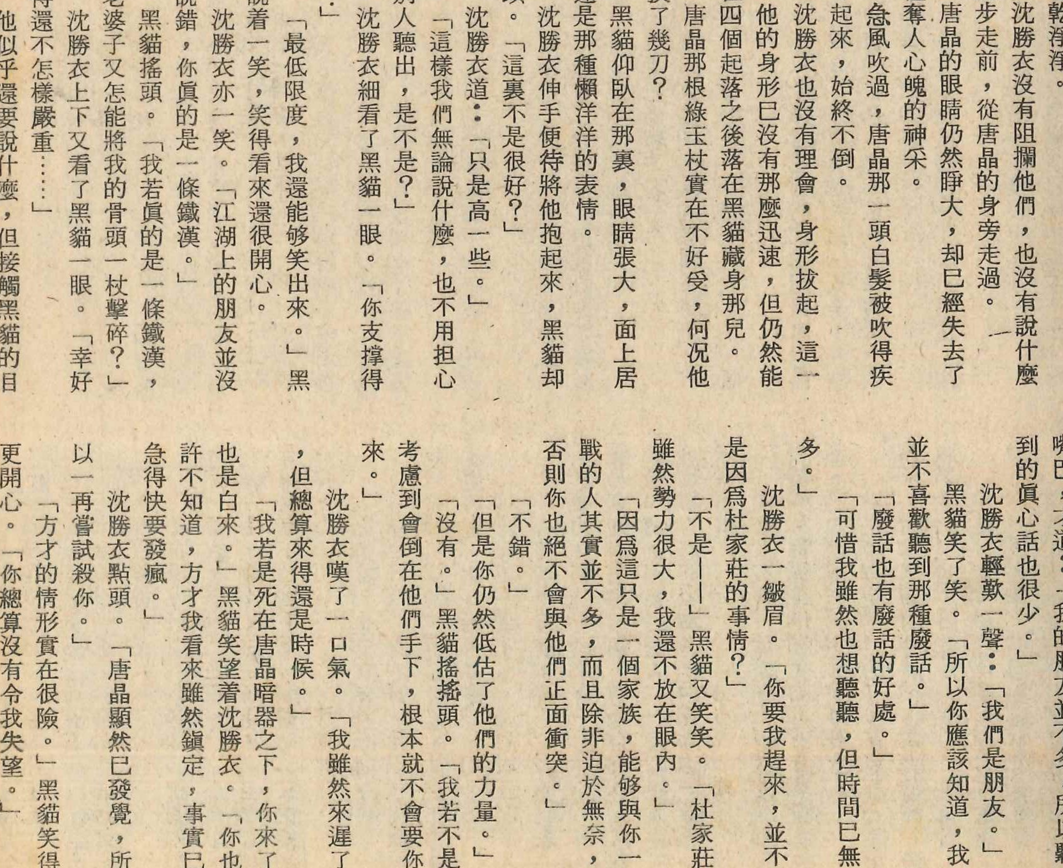
爆炸中心區係一片相當大的沼澤，上面有很深的泥，四方八面的冰雪，雖然包圍着它，却沒有使它改變本來的形象，由於沼澤地區係飛行物體跌下來的核心，但却保持原形，沒有奇異的變化，如果係巨大的隕石，一定含有鎳或鐵，那是隕石本身的分子，經過科學家在該處任何一處挖入地下二十米那麼深，仍然沒有鐵質或其他礦質留下來。

最後，庫立克博士認爲那種巨大的爆炸，係由隕石撞擊地球之後彈上空中，並且在空中化氣，故此沒有痕跡，不過，地球究竟有沒有力量使那麼巨大的隕石彈上空中呢？那又無法找到準確的證據。

一九四五年美國把原子彈投入日本的廣島，一下子就殺了二十六萬八千人，原子彈爆炸後升起的烟雲，有如上次俄國西伯利亞的神秘爆炸之後發生的奇怪黑烟一模一樣，此外，廣島被燬的建築物亦係跟西伯利亞地區震動之後的形狀相同，至於廣島受災的居民，如果沒有死，都患上了全世界知名的輻射病，身上發生小泡以及灰色斑點，跟西伯利亞爆炸地區的梅花鹿所患的皮膚病相同。

由於原子彈爆炸，空中發生奇麗的景色，又有許多灰色的塵，叫做原子塵，從高空降落，這一連串的形狀，亦係跟西伯利亞地震區的情形十分相似。

照情形看，西伯利亞核心的大爆炸，大概達到三千萬噸以上的炸藥，隕石爆炸絕無如此巨大的能量，因此之故，科學家做成了一種大量的推想，認爲一九零八年西伯利亞中部係核子爆炸，並非隕石從高空降落，當時極有可能由於一艘從外太空向地球推進的核子飛船，由於它突然發生嚴重的損害，故此，它迫於採取正確的角度，由斜角進入地球軌道，希望在地球降落，不料地球的大氣層含有極濃的氧氣，碰着任何飛行物體，磨擦生熱，立刻引起燃燒，使它變成火球，在飛船內部的活着任何一種生物，都化爲烏有，只有猛烈的爆炸聲仍然留在人類的記憶中。（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雷霆千里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黑貓失足跌入陷阱，墜落一張以牛筋搓成繩子織的網上，四個網角一收，他便被包在網中，動彈不得，卒之被唐晶斷去一臂，而且挑斷腳筋。然後，唐晶下令弩箭手將他射殺。數十枝弩箭齊向網中發射，就在黑貓生死的最後關頭，沈勝衣有如飛將軍自天而降，揮劍將弩箭紛紛撥落，隨即點了黑貓的穴道，爲他止血，然後連人帶網躍上九丈多高的樹梢上，安置好黑貓，再縱落地上，連傷杜家莊武士多名，唐晶見勢不利，以重金作賞，鼓勵莊丁圍殺沈勝衣。沈勝衣鼓其餘勇奮戰，又傷數名武士，只剩下兩名，沈勝衣曉以利害，終於反戈……

笑談身後事

兩個武士的刀用得其實也很快，比起唐晶的暗器可惜仍然慢了一分。暗器淬毒，見血封喉，何況又正射要害，那兩個武士慘叫聲中，倒地身亡。

沈勝衣看在眼內，心頭大震，身形停頓。

唐晶冷然回頭，杖一橫，道：「你知道我平生最痛恨的是什麼？」

沈勝衣沒有作聲。

「叛徒！」唐晶猶有餘恨，綠玉杖重頓在地上。

沈勝衣沉聲道：「老人家果然心狠手辣。」

唐晶冷笑。「他們表面不錯死在我的杖下，其實是你的話害死他們。」

無計慰紅顏

沈勝衣微喟。「其實我應該早就料到你有此一着。」

唐晶只是冷笑。

「只是殺他們竟然比殺我更重要，却是大出我的意料之外。」

唐晶咬牙切齒的道：「可惜我沒有太多的時間，否則我要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沈勝衣搖頭。「我以爲他們應該有權選擇自己的去留。」

「在投入杜家莊之前，他們已應該考慮得很清楚的了。」唐晶一字字的道：「一入杜家莊，永遠是杜家莊的人。」

沈勝衣沉默下來。

「怎麼不說了？」唐晶又一聲冷笑。「到現在這個地步，還有什麼可說？」

沈勝衣緩緩挑起了手中長劍。

唐晶冷笑着接道：「你當然無話再說，因爲你已經成功令我殺了七個手下。」

沈勝衣淡然道：「你喜歡將我當做怎樣的一個人，我也不在乎。」

唐晶一仰首，白髮飛揚。「但你若以爲我沒有了七個手下一旁帮助，又虛耗這許多氣力，便殺不了你，那就錯了。」

沈勝衣沒有回答，劍指唐晶。

唐晶也沒有再說什麼，綠玉杖指着沈勝衣，喝叱聲中，飛掠上前，沈勝衣的身形亦同時掠出，迎向唐晶的來勢。

劍與杖在半空相交，唐晶綠玉杖吞吐，接連三杖將沈勝衣震開了七步，貼地再一個翻滾，暗器又射出。

沈勝衣目光一閃，身形急變，貼地疾滾了出來。

這一次的暗器有如烟花火炮一樣爆炸開來，由下向上，罩向沈勝衣，縱使沈勝衣的輕功怎樣好，若是往上拔閃避，總難將那些暗器完全閃開，而他的劍術雖然飛靈巧幻，亦難將下盤完全護住。

只有貼地滾開去，才是萬全之策，這判斷的準確，應變的迅速，就是唐晶，也不由不暗自佩服。

暗器才射過，沈勝衣的身形已倒滾而回，人與劍一團光球也似滾向唐晶。

唐晶飛退，綠玉杖一沉，身形倒豎蜻蜓，凌空疾翻了起來。

劍光飛滾於綠玉杖之上。

唐晶輕喝一聲，身形一折，一腳踹向沈勝衣的腰背，她快，沈勝衣也不慢。「颼」的破空聲急响，沈勝衣倒射了回去。

唐晶的身形風車一般急轉，與之同時落下，杖一挑，從沈勝衣的腰下穿過。

沈勝衣耳聽風聲，及時移了數寸，否則這一杖穿的就是他的肌肉。

他整個身子旋卽給那根綠玉杖挑了起來。

唐晶出手實在迅速，沈勝衣更迅速，身子那刹那一轉，右手抓住那枝綠玉杖。

他左手的劍同時削了出去。

劍光入目，唐晶不由一聲驚呼，沈勝衣也就在驚呼聲中鬆開右手，從唐晶頭上飛過。

唐晶的綠玉杖那刹那陡然一頓，半身疾轉，十三支形狀不同的暗器從她的袖內射出來。

這時暗器迅速打在沈勝衣身旁地上，只有一支威脅到沈勝衣的安全，沈勝衣的劍一劃，便將這支暗器擊下。

唐晶的暗器絕不會這樣失準，她也實在想趁機會將沈勝衣射殺暗器之下，可惜在暗器發出的那刹那她的生命亦已終結。

她的身子才轉過來，臉上就齊中裂開了一道血口，鮮血狂噴而出。

綠玉杖同時插入地上，也就因爲這支綠玉杖，她沒有倒下去。

沈勝衣緩緩轉過身子，目光落在唐晶的面上，一聲微喟，回劍入鞘。

那些傷在沈勝衣劍下的杜家莊武士這時候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沈勝衣雖然收劍，他們仍然惶恐的倒退出林外，那四個侍候唐晶的女孩子也沒有例外，一下子退得乾乾淨淨。

沈勝衣沒有阻攔他們，也沒有說什麼，緩步走前，從唐晶的身旁走過。

唐晶的眼睛仍然睜大，却已經失去了那種奪人心魄的神采。

急風吹過，唐晶那一頭白髮被吹得疾揚了起來，始終不倒。

沈勝衣也沒有理會，身形拔起，這一次，他的身形已沒有那麼迅速，但仍然能够在四個起落之後落在黑貓藏身那兒。

唐晶那根綠玉杖實在不好受，何況他還挨了幾刀？

黑貓仰臥在那裏，眼睛張大，面上居然還是那種懶洋洋的表情。

沈勝衣伸手便待將他抱起來，黑貓却搖頭。「這裏不是很好？」

沈勝衣道：「只是高一些。」

「這樣我們無論說什麼，也不用担心被別人聽出，是不是？」

沈勝衣細看了黑貓一眼。「你支撐得住？」

「最低限度，我還能够笑出來。」黑貓說着一笑，笑得看來還很開心。

沈勝衣亦一笑。「江湖上的朋友並沒有說錯，你眞的是一條鐵漢。」

黑貓搖頭。「我若眞的是一條鐵漢，那老婆子又怎能將我的骨頭一杖擊碎？」

沈勝衣上下又看了黑貓一眼。「幸好傷得還不怎樣嚴重……」

他似乎還要說什麼，但接觸黑貓的目光，便說不了下去。

黑貓以一種陌生的目光望着沈勝衣，就像是在看着一個陌生人，到沈勝衣閉上嘴巴，才道：「我的朋友並不多，所以聽到的眞心話也很少。」

沈勝衣輕歎一聲：「我們是朋友。」

黑貓笑了笑。「所以你應該知道，我並不喜歡聽到那種廢話。」

「廢話也有廢話的好處。」

「可惜我雖然也想聽聽，但時間已無多。」

沈勝衣一皺眉。「你要我趕來，並不是因爲杜家莊的事情？」

「不是——」黑貓又笑笑。「杜家莊雖然勢力很大，我還不放在眼內。」

「因爲這只是一個家族，能够與你一戰的人其實並不多，而且除非迫於無奈，否則你也絕不會與他們正面衝突。」

「不錯。」

「但是你仍然低估了他們的力量。」

「沒有。」黑貓搖搖頭。「我若不是考慮到會倒在他們手下，根本就不會要你來。」

沈勝衣嘆了一口氣。「我雖然來遲了，但總算來得還是時候。」

「我若是死在唐晶暗器之下，你來了也是白來。」黑貓笑望着沈勝衣。「你也許不知道，方才我看來雖然鎭定，事實已急得快要發瘋。」

沈勝衣點頭。「唐晶顯然已發覺，所以一再嘗試殺你。」

「方才的情形實在很險。」黑貓笑得更開心。「你總算沒有令我失望。」

「幸好杜飛雲不在。」沈勝衣說得很

認眞。「否則他與唐晶聯手，我就是殺得他們，只怕也只能够爬着走。」

「杜飛雲的武功雖然比不上你，却是在我之上。」黑貓目光一轉，「就是自恃過高，强行渡江。」

「莫非他是一個旱鴨子？」

黑貓頷首道：「我的水性不錯並不算太好，但他與我比較却有如天淵之別。」

「你想必早已打聽到他這個弱點，在江心突施襲擊，將他刺殺在水裏。」

「但我還是大意了一些，挨了他一着重擊，否則也沒有這麼容易陷身羅網。」黑貓吁了一口氣。「那個老婆子要擊斷我的四肢也沒有這麼容易。」

「聽說她以前是唐門的護法。」

「這應該是眞的。」黑貓嘟喃着。「否則也沒有這身暗器本領。」

「唐門暗器，名震天下，今日看來，果然可怕得很，幸好，這一個門派的人，很少出來行走，而歷代掌門又都還算恩怨分明。」

黑貓笑了笑。「不要再談唐門了。」

「菁菁呢？」

「我已經送了她回去易家堡。」黑貓仍在笑，却笑得有些苦澀。「進了易家堡，她就安全的了。」

「易家堡的勢力絕不在杜家莊之下，易金虹也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沈勝衣深注着黑貓。「你這樣安置菁菁，總比帶着她在身旁安全。」

「我就是因爲自忖保護不了她才這樣做。」

「她闖的這個禍眞還不小……」沈勝衣歎息。「我不是說她做得不對，只是不同意她這樣不顧後果，但逞一時之快的行動。」

黑貓點頭道：「我已經勸過他很多次的了。」

「這一次，莫非又是爲了要讓江湖上的朋友知道你是一個俠客？」

「可以這樣說。」

「爲了要取得她父親對你們的諒解，她實在下了很大的苦心。」

「我們却都錯了。」黑貓苦笑。

沈勝衣沉吟道：「易金虹並不是你們所以爲的那種人？」

黑貓歎了一口氣。「他所以阻止菁菁與我走在一起，並不是出於偏見。」

「是爲了什麼？」

「菁菁的終生，他認爲菁菁跟着我，不會有幸福。」黑貓語聲更低沉。「因爲我曾經是一個殺手，曾經殺過不少人。」

「這還是偏見。」

「本來我也以爲是，但見了他之後，我發覺，他其實很對。」

「你什麼時候見過他的？」

「送菁菁回去之後，在易家堡之外。」黑貓又一聲苦笑。「你也許怎也想不到，他一直跟在我們後面，一路上替我們解決了杜家莊的不少埋伏。」

沈勝衣「哦」的一聲。

黑貓接道：「他一直留意着菁菁，在知道闖禍之後，立即趕去救援。」

「看來他眞的愛女情切。」沈勝衣有些感慨。「站在他的立場，反對你們倒是無可厚非。」

「易身而處，相信我也會那樣做。」

「你們見面的時候，菁菁並不在旁邊麼？」

「所以才能够說清楚。」

「你是給他說服了？」

「他說得實在很有道理。」黑貓淒然一笑。「我雖然已放棄殺手的生涯，此前我殺的那些人却不會復活，他們的家人也絕不會因此而罷休。」

沈勝衣不能不同意。

「天下雖然大，但一定要找，也未必不會找不出來，我們應付得一次，未必應付得第二次，尤其是當我們有了孩子之後。」黑貓的語聲越來越苦澀。

沈勝衣看到黑貓眼瞳中的悲哀，沒有作聲。

黑貓歎息接道：「菁菁既是喜歡我，當然什麼也都不會在乎，但我除非不喜歡菁菁，否則總應該爲她將來設想。」

沈勝衣只是聽。

「我却是從來都沒有想到這問題。」黑貓又一聲歎息。「人總有他自私的一面的。」

「你只是深信憑你的武功絕對可以保護她的安全，而沒有想到這個安全，非獨不是短暫的安全，也不是只關係菁菁一個人，而是你們的終生。」

「我實在很後悔選擇了殺手這種工作，但……」

「你也是決心放棄殺手生涯。」

「好像我這樣的殺手相信並不少。」

「可惜你實在太成功，而經過這件事，不知道你與易菁菁走在一起的人只怕不多。」

黑貓苦笑道：「已有人到易家堡請易金虹將我交出來的了。」

「易家堡雖然雄據一方，易金虹年紀到底已不輕，而且他終究是一個有名望的人，不能太維護你們。」

「我也是從來都沒有設身處地替他想過。」黑貓感慨的搖搖頭道，「菁菁與我一樣，一直到見過他，我才明白他的爲難，知道他並不是我們心目中那麼難說話的人。」

「那是說，他沒有强迫你們分開？」

「沒有，他只是要我考慮。」黑貓半瞇上眼睛。「他不知道在這之前，我已經考慮清楚，決定離開菁菁。」

「是爲了什麼？」

「菁菁雖然喜歡使性子，其實也是一個孝順的孩子，所以才會千方百計，要改變易金虹對我的印象，從她的口中，易金虹是一個很固執的老人，對我始終抱着不可移易的偏見，我既然不想菁菁太難做，只有離開。」

沈勝衣不禁一聲歎息，他雖然不知道黑貓與易菁菁爲什麼愛上，只聽黑貓這些話，已知道兩人彼此都愛得很深。

以黑貓的性格，絕不容易愛上一個女孩子，而以黑貓的冷靜，心思的愼密，應該早就已想到，將會是怎樣的一種局面。

可是之前他顯然什麼都沒有考慮到，這只有一種解釋，黑貓是迷上了易菁菁。

沈勝衣見過易菁菁，他不能否認易菁菁實在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

當他第一次看見黑貓與易菁菁走在一

起的時候，他却沒有想到兩人竟然會有這一天。

因爲在那之前他已經知道，也確信黑貓已經放棄殺手生涯，他甚至希望黑貓能够因爲易菁菁獲得新生，從未想到不好的方面。

黑貓是他的朋友。

「可是，就這樣離開，並不是辦法，只要我還存在這世上一天，菁菁就未必死心。」

沈勝衣一皺眉。

「我活得沒有意義，死，總該死得有些意義才是。」黑貓的眼瞳倏的一亮。「所以我接受了一個很有意義的邀請。」

沈勝衣聽得很用心。

「那知道菁菁竟然闖出了這樣的一個禍。」黑貓苦笑了一下。「她殺了杜仲武，杜家莊的人又怎會罷休，我這個俠客既然非要與杜家莊的人拚命不可，那個邀請也就不能够前往的了。」

沈勝衣道：「杜家莊勢力龐大，不難將你截下來，而拚下來的結果，你担心就是不死，也沒餘力去完成其他的事情。」

黑貓道：「事實證明，我並沒有錯，杜家莊的人的確厲害得很。」

「因此你一面與他們周旋，一面通知我到來，準備將那件事交給我去完成。」

「你眞是聰明。」

沈勝衣道：「你就是四肢盡斷，也要活下來，希望能够見到我，告訴我。」

「幸好你來得總算還是時候。」

沈勝衣沉吟道：「我雖然不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但看你這種情形，亦想像得到，事情的嚴重。」

「你打算怎樣？」

沈勝衣笑了笑。「我們既然是朋友，你應該知道我會怎樣。」

黑貓大笑了起來。「你果然沒有令我失望。」

「那到底是怎樣的一種邀請？」

「你有沒有聽過幽冥這個人。」

「幽冥公子？」沈勝衣反問。

「不錯——」黑貓盯穩了沈勝衣。

「只是聽說過，從沒有打過交道。」沈勝衣奇怪的接問：「你就是接受了他的邀請？」

黑貓道：「去做一件事。」一頓又說道：「一件也許很危險，但足以一生引以爲榮的事。」

沈勝衣深注着黑貓。「你知道幽冥公子是怎樣的一個人？」

黑貓反問：「你說。」

沈勝衣道：「幽冥公子雖然神秘，但他做過什麼事，不知道的人只怕不多。」

黑貓道：「他是一個大盜之中的大盜，以我所知，到現在爲止，只是做過七件案子，但每一件案子都足以震動天下。」

沈勝衣道：「有人將他與紅梅盜相比，事實兩者的作風完全不同。」

「紅梅盜盜的是天下無雙的奇珍異寶，對於一般的金銀珠寶不屑一顧。」

「因爲她出身世家，本就有用不盡的金銀珠寶，所以盜取那些奇珍異寶，只因爲那些珍寶天下無雙，只因爲要滿足她那種奇異的佔有慾。」

黑貓道：「幽冥公子却是完全相反，無雙固然好，就是一般的金銀珠寶，也一樣大感興趣，據說他並不在乎罕有，一向重量不重質。」

「換句話說，他是一個典型的大盜，也是一個很成功的大盜。」沈勝衣揉了一下鼻子。

黑貓笑笑道：「你對他好像也非常感興趣。」

「因爲他們做的七件案子中，有一件的主人，是我的朋友。」

「那一件？」

「月華軒。」沈勝衣回憶着。「事發之後月華軒上下百二十三條人命無一倖免，所有珠寶被洗刦一空。」

「正如其他的六件案子一樣。」

「月華軒在揚州首屈一指，鄰近衙門，軒內的藏寶庫又是出身西域名匠之手，却是在一夜之間，毀在幽冥公子的手下。」沈勝衣吁了一口氣。

黑貓道：「這除了行動迅速，還需要一個很周詳的計劃。」

沈勝衣道：「相信沒有人會否認幽冥公子是一個很聰明的大盜。」

黑貓道：「那些有名的珠寶店子對之當然無不恐懼萬分，不知甚麼時候會光顧到自己的頭上。」

沈勝衣道：「因爲他既不會預先通知下手的對象，在事前，也是無跡象可尋，在表面看來，的確是這樣。」

「比較起來，紅梅盜動手之前，先下紅梅帖，在行動中，也絕少傷人。」

「就字面看來，紅梅也是比較幽冥可愛。」

「我本來沒有留意這個幽冥公子，一直到月華軒事發。」沈勝衣的眼睛半瞇了起來。

「你發現了甚麼？」

「一柄劍。」

黑貓道：「怎樣的劍？」

「這柄劍殺人，刺的都是眉心，由下而上。」

「好絕的一柄劍。」

「這柄劍一共有二十七種變化，每一種變化，刺的都是眉心。」

「也許這只是一種習慣，但要養成這種習慣，也要花不少心血，以我所知，這樣用劍殺人的，只有一個人。」

「絕劍柳長風？」

「不錯，柳長風，一個好像我這樣的殺手，要找到他可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總比幽冥公子好找。」

「聽你的口氣，已經找到他了。」

「這個人雖然心狠手辣，可是劍一脫手，整個人便完全崩潰。」

黑貓笑笑道：「你雖然能够要他的劍脫手，却相信還不能够從他的口中知道幽冥公子甚麼？」

「因爲他根本就不知道甚麼。」沈勝衣輕吁了一口氣，接下去。「他只是突然接到幽冥公子的邀請，在一個約定的日子，到達一個約定的地方，參加那一件案子。他見到的都是陌生人，彼此都沒有互通姓名，而在極短的時間之內，便開始進行幽冥公子的計劃。」

黑貓「哦」一聲。

沈勝衣接道：「計劃早已經擬好，他

們只是按照計劃去進行，換句話，他們只是幽冥公子利用的工具，幽冥公子只不過盡量利用他們的特長使計劃更加完善。」

黑貓奇怪的問道：「他們到底有沒有見過那個幽冥公子？」

「沒有，也許幽冥公子就在他們之中，在刦案完成了之後，他們將刦奪得來的珠寶拿到指定的地方，收下其餘的酬金，便各自散去。」

「由始至終，幽冥公子都沒有露面。」黑貓詫異。

「這大概就是幽冥公子之所以爲幽冥公子。」沈勝衣苦笑了一下。

黑貓沉默了下去。

沈勝衣接道：「幽冥公子並沒有阻止他們攀談，可是他們却都感覺，最好還是不結交，事了後各散東西。」

黑貓道：「這種感覺其實是幽冥公子帶給他們。」

「可以這樣說。」沈勝衣沉吟道：「這個幽冥公子絕無疑問是一個極工心計的人。」

「月華軒事了之後，幽冥公子有沒有再找柳長風？」

「沒有。」沈勝衣笑笑。「柳長風雖然很希望再爲幽冥公子效力，却不知道如何再與這位神秘的公子聯絡。」

「好聰明的人。」

「聽到這裏，你發覺這位幽冥公子有甚麼特別？」

黑貓道：「由始至終他都將自己藏起來，不讓別人知道他到底是那一個。」

「不錯，這產生了一種很特殊的作用，那些被邀參與行動的人每一個都可能就是幽冥公子或者他的心腹，在事了之後，雖然面對一大堆珠寶，他們都不敢起非份之想，因爲他們彼此的力量每一個都完全獨立，而幽冥公子的神秘，更使他們不敢輕視他的力量。

「其次，計劃的周詳，進行的順利與絕對的成功，使他們對幽冥公子更具信心，希望他再會垂靑，得到更多的好處，在進行之時，也當然特別賣力。」

「還有呢？」

「一般的策劃者在事了之後，大都會殺人滅口，企圖獨吞，幽冥公子却言出必行，所以接受他邀請的都能够完全放下心，對於刦案的進行裨益甚大。」

「這已經是成功的開始。」

「再其次，他顯然極少徵用一個人，那他在行動中縱使有綫索留下，參與者亦不難尋求進一步的證實，這使他永遠確保安全。」

沈勝衣點頭道：「對，所以到現在爲止，他給人仍然是成功與神秘的感覺。」

「可是，這樣雖然優點很多，亦有缺點。」

沈勝衣道：「說下去——」

「他每一次都徵集不同的人，對於那些人，他當然了解得並不多。」

沈勝衣道：「這是他的致命傷。」

黑貓道：「正如我，他只知道我是一個出類拔萃的殺手，並不知道我已經變了另一個人。」

沈勝衣道：「沒人是有固定不變的。」一頓轉問：「他是怎樣找到你？」

「我相信他應該認識一個曾經僱用的人。」黑貓忽然一笑。「或者，他就是那個人。」

沈勝衣道：「殺手本來就是一種必須保密的工作，每一個都有他的一套秘密的接受僱用的方式，以免被別人認出本來身份。」

黑貓道：「我那套方式相信你也認爲很不錯。」

沈勝衣很同意。

「其中也許還有漏洞，但無論如何，到現在爲止，我的身份仍然是一個謎。」

沈勝衣點頭道：「你若是不將我當朋友，儘管我對你已經動疑，只怕到現在也仍然不知道你就是黑貓。」

「其實我能够活到現在，已經是一個明證。」黑貓笑接道：「幽冥公子不錯是一個聰明人，但相信，他的心思絕不會花在我身上。」

「應該不會的。」沈勝衣沉吟道：「他的每一次徵集不同的人，在江湖上已經不是秘密，論理他的確沒有足够的時間來調查你們每一個人的底細。」

「而且他應該不會在乎失敗。」黑貓聳聳肩。「他已經成功了那麼多次，就是失敗一次對他也沒有太大的影响。」

「一個一直成功的人是絕不容許失敗的。」

「我只是這樣說說。」

沈勝衣淡然道：「他的失敗應該只會在計劃方面，不會在徵集的對象方面。」

黑貓「哦」一聲。

沈勝衣接解釋。「他徵集的絕無疑問都是心狠手辣，惡名昭彰……」

話說到一半，他突然住口，黑貓笑應道：「正如我之輩。」

「這之前的你。」沈勝衣歎息道：「在這些人的心目中，幽冥公子應該是一個英雄，何況價錢又滿意。」

黑貓道：「還有呢？」

沈勝衣道：「一個計劃這樣周詳的人，若是他不會考慮到有人會背叛他這方面，有誰會相信。」

黑貓道：「第一個我就已不相信。」

「也許他眞的沒有，但無論如何，這的確是一種很大的心理威脅，所以除非不接受他的邀請，否則那些人應該都會盡力去完成他擬好的計劃。」

「會有例外的。」

「不錯！」沈勝衣盯着黑貓。「但抱着這個主意的人是必已置生死於度外。」

「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你接受他的邀請，到底爲甚麼？」

黑貓嘆道：「我這個人有生以來沒做過幾件好事，就是做也只是爲了自己。」

沈勝衣沉默了下來。

黑貓接道：「就是這一次，若不是爲了菁菁，也許我未必會與杜家的人正面衝突。」

沈勝衣道：「不一定。」

黑貓搖搖頭道：「不管怎樣，在別人眼中，的確是這樣，所以我實在很想做一件有意思，而又完全不只是爲了自己的利益的好事。」

沈勝衣道：「你就是這樣接受幽冥公子的邀請。」

黑貓笑了笑。「也等如接受他的挑戰，無論成功與失敗，對我來說都是一種很大的刺激，即使失敗了，我也會感到非常滿足。」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

黑貓接問道：「你覺得怎樣？」

沈勝衣道：「到現在這個地步，我還有甚麼話說？」

黑貓又問道：「在你的眼中，我的身手應該是屬於那一級？」

沈勝衣不假思索道：「第一級。」

黑貓愧然道：「沈兄過奬了。」一頓又問：「不知道與柳長風比較又怎樣？」

「柳長風充其量不過第三級。」沈勝衣想了想。「幽冥公子邀請柳長風是爲了刦奪月華軒，邀請到你這種高手，目標一定比月華軒大很多，那會是甚麼地方？」

黑貓道：「我雖然還未知道，却絕對肯定事發之後，一定會震動天下。」

沈勝衣看着他。「聽你這樣說，莫非已有了甚麼發現？」

黑貓道：「我無意發現了另一個被邀的人。」

沈勝衣道：「這個人的身份是必很特別。」

「他是一方土豪，一莊之主。」

「杜飛雲？」沈勝衣試探着問。

看見黑貓點頭，沈勝衣才變了面色，脫口一聲：「有這種事？」

黑貓笑笑問：「以你看，杜飛雲這般身份，還有甚麼能够打動他的心？」

沈勝衣沉吟了一會，搖頭道：「想不出。」

黑貓聳肩。「我也是，以杜家莊目前的地位，能够引起他的興趣的東西已經不多，何況事情非獨很冒險，而且還屈居人下？」

「會不會他與幽冥公子本來就是一夥的？」

黑貓斷然搖頭。「不會，我從他的說話中聽得出。」

沈勝衣又沉默下去。

「杜家莊我早就知道絕不容易應付，一戰下來，即使我能够不死，亦很難全身而退，在傷重之下，我一定不能在約定的時間趕去參加幽冥公子這一次的行動。」

「你找我到來，莫非就是要我代替你前往？」

黑貓點頭。

「幽冥公子邀請的是黑貓。」

「黑貓的本來面目，却是一個謎。」

黑貓目光一轉。「只要你依照約定的時間趕去，出示信物，沒有人相信你不是。」

沈勝衣道：「這個……」

黑貓道：「除非你對這件事完全不感興趣，否則你一定可以應付得來。」

沈勝衣笑笑。「你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何況我們又是好朋友。」

黑貓笑接道：「所有的東西，我都已放在一個小箱子內，藏在我那個窩子東面牆壁之下。」

沈勝衣道：「那包括什麼？」

「七張紙錢，一封幽冥公子給我的邀請信，那封信應該早就已燒掉，所以留下來，大概我早就已料到，它可能替我省却一番唇舌。」

「紙錢就是信物？」

「其中妙用，在信中已經寫清楚。」黑貓笑接道。「再還有，就是一張價值一萬兩黃金的銀票。」

沈勝衣一皺眉。

「萬金一殺手，未嘗就不是一種榮耀。」黑貓自嘲的笑道：「我從未收過這麼高的酬勞，這本該我去賺的，現在只有交給你的了。」

沈勝衣道：「幽冥公子萬金聘用你，我替你去完成，是另一宗交易。」

黑貓道：「你是嫌萬金太少。」

沈勝衣道：「我只是認爲你已經無須付出我任何酬勞，你讓我參加這次的壯舉，我已經非常滿足。」

黑貓呆望着沈勝衣。「你的心意我是明白的，可惜我也不需要這萬兩黃金。」

沈勝衣道：「不要再說這些了，這件事，你認爲我應該怎麼做？」

黑貓道：「只有兩個選擇，促成或破壞。」

沈勝衣笑道：「我以爲只得一個。」

黑貓接道：「幽冥公子一向的行事作風，雖然不敢恭維，但無可否認，他實在是一個犯罪的天才，也許你亦有這種感覺——在這之前，他的幾次行動，目的可能在吸取經驗，或者考驗自己的頭腦，甚至只是在籌備足够的金錢，以便進行這一次的計劃。」

沈勝衣沉吟道：「你比我想得更遠，但這個不無可能。」

「也是說，這一次的行動一實現，勢必震動天下，若是這件事情只是對某些人不利，而那些人正好又是你瞧不順眼的人，那你會怎樣？」

沈勝衣一笑道：「在我的印象中，好像還沒有這種人，也許我一時省不起。」

「若是有？」

「說不定我會先促成然後才破壞。」沈勝衣笑接。「但這種可能怕不大。」

黑貓道：「無論如何，能够參與這件事，都未嘗不是一種榮耀。」

沈勝衣頷首。「否則，以杜飛雲的身份，又怎能說得動他？」

黑貓歎息道：「這一份榮耀本屬於我，可惜我已經不能不放棄。」

沈勝衣安慰道：「殺死杜飛雲，已足以令你揚名天下的了。」

黑貓嘟喃道：「對於幽冥公子的事，我本來還有很多說話，但一切在現在來說，未免有些多餘，而我也絕對相信，你的決定會比我更好。」

「你放心，我會盡力替你完成它。」

「我當然放心。」黑貓歎了一口氣。「我惟一不放心的，只是菁菁。」

語聲甫落，他又歎了一口氣。

沈勝衣一皺眉。「貓兒，你到底怎樣了？」

黑貓只是望着沈勝衣，一聲也不發。

沈勝衣接道：「離開了這裏，我先找一個地方將你安置下來。」

黑貓笑了笑。

沈勝衣又接道：「杜飛雲唐晶都已身亡，杜家堡是必如同鳥獸散，無論什麼地方……」

黑貓終於開口截道：「沈兄，不用說

了。」

沈勝衣沉聲道：「貓兒，無論如何，你都要振作起來，須知道……」

黑貓揮手道：「以我所知，沈兄並不是那種婆婆媽媽的人。」

沈勝衣穩盯着黑貓。「以我所知，事實亦證明，你比任何人都堅强。」

黑貓頷首道：「四肢盡斷仍能夠談笑自若的人相信不多。」

「最低限度，這之前我沒有見過。」

「我也沒有。」黑貓傲然道：「我雖然不是鐵打的，但却應該有資格被稱爲鐵漢。」

「所以我絕對相信，貓兒你一定能夠堅强的活下去。」

黑貓道：「可惜我四肢盡斷，現在連貓兒也都不像。」

「貓兒……」

黑貓笑截道：「貓有九命，你看我是否也有九條命？」

沈勝衣尚未回答，黑貓的口內突然傳出了「波」的一下輕響。

沈勝衣入耳驚心，霍地探手揑住了黑貓的嘴巴，一面嘶聲大喝：「吐出來！」

黑貓沒有吐，一面的笑容，那種笑容却說不出的詭異，沈勝衣看在眼內，一張臉不由蒼白起來。

黑貓笑問道：「你知道我藏在牙齒裏的是那兒得來的毒藥？」因爲嘴巴被揑着，他的聲音很怪異。

沈勝衣那隻手不由鬆開，沒有回答。

「這說來實在可笑，是唐門！」

沈勝衣沒有笑，脫口道：「唐晶那兒一定有解藥！」

黑貓道：「就是有，你也辨不出，而且你也沒有時間去分辨。」

沈勝衣身形欲轉，聞言怔住。

黑貓笑接道：「這種毒藥雖然賣得貴一些，但需要用的時候絕對方便，而且也絕對有效。」

語聲未已，一縷黑血從他的口角淌下來，那語聲亦經已變得有些沙啞。

沈勝衣望着黑貓，一個字也說不出。

黑貓緩緩道：「一個人開始做第一件事的時候，不一定知道那是壞事，但有了第一次，不難就會有第二次，我現在雖然已沒有做，說是壞事做盡亦無不可，死不足惜。」

沈勝衣只是聽。

「幽冥公子的事有你去完成，應該絕沒有問題。」黑貓笑得很凄涼。「我惟一抱憾的，只是……」

他沒有說下去，張口突然噴出一口黑血。

沈勝衣伸手扶住了黑貓。

「沈大哥——」黑貓仰望着沈勝衣。「你一定有辦法勸服蒨蒨忘掉我。」

沈勝衣無言頷首。

黑貓一笑，頭一側，含笑而逝。

地獄門

江岸風急，樹木蕭疏。

沈勝衣抱着黑貓的屍體才下了那株大樹，就聽到一陣急速的馬蹄聲響，一個呼喚「貓兒」的聲音同時隨風吹來。

是女孩子的聲音，沈勝衣一聽，兩條腿就像給釘穩在樹旁。

衣袂聲「獵獵」，蹄聲更響亮，不過片刻，兩騎快馬如飛奔了進來。

當先一騎，白馬紅衣，正是易蒨蒨，在她旁邊的也竟就是易金虹。

林中仍然屍橫遍地，血跡未乾，觸目驚心。

易蒨蒨目光及處，面色大變，勒住了坐騎。

那匹白馬仍然奔前了丈許才停下來，易蒨蒨隨即振吭大呼。「貓兒——」

黑貓當然不能回答她，沈勝衣亦沒有作聲。

蒨蒨呼叫着又催騎奔前，在那些屍體之間奔過，一雙眼睜大，眨也不一眨。

易金虹催騎緊隨在後，兩條濃眉微蹙在一起，突然在唐晶屍體旁邊停下，嘟喃一聲：「奇怪——」

蒨蒨霍地回頭。「什麼奇怪？」

易金虹道：「你知道這個老婦人是誰麼？」

「管她——」蒨蒨雖然這樣說，却仍然將坐騎勒住。

「她就是唐晶，杜家莊之主。」易金虹沉着聲。「論武功，在杜家莊各人中，也是以她最高。」

「這又怎樣了？」

「黑貓似乎不可能是她的對手。」

蒨蒨回憶着道：「貓兒也說過這個人很厲害，但沒有說過殺她不了。」

易金虹縱目四顧，道：「看眼前情形，這一戰實在慘烈，黑貓竟能夠全身而退，實在不簡單。」

蒨蒨嬌笑道：「爹你以後不要再小覷他了。」

易金虹搖頭。「我本就從沒有小覷過他。」

蒨蒨目光一轉。「這一跑，不知道他跑到那裏去了。」

易金虹道：「只要他傷癒，一定會來找你。」

蒨蒨笑顧易金虹。「爹對他的印象其實也不壞。」

易金虹一聲歎息。「你們都不是小孩子，應該有你們的主意，雖然說旁觀者清，爹只是提供給你們參考，不一定要你們接受。」

「爹眞好！」蒨蒨反感到有些歉疚。

在易金虹回到易家堡之後，父女之間顯然已取得諒解，易金虹也顯然已被蒨蒨說服，所以才會與蒨蒨趕來搶救黑貓。

他們其實來得也不慢。

× × ×

又一陣急風吹過，吹起了沈勝衣的衣袂。

易金虹即時目光一閃，盯着沈勝衣藏身的那株大樹，蒨蒨却毫無感覺，接道：「爹，我們追下去！」

蒨蒨應該也聽到那衣袂聲，可是她一心牽掛黑貓，心神還沒有易金虹的鎭定。

易金虹搖頭，沉聲道：「樹後的朋友，請出來。」

蒨蒨一怔，脫口道：「貓兒，是不是你？」

語聲甫落，沈勝衣抱着黑貓的屍體從樹後轉出來。

「沈大哥——」蒨蒨面色突然一變。「貓兒，他……怎樣了？」

沈勝衣沒有作聲，一步步走了過來，蒨蒨急不及待，翻身下馬，奔了前去。

易金虹看看沈勝衣，看看蒨蒨，亦下了馬鞍，走向沈勝衣。

沈勝衣再三步走前，停下了脚步。

蒨蒨迅速奔至，幾乎一頭撞在黑貓的屍體上，雙手旋即抱住了黑貓。

沈勝衣這時候才回答：「他死了。」

蒨蒨混身一顫，疑惑的望了沈勝衣一眼，一隻手探在黑貓的鼻子上，那刹那突然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也似的猛可一縮。

沈勝衣接道：「唐晶在這裏佈下陷阱，我到來的時候他已經在繩網中。」

蒨蒨雙手捧住了黑貓的面頰，忽然問：「沈大哥，他眞的死了！」

她的語氣與神態很奇怪，驟看來，有如白痴一樣。

沈勝衣聽着，竟不由心裏一寒。「蒨蒨……」

「是我害死他——」蒨蒨喃喃自語，兩行眼淚「簌簌」的突然淌下。

沈勝衣沉聲道：「不是你。」

蒨蒨嘶聲叫起來。「是我，是我！」

沈勝衣突然一聲斷喝：「住口！」

這一聲斷喝有如青天陡裂，疾走雷霆，蒨蒨頓時給喝得怔在那裏。

沈勝衣接說道：「不是這件事，他也活不了多久，只是不想你難過，一直沒有對你說。」

蒨蒨的情緒一喝之下，已沒有那麼激動，忍不住追問：「那是爲什麼？」

沈勝衣道：「這之前他中了別人的絕毒暗器，仗着一身深厚的內功抑制着將生命延到現在，就是不死在今天，最多也只能再活上三個月。」

蒨蒨呆呆的聽着，搖頭道：「沈大哥，你不用騙我，是他叫你這樣說，他是不想我難受。」

沈勝衣道：「他只是問過我，有沒有辦法要你不傷心，要你忘掉他，我却是認爲，惟一的辦法，就是告訴你眞相。」

「假的——」

「你沒有看見，他是毒發身亡？」

蒨蒨道：「唐晶是唐門的人，是用毒藥暗器的高手。」

「看清楚，他是毒發自體內，不是在體外。」沈勝衣沉着聲音。「在體外，你絕對找不到任何毒藥暗器擊中的傷口，若是不相信，儘管找。」

蒨蒨半信半疑的望着黑貓的面龐。

黑貓的面龐這時候已變成青紫色，一看就知道的確是毒性發作影响。

沈勝衣接道：「其實你也應該發覺，這些日子以來，他的神態有些特別。」

蒨蒨不能不承認，黑貓的神態與往日的確是有些不同。

沈勝衣又道：「他本想對你說清楚，可是見到你之後，總是提不起勇氣。」

蒨蒨搖搖頭，眼淚不停的淌下。

沈勝衣歎一口氣。「而且他還抱着萬一的希望，希望在毒發之前找到解藥。」

蒨蒨流着淚，哀聲道：「他應該說的，沈大哥，到底他是中了什麼人的暗器，那又是什麼毒藥暗器？」

「毒如來，絕魂散！」沈勝衣早已經擬好答案。

江湖上的確有毒如來這個用毒高手，却已經被一枝劍刺殺，那是沈勝衣的劍。

毒如來死的時候，却沒有其他的人在旁邊，沈勝衣也從沒有提及。

「我知道有這個人。」蒨蒨轉問：「他現在那兒去了，沈大哥，你可知道？」

「已死在貓兒劍下！」沈勝衣目光一落。「貓兒是怎樣一個人，暗算他的人，你以爲能夠不被他發覺，又能夠逃過他的反擊。」

蒨蒨搖搖頭，凄然道：「那我還能夠替他做……做什麼？」

沈勝衣道：「好好的將他葬下，好好的活下來，相信他便已含笑九泉。」

蒨蒨茫然頷首。

「屍體交給你了。」沈勝衣說着將屍體送入蒨蒨的懷中，蒨蒨不由一把抱住。

沈勝衣接道：「我與你一樣，是他的好朋友，但我有更重要的事必須立即去完成，他的身後事只有交給你去打點了。」

蒨蒨忽然問：「是不是他有什麼事交給你替他完成？」

沈勝衣道：「黑貓是一個很仔細的人，今天必須做的事情，也從來不會留待明天，你既然是他的好朋友，應該明白他這個性子。」

蒨蒨悽然道：「我給了他那麼多麻煩，爲什麼他從來都不給機會，讓我給他盡些力。」

沈勝衣道：「這是他最令朋友不高興的地方。」

「這一次他不是省起你，要你來助他一臂……」

「所以我心裏總算舒服一些。」

「他要你到來，就只是爲了我這件事麼？」

「不錯，唐晶杜飛雲到底並不是無名之輩，他實在有些担心一個應付不好，給他們找到你頭上。」

蒨蒨哀聲道：「爲什麼他不關心一下自己，明知應付不了，還是要與杜家莊的人正面衝突。」

沈勝衣道：「他只是殺了杜飛雲之後樂極忘形，不愼墮入唐晶的圈套。」

易金虹忽然插口：「杜飛雲不是你殺的？」

「不是！」沈勝衣道：「貓兒的武功不錯不如杜飛雲，但到了水裏，杜飛雲却是只有挨打的份兒——貓兒是乘他坐船渡江之際突施暗襲。」

易金虹「哦」的一聲。「杜飛雲是一個旱鴨子，實在不應該倉猝渡江。」一頓又說道：「黑貓也果然不錯，不愧被譽爲殺手中的殺手。」

沈勝衣緩緩道：「早在這之前，他已經不是一個殺手了。」

蒨蒨接問：「是唐晶打斷了他的四肢的？」

易金虹無言頷首。

沈勝衣道：「她心痛子孫傷亡，本待將貓兒折磨一番，也所以我才能夠將貓兒救下。」

蒨蒨疑惑道：「貓兒不會是因爲四肢俱斷，不想活下去……」

（未完）

神劍山莊

武俠小說擂台接力賽／

臥龍生·獨孤紅·司馬翎
黃鷹·司馬紫烟·諸葛青雲
聯合執筆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秀在紫竹山莊觀察牌坊上的黑衣人與南宮芙蓉拚鬥內功，初時雙方勢均力敵，但終於黑衣人獲勝，而且牌坊也被他內力震塌，就在牌坊坍倒的刹那，黑衣人隨即西竄，李秀在牌坊下往北一縱，掠入竹林，跟踪一金衣人，到達一叢紫竹下，趕前一看，原來是黃金夫人，兩人心裏有數，但均不願相認，李秀向黃金夫人提出多項問題，黃金夫人一一詳加解答。最後，並勉李秀即速向西趕往逍遙別館，追殺那黑衣人——夏侯長空，但對逍遙夫人必須生擒。李秀聽罷，毅然就道，剛跨上馬背，遙見劍東、青青等趕來，李秀不顧，策馬前奔……

第二十五章：紫、青雙婢（由臥龍生執筆）

劍東、靈芝、青青等趕入紫竹林中，李秀已縱轡西去。

他們也沒有見到黃金夫人，黃金夫人已悄然趕往「百草山房」。

梁叔子的年紀不大，至少看上去不大，一襲青色長衫，猿背蜂腰，兩條斜飛入鬢的長眉，臉色艷紅，有如少女，唯一搭配不太合適的，是那個大腦袋。

他能和一代醫學怪傑公孫敬在醫道上爭一日之長短，也許和他這顆大腦袋有點關係。

據說，腦袋大的人，特別聰明。

「百草山房」火勢正盛，但梁叔子的神態却很悠閒，坐在一張椅子上，看着熊熊的火勢微笑。

南宮不二趕到時，火勢已把「百草山房」燒去了十之八九。

這是南宮世家仗以對抗西天劍尊的成就，也是梁叔子的心血結晶。

但眼看着這些成就被一把大火燒去，梁叔子居然還能笑得出來。

南宮不二心中也冒起一股熊熊烈火，冷冷的看着梁叔子，道：「你好像很高興。」

回顧了南宮不二一眼，梁叔子笑得更快樂，道：「有這麼値得人高興的事情，我爲什麼不高興。」

南宮不二道：「芙蓉死了……」

梁叔子呆了一呆，道：「怎麼死的？」

南宮不二道：「別人殺了她，而且，還帶走了她的腦袋……」

梁叔子道：「誰能殺了她……」

南宮不二道：「當今之世中，能殺她的人，實在不多……」

梁叔子冷冷接道：「不是不多，而是根本沒有人能夠殺她，夏侯長空不能，李慕雲復生還魂也不能。」

南宮不二道：「但她確實已經死了！」

梁叔子道：「也失去了腦袋？」

南宮不二道：「對！她死得很悲慘，也帶走了我們一半的希望——」

梁叔子道：「幸好！我及時放把火，燒了這『百草山房』。」

南宮不二的眼睛，急怒得幾乎要突了出來，道：「你燒去了我們餘有的一點希望，你畢生的心血結晶。」

梁叔子臉上的笑容已經消失，緩緩站了起來，道：「人生竟會有這麼多的意外！……」

南宮不二道：「最大的意外是，你竟然會放一把火燒去你自己的成就，和南宮世家僅有的希望……」

梁叔子道：「不！南宮芙蓉之死，是意外，因爲，我知道這個世界上應該沒有比她武功更好更高的人，但她竟然死了，可惜，她失去了腦袋……。」

南宮不二接道：「如果她眞的死了，就算腦袋還留在身上，難道，你能夠使她復生？」

梁叔子道：「不能，我的醫術雖然很高明，但也不能使一個眞正死去的人，復活回來，不過，至少，我可以看出她怎麼死的。」

南宮不二呆了一呆，道：「暗算……」

梁叔子道：「一種絕對致命的暗算，因爲，沒有人能以武功，殺死芙蓉。」

南宮不二道：「芙蓉受到暗算的證據，就留在腦袋上？」

梁叔子道：「所以，殺她的人，也必須帶走她的腦袋。」

南宮不二輕輕吁了一口氣，道：「可惜，我晚到了一步，看不到芙蓉的死亡原因，不過，我趕到這裏的時間，總算還不太晚。」

梁叔子笑了一笑道：「你好像對我有些誤會？」

南宮不二道：「很深的誤會，所以，我必須要殺死你。」

梁叔子道：「你似乎忘記了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南宮不二道：「你如果眞的還想到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就不會燒去我們還餘下『百草山房』的一點希望。」

梁叔子歎息一聲，道：「看來，交一個眞正眞正的朋友，十分困難，瞭解一個朋友更加困難。」

南宮不二緩步向梁叔子逼了過去，雙目中殺機畢露。

他苦笑一下，道：「我知道你的武功不太好，勝之不武，不過，我實在想不出一個不殺你的理由出來。」

梁叔子道：「這十幾年來，我一直都在研究藥物，沒有把時間用在練武上……。」

南宮不二揚起右手，緩緩接道：「試試看，接下我這一掌，如若你的運氣好，……。」

一個冷冷的女子聲音，忽然響起，道：「不能殺他。」

隨着語聲，一道金芒，疾射而至，落在了梁叔子的身側。

「黃金夫人，」南宮不二的神情，變得更爲冷漠。

一頓，他接道：「梁叔子，你果然和夏侯長空早有來往了。」

梁叔子苦笑一下道：「好像，我很難解釋清楚了。」

南宮不二搖搖頭，道：「我實在想不明白，我那裏對你不好？」

梁叔子歎口氣，道：「到現在爲止，我還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如果能多用些腦筋，我們還有替芙蓉報仇的機會。」

南宮不二呆了一呆，道：「你太聰明了，我實在想不明白你的意思。」

黃金夫人冷冷說道：「他的意思明顯很得，想不到像你紫竹翁這樣的人，竟然會想不明白。」

南宮不二冷冷說道：「難道妳明白？」

黃金夫人冷笑一聲，道：「我不願和太笨的人多費口舌，梁叔子，你說吧！我們用什麼才能交換到『長春再造丹』？」

南宮不二閱歷豐富，也是人中之精，只是他被接連而來的變化，震撼得思維不靈，一時間，竟然無法想通梁叔子的用心。

梁叔子笑一笑，道：「我知道，我的武功，實在不足以自保，這些年來，我能夠活下去，全靠南宮世家的保護……。」

黃金夫人接道：「可惜，現在，他們已經沒有能力再保護你了。」

梁叔子道：「局勢變得太快了，也變化得出人意料之外，當今之世，武功最強的南宮芙蓉，竟然被人殺了。」

黃金夫人道：「殺人的方法很多，武功，只不過其中之一。」

梁叔子笑一笑，道：「我如果能把研究藥物的精神和時間，分一點關注在南宮芙蓉的身上，也許，她就不會遭人暗算了。」

南宮不二終於想明白了，輕輕吁一口氣，道：「梁叔子，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南宮世家的好朋友，芙蓉雖然死了，但我還沒有死，我會用我所有的力量保護你的。」

梁叔子苦笑一下，道：「可惜，我們還是晚了一步，如果芙蓉沒有死……。」

南宮不二道：「你已經盡了心力，錯的是我和南宮不樂。」

梁叔子道：「希望我們能掌握着僅餘的一點成功機會……」

抬頭看看黃金夫人，接道：「百草山房一把火，燒去了煉製『長春再造丹』的秘方，和所有的藥物，但能製造『長春再造丹』的人，還沒有死。」

黃金夫人冷冷說道：「可惜，我們等不及你再去採集那些製造長春丹的藥物了。」

梁叔子笑一笑，道：「用不着再製造，我已經有了足夠的數量……。」

黃金夫人道：「哦！你有多少顆？」

梁叔子道：「我煉製了兩爐，每爐只有十八顆。」

黃金夫人道：「那是說，你一共有三十六顆？」

梁叔子道：「對！能使三十六個人，解除她身中的毒物，保住她原有的美麗。可是，目前只有我一個人知道它藏在什麼地方？」

黃金夫人道：「你的意思是，希望我能好好的保護你，使你不受傷害？」

梁叔子道：「如果我不幸死了，三十六粒長春丹，會跟着我的死亡，在世界上一起消失掉。」

黃金夫人道：「那是說，你藏的地方很秘密，沒有人能找得到？」

梁叔子道：「事實上，對藏匿的地點，我充滿着信心。」

黃金夫人苦笑一下，道：「我如何能相信你的話？」

梁叔子道：「你非相信不可，因爲，我立刻可以給你一個證明？」

黃金夫人道：「證明什麼？」

梁叔子道：「證明長春丹的效用，也證明我確實已把長春丹藏了起來。」

黃金夫人沉吟了一陣，道：「你給我一顆長春丹？」

梁叔子道：「不是一顆，是半顆。」

黃金夫人道：「哦！」

梁叔子說道：「半顆的藥量，只能維持十天的效用，妳在十天之內，不用再服下公孫敬配製的毒性藥物，仍然能夠保持着妳的美麗不變。」

黃金夫人道：「十天之後呢？」

梁叔子道：「半顆長春丹，不是一半效果，它能使公孫敬配製的藥物毒性消失，但却無法使服藥人保有原來的形貌，十天後，會使妳們改變，……」

黃金夫人接道：「變得衰老？」

梁叔子道：「就像妳們死亡之後，藥力失去了控制的作用一樣。」

黃金夫人道：「很可怕的結果。」

梁叔子道：「所以妳們必須有所抉擇。」

黃金夫人道：「梁叔子，我們已經過了很多年，如若我們不改變現狀，我想，我們還是和現在一樣。」

梁叔子冷冷說道：「如若一個人，喜歡永遠生活在恐懼和悲哀之中，咱們似乎也說不下去了。」

但見人影一閃，一條白影，出現在黃金夫人身側。

是白銀夫人，白衣飄風，白色的面具閃閃發光。

她雖然站得很穩，外形上也瞧不出什麼異樣。

但黃金夫人聽得到，她正在不停的喘息。似乎她經過一場激烈的搏殺。

黃金夫人道：「梁叔子，我們現在有兩個人了。」

梁叔子忽然由衣袋中取出兩瓣長春丹，一半交到南宮不二的手中，道：「快！退後一丈，如果她們對我出手，你立刻揑碎一半長春丹，洒在地上。」

南宮不二很想保護梁叔子。不過，他知道，那可能會破壞了梁叔子的計劃。

最好的抉擇，就是聽命行事。

梁叔子笑一笑，道：「兩位夫人，南宮不樂也許不是公孫敬的對手，但他足可自保，也許妳們的時間不會太多了。」

黃金夫人道：「你身上，究竟有幾粒長春丹？」

梁叔子道：「兩個半粒……。」

白銀夫人道：「我們搶？」

黃金夫人道：「十天時間，可以辦很多事，我們也可以證明一下長春丹的效果。」

緩步行近梁叔子，接過半顆長春丹吞了下去。

突然出手一指，點了梁叔子的穴道。

南宮不二想撲上去，但却聽梁叔子大聲說道：「不要動，她不會傷害我。」

黃金夫人迅快搜過了梁叔子，果然，找不出另一顆長春丹。

她不由深深歎息一聲，道：「你很膽大，也很狡猾。」

梁叔子道：「我知道自己不是別人的敵手時，只有用點智慧了。」

白銀夫人道：「我也試試，要死，咱們也死在一起。」

南宮不二把半顆長春丹高舉手中，然後冷冷說道：「夫人，張開嘴，我把丹藥送入妳的口中。」

白銀夫人道：「你……。」

南宮不二冷笑一聲，接道：「我聽也聽會了，夫人如果不願食用，老夫只好把它揑碎洒在地上了。」

白銀夫人緩緩把面具向上推開一半，微啓櫻唇。

南宮不二一彈指，半粒丹丸，飛入了白銀夫人的口中。

丹丸入口化作玉液流入咽喉，一股強烈的草藥香味，散滿胸腑。

梁叔子道：「兩位可以走了。……」

黃金夫人接道：「我們如何再見面？」

梁叔子道：「西行十餘里，有一座久失烟火的純陽道觀，三日之後，我在那裏等候，十日期滿，如是不見兩位夫人，在下就退出江湖，息隱於大山深澤之中，茫茫天地，再見無期了。」

黃金夫人未再多言，低喝一聲道：「咱們走。」

衣衫飄飛，兩人聯袂而去。

南宮不二苦笑一下，道：「人算不如天算，想不到我們南宮世家二十年的準備，却毀於這一旦之間。」

梁叔子道：「短兵相接，鬥智搏命的惡戰，只不過剛剛開始……。」

南宮不二道：「芙蓉死了，天下還有誰能勝過夏侯長空？」

梁叔子道：「以芙蓉那樣絕世武功，仍會死於人暗算之手，這不但使我們實力受到極大的傷害，而且，完全消失了我們正面抗拒的力量，唯一的辦法，只有由明入暗，一面保存實力，一面吸收夏侯長空的人手……。」

南宮不二點點頭，接道：「天下精英，盡被夏侯長空收爲己用，除了由他手下拉人過來之外，還眞是別無可用之人了。」

梁叔子說道：「去找南宮不樂，不論情勢優劣，都不可戀戰，至於南宮門下的武士，留下三五個身手最高的做爲助手，其餘的全數遣散。」

南宮不二苦笑一下，道：「想不到，防守嚴密的紫竹林，竟然會這麼快的一下子垮了下來。」

梁叔子的神情，忽然間冷肅下來，道：「這不是悲傷的時刻了，也不是緬懷過去光榮的時間。」

南宮不二輕輕歎息一聲，回顧了兩個隨來的侍婢一眼，道：「由此刻起，妳們跟着梁先生吧！」

梁叔子回頭看了兩個女婢一眼，道：「她們……。」

南宮不二道：「紫燕、青葉，她們七歲追隨芙蓉，已然十年，芙蓉雖然沒有收她們作爲

弟子，但她們的武功，都是芙蓉指點的，只可惜，她們從沒有在江湖上歷練過，她們不瞭解自己，也不瞭解江湖的陰惡，所以，芙蓉被殺之後，她們只是呆呆的站在那裏。」

梁叔子打量二婢一眼，欲言又止。

南宮不二道：「她們武功很紮實，只是不明如何發揮出來，她們除了芙蓉之外，很少和別人接觸，江湖中人，對她們很陌生，以你的智慧，和她們優越的武功基礎，我相信，她們很快會變成你最得力的兩個助手。」

他的語氣很哀傷，也隱隱透出一種訣別的意味。

梁叔子皺皺眉頭，道：「你……。」

南宮不二接道：「我很慚愧，紅花需要綠葉的道理，我竟然沒有想明白，如若我在芙蓉的身側，她就不會受到暗算，別爲我擔心什麼，我不會輕易言死，但我會和不樂在一起，我們聯手，會增加很大的威力，我聽到了不樂的哨聲招呼，落魂澗的搏殺，似是很激烈，你的冷靜，已使我由哀傷中振奮起來。」

梁叔子道：「我瞭解你的心情，你去吧！如若你和不樂都不能生還，我一樣會盡我的心力。」

南宮不二笑一笑，道：「我這一生中的成就，就是多了你這個好朋友，紫燕、青葉。」

二婢躬身道：「主人……。」

南宮不二接道：「由現在起，妳們的主人是梁叔子，對他就像對芙蓉一樣。」

二婢互相望了一眼，點點頭。

南宮不二突然振臂長嘯一聲，飛躍而起，帶起了一股疾風，消失不見。

他畢竟是武林中一流高手，梁叔子確然發現他已從驚震、悲痛中，恢復了豪壯之氣。

回頭望望紫燕、青葉，梁叔子盡量使自己有種和藹可親的感覺，道：「妳們都跟芙蓉姑娘練些什麼武功？」

南宮芙蓉終身未婚，雖已近花甲之年，但南宮門中人，仍以姑娘相稱。

紫燕道：「姑娘傳我劍法。」

青葉道：「我練的是飛針和輕功。」

梁叔子點點頭，道：「好極了，妳們都有很好的成就吧？」

紫燕搖搖頭，道：「也許婢子太笨，姑娘只傳我七招劍法……。」

梁叔子怔了一怔，道：「只有七招劍法，妳練了十幾年？」

紫燕點點頭。

「妳呢？青葉，除了飛針之外，還練些什麼武功？」

青葉垂下了頭，黯然道：「我比紫燕還要笨，只練了飛針一種本領。」

梁叔子低低歎息一聲，暗暗忖道：芙蓉如若早知她出師未捷身先死，一定會把她苦練的絕技留傳下來，可惜她太自負了。南宮絕藝，可能因她之死，而失傳江湖。

二婢對自己技藝的孤陋，似是感到很慚愧，一直低着頭，不敢再看梁叔子。

難道兩個丫頭眞的是不堪傳藝的蠢材，一個只有七招劍法的人，和一個只會打幾枚飛針，對我能有多大的幫助，帶着她們，反而成了一種累贅，我得想個辦法，把她們安置一下。

梁叔子向前走去。

紫燕和青葉默默的跟在身後。

她們長得不難看，只是沒有少女那種應有的活潑，看上去，有些木訥。

兩個動作，也很呆板，一直和梁叔子保持七尺左右的距離，不落後，也不超前。

梁叔子似乎早已想好了自己應走的路綫，一直穿行在竹林之中。

他是個縝密的人，每一個細節，都有着很詳細的計劃。

忽然間，一陣嗡嗡之聲，數十隻巨蜂，疾飛而至。

這羣巨蜂，可能是受到了甚麼驚擾，直撲向梁叔子。

梁叔子急揮雙袖，撲打巨蜂。

他的武功本不太好，巨蜂數量又多，一個疏忽，一隻巨蜂撲了進來，螫了一下，痛得梁叔子失聲而叫。

紫燕、青葉，呆呆的站在一丈開外，不知該如何是好。

直到聽到梁叔子的喝叫之聲，青葉才緩緩說道：「主人，我可以幫幫忙麼？」

葉青突然雙手齊揚，數十隻巨蜂突然紛紛落地。

梁叔子仔細看去，只見落地的巨蜂，每隻頭上都穿着一枚鋼針，數十隻飛舞的巨蜂，竟無一隻漏網，不禁一呆，忘記了頰上傷疼。

回顧青葉，臉上微現紅暈，垂首而立，道：「主人，婢子只有這點技能。」

梁叔子喜道：「好！好，天下施用飛針的高手，恐無出其右了，紫燕，讓我看看妳的劍術，開開眼界。」

紫燕羞怯的拔出腰間的短劍，那只是一柄不過一尺五寸的短劍，但青光耀目，看上去，似很鋒利。

青葉伸手拾起一把枯了的竹葉，隨手抛向空中，十餘片竹葉，散佈七八尺方圓，在空中飄蕩。

紫燕突然飛身，只見青光閃轉，人又落回原地。

短劍上，串穿了一十七片竹葉，竟沒有一片被利劍斬斷，落在地上。

「好劍法。」

梁叔子捂着半邊浮腫的左臉，大笑起來。

第二十六章：（由獨孤紅執筆）

輕功植力

紫燕羞怯地道：「主人誇獎，婢子這種劍法，實在稱不得好。」

「小華陀」梁叔子道：「這樣的劍法，還稱不得好？」

紫燕道：「姑娘練劍的時候，婢子跟青葉時常在旁侍候，婢子們都親眼見過姑娘的劍法，婢子這套劍法雖然經過姑娘的指點，但若是比起姑娘的修爲來，簡直有天壤之別，所以婢子這套劍法，怎麼能算得好。」

她口中的姑娘，自然指的是南宮芙蓉。

梁叔子似乎忘記了臉痛，呵呵笑道：「傻姑娘，妳們那位姑娘窮廿年之功的苦練，是整個南宮世家的希望，南宮世家想靠她的絕藝重振聲威，凌越武林百派，妳們的所學自是難以跟她相比，可是妳們不知道，憑妳們倆的這身所學，只出得『紫竹林』到江湖上走，便是已列爲一流高手，有此根基，便不難造就了。」

青葉道：「可是，主人，連我們姑娘那種窮廿年之苦練的功力，都會死在別人手中，還被割去了腦袋，您可如何造就婢子們？能使婢子們強過姑娘，咱們還有另一個廿年好等？」

梁叔子道：「那就不是妳們的事，也用不着妳們操心了，跟我走吧。」

他轉身行去。

如今青葉、紫燕二婢，得過南宮不二的指示，把梁叔子當做她們的主人，對梁叔子自是唯命是從，所以，等梁叔子說完話，轉身向「紫竹林」中行去之後，她們兩個也沒再多說一句，立即默默地跟了去。

× × ×

這裏梁叔子帶着青葉、紫燕剛走，那裏，馳援落魂淵南宮不二，却碰上了衣衫飄飄，急趕而來的南宮不樂。

南宮不樂的確是人如其名，跟南宮不二，一樣的一襲紫袍，一樣的白髮白鬚，但是身材瘦削，永遠皺着眉頭，一副悶悶不樂的愁容苦像，似乎從沒有一件事能讓他「樂」過，似乎，再樂觀的人看見他，也會被他那股憂情愁緒所感染。另外，他遠不及南宮不二看上去威猛懾人，但是看上去他却比南宮不二深沉得多。

南宮不二迎着他道：「大哥，你怎麼往回趕，公孫敬那老匹夫跟『逍遙仙子』那茅山妖女呢？」

南宮不樂皺着眉，愁容滿面地道：「老匹夫跟妖女他們突然撤走了，就在我發出嘯聲求援，『紫竹林』中竄起火苗的時候。『紫竹林』有芙蓉留守坐鎮，我不信他們另外一支人馬會得手，但咱們原先推測乘隙前來的會是『西天劍尊』夏侯長空，我仍是不放心，所以趕來看看。」

南宮不二神情一黯，道：「大哥，你回來遲了，『紫竹林』方面他們是已經得手了。」

接着，他就把「紫竹林」所發生的巨變，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南宮不樂鬚髯賁張，一襲紫袍抖得簌簌作响，一句話沒說，揚掌便劈向自己天靈。南宮不二似乎早已料到他受不了這個打擊，沉喝聲中，出手如電，一把扣住了南宮不樂的手肘：「大哥，你不能死。」

南宮不樂目眦欲裂，兩眼之中湧出殷紅之物，那不是淚，是血：「芙蓉被殺，『百草山房』被焚，忍羞含辱，廿年的心血與希望毁於一旦，說什麼關外皇甫，西南慕容，三家百派，獨尊南宮，狗屁，我還為什麼要活着，我還那有臉活着，放開我。」

最後一句是厲喝，撕裂人心脾的一聲厲喝，厲喝聲中，他就要不顧一切的用力掙開。

「大哥，」南宮不二也是一聲厲喝，他這聲厲喝震懾了南宮不樂的心神，使得南宮不樂手上為之一頓，就趁這剎那間的一頓，南宮不二接着說道：「要能死我早死了，還輪得到你搶頭一個？」

「為什麼不能死？」

「你沒聽見我告訴你梁叔子的計劃。」

「他是個可靠的朋友，也是我南宮世家唯一的朋友，他既答應盡心盡力，你我兄弟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沒有什麼不放心的，可是畢竟他姓梁不姓南宮，有朝一日，南宮世家聲威重振，百派共尊，站在這紫竹山巔的，却是個姓梁的，這算什麼？南宮世家聲威重振，我們姓南宮的，在那九泉之下，臉上有光采麼？是該哭還是該笑？」

南宮不樂似乎是受了很大的震撼，他即把悲憤感態收斂，手上也不掙了，但是他仍悲聲道：「二弟，難道說你我就再等廿年？」

南宮不二道：「只為咱們南宮世家，也不能讓芙蓉妹子白死，咱們又何妨再等廿年？咱們也應該再等廿年。」

「咱們還能再活廿年？」

「有個梁叔子，咱們又何止能活廿年？」

「你看，咱們還有希望。」

「咱們必須存希望，有信心，否則不如現在就死。」

南宮不樂身軀猛抖，啞聲道：「好吧，我就陪你再活廿年。」

× × ×

羣俠循龍吟嘯聲飛馳，出「紫竹山莊」拐向山左，山左另是一座小山，光禿禿的，不但沒一株樹木，甚至寸草不生，與紫竹蔽天的「紫竹山莊」形成強烈對比，大異其趣。

如今，在那座光禿禿小山上，衣袂飄飄，迎風站立一人，正是「五湖龍王」鄧飛龍。

他一見羣俠來到，立即拔起身形，掠下小山，青青迎上前去叫道：「爹，秀哥呢？」

靈芝搶上一步忙道：「老爺子，『紫竹山莊』發生巨變，莊前牌坊被毁，『百草山房』被焚，最驚人的是南宮芙蓉不知被什麼人所殺，腦袋也被割了去，少主人命劍飛往『落魂淵』傳話，說他正拚着全力承接南宮芙蓉廿年苦練的『奪魂三杖』，以便問出當年事情的扼要關鍵，誰知等我們從『落魂淵』趕到『紫竹山莊』時，巨變又生，南宮芙蓉雖被殺，少主人也失去踪跡，青青姑娘正痛不欲生，聞得老爺子嘯聲，我以為是老爺子已與少主人會合，這才勸得青青姑娘趕來，如今只見老爺子而未見少主人，是不是少主人臨時有事他去了？」

按靈芝的意思，是搶着把前因後果告訴鄧飛龍，並暗示鄧老編個謊，暫時穩住青青。

鄧飛龍乃十足的老江湖，他不會不懂鄧靈芝的心意。而鄧飛龍偏偏在靜靜聽完靈芝一番敘述之後，平靜地搖了頭：「不，我根本沒有見到秀哥兒，不過——」

青青如遭重擊，一聲驚呼。

靈芝眼明手快，一把抓住了她：「鄧老爺子還有後話。」

青青悲叫道：「靈芝嬸，妳不要再安慰我了！」

金蘭一步跨到，道：「青青，難道妳不見老爺子神色平靜，若是他不知道些什麼，聞得少主人凶險之後，焉能如此泰然？」

青青如夢初醒，呆了一呆、凝望鄧飛龍道：「爹——」

鄧飛龍道：「青青，妳兩位嬸嬸沒說錯，我是還有後話，我也的確知道些什麼。」

此言一出，連表面力持鎮定，其實也心懸半空的劍東、靈芝、劍南、金蘭、劍北，白菱，還有劍飛，精神都為之一振，不由齊聲脫口叫道：「老爺子——」

青青也急叫：「爹，秀哥他——」

鄧飛龍深深望一眼，道：「孩子，別說秀哥兒無恙，就算他當眞不幸，已埋骨在這『紫竹山莊』，他的死，也是轟轟烈烈，驚天地而泣鬼神，甚至還保住了『神劍山莊』的威名，足以贏得天下人的欽佩，妳是不該如此——」

只那麼一句，已表示他知道李秀確實安然無恙，劍東等懸在半空的一顆心，立即落了下去。青青的身軀也起了一陣顫抖，熱淚奪眶而出，泉湧似的，嘴張了幾張並沒能說出話來。

靈芝道：「老爺子，那麼，我家少主人現在——」

鄧飛龍道：「你們不要急，聽我先說為什麼我沒有跟你們一起進入『紫竹山莊』說起，你們可記得當時我只讓你們先走，而沒有說明原因？」

劍東道：「記得，當時她想問，却不敢開口，而且也沒工夫問。」

鄧飛龍道：「那是因為我發現了一個神秘人物正在接近『紫竹山莊』，我也發現此人武功極其高絕，一身修為已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這種人物不多，應該摸清楚他是何許人，但是，我又怕連累你們，所以，沒動聲色讓你們先走！」

劍飛道：「老爺子，你摸清楚他沒有，這個不多見的人物是何許人？」

鄧飛龍道：「當時沒有，此人一身修為甚至已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憑我的身手，還沒近他十丈，已經被他察覺，甚至猶在十丈外，已被他用邪術似的手法制住，幸好他沒有取我性命，否則我這條老命早沒了，直到後來，有

個人救了我，才告訴我那個神秘人是何許人，而且也告訴我秀哥兒安然無恙。」

劍南訝道：「老爺子，哪神秘人物，究竟是——」

鄧飛龍道：「他就是『西天劍尊』夏侯長空。」

此言一出，衆人無不震撼，羣俠齊聲驚呼：「『西天劍尊』夏侯長空？」

劍北接問道：「老爺子，眞是他？」

鄧飛龍道：「錯不了的，也應該是，錯非是他，誰能役使這麼多成名當年的高手，誰能在武林中掀起這麼大的波濤？」

儘管劍東等俱都豪氣干雲，一身是胆，此刻聽鄧飛龍這麼一說，也都不禁心底裏為之震顫。

靈芝道：「老爺子，既然『西天劍尊』夏侯長空是這麼一位人物，普天之下還有人制得了他麼？」

這是劍東等三對夫婦，還有青青、劍飛共同的心聲，要是眞沒人制得住這個「西天劍尊」，大家豈不是枉費心力，白忙一場，還有什麼希望？

鄧飛龍道：「南宮芙蓉就差點殺了他。」

羣俠一怔，白菱道：「差一點？」

鄧飛龍道：「如果不是夏侯長空事先暗藏奸詐，在他那『天山鐵木棒』裏預先藏了一條奇毒無比的蛇兒『金綫殺人絲』，在緊急關頭竄進南宮芙蓉的腦內，他就非死在南宮芙蓉的『陰沉紫竹杖』下不可，事實上，牌坊頂上較量內功眞力，南宮芙蓉已經先震碎了夏侯長空的『天山鐵木棒』！」

靈芝驚嘆道：「原來殺南宮芙蓉，並割去她的腦袋的是夏侯長空——」

鄧飛龍道：「南宮芙蓉的腦子，已被那條『金綫殺人絲』吸食淨盡，夏侯長空所以臨去割走她的腦袋，就是怕被人發現南宮芙蓉的死因。」

這時侯青青已平靜多了，她道：「但是南宮芙蓉已死，不是仍然沒有人能制他了麼？」

鄧飛龍道：「不，必有，邪不能勝正。」

羣俠為之一怔。

靈芝凝望鄧飛龍：「老爺子，你沒到『紫竹山莊』去，這些事你不該知道，更不該知道得這麼清楚，是否救你的那個人告訴你的？」

鄧飛龍道：「不錯。」

靈芝道：「老爺子，那又是何許人？」

鄧飛龍老臉之上掠過一絲抽搐，道：「你們的主母，秀哥兒的生母，黃金夫人。」

除了靈芝外，羣俠不但為之一怔，也為之臉色一變。

靈芝道：「老爺子，我們知道黃金夫人，但是你怎麼能肯定，她就是我們的主母，少主人的生身之母李夫人？」

鄧飛龍道：「就憑她救我，憑她告訴我秀哥兒安然無恙，這已經很夠了。」

羣俠，連靈芝在內，都忍不住為之一陣激動。

黃金夫人能救鄧飛龍，能告訴鄧飛龍，少主人李秀安然無恙，這意味着什麼？

但，往後會是怎麼樣一個發展，最後又是怎麼樣一個結局，一想到這一點，羣俠的心，不由又沉了下去。

只聽青青道：「爹，黃金夫人既告訴您秀哥無恙，她當也告訴您秀哥的去處了？」

鄧飛龍道：「不錯，她告訴我了，還是經過她的授意跟鼓勵，秀哥兒去追『西天劍尊』夏侯長空去了。」

羣俠大吃一驚，劍飛急急說道：「她怎麼能——少主人他會是夏侯長空的敵手？」

青青也道：「爹，她怎麼會是秀哥的生母，靈芝嬸他們幾位的主母，她救了您只怕是別有用心。」

靈芝平靜地道：「不，青青，她如果別有用心，大可不必這麼做。」

鄧飛龍嚴肅地道：「黃金夫人告訴他，夏侯長空在劣勢局面下，殺了功力比他還強的南宮芙蓉，精神大耗，在三天之內，他最多只有往常功力的六成，秀哥兒是精兵，他則是疲兵，只要秀哥兒把李家『神劍九殺式』反覆施為三遍，定可殺掉夏侯長空。」

靈芝道：「這也就是鄧老剛才說的邪不勝正。」

鄧飛龍肅穆點頭：「正是。」

靈芝道：「我剛才聽鄧老說，要在三天之內？」

「不錯，黃金夫人說，過了三天，秀哥兒最好離開夏侯長空遠點。」

羣俠剛鬆的神色又為之一緊。

靈芝道：「在這種情形下，三天工夫，彈指即過，少主人能否在限期內追上夏侯長空還未可知，但以少主人的性情，他一定會繼續追上去，咱們是不是該趕去援手。」

青青急道：「對，秀哥往那裏追夏侯長空去了？」

鄧飛龍肅然道：「黃金夫人說，這件事必須讓秀哥兒親手去做，我贊成她的說法，你們想必也懂她的意思，而且，如果在三天之內，秀哥兒用不着幫手，如果過了三天，咱們這些人也幫不了他的忙。」

羣俠神情一震，臉色倏變。

靈芝道：「無論如何，我們都是神劍山莊的人，應該跟少主人在一起。」

青青道：「爹，我更應該。」

鄧飛龍看了看青青跟靈芝，青青面帶焦急、哀求，靈芝則一臉肅穆神色，他一點頭道：「好，你們跟着我走。」

他轉身往西掠去。

羣俠急急跟上，劍飛搶先一步，道：「老爺子，您為什麼不告訴我們，少主人往那兒追夏侯長空去了？」

鄧飛龍沒說話。

靈芝道：「劍飛，老爺子用心良苦，你還問甚麼？」

劍飛也是絕頂聰明，呆了一呆之後，立即住口不言。

一行九人，很快的遠去不見。

× × ×

黃金夫人給李秀騎的那匹白馬，脚程極快，那天李秀也是照黃金夫人的指示，一騎往西，直指「逍遙別館」！

但是，第一天，李秀竟毫無所見，他懷疑他追過了頭，幾次想折回去找却又幾次作罷。因為他怕躭誤，這時候的三天，對他來說太短暫了。

也就因為時間太以寶貴，他馬不停蹄，沒敢歇息，繼續追趕！

整整兩個對時，李秀滴水粒米未進。他生死玄關已通，可以在短暫的時日裏不吃不喝，而，胯下的馬雖神駿，畢竟是一匹凡馬，却禁不住不吃不喝，整整兩個對時的全力奔馳，在兩個對時之後的正午剛過，白馬躺下了，連踢蹄悲嘶的力氣都沒有了。

混身濕漉漉的，不是汗，是汗盡血出，直把全身雪白的毛也染成了殷紅。

只為了要在限期內追殺「西天劍尊」，只為了自己的仇恨，為了自己的成敗生死而犧牲了這麼一條無辜的生命，李秀難過，也歉疚。

可是這時候，只好任牠自生自滅，望望那匹躺在地上一動不動的「白」馬，李秀一咬牙，掉頭而去。

如果是從離開「紫竹山莊」的時候算起，已經是第三天了。

但是第三天還沒有過完。李秀還沒有找到「西天劍尊」，也還沒有看到想像中一定是美輪美奐，一如神仙居處的「逍遙別館」。

他焦急、疲累，也感覺到精神、體力、大不如三天前。

那是一定的，因為在這段時間內，他一直未進滴水粒米。

但是，他鬥志不減，也絲毫沒有胆怯，他决心繼續追下去，那怕是追到海角天涯？

就在李秀決定追下去的同時，白銀夫人到了離「紫竹山莊」十里處的「純陽」道觀。

只她一個人，未見黃金夫人，或許是因為約期還沒到，梁叔子說三日以後，而現在，第三天還沒過完。

梁叔子說得不錯，純陽觀的確是久絕香火，不但是斷壁殘垣，而且是蛛網塵封，一片凄涼蕭條。久絕香火，表示少有人來，甚至沒有人來。

看眼前這座道觀的景象，也的確是人跡不到，沒有人來，而且約期未到，道觀裏更不可能有人。所以，白銀夫人一沒有躲閃，二沒有掩護，大大方方的走進了純陽觀。

進入兩扇門已然不見的大門，是前院，是正殿所在。正殿本沒什麼可看的，但是白銀夫人打算進入正殿。

就在她打算進入正殿的當兒，她那敏銳的聽覺，聽見了一種異响，異响來自殿後。

白銀夫人凝了一下神，然後鬼魅也似的從正殿前消失，剎那間之後，她又出現在殿後。

殿後有個月形門，通後院，石板小路上，佈滿了青苔，路旁雜草叢生，草叢裏露着一片片破碎的碧瓦。

站在月形門前聽去，異响更清晰，是一個沉重粗濁的呼吸聲，男人的呼吸聲，來自後院深處一間尚稱完整的房舍裏。

這種呼吸聲，對白銀夫人來說，是太熟悉，太熟悉了。

誰會到這兒來？誰會在這兒發出這樣的呼吸聲？難道是尚有三清弟子，不守清規？

白銀夫人循聲飄了過去，到了房舍的門前窗外。房舍有門，門沒關，有窗，窗開着。

白銀夫人站在窗前，看見了房舍裏一張上頭什麼都沒舖的木板床上，正在上演的一幕活色生香，稀奇好戲。

木板床上三個人，都是赤條條的一絲不掛。三個人，一男二女，一老二少。

兩個女子中的一個，在一旁閉目盤膝打坐，臉色猩紅，混身是汗，水淋也似的。

另外兩個，則正在行雲佈雨的忙着。

就這麼一幕戲，看呆了白銀夫人。

倒不是白銀夫人沒看過這種戲，她自己經常扮演劇中人。而是，她不相信裏面的一男二女，一老二少三個人，會上演這種戲。

因為那一男二女，一老二少三個人，赫然竟是梁叔子跟青葉、紫燕二女。

坐在一旁盤膝閉目打坐的，是青葉。

正在忙的，是紫燕。

就在白銀夫人看得發呆的時候，正忙的忙完了，梁叔子正翻身躺下，臉色白得沒有血色，虛弱若死。

紫燕則挺腰坐起，跟青葉一樣的閉目盤膝，轉眼間他也臉色猩紅，全身是汗。

怎麼會有這種的結局，這算什麼？

白銀夫人正自暗生訝異，床上的梁叔子吃力的挪動着身子下了地，他站都站不穩，一隻手扶着床沿，另一隻手去拿搭在一旁的衣裳，也就在這時候，他一眼看見了站在窗外的白銀夫人。他為之一怔。一不驚，二不羞，只是一怔。

白銀夫人適時定過了神，輕笑一聲道：「我來早了，但是並沒有來錯，要不是我來早了親眼看見，誰說給我聽，我都不會相信。」

梁叔子定過了神，仍然一不驚慌，二不羞愧，反倒極其泰然安詳，甚至也沒有急着抓衣裳遮體，道：「妳是來早了，只妳一個人？」

白銀夫人道，「只我一個人，怎麼，難道你也想跟我……」

梁叔子臉色一冷，他臉色本就白得沒一絲血色，如今這一冷，臉色顯得好難看：「這麼看來，妳的心性為人，大不如黃金夫人。」

「何以見得？」

「妳不是想早來一步，找到我『長春再造丹』的藏處，打算一個人獨吞麼？」

白銀夫人吃吃笑道：「『小華陀』眞是個聰明人，你猜到了也好，省得我多費口舌。」

「妳以為妳算盤打對了？」

「現在沒有人保護你了，至少我可以從你身上逼出藏處來。」

「妳以為我會說？」

「我先禮後兵，你要我像她們那樣也可以，只要你——」

梁叔子冷冷道：「妳以為我沒有人保護了，妳以為我跟她們倆在幹什麼？妳要是念頭想歪了，妳就錯了。」

「呃？」

「不妨告訴你，在這兩天之內，我吃盡百種仙草，然後對她們進行輕功植力，如今已然完成，她們倆就是保護我的人。」

「是麼？」

「不信妳可以試試。」

「眞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既是你這麼說，我倒眞要看看，你給她們倆究竟種了什麼，植了什麼？」話落，白銀夫人穿窗而入，直撲站在床邊。

（下期由司馬翎執筆）

中篇俠義連載故事

武林一條街（第二部）

秦紅·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雲英被嚇得神智不醒，嫦娥見狀，決定自己上賊船一試，看看「新武林街長」到底是甚麼模樣，但朱五絕見雲英已被嚇得痴呆，不敢造次，而嫦娥却極力要求，朱五絕最後答應了，並帶嫦娥一路跟踪「新武林街長」等人，並一路留下暗記，朱五絕沿着暗記也一路跟踪過去，來到一座高山密林中，忽見兩個大漢邊走邊談，朱五絕和他們談起來，才知他們是去投奔「武林一條街」，他們身上均有入山信物，朱五絕沒有，只好伺機把兩人殺了，取了入山信物後，繼續入山……

酒醉飯飽後　等候分組試

朱五絕思忖方過，忽聽山徑右邊的樹林中傳來一長二短的兩聲鳥鳴，這是他與四女約定的連絡暗號，故一聽即知她們躲在樹林中，當即折身轉入樹林中。

走入十幾丈深，從樹下野草裏面冒出了四個姑娘的腦袋，正是尚食，尚工，尚儀，尚寢四女！

朱五絕彎身趨入那叢野草裏面，跟她們蹲作一堆，低聲問道：「怎麼樣？」

尚工姑娘低聲答道：「昨夜我和五姊一路尾隨他們到此，發現那山徑盡頭有個山洞，他們進入那山洞中去了。」

尚食姑娘接口道：「那新武林街長很奇怪，乘坐一頂八人抬的大轎，前後都有轎門呢！」

朱五絕道：「他的相貌是不是長得很可怕？」

尚工姑娘道：「不知道，我們沒見到他，昨夜我們遙見大帆船靠岸，過了一會，大帆船開走了，我們才將舢舨撐過去，上岸跟踪時，他們一行人已走出甚遠，我們不敢跟得太近，故只見到那頂八人抬的大轎。」

朱五絕道：「嫦娥姑娘呢？」

尚食姑娘道：「一個大漢背着她跟在大轎的後面，看那模樣，我們谷主仍在假裝昏睡，他們並未將她弄醒。」

朱五絕道：「到目前為止，妳們四人的形踪沒有被發現吧？」

尚工姑娘道：「沒有，我們躲在這裏的時候，曾見幾個武林人物進入那密林中，看樣子好像是武林一條街的人，又好像不是……」

朱五絕微笑道：「妳們沒有跟上去是對的，要進入那山洞必須有入山信物。」

說着，將兩枚小元寶取出，托在掌心上。

尚儀姑娘和尚寢姑娘只比他早到一會兒，她們見他拿着兩枚所謂的入山信物，不禁驚異的問道：「你怎麼有這東西？」

朱五絕便將在山徑上遇見鄧日昇和吳大鼻，得知武林一條街在此山招兵買馬，

以及自己殺了他們奪得入山信物的經過說出來。

尚工姑娘色喜道：「既是如此，咱們倒可持此信物入山投效嘛！」

朱五絕含笑道：「我正有此意，不過入山信物只有兩枚，我想由我和尚儀姑娘進去，妳們三人若能截下三個前來投效之人，搶得他們的入山信物，再經一番喬裝之後，也可進入接應，否則便返回茅屋靜候我們的消息。」

他選擇尚儀姑娘，是因尚儀姑娘喬裝爲老太婆，與他的「鄉巴佬」打扮，正好是一對老夫妻模樣。

尚寢姑娘道：「可是，你和那船老大約好明晚再送美女上船，今天你混入『武林一條街』之後，萬一出不來，那可如何是好？」

朱五絕道：「不要緊，新武林街長給我的期限尚有一個多月，明晚不去，只不過對船老大失約而已，不致造成嚴重的後果。」

尚食姑娘道：「我看就照朱大俠的主意行事，你和三姊先混進去，我們三人若能奪得三枚入山信物，便在今天下午或明天陸續混入，不過你們二人最好不要輕舉妄動，等我們三人混入之後，大家再一起採取行動，這樣說不定可一舉殲滅『武林一條街』哩！」

朱五絕點頭稱善，轉對尚儀姑娘微笑道：「尚儀姑娘，我的姓名叫朱福，匪號『吃四方』，是南方武林的黑道人物，妳是我的老妻，叫尚代，人稱『老潑婦』，咱們兩個的情形是：我『吃四方朱福』天不怕地不怕，就只怕妳『老潑婦』一人，所以妳可得表現得潑辣一些，知道嗎？」

尚儀掩口一笑道：「知道了。」

朱五絕道：「南方武林確實有這麼一對夫妻，不過他們已有好多年沒露面，所以咱們冒充他們夫婦大概不會有問題。」

尚儀問道：「他們夫婦武功如何？」

朱五絕道：「是第一流的武林高手，不過比起我們十大高手自是要遜一籌：好多年前，我與『吃四方朱福』有過一次交手，只因他尚無大惡，而且又與我同姓，又而且跟我一樣長得胖胖的，我英雄相惜，沒有太使他難看。」

尚儀姑娘道：「萬一他們夫婦也來投效『武林一條街』，那豈不糟糕？」

朱五絕搖頭道：「不可能這麼巧，我好像聽說他們夫婦由於某種緣故，終生不得跨過黃河北岸一步，故遇上他們的可能性不大。」

尚工姑娘道：「那新武林街長進入山洞已有兩個時辰之久，嫦娥谷主安危未卜，你們這就去吧！」

朱五絕將一枚小元寶遞給尚儀姑娘，便與她悄悄轉到山徑近處，見山徑兩邊都沒有人，正想走上山徑，尚儀忽然拉住了他，在他耳邊低聲道：「有人來了！」

兩人趕緊又退入林中，躲在兩棵大樹的後面，俄頃果見兩個人從西邊的山徑上出現，一個是五旬老者，另一個是四十來歲的瘦子。均是獐頭鼠目的長相，似是一對同胞兄弟。這兩個人亦是一身勁裝，腰懸單刀，分明是前來投效「武林一條街」的黑道人物。

朱五絕和尚儀姑娘忖度此地距離山洞甚近，不宜動手，便等他們從面前走過，進入那通向山洞的林中小徑之後，才悄悄的現身走上山徑，互望一眼，微微一笑，跟了上去。進入山林中小徑，走了數百步，便到山峯的脚下，但見那山徑盡處果有一座山洞，此刻山洞口正站着三個人，其中二人便是那五旬老者和中年瘦子，另一個是「武林一條街」的人，正在檢視那兩人的信物。

朱五絕向尚儀姑娘使了個眼色，兩人加快脚步走了過去——朱五絕的心意是：前來投效之人除了持有入山信物之外，可能還有別的名堂，而他和尚儀未去過巫山神女廟，對那邊的情形毫無所知，若要避免露出破綻，最好跟上前面二人，可依樣劃葫蘆，如法泡製。

兩人趕到那五旬老者和中年瘦子身後時，卻已遲了一步，正見那「武林一條街」的人向他們一揮手道：「進去吧！」

「是。」

五旬老者和中年瘦子恭恭敬敬的躬身應了一聲，便進入那山洞中去了。

那「武林一條街」的人是個中年大漢，模樣精明，他將朱五絕和尚儀姑娘上下打量一眼，覺得這對老夫妻不像武林人物，便帶着懷疑的眼光道：「做甚麼的？」

朱五絕舉手一指進入山洞的兩人，笑道：「跟他們一樣。」

中年大漢道：「有入山信物麼？」

朱五絕掏出小元寶遞到他手上，尚儀姑娘也跟着掏出小元寶遞給他。

中年大漢仔細檢視過後，便將小元寶還給他們，笑問道：「貴姓大名？」

朱五絕笑瞇瞇道：「我叫朱福，匪號『吃四方』，身邊這個是拙荊，叫尚代，許多南方武林朋友都叫她『老潑婦』的便是。」

中年大漢居然知道「吃四方朱福」這個人，聞言眼睛一亮道：「原來你就是『吃四方朱福』，幸會幸會——你和朱五絕是甚麼關係？」

朱五絕搖頭道：「八桿子打不上。」

中年大漢笑道：「你姓朱，他也姓朱，你長得肥肥胖胖的，他也長得肥肥胖胖的，你們實在很像是一對兄弟。」

朱五絕道：「這是巧合，我朱福不但與朱五絕沒有一點親戚關係，而且還有很深的過節呢！」

中年大漢笑問道：「甚麼的過節？」

朱五絕恨聲道：「提起此事，那眞是一言難盡，總之我朱福與他誓不兩立。對了，我得先問清楚，如果你們和他是好朋友，那我們夫婦今天就不想進洞去了。」

中年大漢道：「放心，他不是我們的朋友。」

朱五絕欣然道：「很好，我們……可以入洞去了吧？」

中年大漢點頭道：「請。」

朱五絕原想套問他一些山洞中的情況，見他是個精明之人，便不敢造次，當下轉對尚儀姑娘道：「老伴，走啊！」

於是，兩人走入山洞。

山洞中，洞道頗爲寬大，曲曲折折的伸入山腹，幸好洞道上每隔一段路便有一盞燈火，故沒有帶給他們困擾。

他們一路深入，約莫走了數十丈深，從燈光中看出洞道已由天然變爲人工，筆直伸入，看不出其深幾許——

「大哥，這山洞好深呀！」

忽然，前面洞道上傳來中年瘦子的話聲，敢情前面二人尚未走出山洞。

繼聞那五旬老者道：「嗯，據我所知，這山洞的盡頭是一座絕谷，名叫困龍谷，幾十年前有位武林前輩蟄居谷中，後來那位武林前輩年老亡故，這困龍谷便漸漸爲人所淡忘了。」

朱五絕又向尚儀姑娘使一眼色，快步追了上去，趕上二十幾丈，便見那五旬老者和中年瘦子在前面洞道上走着；他們聽見身後有人跟到，回頭望了一眼，朱五絕便對他們點頭笑笑，搭訕道：「這條洞道眞長，走了這麼久還沒到盡頭。」

那五旬老者知道他們也是前來投效的，乃住足笑問道：「老兄也要入谷麼？」

朱五絕答道：「正是，你們二位是兄弟吧？貴姓大名？」

老者道：「我倆正是同胞兄弟，在下姓雲，賤名中鶴，舍弟中燕，敢問老兄大名，如何稱呼？」

朱五絕道：「雲兄知道『吃四方朱福』這個糟老頭麼？」

雲中鶴點頭道：「原來是朱兄，大名如雷貫耳，幸會幸會。」

說着，抱拳一禮。

朱五絕也客氣的還了一禮，然後介紹「老妻」與他們兄弟見面。

雲中燕驚訝道：「賢伉儷在南方武林是叱咤風雲的人物，如今怎麼也來投效『武林一條街』？」

朱五絕道：「久居南方，頗覺乏味，因此想來中原見識見識。」

雲中鶴道：「那天在巫山神女廟，在下好像沒見到賢伉儷去領取入山信物！」

朱五絕道：「是的，我們夫婦慢了些時候——對了，雲兄，小老兒想冒昧請教一事，希望賢昆仲不要見怪。」

雲中鶴道：「好說，朱兄有話只管吩咐。」

朱五絕道：「賢昆仲對這『武林一條街』了解多少？爲何願來投效？」

雲中鶴笑道：「這個麼？哈哈，所謂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在下兄弟聽說『武林一條街』將來是未來統治武林的一個大幫會，而且『武林街長』武功蓋世，他在三個月前一戰力克『武當三老』，這樣的身手，放眼天下實在找不到第二人，我兄弟覺得若要出人頭地，就應該投效『武林一條街』，朱兄以爲如何？」

朱五絕暗罵一聲「放屁！」表面上笑嘻嘻道：「對，對，不過關於『武林街長』力克『武當三老』之事，小老兒倒沒聽說過，那是怎麼個情形？」

雲中鶴道：「此事在下也沒親眼看見，只聽說『武林街長』向『武當三老』挑戰，不過『武當三老』被殺於紫霄巖上確是事實，此事早已轟動武林，人人側目，朱兄竟不知情麼？」

朱五絕暗暗抽了口冷氣，他知道「武當三老」是武當派碩果僅存的前輩人物，一身武功已修煉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如果拿他們來和當今武林的十大高手比較，那是只在其上不在其下的，只因他們是出家人，早已不食人間烟火，因此當年大家在推譽「十大高手」時，未將他們三人列入，事實上「武當三老」任何一人都可在武林中造成「天下無敵」的局面，誰又想得到他們三人竟然統統死在「武林街長」的手中，這的確是不可思議和轟動武林的一件大事了。

剛才，朱五絕聽他說投效「武林一條街」的目的是希望藉此出人頭地，心中還在恥笑他沒出息，這時倒覺得他的想法並不幼稚，加入「武林一條街」確是武林人揚名立萬的好機會。也因此，朱五絕心情爲之沉重了起來，他又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道：「這眞是匪夷所思之事，想不到『武當三老』三位老神仙一般的人物，竟會死在『武林街長』的手中，怪不得有這麼多武林朋友願來投效，如此看來，小老兒倒是走對門徑啦！」

雲中鶴道：「在巫山神女廟招兵買馬的那位霍大爺，據說只是『武林街長』的僕役，可是他露的那一手功夫，實在叫人佩服得五體投地，朱兄想必也見到，你佩服不佩服？」

朱五絕點頭道：「正是，就因如此，小老兒才想前來投效，我『吃四方朱福』以前眞是井底之蛙，那天見到霍大爺的一手，始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雲中燕道：「也許等一會咱們便可見到那位武功蓋世的『武林街長』，咱們快入谷去吧！」

於是，四人魚貫行入，復行數百步，才見到洞道的出口。

洞道的出口處，擺着一張桌子，坐着一個師爺打扮的老人，在他面前的桌上，攤着一本名册，旁邊還有筆墨，看情形入谷者必須在名册上簽下姓名。

果然，那師爺打扮的老人看見他們四人來到，一指桌上名册道：「投效者請簽名。」

雲中鶴、雲中燕、朱五絕、尚儀姑娘四人一一在名册上寫下姓名——當然，朱五絕寫的是「吃四方朱福」，尚儀姑娘寫的是「朱妻尚代」。

那師爺打扮的老人接着從抽屜裏取出四塊號牌，分給他們四人，說道：「繫在腰上，記住你們自己的號碼，今後你們就使用這個號碼代替姓名。」

雲中鶴拿的是「第三十五號」，雲中燕拿的是「第三十六號」，朱五絕和尚儀姑娘自然是「第三十七號」和「第三十八號」了。

他們各將號牌繫在腰上，便在老人的指示下走出洞口。洞外，是一座很大的谷地，四面削壁圍立，靠近谷地的削壁上，開鑿出幾百個洞穴，似是供人居住之用，而在另一邊的谷壁下建有數間木屋，外面圍着一道高高的木柵，門口站着兩個抱刀肅立的紅衣大漢，雖然設備簡陋，卻給人一種不可侵犯的蕭殺之氣！

這時，谷中的一塊形若練武場的空地上，圍坐着三十多個形形色色的武林人物，一看他們不統一的服裝，可知是前來投效的各方強豪。在那堆人羣之前，有個中年人在負手踱步，他正是霍二龍！

雲中鶴、雲中燕、朱五絕、尚儀姑娘

走過去時，霍二龍並未對他們四人多打量，只示意他們坐下，然後繼續負手踱步。

不久，又有幾批人陸續到達，到了這天晌午時分，進入谷中的投效者已多達七十人。

朱五絕暗中觀察，未發現尚工、尚食、尚寢四女喬裝入谷，心中甚是納悶。

霍二龍忽然開口道：「還有兩個沒到，諸位再坐一會吧。」

正說着，遙見從洞中走出兩個女的，人叢裏便有人笑道：「原來是兩個姑娘，怪不得姍姍來遲！」

待得兩個女的走近，衆人都不禁有些失望，原因是這兩個姑娘雖有一副好身材，容貌却極難看，是兩個醜女！

尚儀姑娘一見之下，輕輕碰了身邊的朱五絕一下，朱五絕微微點頭表示明白。

霍二龍示意二女坐下，從懷中取出一份名冊，說道：「好了，七十二人都到齊了，現在先來點個名，被叫到的就回答一聲『有』……」

他翻開名冊的首頁，叫道：「穿山甲彭鰲！」

「有！」

「玉面虎成德煥。」

「有！」

「……」

「……」

朱五絕和尚儀姑娘緊張起來了。

直到現在，他們才知道這些前來投效者曾在巫山神女廟那邊報過姓名字號，武林一條街已爲他們造了一份名冊，因此現在麻煩來了，朱五絕殺了鄧日昇和吳大鼻，與尚儀姑娘冒充入谷，等下霍二龍喊到鄧日昇和吳大鼻時，他們怎麼應付呢？

還有，最後到達的二醜女是尚工、尚食二位姑娘，她們當然也是殺死了兩個投效者，持着入山信物入谷的，等下霍二龍發現她們不是原在巫山神女廟的兩個投效者，她們又該怎麼辦？

朱五絕眉頭深深皺起，不住的在心中自問：「怎麼辦？怎麼辦？」

很快的，霍二龍已點到第三十六號，叫道：「雲中燕！」

「有！」

「鄧日昇！」

沒人回答。

霍二龍大聲道：「鄧日昇！」

朱五絕慢吞吞道：「鄧日昇他不能來啦！」

霍二龍一怔道：「你是誰？」

朱五絕抱拳一禮道：「小老兒『吃四方朱福』是也。」

霍二龍問道：「你怎知鄧日昇不能來了？」

朱五絕道：「因爲小老兒和拙荊尚代來不及前往巫山神女廟領取入山信物，便向鄧日昇和吳大鼻借得入山信物，取代他們前來投效，如此這般，他們當然不可能來了！」

語氣輕鬆，好像他們「夫婦」取代鄧日昇和吳大鼻乃是天經地義之事。

霍二龍面色一變道：「你站起來。」

朱五絕站了起來。

霍二龍目光炯炯的注視着他，沉聲問道：「你們夫妻爲何要取代鄧日昇和吳大鼻？」

朱五絕聳聳肩道：「因爲愚夫婦趕到巫山神女廟時，名額已滿，後來我們在路上碰見鄧、吳二人，得知他們已取得入山信物，小老兒便和他們商量，希望他們把入山信物讓給我們，他們不答應，說若要入山信物，只有一個辦法……」

霍二龍問道：「甚麼辦法？」

朱五絕笑道：「嘿嘿，那鄧日昇自以爲身手高强，瞧不起我小老兒，竟說我若有本事殺了他們，便可拿走入山信物！嘿嘿，我小老兒一想，他們雖已拿到入山信物，畢竟還不能算是『武林一條街』的人，而你們『武林一條街』此番招兵買馬，當然希望投效者武功越高越好，我要是殺了他們，取代他們前來投效，你們絕無不准之理，因此小老頭就把他們殺了！」

霍二龍眉頭一鎖道：「這……哼，你倒是十分的心狠手辣啊！」

尚儀姑娘霍然站起，雙手插腰，尖聲道：「我當家的殺了鄧日昇，老娘殺了吳大鼻，我們老倆口一掌一個，不費吹灰之力，你們要是不喜歡我們投效，那也好辦，我們這就回去便了！」

看見霍二龍面有難色，她冷笑一聲，拉起朱五絕掉頭便走，道：「走吧！當家的，老娘早就說過人家未必會歡迎咱們，如今事實證明他們只要小嘍囉，咱們還是回南方去稱王道孤爲是！」

霍二龍一聽這話，連忙堆出笑容道：「二位別走，我們『武林一條街』那有不歡迎武林高手前來投效之理，既然二位已殺了鄧、吳二人，那麼便請留下來吧。」

尚儀姑娘其實並不是眞要退出，只不過做做姿態而已，聞言住足道：「你們當眞歡迎我們留下來？」

霍二龍點頭道：「當然。」

尚儀姑娘道：「好吧，我們老倆口聽說你們『武林街長』殺了『武當三老』，知道他是一位武功蓋世的奇人，所以才想投效在他麾下，不過醜話說在前面，我們老倆口雖不敢說打遍天下無敵手，可也不是庸庸碌碌之輩，要是我們老倆口不受重用——」

霍二龍連聲道：「一定重用！一定重用！」

尚儀姑娘這才歡歡喜喜的拉着朱五絕坐下，暗暗向朱五絕擠眼一笑，意思是說：「我表演得不錯吧？」

霍二龍繼續點名，不一會點到最後到達的二醜女，叫道：「路一花！」

尚工姑娘答道：「有！」

霍二龍接着叫道：「路二花！」

尚食姑娘答道：「有！」

霍二龍望着她們兩人笑道：「聽說妳們二位姑娘人稱『綠林二夜貓』，從不在白晝露面，這回怎麼也來投效？」

路一花（尚工姑娘）笑道：「我們姊妹模樣長得難看，所以不敢在白天出現，不過最近官府對我們姊妹緝捕甚緊，我們覺得需要找個靠山，所以就來了！」

路二花（尚食姑娘）接口笑道：「我們姊妹模樣雖然難看，但手底下可不難看呢！」

霍二龍笑道：「當然！當然！妳們『綠林二夜貓』的大名，我早就聽說過了，

能得二位姑娘前來投效，是我們『武林一條街』的榮幸。」

朱五絕心中暗笑道：「原來她們冒充的是『綠林二夜貓』，這表示眞的『綠林二夜貓』已死在她們手裏，想那『綠林二夜貓』乃是兩個聲名狼藉的淫娃，據說她們夜夜出動專找美男子爲面首，死在她們手裏的男人不計其數，如今她們二女把二夜貓殺了，倒是一件大功德哩！」

這時候，霍二龍換上了一副嚴峻的表情，向七十二個投效者說道：「諸位，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叫霍二龍，是霍一龍的弟弟，我們兄弟奉主人之命來辦這件事，現在我首先代表『武林一條街』對諸位表示歡迎之意，歡迎諸位加入『武林一條街』。」

語聲微頓，繼道：「也許諸位還不大明瞭『武林一條街』是幹甚麼的，現在我先約略的說明一下：我們『武林一條街』做的是一種武術的買賣，在我們的總部『武林一條街』上，設有天下各門派的舖子，如『少林舖』，『武當舖』，『峨嵋舖』，『崆峒舖』等等，總之凡是目前武林中有的，我們都有，就以『少林舖』來說，諸位都知道少林寺有所謂七十二藝，而我們『武林一條街』上的『少林舖』便有七十二藝供人購買，你想練習那一門武功，只要價錢談妥，便可買去練習，反過來說，我們也收買武功，只要你的武功是我們『武林一條街』上所沒有的，我們都願購下，當然價錢將視武功好壞而定高低……我們這樣做，目的倒不是爲了賺錢，而是希望消滅門派之分，諸位知道我們中華武學始於五帝，盛於漢唐，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可惜輾轉相傳至今，各立門戶，擁技自秘，以致一般習武者難窺堂奧，不能使武學發揚光大，如果能夠將天下各門各派的武學滙集一處，大家不分派別，高興練習那一派的武功就練習那一派的武功，必能造就出許多武學天才，這對我們中華武藝的發展豈非是一大盛事？」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看見大家聽得津津有味，便又接下道：「以上我說的，只是『武林一條街』兩項經營中的一項，另外還有一項經營是受託爲人處理各種事情，比如你個人遭遇到某種無法解決的困難，你便可來『武林一條街』求助，只要付出一筆酬金，我們便可爲你解決，萬一解決不了，酬金全數奉還，絕不收取分文！我們決定經營這個項目，主要是爲了帮助弱者，維護武林正義，因爲武林中經常發生弱肉强食的現象，誰武功高强，誰就是老大，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如果有人代他處理，那麼恃技凌人的事情就不會發生，也就不會有許多含冤委屈或慘死的不幸事件了，諸位以爲如何？」

一人起立問道：「這個構想很不錯，那麼請問我們這些人今後將負責甚麼樣的任務？」還有我們變成『武林一條街』的人後，會有甚麼好處？」

霍二龍笑道：「好處很多，說也說不完，不過，總說一句：加入『武林一條街』之後，人人可以名成利就，一輩子受用不盡！」

說到此處，面上笑容更濃，道：「說到担任甚麼任務的問題，我現在還不能回答，因爲你們七十二人身手不同，必須先經過一番分類之後，才能分派任務，也就是說你們七十二人將担任各種不同的工作，職位高的，而享受的權益就大，職位低的，所享受的權益也就較低……」

又一人起立問道：「所謂先要經過一番分類，如何分類呢？」

霍二龍道：「等下用過午膳之後，你們七十二人將分組印證武功，連勝四場者，可受聘爲一品武士，依此類推，三勝一負者爲二品武士，二勝二負者爲三品武士，一勝三負及連敗四場者另有安排，不過諸位只管放心，即使連敗四場的人，只要他有誠意加入我們『武林一條街』，我們仍會重用他，給他很多好處！換句話說，我們最重視的是忠誠而非武功，要是對我們不忠不誠，他的武功再高也沒用，這一點要請諸位牢記在心，我們不要心懷二志之人，諸位成爲『武林一條街』的人後，要受很嚴格的管理，絕對不容許有人背叛反抗，若有人犯了紀律，將受最嚴厲的處罰！所以……諸位乘着現在尚未正式加入之前，請先作考慮，自認無法留下來的，現在退出還來得及！」

語畢，目光來回遊視，靜候有人提出「退出」的要求。

結果，沒有一人退出。

霍二龍笑了笑道：「現在請隨我去午膳。」

不知甚麼時候，絕谷的一邊擺下十桌酒席，不過，這十桌酒席十分特別，沒有桌椅，只將酒菜擺在地上，霍二龍爲此特別聲明這座困龍谷只是暫時用來招兵買馬，並非久居之地，故沒有設備，請大家原諒云云。

雖然沒有桌椅，酒菜却甚豐盛，每一道菜都是一般人難得吃到的名菜佳餚，吃得個個嘴角冒油，高興極了。

朱五絕和尚儀姑娘爲了想和路一花（尚工姑娘）、路二花（尚食姑娘）交談，當大家走到酒席上時，便故意去和她們湊在一起，同「桌」共食。

當然，他們在吃飯的時候，由於還有旁人在「座」，只談了一些不關痛癢的話，後來尚工、尚食吃飽退席走出一邊，尚儀姑娘才獲得與她們交談的機會。

尚儀喬裝爲朱福的妻子——「老潑婦」，由於易容術的高明，沒有被人識破，大家見她和路姓姊妹坐在一起竊竊私語，自無懷疑，只當是女人天生愛說話，一見面就已打成一片……

朱五絕酒足飯飽後，也走了過去，在她們身邊坐下，笑嘻嘻道：「妳們三個女的在說些甚麼呀？」

尚儀姑娘便悄悄告訴他：尚工、尚食確是殺了「綠林二夜貓」，冒充她們姊妹入谷，而另一個尚寢姑娘則已返回茅屋去了。

然後，她們徵詢朱五絕的意見，問他如何應付今後的局面，朱五絕低聲道：「咱們混入此谷，目的是要支援嫦娥姑娘，如果嫦娥姑娘沒有遇上困難，那麼便乘此在此潛伏下來，等下爭個一品武士，將來贏得『武林一條街』的信任之後，便可乘機大破『武林一條街』，救出那兩個孩子——這樣好不好？」

尚工姑娘微微頷首道：「這樣很好，但不知那『武林一條街』和我們嫦娥谷主是否正在那木屋之中？咱們能不能想個法子進入那木屋一看？」

朱五絕道：「武林街長和嫦娥姑娘必在那木屋之中，但咱們現在絕對不可輕舉妄動，等爭得一品武士之後，一定有機會見到他們。」

尚食姑娘輕笑道：「那霍二龍說等下要分組印證武功，希望咱們四人不要碰上才好！」

朱五絕一邊跟她們交談，一邊注意那霍二龍及那數間木屋的情況，這時發現霍二龍進入那木屋中，便向她們三女低聲道：「等一下的比武，妳們出手要有分寸，只要能將對手打敗便可，切勿故意炫露武功，免啓對方疑竇。」

三女點頭表示明白。

這時，忽然有個中年大漢走到朱五絕跟前，含笑一揖道：「朱前輩你好，還認得在下麼？」

朱五絕一怔，抬目打量他道：「你……你是……」

中年人道：「在下姓宋，多年之前，你我曾經比鄰爲居——」

朱五絕立刻一拍膝頭，恍然道：「對對對！多年不見，差點認不得了，你近來可好？」

中年人拱手道：「老樣子，到處窮混罷了，很高興又能與朱前輩在一起，以後要請朱前輩多多指教。」

朱五絕笑道：「好說，好說。」

他臉上笑嘻嘻的，心中却在暗罵道：「見你的大頭鬼；我朱五絕冒充『吃四方朱福』，其實是臨時決定的事，我現在的面貌根本與朱福不一樣，你這傢伙果眞曾與朱福比鄰爲居，怎麼會看不出我是冒牌貨，你他媽的懷着甚麼鬼主意呀？」

中年人好像知道他心裏在想着些甚麼，微微一笑道：「朱前輩，能否借一步說話？」

朱五絕眼睛一翻道：「幹甚麼？」

中年人道：「有事奉商。」

朱五絕也覺得有私下與他一談的必要，於是站了起來道：「好的，咱們是應該談談。」

中年人走到一處沒有人的谷邊，才轉身面對朱五絕一笑道：「五絕，你艷福不淺啊！」

朱五絕吃了一驚，回頭望了望，才低聲道：「閣下是誰？」

中年人輕笑道：「你猜猜看。」

朱五絕眉頭一皺，已暗萌殺機，道：「我是最不喜歡猜謎的人，還是你自己說吧！」

他心中打算：一旦弄清楚對方是屬於對自己不利之人，便要突施殺着，將對方擊斃，然後再找理由向霍二龍解釋。

中年人後退一步道：「五絕，你目中有殺伐之色，千萬不要輕舉妄動……」

朱五絕嘻嘻道：「閣下弄錯了吧？我朱五絕待人最是和氣，不過我眞的不耐煩猜謎，閣下要是想跟我交個朋友，那就請開門見山亮個萬兒，免得滋生誤會。」

中年人笑道：「他媽的，你的腦筋實在太靈光，你先聽聲音也應該聽得出我是誰呀！」

朱五絕一聽此言，果覺對方的聲音十分熟悉，好像是自己的老朋友，可是一時還是想不起，便說道：「最近我碰上許多驚心動魄的事，以致心神不靈，閣下…」

語至此，腦中忽然「豁然開朗」了，頓時又驚又喜道：「是你——金糊塗？」

中年人點頭笑道：「不錯，是我！」

朱五絕喜出望外，一把抓住他雙臂，高興得眞想大聲歡呼，道：「你……你的頭髮怎麼變黑了？怪不得我看不出來！」

金糊塗含笑道：「是染的。」

朱五絕急問道：「林歌呢？」

金糊塗搖頭道：「不知道，自從在禹廟一別之後，就沒有再見到他，你也不知道他的行踪麼？」

朱五絕道：「是啊！那新武林街長說你們已去執行某項使命，別的一概不說；那傢伙眞是混蛋，故意將咱們三人分開……你這一個多月來都在幹些甚麼？」

金糊塗向谷中的木屋望了一眼，低聲道：「此事一言難盡，有機會再詳細說給你聽。我猜那霍二龍快要出來主持七十二人比武分級的事了，現在你先告訴我：跟你在一起的那三個姑娘是誰？」

朱五絕道：「做我妻子的是尚儀姑娘，另外兩個是尚工姑娘和尚食姑娘，她們都是嫦娥姑娘的部下，而嫦娥姑娘正在新武林街長的手中！」

金糊塗大吃一驚道：「哦，嫦娥姑娘也到中原來了？」

朱五絕便將他妻子凌波仙子要求自己遠赴長白山廣寒谷求助，以及後來所發現的一切，扼要的敘述了一番。

金糊塗神情激動道：「這如何使得？嫦娥姑娘是金枝玉葉般的姑娘，萬一身份敗露，那豈不……唉，她胆子太大啦！」

朱五絕道：「事已至此，急也沒用，現在最要緊的是隨時注意情況，一旦發現情況不妙，立刻出手助她脫險，這也是我們今天冒充別人入谷的原因，此外，我們也希望藉這機會混入『武林一條街』，救你女兒和林歌的兒子出去。」

話聲一頓，繼問道：「你的化名是甚麼？」

金糊塗道：「宋劍虹。」

朱五絕道：「等下比武分級時，咱們倆萬一碰上，那可如何是好？」

金糊塗道：「我也正爲此事傷腦筋，咱們若要贏得新武林一條街的器重，就得爭取到一品武士的頭銜，萬一你我碰上，須要分出勝負的話，就有一人不能取得一品武士的頭銜了。」

朱五絕道：「還有呢！尚儀、尚工、尚食她們三位姑娘身手不在你我之下，如果咱們被安排與她們比武，那也是很傷腦筋的事！」

金糊塗正要再開口，忽見那霍二龍已從木屋中走出，料知快要集合了，忙道：「這件事只好到時再見機行事，那姓霍的出來了，你快回『老妻』的身邊去吧！」

語畢，轉身走開。

朱五絕也回到三女身邊，悄悄告訴他們「中年人」乃是「金糊塗」，剛剛說完，霍二龍已走到場上，大聲道：「諸位已酒足飯飽了麼？」

（未完）

千門點將錄

龍乘風·文
黃耀基·圖

鴛鴦手（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師傅山與鴛鴦手這兩位南北賭王，邀請五大帮頭子作仲裁，準備在青年賭業鉅子沈力的公館搏殺一場。師傅山的幕後支持者——沈力，於交代了一切之後，便自休息去了。師傅山與賭場負責人——田遜也跟着離開沈公館。深夜，一位老人走到沈公館，求見沈力，但爲門房所阻，後來，他要求一見沈力的奶媽——魯媽子，門房始允所請，當魯媽子見到這位來客時，一時感慨萬千，接着便將沈力的母親及其養父均已先後去世及沈力始終以爲養父即其親生父親……等瑣事告知對方，老人聽後，唏噓不已，魯媽子留他居住，但老人不久，走了……

一場烏龜戰 結局定乾坤

捉烏龜

（一）

一張鋪着綠色絲絨面的桌子，擺放在兩盞燈火燦爛的吊燈下，四週共有四張椅子。

這就是鴛鴦手和師傅山一較高下的地方。

時間已到。

鴛鴦手、師傅山面對面靜坐着。

今天的荷官，是五大帮一致推薦出來的「黑衣鐵手」范正。

沒有人能懷疑范正。

在另一個角度而言，就算范正想要偏帮任何一方，都絕無可能。

今天，雲聚在沈公館大廳裏的，全是老江湖，賭中高手。

現在要看的，是鴛鴦手怎樣對付師傅山！

× × ×

五大帮的人俱在。

田遜、沈力也在。

沈力坐在一張用桃木精製的輪椅上。

陪伴着他最緊密的，不是田遜，而是魯媽子。

魯媽子對任何事都不關心。

她只關心沈力。

當然，她還關心另一個人。

一個老人。

但這老人不在這裏。

（二）

決定性的賭局已迫近眉睫。

鴛鴦手首先開口，他問：「咱們賭甚麼？」

師傅山說：「在這裏，我算是主，你是客，這個權利，該屬於閣下。」

廣東人，好風度！

也好有信心！

五大帮的頭子，都在暗暗喝采。

鴛鴦手却微微一笑。

「強賓不壓主，而且我也沒有甚麼意見，反正牌九是賭博、骰子、麻將、沙

蟹、十三張、二十一點、甚至廣東的東莞牌和客家牌，都是賭博。」

師傅山說道：「咱們總不成樣樣都賭罷？」

鴛鴦手道：「這個自然。」

師傅山道：「既然這樣，閣下仍然必須選擇其中之一。」

鴛鴦手想了想：「既然如此，再推讓那是看不起陳師傅了。」

「言重！言重！」

「好，我選一種，也是今天賭局裏唯一的賭博。」

「請說。」

「捉烏龜！」

此言一出，衆皆愕然。

沈力、田遜也不例外。

（三）

只有一人，聞言若無其事。

這人當然是師傅山。

他好像早已有了準備。

他早就沒有戴着那副金絲眼鏡。眼鏡有倒影。

在一流高手的視力下，別人鼻樑上的眼鏡，不啻就是自己的鏡子。

但這一晚，師傅山的金絲眼鏡一直都放在口袋裏，沒有戴上。

——捉烏龜！

這本是小孩們玩耍的樸克遊戲。

但現在，却居然變成了兩大高手一爭長短的鉅額賭博。

「黑衣鐵手」范正也是有點啼笑皆非的感覺。

他也是個「賭精」了，他不懂的賭博，恐怕已數不出幾件。

但就算事前先讓他躺在床上想三天，恐怕他也絕對想不到，鴛鴦手居然會提出這種賭法。

現在，就只等師傅山的反應怎樣。

他會不會拒絕這種賭法？

× × ×

師傅山沒有拒絕。

他只是笑了笑：「這種賭法其實很不錯，雖然簡單，却很够刺激，就只是名堂難聽一點。」

鴛鴦手淡淡道：「咱們賭多少？」

師傅山說：「你說好了。」

鴛鴦手忽然叫了一聲：「蠔殼。」

一個年青人，立刻提着一隻皮箱子走過來。

鴛鴦手接道：「把它打開。」

這皮箱子並不很大。

五大帮的頭子都有點迷惑。

就算箱子裏載的全是鈔票或者是黃金，在這種場合來說，也不能說是一筆很大的數目。

但沒有人出聲。

他們只是仲裁。

× × ×

這個叫「蠔殼」年青人，用很小心、很謹慎的手法，慢慢地掀開了皮箱子。

箱子一打開，立刻光華四射，奪人眼目。

五大帮的頭子，全都吸了口氣。

他們全是見多識廣，在江湖上打滾多年的老江湖。

但他們之中，誰也沒有見過這許多鑽石。

「鑽石！」師傅山不由輕輕讚嘆：「好漂亮的鑽石。」

鴛鴦手悠然一笑。

「我不喜歡黃金，它太累贅，我喜歡鑽石，尤其是完美無瑕的鑽石。」

范正咳嗽了一聲。

「這裏的總值是多少？」

鴛鴦手淡淡說道：「五大帮之中，金青帮主顧二爺和黑衣帮主穆五哥，都是對鑽石珠寶有極高鑑定力的一流專家，它值多少，不妨由兩位公平判決，在下絕無異議。」

一個胖胖的中年漢子，和一個臉青青的漢子不由互望一眼。

胖的是顧二爺。

青臉的漢子就是穆五哥。

他倆傾耳交談了兩句，接着，顧二爺向師傅山說：「我們可以儘量作出最公平的估價，但還必須首先獲得你們這一方面的同意。」

師傅山默然。

他不是作不了主張，而是他認為，在這情況下，該把發言權讓給沈力。

沈力會意。

他立刻說：「我們絕對同意。」

顧二爺、穆五哥臉上都露出了滿意的神色。

最少，此舉已令他們在五大帮中，面上大有光采。

（四）

這一批鑽石，確然是一流精品。

每一顆都份量不輕。

連顧二爺和穆五哥這種人物，也看得目瞪口呆，讚嘆不已。

他們在很久很久之後，才為這批鑽石訂了一個價錢。

「五百五十萬！」

× × ×

五百五十萬！

這是一個極駭人的數字。

沈力不由眉頭一皺。

他忽然對田遜說：「這一局，咱們若是輸了，就得破產。」

他嘆了口氣，又瞧着鴛鴦手：「我承認自己一直還是低估了你。」

鴛鴦手的左手在打了個圈。

他的左手特別細小，但說話時的聲音却很大：「你們以為我最多只能賭一兩百萬，是不是？」

沈力點頭。

「是的。」

鴛鴦手淡淡道：「你是否在懷疑這些鑽石來歷不明？」

沈力搖搖頭：「我沒有這樣想過，而且，就算這是賊贓，咱們敢贏了它，就不愁會被別人追回去。」

鴛鴦手道：「至於它的價值……」

「這一點更加不必懷疑，」沈力緩緩說道：「經過顧二爺和穆五哥的鑑定，五百五十萬已是最保守的估值。」

鴛鴦手微微一笑：「沈先生果然是識貨者。」

沈力道：「但咱們這一方，只準備了兩百五十萬現欵。」

鴛鴦手道：「這還不够一半。」

沈力道：「餘下的數目，由支票及地契補充，未知尊意如何？」

鴛鴦手沉吟了半晌，點點頭：「有五大帮中人作仲裁，我相信閣下。」

「你這句說話，未免是太侮辱沈先生了……」

沈力立刻做了個手勢，阻止他繼續說下去：「賭場無父子，要就不賭，賭就得大公無私，公公平平。」

師傅山道：「我認為一切都公平。」

沈力目光閃動。

「好，咱們就這麼辦。」

鴛鴦手道：「這一局牌，賭多少次？是三局兩勝，還是一局定輸贏？」

師傅山說：「定輸贏一局已足够。」

鴛鴦手格格一笑：「好，够爽快！」

× × ×

一箱鑽石，一大堆鈔票，還有支票、地契、都擺在桌上。

這實在是一筆極誘人的財富。

這筆財富，最後會落在誰人之手？

現在，沒有人能預知。

它將會決定於一種樸克遊戲之上。

捉烏龜！

師傅山又再輸了一局

（一）

范正的洗牌技術，確然已達到登峯造極的境界。

他把全新的一副樸克牌，洗得極為均匀。

然後，他讓師傅山和鴛鴦手過牌。

兩人先後過牌。

兩人過牌的手法都很簡單，而且動作也很緩慢，每個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後，范正就從中間取出一張牌。

這一張牌就是「烏龜」。

× × ×

桌上有銀盤。

當「烏龜」被取出之後，就被放進銀盤上，然後再用一隻銀蓋子蓋着。

范正接着派牌。

他派牌的動作不緩不急。

五十一張牌很快就派完。

鴛鴦手和師傅山沒有看牌。

因為他們又再遭遇到另一個問題。

× × ×

范正沒有忘掉這個問題。

他在五十一張牌派完之後，就說：「等一會，雙方手上每一對牌抽出後，兩位由誰先動手抽對方的牌？」

鴛鴦手道：「五十一張牌，其中一人佔二十六張，而另一人則是二十五張。」

師傅山道：「佔二十六張的，可能一掀開就有了十三對牌。」

鴛鴦手道：「佔二十五張的，牌較少，但却缺乏了這種一開必勝的機會。」

范正已明白。

「那麼，就由牌較少的一方，先抽對方的牌，各位可有異議？」

× × ×

沒有異議。

佔二十六張的，是鴛鴦手。

雙方開牌，首先把牌一對一對的抽出來。

結果，師傅山剩下五張。

鴛鴦手則剩下六張。

師傅山先從鴛鴦手中的抽牌。

（二）

兩人「捉烏龜」，結果必然會只剩下三張牌。

一人一張，另一人兩張。

還有一張，就在銀盤裏。

這一張是「烏龜」，永遠也抓不着一對。

終於，鴛鴦手剩下兩張，而師傅山只有一張。

輪到師傅山抽牌。

他手上的一張，是紅心K。

只要他從鴛鴦手的手上，抽到另一張K，那麼他就是贏家。

這一張牌，關係重大。

師傅山正要抽牌，鴛鴦手却說：「等一等。」

等一等。

等甚麼？

「我需要兩塊木板，或者是鋼板。」

范正點點頭。

「可以，這要求絕對合理。」

不久，有一送來了幾塊木板。

木板不太厚，比樸克牌略寬闊。

它可以把牌遮蓋着。

鴛鴦手接過木板，臉上露出了滿意的微笑。

他拿了兩塊，然後又用一種閃電般快速的手法，把手上的兩張牌換來換去。

他的手很快，根本不可能看見那一張在那一方。

啪！

啪！

兩塊木板同時壓着了撲克牌。

鴛鴦手淡淡一笑。

他凝視着師傅山說：「請選一張。」

× × ×

紙牌在木板下，沒有任何人的眼睛能透過木板，認出那一張牌是K。

鴛鴦手不愧是老手。

就算剛才大家在互相抽牌的時候，對方暗中在其中一張牌做了小小的記號，但現在牌在木板下，任何記號都不濟事。

這只能靠眼睛。

但又有誰能在鴛鴦手那麼快的手法下，認出那一張牌放在那一個位置？

師傅山能不能？

沒有人知道。

但無論怎樣，在現時的情況下，師傅山是很有利的。

可以肯定的就是：「烏龜」絕不會是K。

因為倘若銀盤裏的牌也是K，那麼鴛鴦手手上的兩張牌早已湊成一對，師傅山已經輸了。

在那兩塊木板下，必然有一張是K。

× × ×

這一張K的價值，不是五百五十萬。

五百五十萬只是賭本。

連本帶利，總共是一千一百萬。

師傅山終於伸出了他的手。

他選擇了其中一塊木板。

這塊木板，由范正掀開。

木板下的牌是甚麼？

范正小心翼翼地開牌。

這張牌赫然是「有邊」的。是K嗎？

除了K之外，Q和J都是「有邊」的牌。

K有鬍子。

這張「有邊牌」也有鬍子。

但却不是一大把鬍子，而是像師傅山一樣，只有像眉毛般粗幼的八字鬍子。

那是一張J。

黑桃J。

師傅山又笑了。

鴛鴦手盯着他：「我佩服你。」

師傅山說：「你佩服我甚麼事？」

鴛鴦手道：「我佩服你直到現在還笑得出來。」

師傅山道：「我還沒有輸，你也沒有贏，你可以笑，我爲甚麼不能笑？」

鴛鴦手道：「但這不值得笑。」

師傅山道：「我不是笑你，也不是笑自己，而是笑手上的牌。」

鴛鴦手眨了眨眼睛。

「這些牌有甚麼好笑？」他問。

「現在剩下來的，是K和J，全是男人。」

「K不是烏龜。」

「J是。」

「你已經把那一張可惡的烏龜取了過去。」

「這張J的確可惡，可惡復可笑，」師傅山忽然嘆了口氣：「他的鬍子有點像我。」

鴛鴦手嘿嘿一笑。

「他是烏龜。」

師傅山道：「我若輸了，恐怕會比烏龜還害羞，所以我希望你把他拿回去。」

說到這裏，他把手裏的K和J拋上半空。

KJ亂飛。

師傅山的手也在亂舞。

刹那間，KJ都不見了。

兩張牌都藏在師傅山的掌心裏。

他不必用木板。

因爲他的手兩隻都同樣大小，都可以把牌藏起來。

「你可以選擇了。」

鴛鴦手的瞳孔收縮，目光有如尖針，彷彿要穿過師傅山的手掌，把那張K抽取過來。

每個人都在屏息以待。

鴛鴦手突然伸出左手，指着師傅山的右手。

「我選這一張，它一定是K！」他冷冷一笑，語氣很肯定。

范正立刻對師傅山說：「請攤開這一張牌。」

師傅山神情木然。

他的目光忽然落在一個人的臉上。

那是沈力。

沈力的神情也同樣木然。

× × ×

該攤開的一張牌，終須還是要攤開。

不管他是K還是J，必須要開。

師傅山開牌。

他攤開了那張紅心K。

（三）

銀盤裏的牌依例掀開。

那當然是一張J。

那張J也有鬍子，同樣是八字鬍子。

師傅山輸了。

他從廣州千里遙遙趕到上海，最終的目的就是賭這一局牌。

可是，他輸了。

他神情木然，緩緩離座。

他離開了沈公館，居然沒有向任何人說任何說話。

他甚至沒有向沈力，田遜告辭。

他敗了。

看來他似乎不是那種經得起嚴重挫折的人。

× × ×

沈力疲倦了。

他向魯媽子說：「我現在想休息，好好的睡一覺。」

魯媽子默不作聲，推動輪椅，兩人走了。

田遜呆在那裏，神色慘然。

鴛鴦手看着他，笑了又笑。

他一直都這樣笑，還沒有贏之前就已經常這麼笑。

他好像知道，自己一定可以擊敗師傅山。

現在，他贏了。

他用現鈔支付五大帮的「仲裁費」。

他又賞了范正十萬。

他好闊綽。

他用沈力的鈔票來闊氣一番。

田遜緊握雙拳，好像想衝上去揍他一頓。

但他不能。

在五大帮的監視之下，誰要動，誰就死！

這五個黑帮頭子，向來是翻臉不認人的。

× × ×

鴛鴦手走了。

五大帮的人也走了。

田遜獨自留在大廳裏，燈光下。

這裏是沈公館。

上海大亨沈力的家。

但剛才，沈力已輸掉了一切，他輸掉的其中有一張房契，甚至就是那座沈公館的！

沈力！

你還剩下了些甚麼？

你還能幹出一些甚麼事來？

想到這裏，田遜忽然笑了。

這不是苦笑，而是一種很得意，很興奮的笑。

和剛才那種悲憤莫名的表情相比，他突然判若兩人。

他在笑甚麼？

到了這時候，還有甚麼事情值得這麼得意，這麼興奮？

× × ×

田遜終於也走了。

他臨走的時候，還在廳裏東看看，西望望，好像一個剛買下新屋子的主人。

他是帶着興奮的笑容離去的。

他居然沒有去安慰一下沈力。

這人在打甚麼主意？

他現在要去那裏？

鴛鴦手與陰陽手

（一）

夜已深。

一輛汽車，駛到江邊一座黑沉沉的貨倉裏。

× × ×

貨倉深處，燈火輝煌。

那是貨倉的辦公廳。

廳中，一人坐在寫字桌旁，嘴裏叼着一口雪茄。

這人用右手把雪茄的積灰捺掉。

他的右手很細小，就像只有十歲的小孩。

但他不是小孩。

他在不久之前，憑一張牌贏得了幾百萬。

（二）

鴛鴦手在這裏，並不是爲了吸雪茄，而是在等待一個人。

一個合伙人。

這人令他贏了五百五十萬。

他終於來了。

那是一個西裝筆挺，相貌堂堂的年青公子。

田遜！

× × ×

鴛鴦手面露笑容。

田遜也面露笑容。

兩人的笑容都是那麼愉快，態度又是那麼親切。

他倆握手，熱烈地握手。

鴛鴦手說：「沈力太低估了我，也沒猜到，這都是你一手策劃出來的好戲。」

田遜悠然一笑：「陳雅彥只不過是二三流的人物，他又怎鬥得過鴛鴦手？」

鴛鴦手大笑。

「但沈力却緊緊抓住了他，以爲他可以擊敗老子！」

田遜說：「這一次咱們是贏了，那些鑽石……」

「你放心，這是『鬼王』尤天雄的賊贓，他早已把鑽石拿回去。」

「租金呢？」

「五十萬，已一次付清。」

「這傢伙倒是滿肚肥腸！」

「咱們獲利也不菲，難道你還不滿意嗎？」

「除去仲裁費，鑽石租金，還有好幾百萬，又怎會不滿意。」

鴛鴦手淡淡一笑。

「你果然是個很知足的人。」

「把錢和地契拿出來，還有支票。」

「五五分帳！」

「當然。」

（三）

鈔票、地契和一張五十萬塊的支票，都在桌上。

田遜很滿意。

「你幹得很好。」

「這全是田公子的功勞。」

「哪裏的說話！」田遜似乎很謙遜。

但他的手却很不客氣。

他早已帶來一隻大皮袋。

他把鈔票和所有的地契都放進皮袋裏，桌上只留下一張支票。

他微笑着，對鴛鴦手說：「這五十萬塊，是你應該得到的。」

鴛鴦手的臉色居然沒有沉下去。

他還是在笑。

「田公子，你眞會說笑，咱們早已講好，五五分帳。」

「對不起，我現在忽然改變了原有的主意。」

鴛鴦手問道：「你憑甚麼敢吞我的一半？」

田遜淡淡道：「雖然曾霍秋已經死了，但他的手下，仍然有人領導他們。」

鴛鴦手道：「這人就是你？」

田遜道：「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鴛鴦手道：「他們也已來了？」

田遜道：「當然來了。別忘記，我是他們的老大，我在收一筆鉅款，他們豈可不跟着來加以保護？」

說到這裏，他的身後已悄悄的出現了一羣黑衣漢子。

他們少說也有四五十人。

他們每個人的行動都很矯捷，手裏都有各種類型的武器。

鴛鴦手冷笑。

「田遜，你這局賭得不太高明了。」

田遜也在冷笑：「我只要贏，賭得高明與否，那是另一回事。」

「你說錯了。」

「我怎會錯？」

「賭得不高明的人，永遠都只會是輸家。」

田遜目中忽然射出怒火，但又瞬即平息，淡淡道：「你想拖延時間？那是沒用的。」

鴛鴦手說道：「你以爲自己是個甚麼人？」

田遜道：「獵人。」

鴛鴦手道：「你獵取到甚麼？」

田遜道：「沈力、師傅山、還有鴛鴦手。」

鴛鴦手陡地大笑。

田遜喝道：「放肆！」

鴛鴦手終於停止了笑聲：「你以爲自己是獵人，其實却只不過是別人網裏的魚兒。」

田遜冷冷一笑：「沒有人能網得住我，就連沈力也不能。」

鴛鴦手盯着他：「派人向沈力開黑槍的，本來就是你！」

田遜道：「是我又怎樣？但現在人人都已把這筆帳算在你的頭上了。」

鴛鴦手嘆了口氣，怔怔的看着他：「想不到你這個人原來比最下流的人還更下流，全然不講半點江湖義氣！」

「講義氣的人，都已掉進了陰曹地府了。」田遜冷冷一笑：「你現在也該掉下去了。」

他做了個手勢，忽然大喝：「强絕、唐刀！」

這是兩個殺人不眨眼兇徒的名字。

他們本是霍老大的殺手。

現在，霍老大死了，直接指揮他們的人，就是田遜。

田遜以前甚至讓霍老大唯命是從，强絕和唐刀此刻聽命於他，這本是很順理成章的事。

× × ×

喝聲一起，一人挺身而出。

這人手裏有刀。

他叫唐刀。

田遜冷冷道：「强絕呢？」

唐刀說：「他死了。」

田遜的臉色刷地一變。

他瞪着唐刀：「你說甚麼？」

只聽唐刀又再重複那三個字：「他死了。」

田遜忽然看見唐刀手裏的刀，已染滿了血。

「你殺了他？」

唐刀連眼都不眨一下，就點頭說：「是的。」

田遜怒道：「你瘋了？」

唐刀這次搖頭，「我沒有瘋，瘋的是强絕。」

田遜道：「你反了？」

唐刀淡淡一笑：「我本來就是沈先生派到霍老大麾下的臥底。」

田遜的臉色立刻發綠。

他忽然大叫：「你們殺了他，他殺了强絕，他是個叛徒！」

× × ×

田遜在窮吼。

他在發出最緊急的命令。

但沒有人上前對付唐刀。

四五十雙眼睛，在發出閃閃寒光，盯着田遜。

他們都不聽命令。

（三）

田遜的心忽然冷透。

他一直以爲，自己能夠讓霍老大這種人聽話，他的手下也同樣會聽從自己的命令。

尤其是現在，他認爲自己是個成功的人。

但他錯了。

也許唯一願意聽他命令的，就只有一個人。

强絕。

但强絕已死。

而唐刀，却像是一隻已經抓住老鼠脖子的貓。

田遜的心怎能不冷透？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發覺在那四五十人之中，有一個人，戴着一副金絲眼鏡。

這人有眼鏡，也有鬍子。

八字鬍子。

× × ×

這人忽然悠然緩步踱出，就像是舞台上剛出場唱戲的諸葛亮。

當然，古時候的諸葛亮，是不戴眼鏡的。

（四）

師傅山。

田遜差點沒喊了出來。

你剛剛在賭桌上摔了一跤，這一跤還不把你全身骨骼都摔斷嗎？

但現在，師傅山居然出現了。

他在此時此地出現。

田遜不能不大感詫異。

他看了鴛鴦手一眼。

他在認爲，鴛鴦手也一定會感到很詫異的。

但鴛鴦手沒有這種神態流露。

他甚至好像認爲，師傅山在此時此地出現，是理所當然的事。

田遜的心又在發冷。

怎會這樣的？

就在這時候，鴛鴦手一步一步的向師傅山走了過去。

他忽然跪下。

他居然跪下來，向師傅山說了這麼六個字：「弟子叩見師父！」

田遜聽見這六個字，簡直儍了。

他的耳朵嗡嗡作响。

師傅山和鴛鴦手竟然是師徒關係。

不！

一定是鴛鴦手在開玩笑，甚至是忽然瘋了，亦未可料。

× × ×

一事未明，另一件令田遜連做夢也想不到的事，又再同時發生。

他看見了一個本該躺在床上的人，居然氣定神閒的站在自己背後。

這人他很熟悉，熟悉得不得了。

是沈力！

（五）

沈力曾受傷，重傷。

有一段時期，甚至連魯媽子也私下對田遜說：「這一次，阿力恐怕是捱不過去了。」

但阿力沒有死。他不但沒有死，而且已復原了七七八八。

但田遜却居然不知道。

他忽然知道了一件很殘酷的事實。

他一直以爲自己是個獵人。

但錯了。

他只是別人網下的一條魚兒，而他尚以爲自己可以呼風喚雨，興波作浪。

他忽然也跪了下去。

他跪下不是爲了懺悔，也不是爲了求情，而是因爲腳軟！

× × ×

沈力坐下。

他的行動和正常人沒有甚麼兩樣。

他平時好像很疲倦。

但現在，他簡直比深夜大樹上的貓頭鷹還更清醒。

他的眼睛在發亮。

亮如天上的星。

亮如人間的鑽石。

這種目光，宛如厲電般射在田遜的臉龐上。

他終於問：「這許多年以來，我有沒有虧待你？」

田遜黯然搖頭。

沈力冷笑：「但你却出賣了我，買兇向我開黑槍！」

田遜沒有否認，也不容他否認。

沈力忽然嘆了口氣：「你以爲我一直甚麼都不知道。」

他又站了起來，緩緩接道：「本來，我眞的一無所知，因爲我一直很信任你，就當你是我的親兄弟。」

田遜垂下了臉。

沈力瞧着他，接着說下去：「但你走錯了一着，你不該去勾結陰陽手！」

陰陽手？

田遜忍不住昂起頭，大聲說：「誰是

陰陽手？誰是陰陽手？何以我從來都沒有聽過這三個字？」

鴛鴦手走了過去。

他微笑着，慢慢的對田遜說：「我就是陰陽手。」

田遜渾身顫抖。

「你……你……是鴛鴦手……你是鴛鴦手！」

「不，你弄錯了，從開始的時候就弄錯了，也許全上海甚至全國的人都弄錯了，我不是鴛鴦手，我只是鴛鴦手的徒弟陰陽手。」

田遜的臉色越來越難看，連身子都在劇烈的顫抖。

他看着一個人。

他看着從廣東遠道而來的師傅山。

過了很久很久，他才能迸出這麼一句說話：「你才是鴛鴦手？」

× × ×

師傅山沒有開口。

他只是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他脫衣，當衆脫衣。

雖然天氣很冷，但他却把上身衣服，完全脫個精光。

田遜的眼睛忽然亮了。

他目不轉睛地，看着師傅山的兩條肩膀子。

鴛鴦！

一對刺得很精緻，栩栩如生的鴛鴦！

田遜呆住，整個人如夢初醒。

師傅山才是眞正的鴛鴦手。

至於左手細小，右手闊大的人，只是他的徒弟陰陽手而已！

× × ×

田遜犯了大錯。

從開始的時候，就已犯了大錯。

他看錯了鴛鴦手。

他以爲是鴛鴦手的人，原來只是鴛鴦手的徒弟。

那還罷了，他爲了要達成自己的計劃，居然又聽信陰陽手之言，南下廣州，把師傅山請到上海。

陰陽手和沈力，早已看透了田遜。

他們要殺田遜，本來也不是一件甚麼難事。

但除了田遜之外，他們還要對付「賭魔」曾霍秋。

所以，師傅山不能不來。

然而，田遜却一直如在夢中。

沈公館的一場賭博，說穿了是一文不值。

反正，師父贏也好，徒弟贏也好，這只是一齣戲。

但沈力却在賭博之前，藉辭現鈔不足，向田遜借了五十萬。

這已是田遜全部的財富。

田遜當然借。

因爲他認爲，這些錢遲早都會歸還，而且還得本利十倍。

可是，這一次却已變成了「利大本無歸」。

而且，他再也沒有活下去的可能。

他現在唯一還能提出的要求，就是希望自戕畢命。

他不想死在別人的手裏。

沈力聽見了這個要求。

但他却把這權力讓給師傅山。

師傅山點頭，說道：「你可以選擇自己所喜歡的方法死亡，但必須答應一個條件。」

田遜點頭。

「你說，我一定答應。」

師傅山忽然長長的吐了口氣，聲音帶着一種說不出悲愴之意。

「邊中破和杜小丹他們是不是已經死了？」

田遜臉上的肌肉一陣扭曲。

「是的。」

師傅山黯然一笑。

「這結果我早已料到，你把他們葬在甚麼地方？」

「唐刀知道，你不妨問他。」

師傅山茫然一笑。

「很好，再見。」

他轉身，離去。

田遜在這時候向唐刀借刀。

他借刀剖腹自盡。

（六）

火車站外有大雪。

火車站裏，人頭湧湧。

一個老人，拄着一根枴杖，從車站大門眺望上海雪景。

這裏有雪。

但沒有熱奶。

老人在唏噓。

他本不捨得走，但不能不走。

他留在這裏，只是一個沒有用的糟老頭。

雖然，這裏的賭業大亨沈力，就是他的親生兒子。

× × ×

距離火車開出的時候已不遠。

老人蹣跚地進入車站大堂。

他走得很慢很慢，每一步都是那麼沉重。

忽然間，一個頭髮斑白的婦人在他眼前出現。

她手裏有個竹籃。

籃裏有一個包袱。

包袱很厚。

她很小心地解開包袱。

包袱一層又一層。

裏面居然有個杯子。

杯蓋打開，杯裏有奶。

奶還是熱的。

× ×

奶很熱，很香甜。

老人的心也在發熱。

他一口一口的喝，喝完了就說：「魯媽子，好好照顧他。」

魯媽子點頭。

「我會的。」

老人說：「妳很好，妳是世間上最好的女人。」

魯媽子苦笑：「但別人都說我很兇，就像沈力身邊的一條母豹。」

老人搖頭：「妳不是母豹，妳是阿力的第二個母親。」

魯媽子又笑了，她笑得有點酸，但又有更多的甜。

老人看着車站大堂的大鐘：「車要開了，妳自己保重！」

魯媽子點頭，她眼中已有淚，而淚和奶都是熱的。

雖然有雪，但這裏並不冷，溫暖如春天。

也許是車站裏的人太多了。

只要有人，人與人相處在一起，就不會寒冷。

× × ×

老人上了車。

他獨自踏上歸途。

嘟！嘟！

火車終於在軌上移動。

它載着無數旅客，也載着他們未來的希望，駛離上海。

老人坐在車廂裏，忽然發現其中一道窗戶開了。

風從窗戶飛來。

老人又冷了。

他伸手，要關上窗。

但窗很緊，他用了很大的力氣，還是關不上。

忽然間，一隻手帮了他一把。

那是一個年青人。

他把窗戶關上，然後對老人一笑。

「沈老爺子，您老人家好。」

老人怔住。

若在從前，忽然有個陌生人這樣稱呼他，他的反應一定會敏銳，也許甚至會變成了一個很可怕的人。

但現在，他只是楞楞的看着這個人，然後微微一笑：「我是沈亨。」

這年青人點頭。

「我知道，我知道。」

「你叫甚麼名字?」

「王等。」

「王等?」沈亨又微微一笑，「這名字很不錯。」

「可惜我這個人很壞。」

「但我看不像。」

「也許我這個人本來不算壞，但運氣却眞的很差。」

沈亨嘆了口氣。

「人生在世，又有誰能一輩子走運的呢?」

但他立刻又說：「但人也不會一輩子倒霉。」

王等點點頭道：「你說得對。」

沈亨凝視着他：「你是不是覺得自己開始交上好運?」

王等又點頭：「是的。」

沈亨道：「從甚甚麼時候開始?」

王等道：「從我拜師那時候開始。」

沈亨道：「你怎知道我是沈亨?」

王等說：「是師父說的。」

沈亨道：「誰是你的師父?」

此刻，王等的眼睛忽然露出了興奮的神色。

「師父來了。」

× × ×

王等的師父眞的來了。

雖然火車正在以高速前進，但他還是站得很穩。

「師傅山！」沈亨陡地大笑。

他很高興。

他上前，擁抱着師傅山。

「謝謝你，眞的謝謝你。」

師傅山搖搖頭，說道：「你不必謝我，這一次的事，不但是關乎沈力，也關乎我的徒弟。」

王等一怔。

「師父，你是說我?」

師傅山搖頭：「不是你，我說的是陰陽手。」

「陰陽手?」

「不錯。」

「他是誰?」

「你的師兄。」

「他在哪裏?」

「上海。」

「他不去廣州?」

「他不去，因爲他的家在上海，不在廣州。」

沈亨看着窗外。

窗外有雪。

雪已經被關在窗外，車廂裏再也不冷了。

(七)

廣州。

又到廣州。

這裏不是上海，但是却絕不比上海遜色。

師傅山喜歡上海。

但是他更喜歡這個有羊城之稱的大都市。

廣州無雪。

此地只有奶。

熱奶。

× × ×

春已臨。

王等跟着師傅山，提着一隻大鳥籠，在長街上走。

他倆走的不快，却也不慢。

王等從來都沒有養過雀鳥，甚至沒有觸摸過鳥籠。

這時候，他跟着師父，提着這隻鳥籠，覺得很寫意。

「師父，這是甚麼鳥啊?歌聲好嘹亮啊。」

「畫眉。」

「畫眉?」

「嗯，牠還有一個名字，叫『順德先生』。」

「這名字很好聽。」

他倆邊談邊走，來到了一座廟宇。

廟宇前的石階上，有個和尚。

師傅山把鳥籠遞給了他，然後就離去了。

王等忍不住問道：「師父，你不要牠了?」

師傅山緩緩道：「這和尚要回鄉，他的故鄉，也就是『順德先生』的故鄉，他們會一起回去。」

王等又問道：「他們的故鄉到底在哪裏?」

師傅山眼望遠方，緩緩地說道：「清遠。」

× × ×

和尚走了。

畫眉也跟着和尚走了。

和尚來自清遠。

畫眉也來自清遠。

(全文完)

武俠長篇故事

挑燈看劍

蕭逸·文 黃耀基·圖

滿眼傷心淚 是愛還是恨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雪勤把管照夕留下的藥交給楚少秋服食之後，自己收拾細軟，就此離開。楚少秋以爲她跟管照夕私奔，這才氣憤之下，也離家出走，一方面尋訪江雪勤，再方面也想改投名師，學成絕藝，一洩心中仇恨，他在外面飄流了數十天，始終找不到江雪勤，也找不到一個名師。因此深感失望，這一天，路經點蒼山，驀然想起淮上三子就住在此山上，於是取道登山，想拜淮上三子爲師。當他到達山腰一條林蔭小徑時，突然一枝羽箭向他射來，他忙駢指將射來的羽箭撥開，跟着一個矮漢凌空向他撲來，一刀向他劈頭砍落，楚少秋迅速避開，矮漢見他身手矯捷，旋即改容相詢，楚少秋便將來意說出，矮漢却誤認他闖山尋仇，遂僞作引路，往見三子，抵達莊前，矮漢着楚少秋稍待候傳，遂逕自入內，不久矮漢會同十多名壯漢持械而出，圍攻楚少秋，楚少秋以寡敵衆，竟連傷數人，這時，一老者自天而降，喝退衆人……

隨着這老人大袖上一揮之力，那八九個未傷的壯漢，紛紛倒翻了出去，楚少秋也爲老人袖管上的一揮之力，通！通！通！一連後退了七八步，才得拿樁站穩，驚心之下，一打量眼前，却見那老人五尺左右的身材，一襲白綢肥大衣衫，爲山風吹得呼嚕直响，足下是高筒白襪絲履，背後却揹着一個橄欖形的小竹簍子，簍內露出一柄鴨嘴鋤的鋤柄。

老人臉色紅嫩如嬰，一雙長眉，却是又白又細，斜搭出來很長，一雙細小的三角眼，却是神光十足，滿頭白髮，却未結辮，觀其衣着，亦彷前明，不似當朝服飾，楚少秋一打量老人容貌，巳猜出定是三子之一，正不知如何開口，却見那老人白眉微顰，用着奇異的目光，打量着他，慢慢道：「閣下莫非就是盛傳的灰衣鬼見愁麼?」

楚少秋看了一下自己衣服，正巧，他今天穿的是一身灰色衣服，可是「灰衣鬼見愁」這五個字，他却不知道指的是誰?

當下結結巴巴道：「灰……衣……誰是灰衣鬼……」

老人哈哈一笑，回頭向那羣莊漢冷笑了一聲，這才回過頭來微微一笑道：「足下身手，老夫方才已經見識了，確不似盛傳的少年，只是……」

他皺了一下眉，又接道：「只是，來此究係爲何?需知我這點蒼山廬，却容不得足下如此撒野呢！」

楚少秋這才清楚，原來他們是認錯了人，把自己錯當了什麼灰灰衣人，這可眞是笑話了，當時朝着老人抱拳一揖道：「老前輩請了，晚生楚少秋，因久慕三位老前輩大名，故此不遠千里來謁，不想爲貴門差錯認，若非老人家即時趕至，後果不堪設想：尚請老前輩賜告大名，弟子亦好稱呼見禮。」

這老人微微皺了皺眉，道：「嗯！原來是這樣的。」

他回過頭來對身後的門丁道：「你們都進去，開大門延客。」

接着道：「小老弟請！」

楚少秋微微愣了一下，又喜又疑，當時只得硬着頭皮由正門進去，他走到門口，就手把事先放置的四色禮物拿起來，雙手奉上道：「晚生略備了些土產，請老人家轉呈三老。」

那老人伸手接過來，笑嘻嘻提起看了看道：「綠豆糕，雲片，嗯！不錯！」

楚少秋又欠身恭聲道：「老前輩大名是……」

老人呵呵一笑道：「老夫正是葉潛，楚相公請裏面說話，我那兩位老哥哥，不知在家也未，不過，足下由北京大老遠來訪，定有非常之事，我們入內再細談。」

楚少秋吃了一驚，忙行禮道：「原來是葉老俠客，弟子眞是大大失敬了。」

葉潛瞇着一雙細目笑了笑，遂道：「不要客氣，裏面請吧！」

楚少秋這才恭恭敬敬站起來，隨着他一直進了大門，才覺得門內好大地勢，青

松修竹，栽種得井然有序，有一條尺許寬、用圓石舖成的小道，直通往一幢頗為雅緻的竹樓，環樓皆為合抱粗細的古松，石道上全係松子、松針，令人望之頓生出塵之感！

葉濳一面行着，一面手指着前面那棟竹樓道：「這就是我們老兄弟三個下榻的地方，莊內房舍雖多，我兄弟只佔此一樓，而且和他們各不往還。」

楚少秋唯唯稱是，他也不清楚，葉濳所說的他們是指誰，當下二人已行到那座竹樓，飛雲子葉濳由肩上把那一個小簍子摘了下來，放在門口，然後扯開嗓子喊了一聲：「司晨！客人來了，倒茶。」

就見樓後應了一聲，倏地人影一閃，二人身前已多了一個十六七歲，頭梳丫角的小僮，他對着葉濳彎腰叫了一聲：「三爺爺！」

遂又翻着一雙小眼直看着楚少秋，楚少秋笑着對他抱了抱拳，小孩也點了點頭，葉濳就問道：「兩位爺爺可在家裏？」

司晨想了想道：「大爺爺在前面釣魚，二爺爺在樓上睡覺，新來的那個黑臉老婆婆在樓下打坐。」

葉濳一瞪眼道：「什麼黑臉婆婆？」

那小僮伸了一下舌頭，忙改口道：「不是黑臉，是烏頭……烏頭婆婆。」

飛雲子葉濳微微皺眉一笑，遂揮手道：「你去把那烏頭婆婆請出來，就說有客人要請她出來一見。」

小僮司晨領命而去，楚少秋吃驚道：「烏頭老前輩也在此麼？」

葉濳望着對方笑了笑道：「你們認識麼？」

楚少秋忙搖頭道：「不認識！」

飛雲子葉濳最是陰惡，他仍有些疑心楚少秋正是江湖中傳說的灰衣人管照夕，所以才假作客套虛與委蛇，一直把他騙到內宅，暗忖着，那烏頭婆婆是認識他的，只要認出了是那灰衣人管照夕，自己兄弟等再放手對付他，諒他已至甕中，插翅難飛。

此刻他仍裝着無事一般，領着楚少秋直接進至樓下客廳，楚少秋見廳內佈置極為別緻，一切桌椅几案，均係上好青斑黃色竹子剖編製成，形態盎古，色澤鮮明，青竹編製的椅子上面，放着幾個球狀的錦墊，亦顯出一派高雅氣派。

葉濳請楚少秋入座之後，自己在對面坐下，笑哈哈道：「家居山野，無以待客，楚相公不要見笑。」

楚少秋尚未答話，已聽見身後一人笑道：「何方高人來訪，老三！你這主人也太怠慢了！」

楚少秋忙回身看時，却見方離梯上大步走來一個極高的老人，一身古銅繭綴，腰繫絲絳，足下一雙絲質拖鞋，頭上尙戴着一頂黃色小便帽，看來眞是有點像前朝文士模樣。

偏偏這個老人留着稀薄的兩撇白鬍子，臉色清癯，帶有幾分的病容，愈像是一個腐儒酸丁的模樣，可是奇怪的是額上的雙眉，竟是挺出如戟，色作朱紅，看來極為刺目，再看他那一雙瘦白的手，留着兩寸許長的指甲，實在難以令人想到，此老却是名噪當今武林之中的淮上三子之一。

來人正是三子中行二的，綽號人稱赤眉子，姓葛單名一個鷹字，在淮上三子中，此老最擅長的是輕身提縱功夫，七十二手巧打神拿，一袋金錢鏢，當今江湖中，可說是無出其右。

這時飛雲子葉濳已哈哈笑道：「二哥！這是北京來的客人，他是專門來訪咱們哥兒三個的。」

說着嘻嘻笑了，赤眉子葛鷹，本是面帶微笑，聽了葉濳說後，他猛的退後了一步，赤眉一挑，注視着楚少秋冷然道：「你就是灰衣人麼？」

葉濳哈哈大笑道：「二哥不要緊張，烏頭婆子來了，一切的事也就清楚了。」

赤眉子葛鷹仰天大笑了兩聲，一歛了笑容，即發狂語道：「任何人如不量力，想找我淮上三子霉氣，那可是他自尋死路了。」

說着引手對楚少秋道：「小兄弟請坐，請恕老夫狂語冒犯。」

楚少秋也幾乎被弄了一個沒頭沒腦，當時痴痴地又坐了下來，赤眉子坐落之後，笑向楚少秋道：「山居簡慢，一切請多包涵。」

楚少秋欠身笑道：「老前輩何出此言，弟子今次冒昧來訪，尙乞不以唐突見責為是。」

赤眉子葛鷹，雖未說出名字，可是楚少秋由他的那雙紅眉毛上判來，已知此老正是淮上三子中的赤眉子葛鷹，正自盤算着，如何把投師習技的話，說出來才妥當，却見竹簾啓處，走出了一個身如巨塔，黑面大脚的老太太來，葛鷹呵呵笑道：「老妹子，妳才醒呀！」

飛雲子葉濳忙招手道：「來！烏頭婆婆，看看這一位可是你的朋友！」

楚少秋驚疑之下，站起了身來，由他二老的對話之中，已經知道這個老婆婆，是兩湖有名的巨盜烏頭婆，只是她又怎會成了淮上三子的座上客呢？這眞有點令人想不通。

當時只得欠身向烏頭婆行了一禮，烏頭婆却直眉豎眼的看着他，怔怔的道：「你是誰？我不認識你呀！」

楚少秋心說，妳不認識我，我也說沒認識妳呀！至此飛雲子葉濳才算去了疑心，不由呵呵大笑道：「這是一位北京來的小朋友，他叫楚少秋，是特別來拜訪我們來的。」

烏頭婆這時也落了座，還在上下打量着楚少秋，飛雲子葉濳嘻嘻一笑，對楚少秋道：「老實的說，我一直把閣下當成了灰衣人，我正自暗笑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哈……現在才知，竟是錯疑了你。」

烏頭婆這時才知道怎麼一回事，當時大聲道：「不是！不是！不是！灰衣人是管照夕，他姓楚，不是！不是！再說那管照夕和三位老哥哥約見的日子是八月十五日晚上，今天才幾號呀？」

一邊的葛鷹也含着笑點頭道：「老三這次可看走了眼了，這豈不叫人家小朋友好笑麼？」

楚少秋從二人對話之中，才知道所謂的「灰衣人」指的竟是管照夕，這正是他深深痛恨之人，當下怒容滿面的道：「原來葉老前輩所指的灰衣人，竟是這個人，此人弟子認識。」

飛雲子葉濳怔了一下道：「你也認識他？」

楚少秋陰陰地一笑道：「此人與弟子有奪妻之仇，不共戴天，弟子恨不能食其肉，寢其皮，豈能不認得他？」

葉濳和葛鷹對看了一眼，赤眉子葛鷹呵呵一笑道：「這麼說來，我們是同仇敵愾了！」

楚少秋見時機已至，不由走開座位，朝地下一跪，對着二老叩頭如搗蒜，二老慌張站起，葛鷹目視着拜弟葉濳皺眉道：「這……這是怎麼一回事？」

葉濳單手平伸，暗發內烝眞力，楚少秋就覺得一股絕大眞力平胸而至，再想彎腰已是不能，他脹紅了臉，吶吶道：「弟子不遠千里的來拜訪，只請三位老前輩破格收為弟子，尙乞老前輩體念弟子一番的眞誠，列入門牆才好。」

葉濳不由冷笑一聲道：「你我一面之交，怎可信你至誠，更不敢受你如此大禮，還是起來說話吧！」

楚少秋胸有城府，知道此刻只一鬆手，要想拜師可就沒有指望了，當時淚如雨下道：「弟子自知此舉太已冒昧，但奈何仇人武技太高，非二位老前輩親傳武功，絕不敢與之為敵，二位老前輩如是不允，弟子寧願跪死在地。」

他本擅作偽，哭笑對他來說，眞是家常便飯，此時這一哭起來，眞是淚如雨下，聲色俱佳，任何人看起來，也難辨其眞假。

赤眉子葛鷹與飛雲子葉濳，倒為他這一哭，整個心有些軟了，再一想對方千里來訪，本是誠意，自己竟把他當成了仇人，內心本就不無愧疚之心，再加以同仇敵愾之心的促使，不由俱都動了些心。

飛雲子葉濳皺了一下眉道：「你不妨起來，拜師之事，並非一子可成，我們當盡可能不會令你失望就是。」

楚少俠這才又叩了個頭，站了起來，當他用手在抹着臉上的眼淚時，內心何嘗沒有一種自我卑下鄙夷的感覺，只是由於他過份的一再掩飾良知，而習於作偽，本末倒置，早已麻木不仁了。

葉濳笑向葛鷹問道：「二哥，你意如何？」

赤眉子微微低頭吟哦了一番，才目視着楚少秋道：「我點蒼山廬，迭就武林弟子二十年來已逾百人，無一不是根骨上乘，以你的根骨質素看來，倒也還說得過去，只是想入我門中，却非簡易，你因情形特別，這麼吧……」

他稍微頓了頓才又接道：「按往例，凡有意入我門中，首要根骨入選，次却要為我門中進一項功德，最後還要留待山廬，經我兄弟考察二月才可，你麼，倒可一切便宜行事，由今日起，你暫且入我廬中居住，一個月後如眞見你言行合一，我兄弟自會引你入門，傳你絕技，你是帶藝入門的，我們亦會另眼待你，你只要刻苦勤習，定可達到你來時的願望，這樣做，你意如何？」

楚少秋聽後，心中固然大失所望，可是却有萬一的指望，當下只好唯唯稱是。

飛雲子葉濳見他答應後，才笑道：「如此你已經算我們中一半人了，你坐下來，我有話問你。」

楚少秋仍是肅立一邊道：「在二位尊師之前，那有弟子的席位？老前輩有話請問，弟子洗耳恭聽。」

這麼句話，說得二子十分受用，那飛雲子葉濳，不禁點頭笑道：「好！好！那麼我就問你，你既和那管照夕相熟，自然對他很清楚的，他的功力如何呢？」

楚少秋低頭想了一會，遂道：「以弟子看來，這管照夕臨敵只在以巧取勝，並無有什麼實學，雖較弟子高一些，可是在老前輩面前，却是不足掛齒。」

赤眉子葛鷹不由哈哈一笑，朗聲道：「如此說來，這管照夕只不過是一個薄有虛名的沽名釣譽之流？」

楚少秋欠身道：「弟子以為如是！」

飛雲子葉濳却微微一笑道：「此話或不盡然，否則烏頭婆婆，怎會落至如此慘敗地步呢！」

楚少秋目光忙向烏頭婆望去，却見她那一張黑臉，却脹成了深紫顏色，正自嘿嘿笑着，楚少秋這才發現她原來沒有右耳朶，只是一塊暗紅色的疤痕，像是新傷方癒模樣，不由心中動了一動。

這時烏頭婆望着楚少秋微微冷笑了一聲道：「你又知道什麼，那管照夕確係有一身罕世的武功，並非我老婆子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當今武林少年輩中，確是無一人可與他相提並論。」

她說着遂轉目向赤眉子葛鷹，苦笑道：「前輩休信他話，心存輕敵之心，這灰衣人管照夕確是一不同凡響的人物，萬萬不可大意。」

葛鷹赤眉微皺道：「誠如你所說，這管照夕是一不凡之輩，只是若說他是雁老的高足，却斷斷令人難以置信，我看這裏有些蹊蹺。」

飛雲子也搖頭道：「那雁老人，自從六十年前，與我弟兄打賭輸後，已遵約隱名面壁深山，至今風聞早已物化，他這個人是否尙存，已是問題了，要說他還能傳人功夫，却是太奇怪玄妙了！」

烏頭婆吶吶道：「這是他親口說的，至於詳情如何我却是不知，不過他用來對付我的幾手功夫，却是我生平僅見的怪招，令我懷疑，他可能眞是那個雁先生的弟子，要不然他的功夫，就是另外有高人傳授。」

飛雲子葉濳緊緊皺了皺眉道：「這倒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我兄弟三人，這幾十年來，從也未結過什麼仇人，更沒有這麼一個少年人物，這眞是奇了！」

赤眉子葛鷹冷冷一笑道：「他不來算他聰明，眞要是不知好歹，那可是他自不量力，我們希望見識一下，這位出奇的少年，到底有什麼本事，居然敢和我三人為敵！」

說話之間，但見廳門開處，走進了一個身着玄色衣服的紅面老人。

這老人大大的臉龐，濃眉大眼，額下留着長鬟，色作蒼白，却是根根見肉，他一手提着一根青竹魚竿，進門後，把魚竿向壁邊一豎，大聲笑道：「今天我釣了兩條大鯉魚，叫司晨拿到厨房去了，一條弄糖的，一條豆瓣魚，咱們喝他兩盅。」

他說着換上軟鞋，往內廳走來，一面看着楚少秋道：「聽司晨說來了客人，就是這位嗎？」

飛雲子葉潛笑道：「方才是客人，現在却是你我的門人了。」

無奇子丘明忙問故，葉潛這才把楚少秋的來龍去脈細說了一遍，丘明聽罷，細細朝楚少秋看了一陣，却沒有說什麼話。

楚少秋忙至其前，跪地行了大禮，無奇子丘明用手攙他起來，却是對他正色道：「楚少秋，你如眞是志在習技，倒還罷了，如是有心別圖……」

他冷冷一笑，楚少秋不由打了一個冷戰，丘明那雙灼灼的瞳子，在他身上轉了一轉：「哼！那可是你打錯了算盤了。」

楚少秋嚇得面色蒼白道：「弟子天胆也不敢如此存心，這位老前輩，萬不可如此見疑。」

無奇子丘明淡淡一笑道：「這還罷了，我只是把話先說在前頭而已。」

他那雙目光在楚少秋面上轉了半天，又招了招手道：「你走前一步。」

楚少秋戰戰兢兢的往前走了一步，心中不知丘明意欲何爲，心正忐忑，不想丘明已伸出雙手，緊緊把他雙臂抓住，楚少秋戰慄道：「老……前……輩……」

丘明鬆開手，眉頭微皺，看着他道：「你印堂發暗，目光外散，不日當有橫禍加身，這……是怎麼回事……」

楚少秋不由大吃一驚，吶吶道：「求前輩指示迷津。」

這時那赤眉子葛鷹也皺眉道：「大哥所言不差，方才我也看出來了，此子煞氣上沖天靈，印堂已開，確像有大難將臨之兆。」

楚少秋更不禁嚇了個魂飛魄散，當時幾乎要跪下了，那飛雲葉潛聞言皺眉道：「他如今既入我點蒼山裏，就是我淮上三子的門人，那一個大胆之人，還敢上門加禍給他。」

丘明輕輕嘆了一口聲道：「老三！命運定數所限，非人力所可變易，你怎還會發此偏論呢？」

葉潛臉色微紅，但仍不服氣道：「這麼說，莫非在我淮上三子這點蒼山廬之中，還會有什麼大災禍降臨不成？」

這一句話，就像電也似的令無奇子丘明吃了一驚，他目光很快的在座上各人臉上轉了一轉，面色突地大變，全身輕輕抖了一下，遂即直直的坐在了椅上。

葉潛大驚道：「大哥，你怎麼了？」

無奇子丘明臉色慘變道：「二位兄弟，我等也將是大難來臨了。」

此言一出，非但葛鷹葉潛二人嚇了一跳，就是一邊的烏頭婆和楚少秋也不由嚇出了一身冷汗，葛葉二子面面相覷，那無奇子丘明忽地長嘆了一聲道：「日昨我午睡方起，似覺右眼已有不祥之兆，當時並未在意，此刻看你二人俱是玉門大開，青筋橫岔，只怕眼前亦是大禍將臨了。」

三人不由臉色一變，那葉潛哈哈大笑一聲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命運之一說，不可不信，亦不可不信，我等實無此必要，效庸人以自擾。」

葛鷹却緊緊顰眉低頭不語，無奇子丘明臉色灰白的由位子上站起，冷然道：「三弟之言有理，命運之說，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今夜我預算一夜不睡，以先師所傳「正反相尅先天易理」，細細推算一番，明日當可確實知道吉凶。」

他說着又嘆息了一聲，面色黯然的離座而去，經此一來，各人都神色信然，只有那葉潛，比較看得開些，他看了葛鷹一下，嘻嘻一笑道：「二哥，你我都是將近百歲的人了，生死之念很可以拋得開了，慢說大哥之言不見得是眞的，即使是不幸言中，只要是死得其所，又有何懼？何故如此『楚囚對泣』，眞是好笑。」

葛鷹爲拜弟說得臉色一紅，不由苦笑了笑道：「老三，你的話固是不錯，只是我兄弟莫非就如此甘心受禍麼？」

死之本身也許並不痛苦，痛苦的是等待死亡，那就等於是對於死亡的預支，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依我看能够眞正把「死」字看得很開的也並不多，「死」這一個字，實在對人是一項很好的考驗，人們往往在生前僞裝自己，可是在死之來臨前，一切的眞面目，也都會顯現出來了，這是你的人生舞台上，最後的一次，也是眞的一次表演，你能不賣力的誠摯的表演麼？

點蒼山廬的淮上三子，在突然意識到，自己即將有大禍將臨時，顯然起了無比的恐懼，那本來鎮定高傲的赤眉子葛鷹，尤其感到不安，因爲他很知道拜兄無奇子丘明料事如神，尤其是麻衣神相之術，更是金口斷言，從來沒有錯過，那麼這一次，又怎會錯呢？

他緊緊地互扭着雙手，在大廳內來回走着，烏頭婆見狀，不由插口安慰道：「兩位前輩不要驚恐，丘前輩雖是料事如神，依我看來，這所謂的災難，只不過是一場虛驚而已。」

飛雲子葉潛看了她一眼，微微笑道：「何以見得？」

烏頭婆赫赫一笑道：「老哥你猜想，當今宇內，有誰又敢和你們三位爲敵，除了那不知天高地厚的管照夕，我看另外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人來了。」

正在踱步的葛鷹，忽然站住了脚，赤眉微皺道：「這麼說，莫非這步刧難，竟會應在他的身上不成！這倒是奇了。」

葉潛冷冷一笑，楚少秋本是侍立一旁，未發一語，此時聞言後憤然道：「二位尊師也太以高看他了，此人固是如烏前輩所說，以兩式怪招惑人取勝，是要想與三位老前輩動手，那眞是無異以卵擊石。」

葛鷹頓了頓才道：「話雖如此，可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而以他小小年紀，居然還敢單人獨騎來此赴約，此人……」

他搖了搖頭，眉毛皺得更緊了，飛雲子葉潛，此人最是高傲，目無餘子。

在他眼中，他是絕對不相信，一個弱冠少年，居然敢和自己兄弟爲敵的，他對拜兄葛鷹的多慮，實在很不以爲然，當時聳肩一笑道：「二哥，你也太庸人自擾了，他一個毛孩子，即使他下苦功學了十來年功夫，又能奈你我何，我看他眞是太自不量力了？」

他冷笑了笑，又接道：「以我看來，八月十五之約，只不過是個幌子，到時候他才不會來呢！」

赤眉子葛鷹雖然覺得葉潛太以過於自信，可是想一想，也確實不信，這個陌生的少年，竟會給自己這淮上三子，帶來什麼大刧。

當時也就不願對這縹緲的問題，再予深究，他嘆息一聲道：「且待大哥明日算定後再說吧！總之，我也絕不相信，那灰衣少年，竟能瓦解我點蒼山廬。」

本來極輕鬆的氣氛，爲這臨時的恐懼心理，破壞得一塌糊塗，幾個人再也沒有什麼心情，來隨便談笑了，飛雲子葉潛注視着楚少秋道：「你今夜起，就住在這裏，你也不必爲命運之事發愁，有時候人定勝天，這也是常有之事。」

楚少秋連連稱是，葉潛就高聲叫了聲：「司晨！」

那童子答應着由後面走來，葉潛就親自關照他，囑他在這竹樓內，整理出一間房子來，供楚少秋住宿，然後他就和葛鷹、烏頭婆上樓去了。

楚少秋本來着實爲着自己的命運吃驚的，可是淮上三子却如此照顧他，他也就很心安了，再說命運之一說，到底是很虛空的玩藝，他並不眞的盡太相信它。

而使他驚奇的是，那管照夕到底是有些什麼出奇的本領，居然胆敢和淮上三子爲敵？

這一點他眞是想不通，而三子口中的「雁先生」其人，楚少秋也是對他很模糊的。

想到了管照夕，他實在難以控制自己內心的仇恨，他恨這個人，恨得莫名奇妙，恨得沒有理由，現在他可以歸恨雪勤的變心，可是當初呢？因爲在第一次和管照夕見面的時候，他已種下了恨苗，「妒忌」和「仇怨」，實在給他更帶來了醜惡。

夜深的時候，他輾轉在牀上，腦子裏兀自憤憤的想着，他要想出一個足以能置其死地的方法，他認爲他和管照夕之間是絕不能並存的，那是「不共戴天」，可是他却以爲自己必須要生存着，如果二人之中要死一人的話，那必定應該是管照夕。

他對他自己預先舖好了美麗光明的未來之路，却爲管照夕準備着應用的喪鐘。

現在他認爲，再沒有什麼時間，能比如今的時間，再適合于自己的報復行動了，因爲淮上三子既已和他有約在先，不是正等於自己最得力的助手麼？

有道是：「心懷仇恨的人，是得不到心安的！」

楚少秋躺在牀上，爲着他的殺人計劃，絞盡腦汁，他要想出一條殺人毒計，那是一條殺人不見血的計謀。

如何能制管照夕於死地，而移罪于淮上三子……如何能使雪勤不疑心自己！

這是一條很毒很毒的計謀，也正是他不久就要執行的，對於這種殺人的勾當，親愛的讀者，我們眞的似乎不應該太去瞭解它，好在不久，也就會知道了，聖經裏有一句話，說得很對：

「上帝要毀滅一個人之前，必先令其瘋狂。」

楚少秋正是在踏上他自我毀滅之路，他的下場可預期是很悲哀的。

× × ×

一代情俠管照夕，在離開了大雪山之後，一路僕僕風塵，馬不停蹄的直向雲南點蒼而來。

生死掌應之元的及時出現，倒爲他擺脫了一段難以解脫的糾紛，當然他內心深處，對於丁裳這個可愛的姑娘，自始至終，都相當愧疚的。

在他來說，時間也許可以帮助他解脫這些所謂的感情煩惱，江雪勤、尙雨春，丁裳……這些可愛娉婷的影子，也許都將成爲自己記憶中的化名，而且自己最終結果，仍將是一無所有。

當然他抱定的獨身主義，只是表示對雪勤的一種忠心，也是給他一個永生的諷刺。

在這個諷刺裏，他要讓雪勤眞正的體會到，什麼才是眞正的愛情，眞正的愛情，是一定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眞正的愛情，是不會有藉口的，眞正的愛情，足能够爲所愛者而犧牲的，可是雪勤却嫁了別人。

他已經爲自己確實的想好了退路了，他想一待自己點蒼山的事了之後，再和拜弟申屠雷見上一面，把握時日，自己就遠走高飛，把世上這些煩惱，一股腦的全都拋開，假使如此仍然不能擺脫的話，最後削髮爲僧，亦是在所不惜。

他這麼打算好了，也就暫時把一切的情絲通通斬斷，一路曉行夜宿，直向點蒼山而來。

八月十五這一天終於到了，點蒼山廬，外表上仍然如昔日一樣平靜，午後不久，無奇子丘明，已令莊奴，把整個山廬內行道、花樹，掃剪得清潔井然，然後他們又像辦喜事一樣的在大門上插上了四個大燈籠，留待入夜後點起來光明氣派。

燈籠上大書着「歡迎光臨」四個大字，隨風晃着，看來確是威風凜凜。

淮上三子各人換了一套整齊的衣服，面色很莊重的坐在大廳內，因距離和管照夕約晤的時間還早，他們就彼此的閒聊着，討論着那個無知的少年如來時，如何的去應付他。

由於無奇子丘明，運用先天易理推算的結果，淮上三子眼前却有一步刧難，而更怪的是，這步刧難，竟是非應不可，由卦上看來，應似無法化解，淮上三子爲這一卦，確是內心緊張不已。

所幸卦上現出的，僅是一步無法迴避的刧難，却並不礙及生命，這才命三子稍微鬆了一下。

他們苦思的結果，認爲這刧難，必定要應在甫將來赴約的管照夕身上，因此他們自也不敢輕視這一個少年了。

晨起之後，他們就在研究這個問題，他們討論的結果是，決定用最厲害的手法，來對付這個少年，那是先禮後兵，必要的時候，他們不惜合力對付來人，當然淮上三子這麼作，是很丟人的，可是並沒有他人知道，他們也就無所謂了。

他們聚集在客廳內，喁喁的談着，烏頭婆爲了避免這波折，晨起後就搬到另室去了。

楚少秋午飯之後，揹劍而出，淮上三子也不顧他參與其間，所以並沒有管他。

現在，離着天黑，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他們耐心的等候着，忽然司晨由外面

匆匆趕進來，他手中拿着一張大紅的帖子，直向大廳走來，飛雲子葉潛口中「哦！」了一聲道：「怎麼！這麼早就來了？」

丘明葛鷹也不禁倏地站起，那司晨進廳後鞠躬道：「稟三位爺爺，有客人來訪，這是名帖。」

丘明伸手接了過來，葛、葉二人湊上一看，只見那名帖上正正的寫着一筆梅花小字，三子仔細一看，見是「向枝梅携徒赴約」七個字，筆力十分功勁，丘明不由長眉一挑，口中「哦！」了一聲道：「向枝梅！這不是冷魂兒麼？她……她怎麼會忽然來訪呢？」

赤眉子葛鷹也吃驚道：「赴約？她是來赴誰的約？咱們並沒有請她來呀？」

葉潛接過了帖子，臉色沉重的問那小僮司晨道：「這人你看到了麼？」

司晨點點頭道：「看到了，是兩個女人。」

丘明又問：「另外還有人麼？」

司晨茫然搖頭道：「另外沒有什麼人了。」

赤眉子葛鷹冷冷一笑道：「這個冷魂兒向枝梅也是當年名噪武林中的人物了，她的突然携徒來訪，其中一定另有深意的，莫非她師徒竟是有意來助那管照夕與我三人爲敵麼？這可是很討厭之事。」

無奇子丘明冷冷一笑，道：「事到如今，還有什麼話說，我就不信她胆敢與我們爲敵。」

他揮手對司晨道：「有請！」

司晨彎腰說了聲「是」，飛雲子葉潛卻皺眉道：「且慢！」

司晨又慢慢回過身來，他向二位拜兄道：「這冷魂兒爲人素來高傲，一身功夫確是不凡，她既是投帖來訪，按理說我三人似應親自出迎爲是，二位之意如何？」

丘明長眉皺了皺，葉潛又接道：「大哥不用發愁，俗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到時你二人不必多口，且待我應付她就是了。」

丘明葛鷹二人素知這位拜弟，一向是足智多謀，倒也不再多言，三人遂自出廳，直向大門而去。

他三人尚未出門，却已見大門左首，立着兩個淡裝女子，那爲首之一，看來只像有四十左右年歲，風華絕代，不染纖塵，一身淡青衣裳，長髮拂肩，頭繫風綢，此女正是數十年來名噪江湖的冷魂兒向枝梅，她和三子也係舊交，故此三子只一眼已看出是她來，可是內心無不驚嘆她那獨擅的駐顏之術。

她身側立着一個妙齡少婦裝束的女子，淡淡春眉，明眸皓齒，肩下飄着一領青綢披風，肩頭露出青絲密纏的劍柄，也是長髮拂肩，更是儀態出塵，宛如畫上仙子一般，她手中平平捧着一口黑鞘短劍，三子都認得，那是冷魂兒向枝梅仗以成名的兵刃「銀月」劍。

她師徒像是因爲久候主人的不來，面上都露出了不愉之色，淮上三子忙加快了步子走近，丘明趕上了一步，抱拳道：「向女俠別來無恙，有勞久候！」

冷魂兒向枝梅師徒微微欠身答禮，於抬身之際，向枝梅微微一笑道：「枝梅久居西湖，數十年不問外事，得蒙寵邀，何其榮幸，今携小徒江雪勤專程赴約，想是三位高朋滿座不及分身，卒令敝師徒久立門外，飽嘗點蒼風寒，主人待客，也太以別緻了。」

她這幾句話，不由說得淮上三子各人面色通紅，相互對看了一眼，尤其令三子心奇的是，冷魂兒之言，分明是受請而來，到底是誰請她來的呢？

三子雖是不悅，可是對方也是當今武林中，極有身份的人，人家來了，怎能饗以閉門羹。無奇子丘明于萬般不悅之下，仍然裝着笑臉，哈哈一笑道：「向女俠多年不見，仍然是舌劍唇槍，口不饒人，快請裏面用茶吧！」

冷魂兒向枝梅微微一笑，目光瞟了一下那「歡迎光臨」的四個大燈籠一眼，丘明更是覺得有些委屈了，暗自忖道：「這不知是何人惡作劇，把她給約來了，這『歡迎光臨』四個字，倒像是用來歡迎她一樣的。」

冷魂兒這時欵步入內，又向赤眉子葛鷹、飛雲子無潛見了禮，並爲三子引見了她這得意門人，那徒弟正是北京失踪的江雪勤。

一行數人魚貫入內，進廳落座後，飛雲子葉潛忍不住深沉的一笑道：「賢師徒沿途風沙，又勞久候，實是我兄弟不當，只是閣下如把愚兄弟所發請帖取出，諒門下也不敢怠慢，定會早來通知，愚兄弟即會出迎，也不會令賢師徒久站不快了。」

冷魂兒向枝梅微微一笑，遂向一旁的雪勤道：「三位前輩的邀函請帖，妳莫非沒有遞與上門房麼？」

江雪勤臉色一紅，匆匆由身邊取出一張鮮紅的情帖，窘笑道：「這是弟子一時疏忽了。」

淮上三子六隻眼睛，一齊盯向了那張紅帖，這時雪勤拿着這張帖子，有些進退維谷之意，冷魂兒有意令三子難看，微哂道：「妳呈上與三位老前輩過目一下，看看我師徒是否來此訛食來的。」

飛雲子葉潛更是暗暗驚疑，當時笑道：「向女俠說笑話了！」

這時雪勤已經走上前，雙手把請帖捧上，按規定，主人那裏有查看所請的客人的請帖之理？可是淮上三子根本沒有發出什麼請帖，此刻見向枝梅居然拿出了請帖來，自然心中不勝猜疑，飛雲子葉潛也就厚着臉皮，伸出手把帖子給接了過來，那無奇子丘明和赤眉子葛鷹，也不禁都偎了上來。

葉潛接過帖子，見上面端端正正寫着：「奉陳：

西湖翠園軒主　向女俠枝梅親啓

點蒼山廬拜上」

三子都不由各自皺一下眉，葉潛遂打開帖子，只見內中好一筆字體，寫的是：

「謹訂于本月十五日，中秋佳節夜，恭備菲酌，敬乞故人準時携徒光臨。

葛鷹

淮上舊友丘明謹啓」

葉潛

淮上三子一時眼都直了，再看那筆跡筆路，端的好一筆宋徽宗的瘦金體，那筆路絕非三子中任何一人所書，三人眞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相互覷了一下，當

然這種動作作的十分技巧，不易爲冷魂兒師徒所覺察，葉潛赫赫一笑，遂把那請帖放置一邊，冷魂兒此刻春風滿面的說道：「三位老友也太客氣，莫非有事相遣？」

三人心中又一怔，這才知原來她果是接帖，誠心來吃飯的，並不是和那照夕一路來的，一怔之下，心中也就隨之一鬆。

丘明咳了一聲，乾笑道：「愚兄弟與女俠多年未見……多年未見……」

他是一向不擅詞令，說到這裏却接不下去了，因爲對方又是個女的，一時愈發緊張得吶吶不能成言，葉潛見拜兄如此，忙接口道：「閣下不必多疑，我兄弟實在是自感未來歲月不久，頗想與當年故人一一把晤，是以先後發出請帖，今日所請只閣下師徒，另約有一少年來此印證武功，如閣下能作一合理證人，實是再好不過，不知閣下可肯遷就麼？」

冷魂兒師徒俱是一驚，向枝梅顰眉微笑道：「承三位老友寵召，敢不聽令，只是以淮上三子大名，怎會約一少年印證武功呢？……這少年是何許人，竟有如此大胆？」

那久未開口的葛鷹，忍不住長嘆了一聲道：「向女俠所言極是，只是尙有所不知，這少年因自恃武功，目無餘子，說來可笑，這約會並非愚兄弟約他，而是這陌生少年約愚兄弟，只等他來，賢師徒就知一切事了。」

向枝梅確是不勝詫異的笑了笑道：「當今少年，沽名釣譽者多，以此不自量力之輩，三位老友却給以教訓，以戒其狂傲無知才是。」

淮上三子聞言，不由內心甚喜，因爲很確定的，向枝梅非但不是對方助手，却明顯的站在自己這邊了，他們暗忖今夕因係中秋，本來備有美酒佳餚，即令多上她師徒二人，也無所謂，此刻聽她如此說，也就一掃方才猜疑，遂自談笑起來。

司晨陸續擺上乾鮮菓點，送上香茗，也就弄假成眞的眞算請客的樣子了。

此刻天可就慢慢黑了，淮上三子心中惦記着那來赴約的管照夕，不由時時向窗外看望，葉潛方自拿起一片脆梨往口中放時，却意外的又放下了。

原來見一門差大步跑來，他手中拿着好幾張紅紅的帖子，葉潛忙站起來，司晨已迎出去，接過帖子，和那門差談了幾句，匆匆進來，臉上變色道：「老陳說門上來了一大伙人，都是三位爺爺的老朋友，這是他們的名帖。」

三子面色不禁突地一變，可是當着冷魂兒師徒，他們怎能丟這個臉！無奇子丘明口中嗯了一聲，把那一疊帖子接了過來，冷魂兒不由啞笑道：「三位老朋友原來還請了許多朋友啊！」

三子只是頻頻苦笑不已，再看丘明手中名帖，只第一張「洗又寒」已令他三人吃了一驚，第二張是「藍江携徒」，三子又打了個冷戰，再往上看無不是武林老輩名宿，每一個人也是素日不常一見的人物，想不到幾乎都來齊了。淮上三子，這才知道情形不是那麼簡單了，看完了名帖，丘明呵呵一笑，目閃精光道：「愚兄弟何德何能，竟能請動這許多武林名宿，眞是使蓬蓽生輝了。」

他向赤眉子葛鷹一笑道：「二弟你留此招待女俠師徒，我和老三出門迎客人去，哈！眞難得，連血魔老夫婦也來了。」

他的聲音很悲壯激昂，餘音迴蕩，不知者如向氏師徒，只以爲他是感懷舊誼，故如此有豪邁的感慨，可是在葛葉二人耳中聽來，他們這位拜兄，可是憤怒到了極點，只是這是一種沒有對象的恨怒，你說他的氣又能往誰身上發呢？

當時丘明葉潛二人匆匆出去，赤眉子葛鷹乾笑了笑，對向枝梅道：「這些老朋友眞是很難請到的。」

冷魂兒笑咪咪的道：「藍老婆子也來了，我們很久沒見，這可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了。」

那一直沉默站在師父身側的江雪勤，這時顯然的動了一下，驚奇的問道：「師父，藍師伯的弟子來了沒有？」

向枝梅看了她一眼道：「怎麼，妳莫非認識她徒弟？」

雪勤點了點頭，吶吶道：「在北京的時候，我們見過面……」

才說到這裏，已爲一陣歡笑的人聲所擾亂，二人忙尋聲望去，就見無奇子丘明，和飛雲子葉潛，陪着一大帮人往廳內走來。

向枝梅忙站起，往人羣中細看一遍，除了洗又寒夫婦是她多年舊交以外，其他諸如硃砂異叟南宮鵬、象鼻僧等，也無不是多年故友，她不由異常興奮的走出位來，鬼爪藍江却老遠的也看見她了，慌忙走上幾步，高聲道：「老妹子！妳也來啦！哎呀！咱們眞是多少年不見了呀！」

向枝梅笑着打量她道：「我還以爲妳死了呢！誰知道還挺結實。」

鬼爪藍江桀桀一笑道：「本來已離着死不遠了，誰知道意外有了救了，這條命眞是檢回來的。」她瞟着向枝梅笑道：「老妹子，妳是愈長愈年青了！唉！我是老得不像話了。」

她緊緊地握住向枝梅一隻手，兩個人很親熱的談着，那血魔洗又寒却帶着笑，站在藍江身側，現出無限欣慰之態，

向枝梅就打趣道：「你們老夫婦還是這麼恩愛，眞叫人羨慕呢！」

藍江老臉一紅，斜乜了洗又寒一眼，冷笑道：「妳別說了，說來可氣死人了，妳是不知道，我們鬧了幾十年了，也是這幾天才……」

洗又寒只是在一邊傻笑着，藍江不由的停住話，薄怒道：「你是怎麼了，一個大男人家，怎麼老愛聽我們的說話，你也不去給主人見見禮去。」

洗又寒才似突然驚覺，又赫赫笑了兩聲，才向向枝梅點了點頭轉身而去，雪勤正看着這一對老夫婦好笑，忽覺身後有人推了一下，一人嫩着嗓子道：「喂，妳怎麼也來啦？」

雪勤連忙回過身來，却見竟是丁裳，不由爲了一怔，才微笑說道：「妳怎麼也來了。」

二人神秘的笑着，對看着，可是眼睛不由住四下睬着，她們都惦念着同樣一個人，可是誰也不願出口問對方，跟着雙方師長召喚，互相見了長輩之禮，各人又仍然退到師父身側，二人還是誰也不給誰多

話，可是她們內心，已經都先有了友情的交流，有時一方被對方盯久了，忍不住一笑，那另一方也跟着笑笑，却又各自把頭扭向一邊，現出一番小女兒嬌羞態度。

她們的矜持並不能維持多久，因爲淮上三子已過來寒暄，隨着一湧而入大廳之內。

淮上三子各人都明白，這是有人成心給他三人搗蛋，可是他三人幾乎已可說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人物，如果當衆說明，這個臉他三人可是丟不起，只好將錯就錯，一面命人通知厨房，準備豐盛筵席，另一面却還不得不裝成笑臉周旋於衆賓客之間，一時忙了個不亦樂乎。

須臾酒筵排開，衆人魚貫入座，因大家皆係成名武林多年舊交，一時縱聲談笑，飛觥宴飲，其樂融融，無不咸讚淮上三子功德無量。

酒筵之間，唯獨藍江師徒心中奇怪，因爲不見生死掌應之元到來，他既係三子所邀貴客，似不應不來，藍江幾次都想問一聲，却爲向枝梅別的話扯開了，她心中一直有個疙瘩。

江雪勤是靠着師父坐着，她始終是落落寡歡，桌上山珍海味，她也不過是略略沾唇而已，除了偶爾和對面的丁裳交換一下目光以外，大多數的時間，都是低着頭，丁裳也是一樣，她們兩個都因爲不是快樂的人，別人的熱鬧，也提不起她們多大的勁兒。

忽然，一個差人模樣的人，走到了雪勤身邊，吞吞吐吐道：「請問，有一位江小姐是不是……在這裏……」

雪勤不由微微一怔，遂點了點頭，面色略紅的道：「我就是，有什麼事？」

冷魂兒向枝梅也停下筷子，側頭問道：「什麼事？」

這差人緊張的道：「門口有位老先生，要小的請江小姐出去，有一件事情給妳說。」

雪勤不由皺了皺眉，冷魂兒向枝梅也皺了皺眉，自語了聲「奇怪！」才對徒弟道：「既如此，妳出去看看什麼事，快回來！」

雪勤答應了聲，匆匆隨着那差人離席而去，酒筵正酣，除了同席少數人之外，誰也沒有注意到這小小的行動。江雪勤心存驚異的一直走到大門口，那聽差在門上張望了一下道：「咦，奇怪，他剛才還在這裏呢？」

話尚未完，已見自牆角閃出了個老人，這老人長嘆了一聲道：「江姑娘妳這裏來，我有話告訴妳。」

雪勤朝這老人一看，不由驚喜道：「哦！應老前輩，原來是你！」

她說着忙跑了上去，匆匆向老人行了禮，生死掌應之元只嘆了一聲道：「姑娘，妳快去山下，也許尚能……見妳丈夫一面，他……」

雪勤不由一驚，她訕訕地道：「老前輩你說什麼？楚少秋他也來了。」

應之元頻頻揮手道：「姑娘，妳快去，妳快去！都怪老夫一時下手太重，不過……唉，我也是爲營救管照夕這孩子一命，總之，妳快去見他一面吧，再怎麼他也是妳丈夫……」

雪勤一時臉色蒼白，聽了他的話，她幾乎嚇昏了，現在她沒有時間再問一切了，她那美麗的眸子，再也不能控制和煦的神采了，她疾疾的戰瑟了一下，倏地回過身來，飛快的直向山下馳去。

明月照着崎嶇的山道，她忘命也似的向下疾馳着，忽然她鼻中聞出一些泥土燒焦的味道，眼前也就看見了一叢叢燒焦了的枯樹，那些樹，有的還在冒烟，她就站住了脚，她似乎有些預感，這是一個不祥的地方，她覺得喉嚨裏有東西塞着一樣，那可怕、煩燥的因素，促使她咳嗽了一聲，低低的道：「照——夕，——照夕！」

忽然她發現自己是昏了頭了，忙又改口道：「少秋！少秋你怎……麼了？」

她的腿眞有些軟了，就在此時，就在眼前，一個俊美的少年挺起了腰，長嘆了一聲道：「姑娘！妳快來，楚兄……他怕不行了。」

雪勤看着這少年，她怔了一下，她認得他就是管照夕，她就慢慢移動脚步走過來，月亮很亮，照着地上一息奄奄的楚少秋，她不禁怔了一下，她不是一個狠心的女人，她的淚流下來了。

那人動了一下，由喉中吃力的道：「雪勤——妳……來了——麼？妳——」

江雪勤含着淚蹲在他的身邊，只默默地點了點頭，楚少秋沙啞的叫道：「妳聽着！妳聽着——」

雪勤飲泣道：「少秋！你說吧！」

她伸出一隻手輕輕搭在他肩上，楚少秋竟拉着她一隻手猛然坐了起來，一邊的照夕不由緊張的道：「少秋兄！你小心身體！」

楚少秋血紅的眼睛瞧了他一眼，竟自微微一笑道：「管照夕，你不要担心我，讓我死了好！」

雪勤大哭道：「少秋，你不能死，你不——」

楚少秋哼了一聲道：「妳不要哭了，妳從來也沒有愛過我——我很知道——」

雪勤用一隻手撫着臉，哭得更傷心了，照夕這時嘆息了一聲道：「妳也不要哭了，方才我已給他吃了一粒小還丹，不過他爲我傷中頭頂『百滙』穴，恐怕——」

雪勤不由一怔，可是楚少秋却大吼道：「不是你——是另一個老頭子——」

照夕不由低頭嘆了一聲，雪勤流着淚道：「我都知道——方才應老前輩已經告訴我了，來！少秋！我揹着你上去。」

楚少秋獰笑道：「我要死在這裏，妳不要動我——」

管照夕在一邊站着，他看這天上的月亮，忽然覺得自己在這裏，實在是多餘的，回想到方才一刹那，若不是生死掌應之元暗中救自己，此刻早已葬身在楚少秋預先佈置好的火海裏了，他的手段實在太毒了，按說自己是不該同情這一種人的。

可是，一切的仇恨結果又是什麼呢？你能再去和一個垂死的人計較麼？

照夕想到此，覺得內心有一種說不出的悲哀，山風把那襲爲火燒得千瘡百孔的灰衣撩動着，看到了雪勤，看到了垂死的楚少秋，再聽到秋虫的鳴聲，望着那冒烟的枯樹，他忽然浮上了一層灰色的念頭，那是一種悲觀的念頭。

他不顧強迫自己去接受這種悲哀，於是他悄悄地離開了這裏，他沒有忘記自己來此的任務——去參加一個自己所訂下的約會。

月亮很明，夜風很冷，他展動着身形，飛快的向山頂上馳去。

他暫時把這痛心的一幕忘記，他想到方才雪勤未來時楚少秋沙啞的聲音：「你如眞的愛雪勤，我死之後，你就娶她！」

他那堅强的中心意志，顯然有些動搖了，他邊走邊自想着：「江雪勤將是一個死了丈夫的女人，你將來怎麼去對付她呢？不理她？還是娶她？」

老實說對於楚少秋那種「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順水人情，他並不十分感動，却是楚少秋這句話，深深地觸動了他的責任觀念，如果說自己對雪勤，仍有愛情的話，那麼似乎應該負起她今後的生活責任來，可是——

這實在是一個一時難定取捨的問題，這一會他的心已亂迷了。

點蒼山廬已在望中，大門上「歡迎光臨」四個斗大的燈籠，再襯以當空皓月照得這附近山林，就像是洒下了一層霧也似的，門首左右，各立着兩個青衣差人，管照夕整理了一下衣服，看着那大燈籠，心中暗笑道：「這三個老兒，倒是有意識笑我也似——」

雖然他有些懷疑，爲什麼生死掌應之元和江雪勤，都會先後出現在眼前點蒼山上，可是，他畢竟作夢也不會想到，他們也都是淮上三子的客人。

他昂首闊步的一直走到門前，那四個看門的差人，都好奇的瞧着他，其中之一就皺了下眉道：「請問你是幹什麼的？」

照夕冷冷一笑道：「請你往裏面通稟一聲，就說我管照夕遵言來此拜會三位前輩來了！」

那差人吃了一驚，後退了一步道：「怎麼？你就是……灰衣人？」

照夕冷笑道：「我可不知道什麼灰衣不灰衣，你快去爲我通稟一聲吧！」

那差人怔了一下，飛快的轉身進去，另一差人就臉上變着顏色道：「喂！你既是赴約來的，何故如此衣冠不整？」

照夕哈哈一笑道：「你們主人若是只重衣冠不認人的話，我就回去換過，否則你還是閉上口歇歇牙吧！」

這差人碰了個釘子，臉上通紅，就想動武，可是他們看見這少年背後那口長劍，再看他那種偉岸的儀表，他們也眞的什麼都不敢多說了。

須臾，那前去差人，跑出來道：「三位老太爺說了，他們因高朋滿座，不便出迎，請你自己進去。」

管照夕哼了一聲道：「如此恕我放肆了！」

他說着邁開大步就往裏走，那差人又追上去道：「喂！喂！你別瞎闖呀！請隨着我走呀！」

管照夕冷笑道：「淮上三子在那裏宴客？」

差人又怔了一下，這麼些年，他還眞是第一次聽人當面這麼叫三位老太爺的外號的，當時小眼翻了翻，用手向前面指了一下道：「宴客是在前面露台，可是三位老太爺是請你先去後面竹樓客廳裏坐，他們一會就到。」

照夕洒開大步，就往前走，一面道：「既如此，我肚子還餓呢！」

那差人嚇得跑上去抓他袖子，却爲照夕一甩手，把這小厮摔了個觔斗。

他冷笑着，就直接向前行去，連他自己也不清楚，爲什麼這一剎時，他胆子會變得這麼大？也許是他內心想到了雁先生的仇恨。

爲雁先生辦事復仇的人，不應是一個弱者，那是應該有些勇氣的。

他往前走了十幾步，果然看見十丈前，有一伸展出的露台，台前種植着一圈參天的古松，沿着這條甬道兩邊，是兩排花盆，都開着挺盛的菊花，陣陣酒香，隨風飄來，傳出了一些男女的歡笑之聲，這正是在酒酣耳熱的時候了。

照夕見那明月把這一塊地方，照得十分明亮，那酒香更似乎刺激着他的怒火。

但是，他不得不把它强壓着，他知道，這是他要緊的時候到了，那必須要特別的冷靜，一個弄不好，這三子之中，任何一人，都將可能制自己於死地。

兩桌舖着白色枱布，擺着銀質器皿的講究酒筵在他眼前，他已走得很近了，他那銳利的目光，只一眼，已看出那三個傑出的老人。

雖然他更驚異的發現了另外其他的一些人，可是到了此時，他也沒有再退後的餘地了。

他慢慢地走到了席邊，淮上三子中的葛鷹，首先發現了這個陌生的青年，他猛地由位子上站起來，皺了一下眉，口中咦了一下，道：「足下是……」

照夕滿面春風的長揖垂地道：「小可管照夕，向淮上三位老前輩叩請俠安！」

葛鷹口中哦了一聲，無奇子丘明正在和川東五矮舉杯敬酒，聞言猛的放下了杯子，長眉一挑，走下位來，上下看了照夕一陣道：「失敬！失敬！小俠客請坐，老夫等未出遠迎，實是怠慢得很。」

管照夕哂然一笑道：「小可此來已經是很冒昧，怎麼敢勞動三位前輩遠迎，倒是來時匆忙不及用飯，前輩既不見外，小可就放肆了。」

無奇子丘明楞了一下，臉色一陣紅，隨之哈哈的一笑道：「小俠快人快語，不失俠義本色，既如此快請入座吧。」

那飛雲子葉潛，赤眉子葛鷹，却不禁怒容滿面，因爲這個青年的談吐太狂太豪邁了。

他二人匆匆交換了一下目光，却因丘明已說出請他入座的話，一時却也無話可言，就見照夕含笑向他們這一桌走來。

此刻兩桌的所有賓朋，無不大大驚奇的注視這個青年，因爲這個青年人太奇怪了。

座中最驚奇的不外洗叉寒和鬼爪藍江師徒，他們三人幾乎連眼睛都直了。

照夕早已看見師父在座，在洗叉寒的面前，他是不能够托大的，他恭恭敬敬的走到了洗叉寒的身前，跪地叩頭道：「想不到師父你老人家也來啦！弟子眞是大大失敬了，你老人家一向可好？」

（未完）

太空爭霸戰故事之六

勇破金光陣

羅唐納・文



地球上面任何一種噴射戰鬥機，碰上大白鯊，就不堪一擊，可是，由激光透過黃金板反射出來的金光炮，排列成一個八卦陣，却又比大白鯊更勝一籌，唐龍智勇雙全，單身向金光陣挑戰。

大白鯊等於私人飛機

唐龍只是從科學家口中獲悉「大白鯊」，係一種極强的飛行物體，料不到它忽然降落，驚奇不已，定眼看時，艙門打開，有一個中年人大踏步走出來，跟他點頭打招呼，另外有八個臉色蒼白的侍衞，在他背後站着，保護他，默然不做聲。

中年人操英語跟唐龍交談，顯然這傢伙係一向住在地球的人類，再又因爲他使用激光毀滅了企圖傷害唐龍的人，唐龍很是感激他，有問必答。

中年人自我介紹，說是卡登博士，還很自負的說：「你們稱做大白鯊的飛行物體，就是我的私人飛機，橫豎你死剩一個，留下來沒有甚麼意思，可否同到飛機上面談談？」

哥德隊長那帮人死光了，唐龍就沒法單獨生存，他無可奈何的聳了聳肩，說：「卡登博士，多謝你的救命之恩，更爲令我感到興奮的是你把我看做朋友，邀請我到你的私人飛機坐談，我很高興接受這種邀請。」

三十分鐘後，唐龍安然坐在大白鯊的太空艙內，跟卡登博士喝酒，大白鯊起飛的一瞬，只是很輕微的震了一震。

唐龍說：「我們一直都認爲月球只是一座死火山，料不到月球上面有那麼多古怪而又新奇的飛行物體，還有些人從地球搬到月球居住。」

說到這裏，唐龍就索性把話題落在對方的身上，說：「卡登博士，看來你好像在月球居住很久了，你覺得月球可怖抑或可愛？」

中年人一直都是蒙着臉孔的，不過，他的一雙眼仍然在白色臉巾的背後閃動，聽了這句話，稍爲想想，說：「我是沒法選擇的，看來我這一生必須永遠住在月球了，因此之故，我並不覺得它可愛抑或可怖。」

唐龍說：「卡登博士，你是否一直住在大白鯊的太空艙裏？」

卡登博士說：「那一個人願意不分晝

夜的留在飛機裏面？我住的是北高峯，那邊有露台，有別墅，就像是地球一樣。抵達那個地方，你不必穿笨重如牛的太空衣裳了，現時我正在帶你到那邊去。」

唐龍聽了，頗覺驚奇，想多談幾句，却又担心他偶然問會講錯一句或半句話，惹起殺身之禍，於是索性閉嘴。

卡登博士說：「我難得碰見從地球走到月球的朋友，故此分分鐘都想開口談談。先讓我說，我揀了許多地方，才選擇月球上面的北高峯，因爲那邊有許多個洞穴，從山脚到山頂都有深洞，我把巨大的磁石通過電流，放入洞內，然後住在最高的一處，那樣做等於製造地心吸力，故此我們不必穿太空衣裳。至於氣溫的調節，再簡單也沒有了，我居住的地方全部裝置透明的鋼窗，紋風不透，窗內大廳小房都有冷氣或暖氣供應，自動調節，不管月球上面的氣溫如何變化，與我無關，最後，我該談到氧氣方面，我使用濃縮的氧氣珠，每一粒氧氣珠溶解之後，可以發出十萬倍的氧氣，在我居住的地方，另有太空物資倉庫，單是氧氣珠，已經儲備一萬粒，二十年內，不怕缺少氧氣供應，總括一句，你做我的客人，包管你覺得自己好像活在地球上面。」

唐龍極端佩服，說：「卡登博士，你眞是一個奇人，我很樂意站在你身邊。」

「大白鯊」這種飛行物體的速度異常厲害，很快就把他們送到北高峯，走出太空艙的時候，唐龍發覺僅有他跟卡登博士兩個人，有點詫異，不過一會，「大白鯊」就離開那個地方，卡登博士帶他入屋，博士說過的話果然兌現，他們不必穿太空衣裳，只要不走出戶外散步，絕對不會鬧禍。

更奇怪的事情還在後頭，卡登博士的巨型別墅之內，只有他們二人，一切操作，都要親力親爲，屋裏有許多種器物係用電氣控制的，不必走來走去，根本上沒有甚麼麻煩。

吃晚餐的時候，卡登博士說：「唐龍，我只是知道你的姓名以及國籍，那是不夠的，我想懂得你更多的資歷，你可否坦誠的告訴我呢？」

唐龍搖了搖頭，說：「如潮的往事，我巳經忘得乾乾淨淨，沒有飛到月球之前我是美國太空署僱用的殺手，後來，他們懷疑我不忠，打算把我殺掉，幸虧加勤比海的一個科學家桑拿博士帶我一起逃生，我們到了月球，我只是受到好奇心的驅使，走出去散散步，從此就沒有再看見他了，救我的人是隊長哥德，企圖殺我的人也是他，一切變化得太過厲害了，我覺得沒有一個人是可靠的，眞的願意永遠留在月球裏面。」

卡登博士說：「唐龍，你的性格爽朗，鬥志如虹，我十分賞識你，將來我們會變成眞正的知己，因爲你跟我有一個共同的心理傾向，憎恨地球上面的人，不過，長期留在月球是很寂寞的，你能否忍受得來？」

唐龍說：「凡是好奇心特別强的人，永遠不會覺得寂寞，月球的背面對我有很强的誘惑，有機會我一定會再去一次，只要我抵達那個地方，分分鐘都有生命危險，那樣子過活，當然不會覺得寂寞。」

說到這裏，唐龍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很爽直的說：「我只是無意中走到月球的背面，已經看見一艘龐大的戰艦，你長居月球，而且有一艘好像私人飛機似的交通用具，任意飛行，相信你會看見過它，究竟誰把一艘戰艦放在湖裏呢？」

卡登博士苦笑一下，說：「這件事情說來話長了，我只能告訴你那艘戰艦跟我絕無關係。它不會向我襲擊，我也不會無緣無故的發動戰爭，用激光炮毀滅它。」

唐龍覺得他不想談及月球的背面，便把話題落在地球上面，說：「卡登博士，我想知道你沒有遠征月球之前，幹些甚麼工作，可以對我說說嗎？」

卡登博士很冷靜的說：「當時我係一個鑽石商，經常到南非的鑽石礦場買鑽石，另一方面，我也是月球專家，如果你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再加推斷，你就會明白我爲甚麼選擇月球做一生的歸宿了。」

唐龍微有所悟，說：「你大概有特殊的發現，認爲月球上面有的是鑽石，故此千方百計的遠征月球。」

「你眞是聰明！」卡登博士說得十分坦白。

月球上面危機四伏

在月球上面過活，如果能夠擺脫蝸牛殼似的特製房屋，在古老的岩石上面散步，當然是很有趣的，反過來說，爲了保護自己，整天躲在屋裏，太過乏味，這兩件事情都是難以決定取捨的，唐龍入居了三天之後，開始覺得沉悶，經常站在玻璃窗的前面，向外邊眺望。那天的黃昏，他又擺出畫家的態度，向天邊凝視。

卡登博士忽然在身邊出現，說：「唐龍，你是否仍然留戀地球呢？」

唐龍沉住氣說：「不，我並非留戀於地球上面各種俗氣的享受，我只是感到在月球上面過活，應該有些目標，在我沒法做出任何一種有意思的活動之前，我覺得自己太過渺小，因此悶悶不樂。」

卡登博士說：「唐龍，關於我的事情，談得太多了，不妨帶你到大白鯊去，就把它看做遊艇，看看太空的夜景，你喜歡這樣做嗎？」

唐龍臉有喜色，說：「在我這方面看，眞是求之不得。」

卡登博士的巨型別墅雖然只有上下兩層，它十分闊大，屋裏有許多巧妙的機鈕，卡登博士伸手按動一個鋼鈕，說：「這是特別訊號，大白鯊很快飛來，我們到地面之下的停機場等候。」

大白鯊眞的像一條鯊魚，在空中游泳，它鑽進了停機場，把鋼門關閉，兩人登機，太空艙關閉，鋼門然後打開，它再慢慢的飛出去，這種措施可以保證他們的安全，任何時候，不會受到月球忽冷忽熱氣溫影响，單是這一點，可以反映出卡登博士不愧是月球專家，跟着唐龍還推想得到他必然在月球的某一處發現巨大的鑽石礦坑，把它分批運返地球的鑽石交易場所賣出，獲得巨欵，憑着它建造「大白鯊」。

兩人在大白鯊的瞭望鏡前面坐下來，任意眺望太空景色，七彩繽紛，確是賞心

樂事。

偶然談到月球的背面，唐龍說：「卡登博士，不知道爲甚麼，那艘戰艦好像跟我結了不解緣，經常在夢中出現，看來它似乎不敢離開石塵湖，航行到月球朝着太陽的一邊，爲甚麼它有這種顧忌呢？」

卡登博士說：「戰艦上面一定有些高手，知道他們鬥不過我的大白鯊，故此不敢輕舉妄動。」

唐龍說：「戰艦沒有人，究竟它是由月球某一處的人躲着控制它呢？抑或係別的星球飛來的東西，因爲那些怪異的生物不明白月球的底蘊，故此整天躲起來？」

卡登博士說：「我始終不相信別個星球有些好像人類的生物，科技更加進步，遠航到月球來，假如眞有星球人，他們的科技遠遠的勝過地球任何一個科學家，能夠派出戰艦，遠航月球，當然有勇氣離開

這是卡登博士的「第二號大白鯊」奉命出擊。

月球的背面，到處搜索，現時那艘戰艦始終停放在石塵湖，可見它不是由星球人駕駛的了，你所講的第一種推測，比較接近事實。」

唐龍聽了很是高興，說：「卡登博士，你似乎很有把握在月球的正面作戰把它毀滅，別忘記，戰艦上面也有激光炮。」

卡登博士說：「那是最好不過的一件事，我的大白鯊不必發炮射擊，只要對方使用激光炮向它射擊，火光一閃，我們的炮立刻發射，以十倍的速度向發光的焦點射擊，故此它一定毀滅。」

唐龍由衷的佩服他，稱讚了幾句，說：「假如你認爲戰艦上面的人用敵對的態度看你，爲甚麼你不向他下手呢？」

卡登博士毫不思索的說：「只要他不敢向我挑戰，那就夠了，鑽石礦坑在月球的正面，並非在月球的背面，那邊不是我的領土，幹甚麼我要撈過界呢？」

卡登博士說得如此坦白，唐龍頗爲驚異，顯然卡登博士想利用他幹些甚麼，照唐龍看，如果時機成熟，卡登博士一定會把滿懷心事告訴他。

珍貴鑽石就是秘密武器

那晚在太空暢遊，只是一個開端，連續有好幾晚，卡登博士帶他漫遊太空，偶然吐露一些秘密，却是不完整的，另外的一晚，卡登博士一時興到，竟把最深沉的一種秘密告訴他，還涉及那艘戰艦，不消說，唐龍自然是加倍喜悅。

那番話是在大白鯊的瞭望鏡前面說的，卡登博士很悠閑的說：「唐龍，我巳經隱約地告訴你，以前我是鑽石商，有點名氣，因爲我一向喜歡研究科學，對太空的飛行物體最有興趣，無意中結識了一個精於製造奔月火箭的專家，這傢伙很有勇氣，私人製造火箭到月球尋寶，連續三次，每次他在月球深坑掘到的鑽石，總是由我把它賣出的，兩人的交情更深了，到了第四次，我跟他一起升空，在月球降落，傾全力掘了一週，然後回到地球來，那一次收穫最大，料不到他收了七千萬美元的現欵，企圖獨吞那批鑽石，夜間縱火，打算把我活活的燒死，自從這一次恐怖的謀殺案發生之後，他就失了踪，我雖然死裏逃生，爲了報仇，同時因爲我的臉孔大半燒焦，不似人形，整容專家也沒法帮忙我，我索性躲起來，此後我就一直用白巾把臉孔遮蔽，那種痛苦確是難以想像的，後來我想盡辦法變賣我暗中收藏起來的鑽石，還得到一個軍火專家薩多巴的協助，製造大白鯊，遠征月球，照情形看，有胆把無人駕駛的戰艦停在月球的背面却又沒有勇氣航行到月球的正面來，這個人必然是我的死對頭，我跟他勢不兩立，遲早有一天我們二人會單對單的決鬥。」

唐龍說：「他是誰？我當然是站在你這一邊的，讓我單人匹馬向他挑戰，報答你的救命之恩。」

卡登博士笑了笑，說：「你雖然是超級的殺手，並非科學家的對手，如果你有心帮忙我，請你代替我回到地球去找軍火專家薩多巴。我會把一袋最名貴的玫瑰紅鑽石以及翡翠鑽石由你交給他，叫他製造

實力最強大的金光炮，有了這種炮，我才有把握向月球的背面進攻。」

原來卡登博士在地球上面還有一股勢力，並且有人替他製造秘密武器，如此曲折，實在出乎想像之外。當時他們二人在瞭望鏡前面交談之際，無意中涉及月球的軍事價值，卡登博士說：「唐龍，總有一天，月球上面會展開一場龍虎鬥，各帮各派都在這個地方決鬥，奇怪的是這一點，那些人並不是某一個國家派出來的殺手，而是另外一些科學家以及患了嚴重變態心理的人，在你的生命旅程中，相信你一定發生過這許多奇奇怪怪的遭遇，反映出某些人想到月球來，最低限度，你說的桑拿博士，已經置身於月球之上，究竟他爲甚麼冒險走到月球來呢？」

唐龍說：「桑拿博士並非抱着甚麼目的飛到月球來，他係給一個綽號豹公爵的人逼到離開地球的，既然他駕駛的飛行堡壘已經離開地球的軌道，沒有地方投靠，他索性讓它在月球降落。」

他趁着這個機會，把桑拿博士說得比較清楚，希望卡登博士抱着同情心設法把那個科學家救出生天。

卡登博士想方法令唐龍說要說的話，他很冷靜的說：「唐龍，在月球上面過活，等於活在另外一個世界，難得遇見一個從地球來月球的人，倘有其人，如果這傢伙不是朋友就是敵人，理該如此，聽你所講顯然他係你的朋友了，亦即可以說他同時係我的朋友，我眞想見見他，雖然在月球上面找尋一個人，有如大海撈針，我仍想碰碰運氣，現時請你在腦海中搜索一下，你離開桑拿博士時完全沒有太空衣裳穿在身上的，後來你變成迷途的羔羊，給另外一批自稱是萬邦科學研究院派到月球來的科學家救活，他們說那個地方係冷海，相信你離開桑拿博士的地點必然距離冷海不遠，可以說是在冷海的地方，有了這一條綫索，我們也許能夠把他找到。你有沒有看見過潛泳的衣裳呢？我已經製造出一種簡便的太空裝，就像潛泳衣裳一樣，它背後有氧氣筒裝置，等於自備氧氣，且又有降落傘附在一起，萬一大白鯊在空中失事，或者它被更犀利的秘密武器擊落，坐在太空艙的人，仍有機會逃生，假如我們穿了這種僅有十五磅重的衣裳暫時離開大白鯊，在冷海以北一百哩的地方搜索，必有所獲，你試一試從記憶中搜索一下，是否在桑拿博士把太空堡壘降落的地點有甚麼特徵呢？」

唐龍說：「我對月球茫無所知，很難說出那個地方有甚麼特徵，我只能說它降落在許多個洞穴之前，略爲平坦的一處，不過，我似乎記起那個地方有很多塵，風很大，我被狂風吹到半天高，險些喪命，如果你能夠找到月球上面洞穴最多的一處，風特別狂，便有可能找到桑拿博士。」

卡登博士笑了笑，說：「明天我們想辦法找他。現時我想把大白鯊在一處秘密基地降落，讓你看看我收藏的鑽石精品，同時介紹你認識軍火專家薩多巴。」

唐龍相當興奮，說：「他也在月球上面嗎？」

卡登博士說：「不，他始終在南非過活，我只是介紹你認識他的照片而已。」

卡登博士的秘密基地

卡登博士眞是了不起，居然有那麼多的基地，唐龍看過他的巢穴建築在北高峯之上，那時他被卡登博士帶去看的是他另外一處基地，乃係貯放各種建築器材之用，至於鑽石屋，附設在秘密倉庫之內。

「大白鯊」好像一條大魚在深海游泳，它停下來，跟着燈光明亮，唐龍看看太空艙之內的電視螢光幕，即時知道它已經鑽入地洞的停機場。每一次它停下來的時候，總是如此，先行鑽入地洞，然後關上了鋼門，使它跟地洞之外的氣溫隔絕，盡量保證它的安全，太空艙裏面的人走出來的一瞬，就像是在地球任何一處機場走出，一切穩定，故此唐龍就毫無不安之感。

卡登博士說：「我在月球上面經營的基地，有一個特徵，倘不是建築在最高的一處就是建築在最低的一處，這個地方係月球上面最低的盆地，地形如盆，至於洞穴，它却不是最低的一處，我先行帶你到鑽石屋看看，再談其他。」他即說即做，唐龍眞的被帶到地洞內特別高而闊的一個大堂裏，再向右邊走，就是「鑽石屋」。

大堂的設計十分美妙，高一百二十呎，頂上淺藍色的，看來有如夜空，加上了鑽石屋的形狀別緻，摹仿瑞典式木屋設計，走近它的時候，還看見一個五色繽紛的花圃，不過，每一種花都比較大，顏色鮮艷，比較在地球上面看得見同樣的花朵美麗得多，唐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說：「月球上面沒有水，也沒有氧氣，更加沒有花草，你能夠無中生有的製造那麼多的東西出來，而且可以自由自在的脚踏實地走動，並非每一步脚都是飄飄浮浮，在這種地方過活，簡直是在地球上面過活一樣，卡登博士，你眞是了不起。」

卡登博士臉露微笑，說：「唐龍，你從地球走到月球來，當然懂得鈔票的魔力，在地球上面過活，只要有錢，甚麼事情都可以辦得到，月球上面也是如此，建築器材以及花的種籽却是從地球搬來的，不妨說月球上面也有這種情況，有錢可以買到各種用具或材料，在我的眼睛看來，使我很順利的住在月球上面，唯一的秘密武器就是鑽石。」

唐龍說：「是的，有了鑽石等於擁有無限量的鈔票，當然你能夠呼風喚雨了，鑽石屋是否掘鑽石的地方呢？」

卡登博士說：「唐龍，掘鑽石並非如此簡單，必須到鑽石坑掘取，怎可以坐在屋裏掘呢？這一間鑽石屋只是收藏比較值錢的精品而已，如果你係識貨的人，你入屋之後，看見眼前有那麼多的鑽石，包保你看得目瞪口呆！」

唐龍興奮的說：「照我所知，地球上最有名氣的鑽石都是每粒有幾十卡的，希望我會看到一百卡過外的粉紅色鑽石。」

卡登博士說：「我們已經走近鑽石屋了，應該走近去看看！」

卡登博士確係超級的科學家，在許多方面顯出他的才幹，鑽石屋的設計就是如此，卡登博士走近，只是喊一聲：「芝蔴開門！」那扇鋼門就打開了，顯然他利用錄音機以及電腦控制去達成任務的，兩人



卡登博士在這月球深坑內掘出大批鑽石。

走了進去，卡登博士拍了拍掌，便即看見深色的帷幔自動拉開，一共有七個巨型的橱窗，唐龍站着欣賞每個橱窗之內所放置的奇珍異寶，喜出望外，說：「卡登博士，以前我只是知道最值錢的寶石係鑽石以及翡翠玉，料不到你收藏的精品竟然有翡翠鑽石，眞是大開眼界。」

卡登博士說：「唐龍，鑽石不管怎樣名貴，它只是炭精，那是一截樹木在洪荒時期天翻地覆之際埋藏在地底，被地心的火力燃燒到變成炭，又再壓縮，它的體積逐漸縮細，質地也發生變化，終於變成硬度最大透明的石頭，既然石頭可以透進各種顏色，鑽石透進了綠色，它變成了翡翠鑽石，並非奇事，不過在地球上面不容易找到同欵的鑽石而已。」

看過珍貴的鑽石，卡登博士把唐龍帶到另外一個地方，有如電影院，卡登博士說：「唐龍，我現時打算放映一個人的生活照片，將來你回到地球，代表我把珍貴的鑽石交給他，預防出錯，除了你們見面必須說的密碼，你還要在事前把他的容貌體態緊記在心，他叫做薩多巴，綽號虎形人，整個人的臉型體態有如一頭猛虎，特別是一雙眼睛，兇光四射，臉肉横生，形成更加有型有欵，希望你對他有很深刻的印象。」

說完，他自行動手，放映一套僅有十五分鐘的短片，片中的人物正是薩多巴，一切活動俱是繞着這傢伙發生的，看來薩多巴有一百三四十磅重，力大如虎。

那一套短片不僅是把薩多巴本人的容貌體態顯示出來，還把薩多巴的太太以及女兒的活動放在一起，使唐龍看了產生一種奇異的感覺，好像他跟薩多巴一家人已經一起生活了很久。

唐龍只看一次，已經夠了，他很有把握的說：「卡登博士，薩多巴住在南非的鑽石城，名氣响噹噹，太太和女兒都是嬌艷如花，我抵達該地，想找尋他見面談談，絕不困難，何況他還是當地德國人居住的僑民重要份子之一，又是該地摔角協會的主席，更加容易找到，你叫我把一袋名貴的鑽石交給他，我一定辦妥，假如我們見面之後，他有甚麼密碼說出來，加倍證實他確是應該接受鑽石的人，那就更好，你認爲我們初次見面我應該說些甚麼？」

卡登博士說：「你應該問他有沒有看見過鯊魚，如果他說得出大白鯊，還說牠活在太空，那就對了。」

跟着卡登博士補加一句：「你是送貨的人，不必證明你的身份，沒有人無端端把十億美元送給陌生人的。」

唐龍笑了笑，跟着談論別的事情。

雖然他只是看了短短的一段時間，可是他對「薩多巴」已有很深刻的印象，不必再研究關於「虎形人」的事了，那晚他跟卡登博士晤談，就此結束，翌日早上，他穿了簡便的太空衣裳，被卡登博士帶到大白鯊上面，坐下不久，卡登博士說：「唐龍，我精心設計的一套太空衣裳，特別適合在陽光普照的一段時間使用，入夜之後，月球中氣溫太冷，它的禦寒性質比不上抗熱的效果那麼强，恐怕沒法忍受，故此我們必須在黃昏以前進行搜索桑拿博士的下落。因爲我們所駕駛的大白鯊必須逼

近冷海，亦即緊貼月球正面與背面的分界綫，有些戰鬥意味，故此你要盡量跟我並肩作戰，分分鐘注意我的行動。」

唐龍點了點頭。

兩人在大白鯊吃早餐，那一個飛行物體開始飛行的時候速度很慢，後來逐漸加快，跟着低飛。由於它把距離地面的速度降低，唐龍可以利用望遠鏡在太空艙透過玻璃直向地面搜索，當日桑拿博士叫他暫時走出太空堡壘之際，他眼中所見的物件就是一個個地洞，三個地洞比較細，另外有一個很深很黑的洞穴，那些洞穴突然呈現在他的眼前，他十分興奮，說：「卡登博士快些看，我找到那個地方了，可惜沒法看到太空堡壘，你也看看，好嗎？」說完，唐龍便把單管的望遠鏡送過去，卡登博士接過，便即全神灌注向地面眺望。

過了一會，卡登博士仍是聚精會神的看，但却在他的口裏低沉地說了一句：「唐龍，塵埃太厚了，可能把你說的太空堡壘整個埋藏在塵埃之下。」

他太過注意地面的事物，沒有看到太空艙壁上高懸的紅燈亮起來，反而唐龍無意中看到，大叫一聲。

他想向卡登博士提出警告，已經遲了，卡登博士剛剛聽到他的呼叫聲，大白鯊已給一種叫做「太空坦克」的飛行物體撞擊，一陣很大的爆炸聲，火光刺眼，那種强大的震盪力把唐龍以及卡登博士拋出太空艙外，其餘的人紛紛飛墜，他們沒法逃生，能够活着的人只是唐龍以及卡登博士兩個，因為他們所穿的太空衣裳有降落傘，自動打開。

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了，撞擊大白鯊的「太空坦克」雖然佔了上風，它只是損害了一截，大白鯊却被它撞毀，它仍然沒有得到眞正的勝利，在塵埃堆積如山的一處，忽然有一條炮伸出來，發出强光，它正是太空堡壘頂上的激光炮，只是一炮，已經把巨型的飛行坦克打中，轟隆一聲，化作片片蝴蝶碎，大白鯊跟它纏在一起，同歸於盡。

唐龍跟卡登博士給巨大的爆炸聲和炮聲震暈了，幸而月球的土地沒有地球上面特有的地心吸力，儘管他們兩人從空中跌落，只是落地的時候擦傷了少許，但仍然活着。

× × ×

桑拿博士冒險走出太空堡壘，一口氣走到兩人的身邊，看見暈倒的人有一個是唐龍，便立刻急忙的使勁搖他，直到唐龍醒來為止。

桑拿博士扶他站起來，唐龍說：「我是否又遇到救星呢？」

桑拿博士說：「是的，你沒有死，簡直眞是奇蹟。」

唐龍說：「我還有一個朋友一齊墮下，快些救他，我有許多話對你說，走進太空堡壘再談。」

卡登博士在兩人協助之下勉强走動，雖然他還沒有醒透，能够活着總算是遇救星了，因為卡登博士的臉孔藏在一塊大白巾下面，桑拿博士想揭開它，看看此人是誰，唐龍趕快制止他，叫他不要這樣做。

為了使桑拿博士知道卡登博士的厲害，唐龍就趁卡登博士還未醒來之際，把他怎樣結識卡登博士的經過情形講述，還涉及哥德隊長，最後，低聲再說一句：「桑拿博士，他是月球上面的主人，這回大白鯊被空中坦克撞毀，只是意外，他一定會報仇，可能展開太空爭霸戰，倘有這麼的一天，我們必須站在他的一邊，他最憎恨別人揭開他的臉巾，我們應該尊重他！」

桑拿博士點點頭，就在這時，卡登博士忽然覺醒，向唐龍望了一眼，說：「唐龍，你說得對，我最討厭別人揭開臉巾，看見我這一塊差不多完全霉爛的臉孔。」

超過五十億元的鑽石

卡登博士覺醒之後，先向他們二人致謝，然後咬牙切齒的說：「我花了那麼多的心血創造大白鯊，一時不愼，竟被另外一種飛行物撞毀，這種仇恨一定要報！」

跟着卡登博士十分誠懇的說：「你們兩位係我的救命恩人，我很想邀請兩位到北高峯舍下一敍，希望我可以利用你們的科學儀器發出音波，指示我的人從軍用物資倉庫取出另外一艘大白鯊，駛到這個地方迎接我，你們一起走進它的太空艙。」

原來卡登博士不止是擁有一艘大白鯊，還有第二艘，說不定有第三艘，不愧是月球上的主人翁。

他提出來的請求，桑拿博士當然是一口答應的，很快他就發出奇異的音波，通知自己人，在一小時之後，眞的有一艘大白鯊在空中降落，桑拿博士很樂意做他的嘉賓，跟唐龍一起走進大白鯊的「魚肚」，再過半小時，兩人已經很悠閒的坐在北高峯上面。

那時仍是白晝，由於接近黃昏，斜陽帶着一股血紅的色調，桑拿博士隔窗欣賞美麗絕倫的景色，陶醉不已，說：「月球原來是如此美麗的，無怪地球上會有那麼多人想到月球來。」

卡登博士設宴欵待這兩位嘉賓，吃吃喝喝之後，他向桑拿博士說：「我有些事情想跟唐龍單獨談談，請你暫時休息。」

不久之後，兩人從密室走出來，唐龍臉露笑容向桑拿博士說：「卡登博士認為他可以把一具一飛冲天的噴射機器放在太空堡壘之下，使它連接在一起，把它開動，便可離開月球，如果你想回到地球，他願意協助一臂之力。」

桑拿博士十分興奮，一次又一次的說了許多話，表示他的感謝。

× × ×

唐龍跟桑拿博士坐在「太空堡壘」之內，離開月球，百感交集，百忙中他還想起和他一度並肩作戰的羅美莎。

在歸途中，桑拿博士揩好了「指示器」，讓那個飛行物體遠遠的飛向地球，不必干涉，坐在太空艙休息，有足够的時間跟唐龍交談，說：「唐龍，我們可以說是生死之交了，你救過我，我也救過你，不必說救命恩人之類的話，我渴望跟你研究的是今後各種問題，坦白點說，我實在不忍心看見你自投羅網。」

他沒有再說下去，唐龍也知道他想說些甚麼，很冷靜的說：「桑拿博士，你顯然是對卡登博士有點成見，我希望你把他徹底忘記。」



卡登博士企圖把地球放在自己掌心之中。

桑拿博士說：「唐龍，你似乎有些弄錯了，我所關心的人是你，不是他！你不要瞞我，你從他手上得到一批珍貴的鑽石，打算在太空堡壘重返地球之後，交給虎形人，我忍不住要向你提出一項警告，這種事情我看得太多了，假如你眞的依照他的指示去做，到時候這傢伙收了你的鑽石之後，十分慇懃的欵待你，當晚你就會死在這傢伙的手上，別忘記，此人綽號虎形人！」

唐龍有些不安，沉住氣問：「桑拿博士，你好像懂得全部秘密！」

桑拿博士說：「是的，唐龍，你說對了，我眞的懂得全部秘密！你跟卡登博士在密室交談的每一句，我都聽得清清楚楚，別忘記，我也是科學家，有本領使用特製的偷聽器，把任何一間密室裏面的談話竊聽得清清楚楚。」

原來桑拿博士貼身的腰帶就是錄音帶，他把腰帶拿出來，透過錄音機播放，眞的是竊聽了全部秘密。

唐龍臉色灰白，說：「桑拿博士，你現時知道卡登博士的秘密了，我携帶的太空囊裏面有一百九十粒非常珍貴的鑽石，超過五十億美元，你是否想殺了我把它獨吞？抑或你想我分一半給你？」

太空堡壘沉入海底

桑拿博士倒抽一口氣，說：「唐龍，你把我看得太過卑鄙了，我絕不要你的鑽石，只是想救你一命而已，如果你不領情，我就不再過問，降落地球之後，把你送到安全地點，便即分手。」

桑拿博士說得那麼乾脆，唐龍喜出望外，毅然道：「博士！我做事從來有始有終，絕對不會黑吃黑，承蒙你如此協助，感激萬分，至於綽號虎形人的薩多巴，他係善長仁翁抑或係惡魔呢？我不願意過問，我只是負責送貨而已。」

桑拿博士聽了，不再談論此事，把話題落在降落地點上面，桑拿博士說：「唐龍，我們這個太空堡壘雖然從加勒比海一個無名的荒島飛出來，因為當時島上發生過一場近乎毀滅的大戰，豹公爵獲勝，相信海底魔球這種秘密武器仍然留在島上，這個太空堡壘如果在原地降落，等於自投羅網，故此我要把它的降落地點稍為更改，打算在印度洋降落。在印度洋靠近南非的大小島嶼當中，有一個大島叫做毛里求斯，島上有另外一批人，他們發覺我們這個太空堡壘沉入海中，必然有人救援，我可以用自己的信譽保證，負責救活我們的人，決不會乘人之危，盜取你的鑽石。」

事情發展到這裏，唐龍沒有別的路走，也沒有權力選擇，只好一切聽從命運的安排。

太空堡壘終於回到地球了，雖然它在歸途沒有被「飛天鼓」之類的秘密武器截擊，可惜它進入地球的大氣層，由於磨擦生熱，飛天堡壘沒法抵受攝氏一百五十度以上的高溫，幾乎整個燒熔，最後，它好像變成太空隕石似的墜入印度洋，插入三千呎深的海底，然後停止。

穿過大氣層的高熱加上了地心吸力使它急速降落的雙重影響，那種震盪力異常厲害，唐龍的體格雖然特別堅强，但仍然沒法支持，眼前一黑，便即失去知覺，到了他覺醒時，已經置身於三千呎深的海底，僥倖太空堡壘沒有爆炸，也沒有崩裂，不致入水，他覺得頭昏腦脹，仍然可以活下去。

儘管如此，他仍是相當吃力然後弄清楚他為甚麼變成那麼迷惘，因為太空堡壘在降落深海的一段旅程，承受壓力太大，使它的電力供應失效，唐龍沒法亮燈，逼於在暗中摸索，他剛剛恢復正常的反應，便即記得起桑拿博士，大聲叫喊，沒有人回答，暗呼不妙，後來他被地上一件沉重的物體絆倒，伸手摸摸，發覺那個人很像桑拿博士，猛吃一驚，細心摸索，他有充份的證據去證實那個人百份之百的死去，突然，他的腦袋有如電光一閃的想起了一件事情，根本上太空堡壘跟外間斷絕關係，只有他跟桑拿博士兩人，如果他發現地上有一個屍體，它一定是桑拿博士。

這樣一想，他就悲從中來，險些放聲大哭。上次他發現桑拿博士氣絕，由於全身冰冷，心臟停頓，注射腎上腺素荷爾蒙，整體回暖，心臟恢復跳躍，桑拿博士能够再活下去，可是，那時他接觸到的屍體，並非整體冷冰冰，而且逐漸變硬，顯然不是「假死」了，唐龍很是傷心，沒法可想，他能够做的只是一連串的歎息。

不管他怎樣哀傷，仍是有限度的，很快他就替自己捏一把汗，到處黑沉沉，他不敢打開艙門走出去，吃光了食物，喝光了水，仍是不免一死，如果氧氣的供應中斷，五分鐘內，他就會窒息喪生，想到這裏，他就不敢再想下去。

在迷惘中，他逐漸感到睡意如潮，腦袋好像變了質，痲痲木木，突然他聽到一聲錚錚的撞擊聲，如夢方覺，才記得他的處境是甚麼地方。跟着他再度聽到敲打聲，好像有人用堅硬的金屬棒在太空堡壘的外殼敲打，雖然他沒法跟外邊的人接觸，他仍然可以想辦法向那些人有所表示，最低限度也使他們知道太空堡壘之內有人活着，此念一起，他就十分興奮，站在一張圓桌上面，伸手向太空堡壘斜角靠近圓頂之處揮拳痛打。

他故意連續使用一長三短的音響，借此表達那種敲打聲響是人類做出來的，並非偶然發生，這一種小動作果然生效，很快就有人在外邊用電鑽弄開一個小洞，把鋼管垂下來，跟他交談，獲悉太空堡壘之內有兩個人，一死一傷，吩咐唐龍趕快戴氧氣面罩，救生繩子隨時放下來，唐龍問他太空堡壘在甚麼地方，是否在海底，那個人很冷靜的說：「先生，我們都是桑拿博士的朋友，至於你，現時置身於印度洋的海底三千呎。」

桑拿博士最後遺言

唐龍獲救了，他沿着繩子離開太空堡壘的時候，仍然提着二十磅重的太空囊。

那個囊避熱兼避水，囊的外殼由各種合金製成，刀斧不傷，囊裏放置的東西全是鑽石。唐龍開始憂慮到一個問題了，如果桑拿博士死去，那些人可能攫奪他的鑽石，怎樣辦呢？他雖然被人救上海面，乘搭快艇駛離海岸，再搭吉普車抵達一座比較大的平房，沒有損傷，百份之百的安全，可是，想到那一袋巨鑽，他仍是滿臉愁容。

救他的潛水人員屬於高靈吞博士的手下，高靈吞博士係印度洋海產生物專家，他又高又瘦，臉色略黑到有如一塊煤，不過，浮在他臉上的笑容却是很友善的，憑着多年來的戰鬥經驗所得，唐龍知道這個博士不會暗中傷害他，於是他比較放心。

高靈吞博士把他安放在一間好像酒店房間的套房裏面，叫他自行在房內關上了門，小睡一會，吃餐的時候再喚醒他，唐龍依他的話去做，經過五小時的酣睡，他起床吃餐，高靈吞自我介紹，才知道這個又高又瘦的科學家，除了在印度當局取得潛水找尋罕有的魚類製成標本之外，還是桑拿博士秘密組織裏面的核心人物。

他很冷靜的說：「唐龍先生，在我們這個組織裏面都是秘密工作的人，俱是不怕死的，哀悼死去的朋友那一股熱忱比不上獻身科學那麼嚴重，桑拿博士遠征月球成功，但却忍耐不住太空堡壘重返地球急降以及沉入深海的壓力，死於心臟停頓，無話可說，我們除了深深的哀悼他，還很樂意遵守他的遺言去做。他的遺言寫在一張白紙上面，有他的簽名以及指模，已經核對，證實它是他本人寫的文句，關於你，他有幾句話提及，認爲你是一個了不起的奇人，能够在太空生存那麼久，而且目擊幾種秘密武器在空中戰鬥，有一連串的奇遇，可惜你不是我們圈子裏面的人，不必拉你加入我們的組織，由於你的奇遇很有價值，可以提供我們遠征月球的參考資料，請你把一切經過情形向錄音機說出來，說完了，便即可以讓你走，你還可以帶走一個太空囊，它是你私人的行李，不必拆開它，因爲你是他的救命恩人，故此我們要好好的欵待你。」

高靈吞向唐龍望了一眼，又說：「唐龍先生，希望你把太空奇遇以及月球上面秘密武器爭霸戰說出來。」

桑拿博士死前沒有半句提及「虎形人」，也沒有提及鑽石，唐龍由內心的感激他，喝了一杯咖啡，提一提神，他就把月球上面看見大白鯊以及被卡登博士欵待有如上賓的情形說出來，至於月球的背面各種奇遇，他也說了一個梗概，百忙中，他還把太空坦克撞擊大白鯊以及飛天鼓撞向他們乘坐的太空堡壘那種危險景象談談，只是說了這些，已經花掉兩個鐘頭過外。

他閉上了嘴，高靈吞博士認爲滿意，說：「唐龍先生，你可以返寢室了，這個島有許多猛獸，並不安全，明天你在任何一個時間睡醒，請即通知我，待我派人護送你搭海洋生物研究院的飛機到非洲去，你可以在非洲任何一個城市的機場降落，倘若你想轉搭航機去紐約或巴黎，到時我替你辦護照。」

高靈吞博士十分客氣，唐龍循例向他道謝一番，然後回到房間休息，那晚唐龍很早就睡覺了，翌日上午八點半鐘，他睡醒之後，跟高靈吞博士坐在一起吃早餐，順便對高靈吞博士說知他想到南非的鑽石城，希望那個地方有機場。

高靈吞博士笑了笑，說：「有資格稱做鑽石城的地方，怎會沒有機場？」

虎形人果然名不虛傳

那天中午，唐龍乘搭私人飛機去鑽石城的機場降落，跟護送的人分手，他立刻到一間叫做「藍玫瑰酒店」的地方，要了一間套房住下，又到地下的「酒店餐廳」吃餐，吃了個飽，他就到海邊散步，佯作一切漫不經心，直到他發覺有機可乘，然後飛奔到一條橫巷。

他穿過橫巷，從另外一邊走出來，改搭的士，到了一間百貨公司，他就由的士走出來，從百貨公司的一處門口走進去，再又走出側門，如是者不停的改變路綫，左穿右插，直到他認爲沒有人跟踪爲止，然後乘搭的士到一個目的地。

他的目的地係「滙豐銀行」，因爲香港有幾間珠寶行直接向南非採購鑽石，在香港最有名氣的滙豐銀行，必然在南非的鑽石城設立分行，他毫不費力就可以在電話簿上面查到地址，故此他能够很順利的找到它，開一個戶口，還要了一個保管箱，不過一會，他就辦妥這件事，趕快回到酒店，向酒店的「行李放存室」取回太空囊，改存入滙豐銀行保管箱，那是最大的一種保管箱，剛剛可以把二十磅重的太空囊送進去。

辦妥了這件事，唐龍鬆一口氣，最後，他在下午五時半鐘走向「鑽石城摔角總會」，打算找虎形人薩多巴。

進入那一個會場，他看見有十多個彪形大漢正在捉對兒練習摔角，牆壁舖了厚墊，玩摔角的地方也是在三寸厚的墊褥上

面進行的，那些人都很認眞的練習。

他站着看時，有一個人走近，問他是否會員，他說：「我不是來看摔角的，我是遊客，想找你們的會長薩多巴先生。」

唐龍說完，兩個人就帶他進入另外一處摔角場，地方比較窄，他單獨站着，很快就有人走出來，跟他打招呼，說：「先生，聽說你想找虎形人薩多巴，我就是你想找的人了，你是否想用中國功夫跟我較量高下？」

唐龍笑了笑，說：「你雖然看來像是薩多巴，可惜你材料有限，並非摔角的高手，我想找的人是薩多巴，不是你。」

那個彪形大漢哼了一聲，說：「我雖然不是虎形人薩多巴，却是他的助手，向來找會長的摔角高手，先要打贏我，會長才肯接見。」

唐龍趕快辯白，自稱是一個遊客，並非企圖較量高下，他說得很清楚，可是，對方絕不理會，一步步的走近，說：「你現時已經站在我攻擊的小圈子，我一旦出手，你就要倒下來，假如你不想被人抬出去，請你發招。」

他咄咄逼人，唐龍忍無可忍，說：「好的，你發招吧，你說過的，如果我打贏你，你就把我帶去見見眞的薩多巴。」

「我絕不會欺騙你的，希望你不是被人抬出去！」這傢伙只是很傲慢的說了一句，便即俯頭直衝過來。

他想抓對方的脚，一齊絆倒，這一招被唐龍閃開了，他改用印度鎖臂術的絕招出擊，想抓唐龍的右臂，他的手剛搭上去，立刻吃了一拳，不由自主的退後兩步。

唐龍一拳把他打到搖搖晃晃的退後兩步，便即施展一連串的脚步出擊，它是李小龍截拳道的連環八脚，他怎能抵擋，唐龍踢到第五脚，一招烏龍擺尾，已經把他掃跌，站着哈哈大笑。

他的笑聲剛剛停下來，背後就有人冷然說了一句：「你的確是身手不凡，只是用脚横掃，已經把我的助手撞跌，還是讓我跟你落場玩玩吧！」

那是另外一個大漢，熊背虎腰，認眞出色，一望而知是一個戰鬥格的大男人。唐龍定神向他凝視了一會，說：「先生，你確是綽號虎形人的薩多巴了，你爲甚麼不問我從甚麼地方來的？」

薩多巴只是聽了這一句，整個窒了窒，說：「是的，我險些忘記了，料不到我的朋友會派一個中國人來見我，更料不到這個人是摔角的高手，好的，現時我開始問你，你從甚麼地方來的？」

「我從月球到來。」唐龍很冷靜的說道。

薩多巴再問一句：「你在月球上面曾見過甚麼人？」

唐龍說：「我只是見過卡登博士。」

一連串的問句從薩多巴口中吐出來，唐龍有條不紊的回答，那些問句包括了許多暗語，證實了這個人確是薩多巴，再又因爲他的形貌眞眞正正像是一頭猛虎，唐龍認爲沒有看錯人，索性開門見山的說：「薩多巴先生，我有一袋禮物準備交給你的，交到甚麼地方好？」

薩多巴很是興奮，笑了笑，說：「希望你駕臨舍下一敍，那些禮物，慢些再交給我，仍未爲遲。」

因爲「助手」仍在身邊，他故意這樣說，事實上，他跟唐龍剛剛走出摔角場會的大門，立刻用私家車把唐龍送到滙豐銀行的門口，一齊走出去，再入銀行保管庫那一部份，把唐龍存入的太空囊拿出來，再又坐在一起，由他駕車向郊外駛去。

他居住的環境十分幽靜，養了四隻老虎狗，聽到汽車聲就搖頭擺尾的奔出來恭迎。

入了屋，薩多巴先行介紹妻兒給唐龍認識，然後把唐龍帶到地下的密室交談。

唐龍說清楚他的姓名以及國籍之後，很冷靜的說：「我是卡登博士的朋友，離開月球之前，他只是叫我負責把太空囊帶給你，可惜沿途有些風險，也許它已經被人拆開了又再封合，倘有這種事情發生，鑽石可能失去，如果你把它拆開，發覺它是石頭，不要埋怨我。」

薩多巴說：「唐先生，你是個十分誠實的人，本人敬佩不已，至於太空囊它沒有拆開過，因爲它剛剛拆開就會爆炸！」

唐龍說：「如果拆開太空囊，它立刻爆炸，你怎樣把它貯放的鑽石拿出來？」

薩多巴說：「把它放在水中，加熱，煮了幾個鐘頭，還有些藥物投入，太空囊整個溶解，化爲烏有，鑽石永遠不會溶，用這個方法就可以很輕鬆的取到全部鑽石，絲毫沒有損壞。在我居住的一座別墅底層，還有更低的地方，它是我的小型化學實驗室，讓我帶你到那邊看看。」

唐龍很高興，不過一會，兩人就先後走進地面之下的「實驗室」。

唐龍發覺那個地方出乎意外的闊大，有許多種科學儀器，還有巨如酒桶似的蒸氣爐，他逐漸感到薩多巴並不簡單，假如這傢伙把太空囊放入蒸氣爐之內，沒法找到鑽石，他就難逃一死。

他的運氣相當好，薩多巴在二十分鐘之後，關了蒸氣爐，打開了鋼蓋，再把一個玻璃桶拿出來，桶內沒有水，有的只是鑽石，由於鑽石濕了水，反光性特別强，黃的紅的綠的，看花了唐龍的一雙眼。

薩多巴雖是有力如虎，體重二百四十磅，奇怪得很，他對鑽石都很識貨，臉露微笑，在那堆鑽石當中揀一枚帶着淺綠色的巨鑽，放在唐龍的掌心裏，說：「我很誠意的把它送給你，作爲你這一次帶貨的酬金。」

唐龍稱謝，收了鑽石之後，說：「本來我不應該多口問你，我仍想知道，你把鑽石變賣得欵四五十億美元，你打算怎樣利用它呢？」

薩多巴很悠閒的說：「唐先生，你猜猜看。」

唐龍毫不考慮的說：「我認爲你一定是把它製造激光炮！」

「你猜對了！」薩多巴很愉快的說。稍停，薩多巴有意無意的問：「唐先生，你打算到甚麼地方去？」

唐龍說：「我想到美國拉斯維加斯賭城，看看一些中國朋友。」

薩多巴說：「好極了，我們就在這裏分手，希望你到了美國，在任何一個地方居住，把地址以及電話號碼寄給我，可能卡登博士有甚麼吩咐要你去做，到時我會

通知你的。」

就是如此，兩人分了手。

唐龍眞的想到賭城拉斯維加斯，因為他以前在美國太空署担任外國特務兼殺手的時期，賺了一百萬美元，他把那些錢存放在賭城最大的「凱撒酒店」裏面，他必須到美國提欵，故此他選擇賭城作為渡假地點。

他在「凱撒銀行」提了十萬美元，又把「翡翠鑽石」存放在它的保管箱裏面，然後施施然的離開。

他住在凱撒酒店最豪華的房間裏面，有的是錢，可以做任何一種活動，當然他會把行踪向薩多巴報告，對他說，這是不重要的，他認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查探當年跟他合作的女間諜羅美莎。

她死了抑或活着？這個問題，令他感到十分迷惘，雖然他可以在許多個靚女當中隨意挑選一個作為臨時伴侶，可惜得很，羅美莎的艷影經常浮上腦袋，限制了他的活動，往往使他在深夜感到無限寂寞。

他習慣了在深夜孤伶伶的散步，即使他置身於賭城之內，亦非例外，那晚他又迷迷惘惘的在街上踽踽獨行了，他覺得有許多事情要做，却又不知道從何處着手，雖然他站在地面，兩邊屋宇微有燈光，百份之百是地球的景色，他仍然覺得自已站在月球上面。

羅美莎佈局誘他回去

又是一晚，他在夜色極濃的一段時間走動，忽然看見前面不遠之處，有一個女性的背影，高度、身段以及走路的姿態，跟羅美莎相似，他喜出望外，疾走過去，大聲叫喊，喊的是：「羅美莎！」

那個女子站定脚步，轉身看看，他倆打了一個照面，他即時發覺她並非羅美莎，長嘆了一聲，說：「你不是她！」

「你找誰？」她有點詫異。

唐龍說：「我找羅美莎，你跟她太過逼肖了！」眞料不到，她聽了，忽然笑嘻嘻說：「我不止是跟她逼肖，我還認識她，她晚晚都在名女人茱莉的家裏玩牌，如果你眞的想看看她，我可以帶你去。」

他非常興奮，給她一百美元為酬，懇求她引路，可是跟她白白走了幾個地方，毫無所獲，他沉住氣說：「你是騙子！」

她聳了聳肩，說：「我喚做羅莎，不見得比較你想找的羅美莎相差太遠，我跟她只是一字之差而已，如果你把我留下來，我遲早會找到她的。」

唐龍想了想，說：「你留下來吧，即使我找不到羅美莎，我也需要一個女人的！」那晚她就睡在他的身邊。

翌日開始，羅莎就忙着替他搜索羅美莎的踪跡，可惜辦不到，她希望時間拖長一點，可以使他忘記了羅美莎，讓她填補他腦袋裏面的空缺，傾全力去做，想盡辦法討好他，仍是白費氣力，不知不覺的度過了一個月，直到天氣變凉，然後有了轉機，有人在午夜之前打個電話給她，叫她到一處秘密賭場尋找，還說出地址。

唐龍獲悉此事，向羅莎說：「那地方我已經找過許多次了，多走一次，毫不在乎，我們走吧。」

世事相當的奇怪，偏偏是那一次唐龍眞的找到她，可是，他看見了她的時候，她剛剛是處境不妙，被兩個彪形大漢分左右兩邊挾持，逼她去見「大哥」。

唐龍叫羅莎退下，上前挑戰，說：「這個女人喚做羅美莎，是我的女友，如果她有甚麼差錯，需要賠償，我可以負責如數付欵。」

說到這裏，他探懷取出一本支票簿來，放在枱上，佯作簽支票，實則騙騙對方，乘機偷襲，他只是一拳打倒右邊的一個，左脚飛起，站在左邊的一個匪徒也被他撐倒，他扶住羅美莎奔出戶外，途中有兩次險些被人襲擊，唐龍拳打脚踢，突圍而出，剛剛走出門外，羅美莎就大聲說：「我的汽車停在樹下。」

唐龍保護她奔到樹脚，她打開車門，先行鑽進去，唐龍閃身而入，匪帮終於發槍射擊，她已駕車疾駛而去，不過，他們仍然不肯罷手，兩架深藍色的汽車啣尾窮追，她的駕駛術相當好，居然保持優勢，在「鹽田公路」上面狂衝，看來有如駕駛一輛飛車。

疾駛了兩小時之久，匪帮的汽車仍在視綫之內，羅美莎說：「我的汽車所貯汽油有限，快要用乾了，我必須把它駛向死亡谷！」唐龍沒有做聲，他以為死亡谷是美國太空署的禁地，匪帮不敢跟踪，怎料兩架深藍色的汽車苦苦相逼，她逼於直闖禁區，大聲叫喊，禁區的一處岩石自動移開，汽車衝進石洞，石門復閉，唐龍知道他倆已經脫險，不覺鬆一口氣。

汽車剛停下來，有蘋菓綠色的光輝引路，另外有一個相當熟悉的語聲凌空而下，說：「羅美莎、唐龍，你們兩位終於回來了，我十分誠意的表示歡迎。」

唐龍沒有做聲，過了一會，兩人被綠光引到一個小客廳，剛坐下來，羅美莎就用責備的口吻說：「唐龍，聽到雷加拉博士的說話，為甚麼你一聲不响？」

唐龍哼了一聲，說：「他們進攻豹島的時候，彈下如雨，打算把我跟豹公爵一起毀滅，那時他是否把我看做自己人？」

羅美莎反問一句：「唐龍，你是否親眼看到彈下如雨？」

唐龍愕然。

太空署秘密武器研究院的院長雷加拉博士突然出現，說：「唐龍，希望你平心靜氣的想一想，進攻豹島雖然有凌厲可怖的炸彈聲，只是想借此逼豹公爵走出來吧了，只就除了三幾個細炸彈摧毀一些毫不重要的建築物外，根本沒有投下一枚炸彈，那時他們已經走到地下的科學實驗室了，絕無傷害的，別埋怨我！」

跟着他把唐龍帶到機密室，讓唐龍看到一些幻燈照片，它把豹公爵居住的地方映現出來，有一個女人站著微笑，她正是羅美莎。

如果那個地方完全炸毀，羅美莎怎能出現在西班牙式大別墅的石柱旁邊？只是這一幅照片，已經使唐龍感到不安於心，衝口而出的說：「對不起，雷加拉博士，我誤會了，希望你跟羅美莎原諒我！」

雷加拉博士說：「羅美莎十分勇敢，她趁住豹公爵整理魔球這種秘密武器的時候逃出來，此後，她一直明查暗訪，希望

知道你的行踪，根據各種跡象顯示，你似乎到過月球，是也不是呢？」

唐龍很興奮的說：「我不但到過月球，還帶了一袋鑽石回來！」

他說漏了嘴，把他在月球上空的所見所聞以及他把鑽石送給虎形人薩多巴的經過情形說出來，雷加拉博士說：「對了，薩多巴果然獲得巨欵去經營奧拔荷島！」

將功贖罪唐龍勇破金光陣

那晚唐龍變成了嘉賓，吃吃喝喝，十分高興，唯一的憾事就是他做錯了一件事情，把那袋珍貴的鑽石送給薩多巴，因此耿耿於心。

雷加拉博士再度播映幻燈片，先讓唐龍看到虎形人薩多巴的照片，然後讓唐龍看到一座經常有冰雪出現的小島，很鄭重的說：「希特拉執政的時期，妄想德國控制全世界，他死後多年，仍有納粹黨出現，千方百計想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乘機把東西柏林的圍牆拆掉，使德國變成一個整體，他們需要錢，也需要領導人，現時有了鑽石等於有了錢必然在奧拔荷島建築能夠毀滅一切的金光炮，那是把激光內黃金板反射出來然後發射的，比任何一種激光炮射得更遠威力更大，那些金光炮一旦造成，勢必威脅整個歐洲，到時東西德團結起來變成世界霸主，那是意料中事。」

唐龍為了贖罪，站起來說：「我願意毀滅他，我可以回到南非的鑽石城，跟他再晤，出其不意的殺了他！」

雷加拉博士搖了搖頭，說：「太遲了，薩多巴已經藏身在奧拔荷島！」

「那麼，我到奧拔荷島找他！」唐龍很自負的說。

雷加拉博士想了想，說：「唐龍，如果你肯顧全大局，我十分感激，照我所知，激光炮從黃金板反射出來的時候，時間上有些空隙，你可以在每一座激光炮的發射角度之間穿過，駕駛低飛的幻影機，在水面二百五十碼滑過，投下三幾個炸彈，然後把那種輕巧的轟炸機駛向北方，在美國的空軍基地阿拉斯加降落，他們極其量用機槍掃射，不會傷害你的，因為那種轟炸機渾身被各種金屬包住，沒有一粒子彈能夠穿過它。只要奧拔荷島粉碎，薩多巴一定同歸於盡。」

唐龍說：「好，我立刻啓程！」

雷加拉博士說：「不，你必須守候到密雲不雨的黃昏，然後出動，幻映機在朦朧的光綫之下不易發覺，雷達網只能在離地三百碼發揮作用，你必須在海面二百五十碼低飛！」

唐龍說：「好的，一切我依照你的說話去做，將功贖罪。」

第三晚那天正是密雲不雨，符合雷加拉博士的要求，唐龍在歐洲北部的海面找到了奧拔荷島，眞的低飛投彈，很順利的完成任務，正如雷加拉博士所料，島上的金光炮一齊發射也沒法奈何他，那一架飛機被密集的機槍射擊，沒有損傷，唐龍大功告成，在阿拉斯加機場降落，喜出望外，不過，薩多巴是否留在奧拔荷島，跟金光炮同歸於盡？仍是一個謎。（本文完。全文未完）下期預告：「劍海擒魔」。

獅吼神兵

・本文承自第40頁・

「你能讓老子嚐試失敗的滋味嗎？」

「不知道。」

「你不敢一試？」

「不，」司馬縱橫說：「我來到這裏，本來就是要試一試這件事。」

李血殺又笑了。

他的笑容，就像是一頭吃人的豹子。

（五）

雪地有刀光，刀光如雪，雪飛舞。

刀光匹練，映月生寒。

清晨，司馬縱橫長街決戰李血殺。

× × ×

雪已停。

一輛馬車，載來兩口棺木。

趕車的是個老人。

他是來收屍的。

長街有兩個死人，一個只有獨臂，而另一個卻面目猙獰，好像至死也不肯相信，天下間竟然有人能殺得了他。

（六）

黃昏。

大河前，一羣武林人正在等船。

他們有些要渡河，有些是來送行的。

準備渡河的是：雲雙雙、焦四四和高六六。

送行的人却更多，那是：唐巨、鐵鳳師、姜正、朱翠翠和方厲厲。

不論是準備渡河的，還是送行的，人人都各有一番心事。

鐵鳳師和姜正決定不再找墨缺算帳。

而方厲厲却不斷的在安慰朱翠翠。

原來她一直都很喜歡馬無比，但為了獅后的事，她誤解了他。

現在，眞相已大白。

但馬無比却又已死了。

× × ×

焦四四忽然走到雲雙雙的身邊，說：「妳老公呢？」

雲雙雙道：「他沒有死！」

焦四四道：「他當然沒有死，就算是十個李血殺，也不是他的對手。」

雲雙雙嘆了口氣：「你錯了，他也僅是險勝。」

「險勝？怎樣險法？」

「我也沒有親眼看見，只是……」

「只是怎樣？」

「他受了傷。」

「他受了傷？重不重？」

「只有師父才知道。」

「師父？師父在哪裏？」

「嗯，來了。」

× × ×

一艘帆船，駛了過來。

船梳上，一個老人迎風而立。

他正是怪刀神翁郝世傑。

在他身旁，有一人，身上紮着一大堆白布，好像受傷不輕。

但他却面露笑容。

他很愉快，他向妻子揮手。

雲雙雙也揮手，但面上却露出關切之色。因為那是她的丈夫——司馬縱橫。

（全文完）

國際秘聞

義大利外交遭到歧視 公開指責英法及西德

·瓊珠·

西歐幾個國家首腦目前正大發雷霆，由於三個西歐强國秘密地私下召開會議，商討外交政策，既不通知他們開會，也不透露會議結果，結果意大利最捺不住火氣，公開指責英國、法國和西德，於是令到這幾個國家的外長尷尬非常。

意大利的抗議主要是獲得消息，知道英外長卡靈頓勳爵在飛往莫斯科商討阿富汗問題前，曾約見法國和西德外長，這次秘密會議是在英外長倫敦近郊的住所內進行，意大利公開指責這種秘密會議是大大損害國際間的關係，而且是多餘的。

顯然意大利的暴怒是有理由的，一方面由於卡靈頓此次任務早已在西歐共同市場會議上通過，而另一方面是有被歧視的感覺。羅馬的外交部發表聲明時直率地表示，意大利在世界事務的責任上並不亞於英、法、西德三國。

事實上也難怪意大利，因爲此三國秘密會議已不是第一次了，在他們個別會見美國列根總統之前，曾秘密地商討共同政策，那次會議是二月份時在波恩舉行的，可惜保密功夫做得並不好，西歐其他各國都知道了，於是不由猜想過去還有許多幕後會議，只是保密功夫做得好而已！

其中比利時、丹麥、荷蘭等曾提出抗議，只是他們沒有像意大利那麼激動。意大利甚至顧慮到共同市場會變成僅一部份國家掌權的局勢，共有十個會員的共同市場應該在所有事務上，都是共同作出決策的，意大利恐怕這個均衡局勢會受到這些秘密會議所影响。

這些抗議結果使卡靈頓在與蘇聯外長舉行過會議後，立刻會見在莫斯科有大使派駐的共同市場代表，作出解釋。後來更專程到羅馬向意大利外長解釋來龍去脈。

意大利外長是接受了卡靈頓的詳盡解釋，然而却强硬地表示對於意大利沒有詳細參與策劃的外交政策，是不會完全附和和執行的。這不合作的態度將會令英國頭痛不已，由於英國是現任的共同市場的主席，這主席位置是每六個月更換一次的。過去兩年來，一直由愛爾蘭、意大利、盧森堡和荷蘭等次等强國担任主席，英國是三個强國中首個担任此職位的。這樣會使其他國家對此三個强國的信心大爲動搖。

卡靈頓自從就任以後，顯示要大力推進共同市場的外交政策，上任後第五日，便跑到莫斯科去，爲要實踐阿富汗中立的計劃，可見他的野心頗大。

一直以來，共同市場和北大西洋組織的十五個成員中次等强國，對於西方領導性的任務分配，一直非常敏感，他們一直反對有領導層的結構出現。一九五〇年代，法國提出由英、法、美三個國家作領導層的建議，已遭受强烈的反對。西方各國關係甚至一度因這問題而惡化，例如一九七九年，英國、法國、美國和西德領袖在加勒比海的島上討論西方安全問題，便引起其他各國强烈的反感。

去年二月，有建議組成一個「主要國家組織」來處理國際事務的問題，而英國、法國、日本、美國和西德被認爲是當然成員，而在討論某一地區特別事務時，澳洲、加拿大和意大利可以加入。這建議當然受到多國的反對。荷蘭指出這樣會損害了北大西洋組織的團結精神，次等强國在自身利益有關的問題上，竟被排斥於會議室外，是不合理的。

爲了維持西方各國的友好關係，强國終於讓步，次等强國在各類會議上總算獲得平等的看待。目前共同市場每年開會二次，而北大西洋外長則在春季和冬季開會議兩次。這樣各國首要便可面對面地討論問題，但有部份官員指出這些會議太公式化，很難進行開放和坦率的討論。唯有小型會議，直接有關的國家才參加討論時，才能找到有效的結論和方法。

故此，英國官員對此次召開秘密會議之事外洩，只感到尷尬，並不覺得是做錯了事，他們認爲這種會議對於目前繁雜的外交事務，是有一定作用的。一個外交官更表示：秘密外交能保密地進行，是事半功倍的，然而若洩露了，則後患無窮。

目前西歐各國對國際事務愈來愈關心，由於任何事情都會影响他們自身的安危，這是可喜的表現，然而這樣便更容易引起强國和次等强國的衝突。

美國列根總統最近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幸好我們有外交政策的存在。」

而評論家則認爲列根之所謂外交政策則僅是針對蘇聯，列根認爲美國要對蘇聯的擴張主義和行徑採取强硬的態度。但美國却是缺乏了全盤的世界外交政策。

西德總理舒密特對記者說：「我喜歡列根這個人，但至於他的外交政策，我則無從置評，因爲我根本不知道是什麼內容的。」

七月二十及二十一日，美國、英國、法國、西德、意大利和日本等在渥太華開會。

最主要的是討論外交政策的前景，其次便是核子武器的問題。外交事務固然是愈來愈重要，世界和平也是有賴於外交政策成功與否了。（完）

激光炮係所有武器當中威力最大的一種，它透過由月球上面取得的超級黃金版，反射出來，金光萬丈！八座金光炮排列成一個陣勢同時發射，沒有一種飛行物體能夠成功逃出火網之外。唐龍駕駛幻影戰鬥機，在水面低飛，闖入火網之內，大破金光陣，智勇雙全。

（勇破金光陣之幻影機決鬥金光炮之場面）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